巴金全集

第二十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全集

第二十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全集.23/巴金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重印

ISBN 7-02-001632-4

Ⅰ.巴… Ⅱ.巴… Ⅲ.①巴金-全集②书信-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6045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338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 插页3

1993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0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201—3200

定价34.00元



与邓颖超晤谈（1985）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仪式上(1985)



与弟、妹合影 (1986)

左起：弟(济生)、九妹(琼如)、巴金、十二妹(瑞珏)

目　录

致　李　芾*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李芾：

收到你的信，好像你又来到我的面前。你要我给你写几句话，我拿起笔，手指头不听指挥，写字十分吃力，看来我快要跟你们分别了。讲什么好呢？我有许多话要说，其实不说你也知道。我羡慕你，你还可以做多少年的工作。好好地生活吧，好好地工作吧，青春的确十分美好，不要让它白白地过去。我浪费了多少年的时光，回想起来，相当难过。但是我并不后悔，我毕竟没有白活。希望有时候还想着我。

祝

好！

芾　甘　十月廿二日

请把信中大意告诉李斧，省得我给他写信。

---

* 李芾（1953—　）：作者的侄孙女，李致之女。

致 李 斧*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李斧：

信收到。关于家系① 能弄清楚也好，但也不必花多少时间。还有三件事：

一、我说塘汇，因为一九二三年我去过那里，祠堂在那里，还有“始祖”的坟也在那附近。当时我的“四伯祖”住在“金明寺隶”。我也在那里住过几天。可能是后来搬了地方。

二、关于介庵公② 的材料，复印一份给我。“仅存稿”③ 我有，不用寄了。

三、祖宗牌位等等我未见过，没有意见。

祝

好！

芾 甘 元月廿三日

---

* 李斧（1958— ）：作者的侄孙，李致之子。

① 家系：即家谱。

② 介庵公：作者的高祖。

③ “仅存稿”：指《醉墨山房仅存稿》。

致 李 眉*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日

李眉同志：

来信收到，我还记得您。关于您问的三件事，现在答复如下：

一、《同情》① 有无法译本，我不知道，在巴黎打听不到。

二、我对《世界报》记者谈话推荐过您父亲的作品。

三、我这里找不到您父亲的信，以前可能有，但在"文革"中失散了。

此外，我个人意见，"菱窠"② 应当保留，作您父亲的故居。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要让今天的旅游者知道成都有过这样一位大作家。

我身体不好，不多写了。祝好！

巴　金 十一月二日

---

* 李眉（1925— ）：李劼人之女。

① 《同情》：李劼人著的中篇小说。

② "菱窠"：李劼人于一九三九年后的住宅，位于成都东郊沙河堡菱角堰旁。

致 李 致*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

李致：

三十日来信收到，（你上次给小林的信我也见到），知道你的近况我放心多了。这些年我也常常想念你和你的几个姐姐。三年前有人来外调，才知道你当时靠过边，但是我又知道你没有历史问题，认为不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我一直不想给你写信，害怕会给你找麻烦，心想等到问题解决了时再通信息。现在你既然来信，我就简单地写这封信谈点近况吧。我六九年参加三秋后就和本单位革命群众一起留在乡下，以后在七〇年三月又同到干校。今年六月因蕴珍病重请假回家，七月下旬就留在上海照料她。她去世后我休息了一段时期，九月起就在机关上班（工宣队老师傅和革命群众今年都上来了），每天半天，主要是自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几个月并没有别的事。但问题尚未解决，仍在靠边。住处也没有改变，只是从楼上搬到楼下而已（楼上房间加了封，绝大部分书刊都在里面）。

---

* 李致（1929— ），作者之侄。

我人身体还好，情绪也不能说坏，蕴珍去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永远忘不了她，然而我无论如何要好好地活下去，认真地学习。

你问起妈妈① 去世前看到你的信没有。你第一封信是八月四日写的，信寄到时，她的病已到危险阶段，刚开了刀，小林在病床前对她讲你有信来，她只是点了点头，那时身体极度衰弱，靠输血维持生命，说话非常吃力，只有两只眼睛十分明亮。我们不知道她那么快就要离开我们，还劝她不要费力讲话，要她闭上眼睛休息。她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想到这一点，我非常难过。

写不下去了。祝

好！

尧　棠 十一月四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

李致：

你托萧荀② 转告我的话已转到了。前次寄上托马斯写的小说一部，（十二孃③ 也把《猎人日记》寄出了），明天我还要寄高加索故事、散文诗、中国历代诗歌选三种书给你。《罗亭》我也可以寄给你，但要等书橱启封以后，不过也不会太久了。上

① 妈妈：指陈蕴珍。

② 萧荀（1920—　）：四川合川人。李国煜之友，李致称其为萧姐。

③ 十二孃：指李瑞珏。

星期一我们单位工宣队负责人找我谈过一次话，说是我的结论已经批了下来，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要我做点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身体不好，年纪大，只能在家里翻译一点东西。星期六（昨天）他要我参加机关学习，并在学习会上宣布我的问题解决，"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发生活费，做翻译工作"。下周起，我每星期只到机关去三个半天（学习时间在内）。以后要在家里慢慢搞点翻译了。请把这种情况告诉大妈①和国煜、国炜、国莹②她们。大妈要看小棠③的照片，过几天找出来寄上。小棠现在在安徽。上海今年也比较热。

祝

好！

尧　棠　七月十五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

李致：

信收到，你给萧姐的信也看过了。"结论"的详细内容和文字我都不知道，也并未告诉我或在宣布时宣读。当然如果叫我在文件上签字，我会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此外我不会讲什么。现在已经是宣布后三个星期了，还没有什么变动。这个月还是照常领生活费，房子也未启封，只是除了一星期到机关

---

① 大妈：指张和卿，作者的大嫂，李致的母亲。

② 国煜、国炜、国莹：均系作者的侄女，亦即李致的大姐、二姐和四姐。

③ 小棠：作者之子，当时在安徽插队。

学习两次外，用不着去上班了，可以在家搞点翻译工作，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其他的等着看吧，可能还要有一个过程。我可以安心等待的，也没有什么不满意。关于书的事情，答复几句：一、《历代诗歌选》只出了上篇，下篇一直没有出。二、尧林①图书馆是我从前打算办来纪念三叔的，有一个时期我在自己的中文书上盖了图书馆的章，后来就没有盖。三、明天寄上《悬崖》和《罗亭》各一册，都是盖了图书馆的章的。四、将来我的书房启封后，还要寄点书给你。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芾　甘 八月五日

请替我问候大家！你怎么会打摆子？打过摆子后应继续吃药使这病断根。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李致：

十七日来信收到，我一切都好。生活上并无什么变动。前一个时期去机关学习十大文件，每周去的次数较多，本星期起，每周只去两个半天（一次批林整风，另一次学习马列经典著作）。书房还未启封，估计到年底差不多了。昨天挂号寄上

---

① 尧林：作者的三哥。

《约·克利斯多夫》一部四册，以前答应过你的，总算找到了。今天接到卢剑波① 的信，有这样的话："天六② 说，从李致处知道你有《约·克利斯多夫》的中译本。她向你借来看，看完了一定还你。"现在书已送给你了，那么就由你同天六联系吧。别的话，下次再谈。请转告大妈，照片刚拍过，洗出来就给她寄去。

祝

好！

尧　棠　十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李致：

两封信都收到。

辣椒面和花椒面的通知单尚未送来，你先代我谢谢子青③ 同志。单方我开始试用，其实枸杞和核桃我也常常在吃，枸杞我这里很多，是采臣④ 从银川寄来的，这两三年每年都寄得有来，我吃不完。我眼睛的毛病在于用得多，人年纪大，器官也不灵了。看医生，既麻烦，作用又不大。我打算拖一下再说。在这里什么也得找人开后门，等到碰到过去认识的医生，

---

① 卢剑波：原四川大学教授，

② 天六：邓天斋，卢剑波的夫人。

③ 子青：杨子青，即沙汀。

④ 采臣：作者的弟弟。

那就有办法了。

《李白诗选》未出。《稼轩长短句》是年前出版的，早卖完了，我手边有一本，送给你，同《我们祖先》等五本书一起寄上。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二十四日

问候秀涓①，辣椒面等收到。照片一张请转交大妈。

一九七四年一月六日

李致：

信收到。你要的三种书，我只有两种，《鲁滨逊》没有，因此仅寄上书两种，共四册，请查收。

我的生活如常。现在开始翻译《赫尔岑》，慢慢地花搞。我的生活相当安静而且安定，很可以安心做点翻译工作。

见到沙汀同志请代我问候他。

小棠还在乡下，本月中旬回来过春节。

祝

好！

尧　棠　一月六日

---

① 秀涓：丁秀涓，李致的夫人。

书已在今天上午寄出。

代我问候家中所有的人。

丁秀涓回川没有？①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李致：

信收到，我一直很好，前一个时候学习较忙，现在是每周三个半天。有空仍然搞点翻译，念点书。身体还好。没有写信，只是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小林六月中要做母亲了，她的爱人最近可能分配到杭州去工作。剑波写信来，说是好久没有见到你了，又说《红楼梦》始终未印出。十二孃还在等你帮她买一部。别话下次谈。祝

好！

芾　甘 四月二十六日

问候你妈妈和几个姐姐还有老汪②。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李致：

信收到，我这里一切如常，没有什么变化，我身心都好，也

---

① 当时丁在北京工作，尚未调回四川。

② 老汪：指汪冈权。

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情况。知道你的眼睛不好，替你担心，这个病要好好医治，今后在使用眼睛方面也要注意。

你来信要的书，有的封在书房里，有的我没有，有的已送给小林或别的人，暂时也没有什么可寄的，只有一本狄更斯的长篇，以后找到其他的书时，再寄吧。

《儒林外史》早给小林了。《镜花缘》有一部旧版的共六册，外面只有四册，我想将来总会找齐的，那时再寄给你。英文小说太浅的我手边也没有。

《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我有，别人借去了，等到还来时寄给你。

最近吴学素①到过上海，说看见大妈身体很好。但她说"看见"，已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剑波昨天来信说，他这次去看过大妈，大妈身体好，只是国炜生病。你见到大妈和姐姐、姐夫们时请代我问好。

祝

好！

尧　棠 八月二十九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李致：

十八日来信收到，谢谢你。我还记得七日是你的生日，本

① 吴学素：作者的友人吴先忧之女。

来想送给你几本书，但是知道你患眼病住医院，不应当看书，因此不寄了。你的眼睛怎样了？你正在壮年，应当多多工作的时候，不注意保养眼睛是不行的。别的话已经写在给大妈的信中了。

萧姐的身体比在去年还差些，今年天气不好，时冷时热，她发病次数多了些，她又是个"交际家"、"热心人"，爱管闲事，又不习惯清静。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一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

李致：

信收到，知道你眼病基本治愈，就要出院，很高兴。本来听说你患青光眼，① 我倒有些着急。剑波来信也说你快出院。但今后还要多加小心。

书先后寄上两包，想都收到。你要的书，有的我没有，有的我自己在使用。可以寄给你的会陆续寄上。

我很好，仍在搞点翻译读点书。我的眼睛也不大好，但这是老年人的"迎风流泪"，是衰老的现象，不要紧。

---

① 此系误传。

文栋臣①去年托我买《三国》、《红楼梦》两书，我至今买不着。我自己的送给小林了。本来《红楼》我倒有三、四种不同的本子，但前年都送人了。我还有一部木版的(几十册一套)。我想你在成都买一两部总有办法，你能买到寄给文栋臣就好了，或《红楼》或《三国》都行，能两部都买到更好。还有，萧姐也说要找你代买一部《红楼》，上次写信时忘记写了。这些当然要看情况，有困难就不必提了。能买到一部《红楼》就给萧姐罢。

祝

好！

尧　棠　一月十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五年二月七日

李致：

十三日来信早收到。关于鲁迅先生的书已经寄上了几本，以后可能还要寄。拿破仑的传记一时难找到。法文的我倒有。其他的书如找到，会随时寄给你。你问我一天到晚干些什么，我一天也少有空闲时候。除了到机关学习或到附近散步外，我就在家听广播讲座念日文，搞翻译，每天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几百字(查典故，加注解，也要花功夫)，此外还读点

---

① 文栋臣：作者的侄女婿。

别的外国文和世界语，为了不要把从前学过的忘记。这是我的日课。至于看什么书，大都是从机关资料室借来的内部发行的书，如关于日本、苏联和拉丁美洲的书，以及从别处借来的《开罗文件》、《格瓦拉传》等等。此外也看看关于儒法斗争和论《红楼梦》的书。我也没有什么操心的事情。我希望能再活十年，准备把一部百多万字的《回忆录》译完，译这部书，同时也是学习。

以上是关于我的事。我觉得重要的还是你的眼睛，你的身体，你要多多注意，为了更好地工作。出院的时候写封信告诉我。

昨天我女婿① 和小棠都回来了，我们家又热闹起来了。小端端② 一天天大起来，大家都喜欢她。小林的工作有了眉目，春节后可能决定。

别的话以后谈，祝好，并祝春节愉快！

尧　棠 二月七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五年三月三日

李致：

信收到。李舒③ 来上海，交来你们给我们的土产，谢谢你

---

① 女婿：指祝鸿生。

② 端端：作者的外孙女，李小林之女。

③ 李舒：作者的外侄孙，

和秀涓。李舒也讲了些你的近况，知道你春节期间向医院请假回家，你的病虽然烦，但也不太严重。眼睛太重要了，我知道你会好好保养和保护的。

最近意外地把《镜花缘》找全了，前两天交邮寄上，这是大字本，看起来方便些。你来信又问我译赫尔岑是不是组织交下的任务，记得早已回答过你了，组织上没有给我什么明确的任务，当时只说希望搞点什么工作，我提出搞点翻译，译赫尔岑的回忆录，组织上同意了。和出版社没有联系过，我也不准备在几年内出版，因为我上了年纪精力差，每天最多只能译几百字，有时查书、查字典更花时间。这书共有百多万字，里面有精华，也有糟粕。能够花不到十年的时间译完它，留下一部誊正的手稿，送给国家图书馆，对少数想了解十九世纪前半叶欧洲和沙俄各方面情况的人也有一点用处。就是这样的工作，我能不能完成还是问题，因为我的眼睛也不好，要是恶化，那就连这一点点工作也无法搞下去了。不过我很乐观，我也开始注意保护眼睛。

别话后谈。

祝

好！

芾　甘 三月三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五年五月四日

李致：

廿二日来信收到，书也收到了。那本谈卫星的书是李舒推荐的，我本来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翻看翻看，也好。

你上班后也要注意使用眼睛，只要有节制地使用，我想不会有大问题。

我的眼睛还是不太好，这是由于使用较多，几乎整天看书写字。以后一定要加以限制。

四舅公的八表叔① 最近经过上海回成都，住了三四天，他还不知道你在成都工作。

不要忘记替萧姐买一部《红楼梦》。

祝

好！

尧　棠 五月四日

问候秀涓！

方敬② 至今未来，但是他的爱人何频伽在今年一月上旬到北京、南京、上海学习参观，在我这里坐了一两个小时。

---

① 四舅公的八表叔：即作者四舅之子。

② 方敬（1914—　）：四川万县人。诗人。

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

李致：

信收到，怎么你的眼睛又有反复？以后要好好注意。萧姐收到你寄的书，一定很高兴。十二娘早已买到《红楼梦》了，你可以放心。蔡东藩的演义，我有一部《前汉演义》，已在一年多以前送给别人了，我觉得他这些书写得并不好。《圣彼得的伞》是我本来拿给李舒在路上看的，后来给李小棠拿走了，因此换了一本《茅屋》给他。原本打算给你的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暴行》等三四本翻译书（不是小说），后来换上了《白石词》等书。你要是对那些翻译书有兴趣，将来还是会寄给你的，不用急。你寄来的学习资料收到，谢谢你。我的眼病是小毛病，据我看，少看书或不看书就会好，请勿念。

祝

好！

尧　棠 六月一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三日

李致：

前信早收到。我本月初得到通知，说我们单位没有业务可搞，我的"业务关系"已转到人民出版社，要我到那边去报到

(这一批一共十多个人,有茹志鹃、赵自、菡子、姜彬、芦芒等,不过各人自己去报到)。我给分配到编译室,也已到那边联系过了,不上班,每周参加学习两次,我眼睛不好暂时不接受任务。以后眼睛好起来,总得翻译一点东西。赫尔岑的翻译也停了。别的变化还没有。这就是调动积极因素、落实政策吧。别的话以后再说。

祝

好!

尧　棠 九月十三日

问候秀涓

小林将去杭州工作,但手续尚未办好。她去后,再请调回小棠,她的学校答应出证明。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

李致:

信早收到。《元杂剧选》已寄给你了。我的生活还没有什么变动。仍是每周两次到编译室学习。小林去杭州浙江省文化局工作(《浙江文艺》编辑部)已决定,调令刚刚寄到。她月底前去杭州。以后我们就要交涉小棠调回上海的事情。从前我曾写信托你为文栋臣夫妇买一部《红楼梦》,我知道你有困难,现在我托一位北京朋友买到了,今天已给他们寄去。你也可以减轻负担了。你们都好吗?我们都好。现在要请你买一点辣椒面和花椒面寄来。上次曾向大妈要过,寄来,的确不

错。东西可以直接寄到我家里。

别话后谈。

祝

好！

尧　棠 十一月二日

问候秀涓！

你去年要过朱洗的“生物学丛书”，当时寄给你四本，最近又找到一册《我们的祖先》，下个月给你寄去。又及

替我问候子青同志，谢谢他的关心。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李致：

信收到，我的生日照阴历是十月十九，照阳历是十一月廿五。所谓廿四，是你记错了。其实我多年没有想到生日不生日，只是从去年起，九姑妈①、十二孃、萧姐、小幺爸②他们提出来要吃一顿“热闹”一下，我也只好随俗了。

你看了《警世通言》，还想看其他“两言”③。我手边没有，只有《今古奇观》，明天就给你寄去。我觉得你看了《奇观》就够了。“三言”、“二拍”④，每部收短篇小说四十篇，五部共两

---

① 九姑妈：指李琼如，作者的九妹。

② 小幺爸：指李济生，作者的小弟。

③ “两言”：即《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连同《警世通言》通称“三言”。

④ “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百篇。《奇观》编者又从两百篇中选出四十篇，《明言》和《恒言》里的较好小说都选在《奇观》里面了。当然那个人选的也有好些糟粕，那是时代不同，过去的"好东西"到今天也很可能成了毒草。所以我认为看完四十篇就够了。

英法文学名著中译本我这里有的不多，有些小林早要去了。别的以后找出来，再寄几本给你。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二十四

问候大妈、你几位姐姐和姐夫！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李致：

信收到。我的眼睛已找人检查过了，说是泪管堵塞，问题不大，常到医院去通通就行了，我已去通过三次。小林去杭州已三周多，我已向里委和街道乡办打了报告，戏剧学院和出版社编译室也出了证明。说是有调回的可能，不过还要经过调查和讨论。总之要等到有结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太平洋战史》后面缺两册，将来可以托人在旧书店找找。大字典我看用《辞海》就够了，以后再想法找别的，如《康熙字典》。前两天寄你一包书，想已收到。我还是一切如常，不过这几天患感冒，人不大舒服。大妈身体怎样？替我问候她。

祝

好！

尧　棠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

李致：

你要字典，我把《康熙字典》寄给你，我想查难字怪字，这也够用了。

总理逝世，全国人民一致悲痛，我也十分悲痛。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没有家，没有私生活，每天工作十八小时左右，把整个一生和巨大的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四四年到四六年在重庆和上海，四九年到六六年在北京和上海，我多次看见他，他对我很亲切。我忘记不了他。回想他的言行，我又一次受到教育。

萧姐大约每周到我们家一次或两次，她身体不大好，但喜欢活动，熟人多，应酬多，她自己说是没有精力写信。

祝

好！

尧　棠 一月十四日

问候大妈和秀涓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

李致：

两封信都收到。我大约每周去医院通眼睛一次，右眼已好多了。左眼上周患结膜炎，没有通，给了药给我，每天点眼药，晚上少看书，也逐渐好了。这星期还要去看。

寄点书给你，算不了什么，只希望你好好工作，能做出点成绩。我的书房还未启封（旧作协那里去年有解放的人柯灵、王西彦等的书房也都未启封），不过里面大半是成套的外文书，我一时也用不着。外面的书也不少，我有时还送点书给别人。还有小林、小棠也拿了些书去。给小林的最多，你是第二。

我托你替我买一部书：《庚辰本脂砚斋四评石头记》，这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印出的，售价七元多。我本来托这里一个朋友代买，他忘记了，我估计你可以买到。如你有困难就写信给我，我再找别人。如买得到就汇钱给你。

再过一星期小林夫妇就要回来过春节。

祝

好！

尧　棠　一月二十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李致：

信收到。我这里一切都好，泪管堵塞已经通了，前两天又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到另一个眼科医生处检查过。

大妈的病现在怎样？她仍在医院吗？念念。

小棠调回的手续已办好，据街道乡办说已报到区乡办，这样看来希望更大了。祝

好！

尧　　棠　二月二十六日

问候秀涓

还有，如见到子青同志，替我问候他。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

李致：

廿七日来信收到，书也由萧姐送来了，谢谢你。今天汇上书款（包括邮费）八元，并挂号寄上你要的《鲁迅日记》一部。别的书小林拿走了些，一时也找不到什么。将来如发现你要的书，会寄给你。《金瓶梅》我有一部，在运动初期烧掉了，因为怕小棠他们找到翻看，这部书我自己也看不下去，从未看完过，烧掉也并不后悔。如方便，还要你给我买一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册，售一・七五元）。戚序本我已在此买

到了。

听国炯① 讲你眼睛还是不大好，要随时注意。我的眼睛无大问题，这是老年人的病，只有让它去了。不过我也要注意保护。

替我问候大家。

祝

好！

尧　棠 三月五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日

李致：

信收到，我后来又寄了一包书给你。下个月内还要寄出几本书，里面有一部雨果的《九十三年》，是我四二年回成都时带走的，书上还有你父亲② 的图章，让你保存更好些。花椒尚未收到，你替我谢谢子青兄。我眼睛最近好了些，泪管已经畅通了。祝

好！

尧　棠 四月二十日

问候全家

---

① 国炯（1926— ），作者的侄女，李致的三姐。

② 指李尧枚（1897—1931），作者的大哥。

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

李致：

你的两封信都看到了。书买不到，不要紧，我已在编译室的资料室借来翻看过。你要的那几本古文我手边没有，《古文观止》李小林早要去了。《九十三年》已经寄出，别的几本书，以后再寄。我身体还好，一切如常。小棠困退调令已发出，他过两三天就要回明光[①]办理迁回户口的手续，据说迁回以后还得在生产组劳动一个时期，才分配工作。别的事，以后再谈。祝

好！

尧　棠 五月六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

李致：

信收到。地震的事我完全没有想到。剑波刚来信，说大邑要地震，可能波及成都。预报也许只是推测，不一定成事实，但预防总是必要的。几个月前山西临汾的朋友来信说他们那里有预报，大家有些恐慌，不过至今还没有出现情况，希

---

① 明光：在安徽嘉山县；李小棠在该处插队。

望这次也只是预报而已。要小心。我们都好。我一个多星期前闪了下腰，贴了膏药，好些了，但还没有复原，坐久了，就感到隐痛。你们都好吗？有什么困难吗？大妈身体怎样？几个姐姐都好吧？书不用买了，现在还是防震要紧。朱总逝世，我感到悲痛，他虽然九十了，可是看起来还很康健，想不到一下子就离开了我们。二十年前在柏林中国大使馆里我和他同桌吃过饭，后来在人大小组会场上和他谈过话。他的四川口音比我还重。他的确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小棠现在还在街道团委青少年教育组暂时工作，等待正式分配，目前一天三班，他的情绪倒很好。小林夫妇在杭州工作也起劲。

别话后谈。

祝

好！

尧　棠 七月七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李致：

信和书都收到。书款已汇还，想已送到了。我的腰是在通阴沟后又抱端端洒尿弄伤了的。经过打火罐、贴膏药，搞了两三个星期，现在可以说是好到百分之九十七八了。以后更要当心。上海最近很热，但我们家里人都很好。小棠仍在街道团委青少年教育组工作（暂时），情绪很好。济生去干校半

年，今天要回来了。小林夫妇月初请假回家过了一个星期。萧姐每周来我家一次或两次。她虽退休，但仍参加机关学习。成都地震预报大概成了一场虚惊，这也是好事，剑波也常有信来。你们一定安定下来了。家里人都好吗？

祝

好！

尧 棠 七月二十五日

问候秀涓！

我还要托你代买一部书（我昨天在我们资料室看见的新书）：

中华书局新出影印金圣叹批的《水浒传》，共八册，全名我记不清楚了。是内部发行的书。

书倘使买到，请直接寄到我家，因为八本书寄一个邮包，邮局不肯送，只送个通知单，要收件人持单去邮局三楼自取。以前萧姐都是托人取来后，给我送来的，我不愿增加她的负担，我自己去取倒方便。我有时也托一位北京的朋友买书。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四日

李致：

好久没有得到你的信了。昨天萧姐送来你寄给我的评《水浒》资料两册，谢谢你。听说成都地震警报尚未解除。唐山地震后，你们那里还是紧张。剑波来信说，川大也要搭帐

棚。我估计成都这次大概不会有大问题，而且你们早有防震准备，很可能平安过去。我已得到北京来信，朋友们都平安，不过还有余震，大家晚上都睡在窝棚里。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只是天热。小棠这星期一给分配到上海益民食品厂工作，暂时做装卸工。他的情绪很好，萧姐最近身体不大好，她退休以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

我上次写信托你代购金圣叹评《水浒传》。不用买了。我已借来翻看了。

你们都好吗？大妈好吗？你姐姐们都好吗？祝

好！

尧　棠　八月十四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

李致：

前信想已收到。今天听广播（报纸还没有送来），知道四川松潘、平武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损失很小”（这是不幸中的幸事），说是成都“强烈有感”，大概是大家感觉到强烈的晃动吧。不知你们一家的情况怎样，有没有受惊？地震是否结束？或者还有余震？还有没有警报？要不要搭帐棚过夜？我们很关心，希望你们保重，也希望你抽空给我们讲点简单的情况。上海最近天热，但大家都好。祝你们平安。问候大妈和你的姐姐、姐夫们。

祝

好！

尧　棠 八月十八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

李致：

信收到。知道四川几次地震的情况，我们也比较放心了。江苏也有警报，我们这里也打过招呼，没有惊慌的情况，但少数地区有人捣乱，也有人自扰，发生跌伤的事。我是事后才听说的。你问起鲁迅先生日记中有无记录一九三五年黄源为《译文丛书》请客的事。有的，见《日记》下 1075："河清[1]邀在南京饭店夜饭，晚与广平海婴往，同席共十人。"还有两次：一、1108 页二月九日（三六年）："晚河清邀饭于宴宾楼，同席九人。"二、1119页五月三日："译文社邀夜饭于东兴楼，夜往集者约三十人。"

我同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三四年八月五日，见日记 999 页："生活书店招饮于觉林，与保宗同去，同席八人。"保宗就是茅盾。

你要书，过两天寄几本给你。你上次提到的《圣彼得的伞》，可以寄给你了，小棠要了别的书去。小棠每天到益民食

---

① 河清：即黄源。作家，翻译家。

品三厂去上班(现在上早班)。我们大家都好。你们一家人怎样？替我问候。

希望早日完全解除警报。

祝

好！

尧　棠 九月六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

李致：

信收到。我们都好。砸烂"四人帮"，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人民会高兴。上海是"四人帮"经营了将近十年的黑据点，爪牙不少，问题也多，出版社党委一、二、三三把手都是他们的人，因此阶级斗争的盖子至今揭不开，现在正在要求新市委派工作组来。我现在学习稍微忙一点。但还有点时间搞翻译。"四人帮"垮台，我晚上睡觉比较放心了。他们一帮人是希特拉的信徒，张春桥疑心我知道他的底细，一直压着我，其实我对他的叛徒历史和三十年代黑文一无所知，只是解放后在上海同他接触中感到他这个人有点阴险可怕而已。现在没有心思理书，以后找到什么书再寄给你吧。

祝

好！

芾　甘 十月四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李致：

八日信收到。我现在仍是一周在单位学习两天。见着杨子青同志，替我问候他。我仍在搞翻译，不过还是很慢，但也已抄好第一卷，有十几万字了。如方便，给我买点辣椒面寄来（花椒面，我这里还有）。国煣的身体怎样？我的一切如常。我也不急。小棠情绪很好，他们那个厂生产成绩不差。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十二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李致：

前信想已收到。我还是每周去单位学习两次，有时开会多去一两次。这里出版系统运动一时还无法大开展。群众动起来了，但党委头三把手是“四人帮”亲信，陷得很深，现在他们还没有下来，要领导运动又不行，群众有意见。上海是“四人帮”经营了十年的“独立王国”，亲信爪牙多得很，苏振华同志讲话，要把问题一件件搞清楚。看来得花相当长的时间。日前

最重要的是抓工交、财贸等系统，文化方面恐怕要放在后头。不过形势还是大好。我个人来说，“四人帮”垮台我可以安心睡觉了。他们极其小器，对得罪了他们的人，他们就像基度山伯爵那样报仇。我得罪过张、姚，倘使他们不倒，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我搞掉，这些“人面东西”！

我要托你给我买一本书，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内部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是我们室里出版的，登记的时候我没有在，错过了。我估计你们那里可能还没有到，或刚刚到，你去买，总买得到。

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三十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李致：

九月来信收到，今天又收到辣椒面，很满意。我们一家都好。但萧姐还是那个样子，稍微劳累就不行。“四人帮”揪出打倒后，大家都是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你忙是应该的，这是有事可做，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好事。

我前次托你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不要买了，我已在这里看到了。我托你给我买另外一部书。书名大

概是《十字勋章和绞索》，是北京出版的长篇翻译小说。你留心一下。

本月六日我寄了一包书给你，想已收到。以后每年你过生，我总会送你几本书。当然平时我想起来，也会寄点书给你。

问候你一家人，包括你母亲和三个姐姐。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二十日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七日

李致：

信收到。文章①我没有写，因为没有刊物来组织我写，我也不必急于发表文章。我相信问题总会彻底搞清楚的。上海是"四人帮"苦心经营了将近十年的黑据点，爪牙太多，层层都有，只好一步一步地搞。文化局党委在十几天之前还是过去那些人，因此运动进展很慢，出版社也是如此。但现在文化局和出版社都有新的人来主持党委工作。情况不同了。我的问题仍须由文化局解决，到时候我会去找文化局党委的。有人对我说，别人会替我讲话。我更不用着急。

还有一件事托你：上海新出了一本《党人山脉》（是日本小

① 当时李致曾建议作者写一篇拥护打倒"四人帮"的文章。

说《吉田学校》的第二部），是内部书，你记住替我买一部。

今年上海很冷，真是天寒手僵，写字不便，不写了。

祝

好！

蒂　甘　一月十七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李致：

信收到。你要靳以的书，给你寄了《前夕》和《小说散文选》。另外寄去一部《小儿子的街》，这是斯大林时代的作品。子青同志给小幺爸的信已转去了。济生说他有一册平装的，打算送给子青同志。我有两册精装的，一册是作者送我，另一册是作者送给四婶① 的，现在把四婶的那一册转送给子青同志，也请你转去。书分两包，两次寄出。另外，我给子青写了一封信也请你转去。

还要请你替我买两本书：

一、《油断》，日本小说（内部书），北京人文出。

二、菲律宾小说（内部书），北京人文出，名字搞不清楚。

三、《先人祭》，北京人文出。

《十字勋章和绞索》也是人文出的，是否已经发行就不清

① 四婶：指萧珊。

楚了。

祝

好！

芾　甘 一月二十八日

问候秀涓。

问候大家。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

李致：

信收到。《党人山脉》我已在这里买到了，成都既然没有到，就不用另买了。《十字勋章与绞索》这个书名我也是听别人讲的，不一定可靠。但有两部书要请你代买：一、《油断》北京人文出版；二、《热的血》上海人民出版。

《暴风骤雨》我有一册旧版的，下次和别的书一起寄给你。《山乡巨变》还有一册续篇，你买到了吗？

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五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日

李致：

家宝的女儿万方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悼念总理的诗，还不错。

你的信收到。《山乡巨变》续篇全文一次刊在一九六〇年出的《收获》第十六期上面。《收获》，我记得以前曾按期寄给你，你一定还有。我这里也有合订本，不过寄起来太麻烦。

春节期间统战部有人来找我谈过，说是我的问题上面已经知道了，是马、徐、王等①六人签名决定的，以后会彻底解决，现在还来不及办等等，大意是这样。我表示不必急，但我说只希望把是非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出版社、编译室都替我讲过话，问题是上海的运动进展较慢，特别是文化系统，工作组还未下来。别的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三月三日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

李致：

五日来信今天才看到。萧姐这两天身体又不大好，但也不会有大问题。《油断》收到，等你买到另一本书《热的血》时，一并寄还书款。

关于我的问题，你这次信上说得对："需要有耐心"。我一

① 马、徐、王等：指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等。

点也不急，因为我对自己有一个估价，自己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在乎其他了。我只想在八十岁前把赫尔岑的《回忆录》译完。全书一百二三十万字，还需要加不少注解，译好它，即使不出版，送给国家图书馆，供将来的读者研究者参考也算做了一件事情。鲁迅先生要是活着，他一定会赞同我的计划。

春节后统战组有人来找我谈过，说是我的问题上面知道了，当时是马、徐、王等人签名定下来的，事情会解决，但得慢慢地来，叫我安心等待。接着北京新华社有两个人来找我谈我的情况，还到楼上看了我工作的小房间和未启封的屋子，他们说事前到编译室找支部书记（周建人的女儿）谈过。（我估计他们会写内部情况汇报，谈一些知识分子的情况。）编译室的同志也告诉我出版社已提出我的问题，还有一个同事说市政协里也有人提起我的事情，我自己也知道黄宗英[1]也在一个会上讲过。既然有人讲了，我更用不着出声了。的确有些熟悉的人替我着急，写信来问，或者当面谈。我觉得急也没有用，我现在需要的倒是安静的译书的环境，就这样过到八十岁，我一定把那部大著译好了，反而是一件好事。

话可说的很多，意思就是这一点。我很好，也想多活，你不用替我担心。

祝

好！

芾　甘　三月十四日

---

① 黄宗英（1925—　）：浙江瑞安人。表演艺术家。

问候秀涓。

还问候大妈和你的一家。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李致：

信收到。《李自成》二卷上册能直接寄我一册，当然很好，顾均正①同志病情好转，这是好事。去年冬天气候不好，对一些有慢性病的老人不利。现在天气转暖，以后不要紧了。《热的血》过两天就会收到，你说不用寄还书款，我就不寄了，以后再说吧。

现在杂事多起来了。一时挤不出时间写《回忆录》。我正在抄改赫尔岑第一卷（二十五万字），可能在五月中抄完。

祝

好！

芾　甘　三月二十五日

问候秀涓！

问候大妈和全家！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八日

李致：

---

① 顾均正（1902—1980），浙江嘉兴人，作家。

信收到,《李自成》二卷上册已寄到了,谢谢你。最近因传达中央文件,宣讲第二批材料等等,我们开会较多。现在又开始学习《毛选》五卷。主席这卷光辉著作中讲到的好些事情我都还记得,其中有些还经历过,有几篇报告也曾亲耳听主席宣读,现在重读这些雄文,感到十分亲切。

我们家里人都好。我也不错。

昨天寄上一包书,其中,一册《过渡》请转给子青兄。我的问题似有一点进展,但一时也讲不清楚。

《儒林外史》重版了,我已见到。听说以后要出点西方古典文学名著。

别的话以后再说。

祝

好!

芾　甘 四月十八日

问候秀涓!

问候你妈妈和姐姐、姐夫们!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李致:

你的信收到,我给你的信也应该到了。前天晚上出版社党委两位书记来找我,说"四人帮"搞的我的结论不算数,现在另外搞过,不久就可办好,市委同志也很关心。在办好手续之前,先把我的书房打开。这一次算是彻底解决了。我估计下月

内可以完全办好。有个朋友告诉我：这次复查时看见张、姚许多批示，是否确实，还不清楚。新党委书记也说，张曾讲过"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四人帮"如不倒，我是翻不了身的，这一点我也知道。

别话后谈，外一信请转子青兄。

祝

好！

芾　甘 四月二十二日

问候秀涓！问候大家！

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

李致：

信收到，听说你借了一份《文汇报》给沙汀，他说打算不还给你，正好我也给你寄了一份，你原来那份就留给他吧。我在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也要在《文汇报》发表。这里统战系统也要开一个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一定要我在会上发言，稿子刚刚写好。这以后大概可以静下来了。《人民日报》约我写篇散文，但现在杂事多，没法执笔。以上就是我的近况。我托你代买一册上海出的内部书《十三天》，是美总统肯尼迪的弟弟写的。其他的事以后写。

祝

好！

芾　甘 六月四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日

李致：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我近来实在忙。每天弄到十二点才上床。事情总是做不完，连看书的时间也没有。《李自成》中卷齐了。《十三天》如未买到，就不必买了。我在这里买了。我新译的《处女地》年内将在人文出版。《家》也要再版，我新写了一个短短的后记。《回忆录》在上海分册出，最快也在明年出一、二册。现在在为上海的新刊物写点东西。

我一家人都好。前些时候拔了一颗牙齿，也很顺利。

祝

好！

芾　甘 八月十日

问候秀涓

问候大家！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李致：

两信都收到。关于《家》的那一处，你的看法有你的道理，但我有我的看法，我写觉慧，也并不掩饰他的缺点，我觉得这倒是真实的。说来话长，将来见面时详谈吧。至于两个问题：

一、"校书"意思是妓女；二、通奉大夫是满清的二品官。你翻看《辞海》，就可以查到。李芹昨天返川，想已见到。我忙，身体不好，没有精神找两三本书交她给你带去。你要书只好亲自来取。

祝

好！

芾　甘 十月二十一日

问候秀涓

也问候大家

《上海文艺》还未送来，我拿到后当寄你一册。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李致：

我十九日返沪，就患感冒病倒了。廿日信见到，但附在书包内的信却未看见，不知你写了些什么。可否再讲一遍？小林今天返杭。萧姐的东西已交给她了。我们的情况如常。我还需要在家躺两三天。有事请写信来。代我问候大家。

祝

好！

芾　甘 三月二十三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八年六月四日

李致：

得到你们社里二编室一位同志的电话，现在把发言稿寄上。我是照增改稿念的。发言稿收入《近作》无问题。不过这篇发言可能七月内在这里发表，希望《近作》不要在这之前出版，过了七月就不要紧了。这是一个条件。

还有，那位同志的姓名我记不清楚了，请你告诉我。

会议五日闭幕，我六日离京。

祝

好！

芾　甘 六月四日

问候秀涓

问候大妈和全家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

李致：

信书均到。

你要的书，日内可以寄出。

我在京寄的发言稿收到没有？那篇发言将在《文艺报》第一期上发表，因此你们的书，不能在八月前出版。

还有一处改正：原稿第五页第七行《丹心谱》后面，要加上"《东进东进》"四个字。

余后谈。

祝

好!

芾　甘 六月九日

短文一篇是为《文艺报》写的，抄一份给你们。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

李致：

十三日信收到，书已寄出。《莎士比亚全集》尚未见到。

书七月或八月出都可以。不过我还有一篇悼郭沫若同志的文章大约明天写好，如决定加入，过两天寄给你。如不加入，就等再版时补进去。《我的希望》中有句话："把'四人帮'弄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后面这个"颠倒"最好改作"纠正"。

汝龙把你的信转来。我当然支持你。不过他在半年前把三本稿子寄给译文出版社了，那里没有回信。我看要等他去信催问得到那边答复后，才会决定吧。

别的下次写。问候秀涓。

祝

好!

芾　甘 六月十六日

国煜、国炜信收到。这两天我很忙。过几天稍微空

一点，我要寄点书给国炜她们。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李致：

信收到。悼郭老文底稿寄上。这短文和发言都将在《文艺报》发表。短文最好以《文艺报》上发表的内容为准，因此《近作》的出版期还得改在八月。一定要办到。

关于汝龙的契诃夫集子的事我当然支持你。不过他早已寄了三本译稿给译文出版社。问题在于译文社收到稿后不曾明确答复，是否同意汝龙的计划。我劝他写封信去问个明白。译文社不出全集，就给你们出也好。多出几本契诃夫集子，对中国业余作者有好处，的确可以作为“借鉴”。

祝

好！

芾　甘 六月二十二日

悼郭文不要先给别人看。　又及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李致：

上次信忘记谈罗淑事。你们要出她的选集，我不反对。她的四本小书挂号寄给你看看，出版与否由你们决定。编选的事也由你们负责。我这里还有两封她的亲笔信，如需要也

可以借给你们。

上次寄上的悼郭文中改了两个字，改错了，应该是"卓越"不是"杰出"。

另一信请转国莹。

祝

好！

蒂　　甘 六月二十四日

问候秀涓

寄罗淑小书的邮包中还有一册《铁木儿》，此书你如有了，就转送给国炜她们。　又及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李致：

昨天寄出一信想已收到。罗淑集子寄出了。用后请即寄还。还有一件事：《往事与深思》第六章十四段（《世界文学》第190页11—13行）原文：

"一直到一八四八年我国大学的组织都是纯粹民主的。勿论是农奴，勿论是没被所属农村公社开除出来的农民，只要是通过了入学考试，每个人——"

请改为：

"一直到一八四八年我国大学的组织都是纯粹民主的。除了农奴以外，除了被所属农村公社开除出来的农民以外，只要一通过了入学考试，每个人——"

这是别人替我改的，我现在对着原书考虑一阵，觉得还是改回来好。如已打好纸型就请重排一面。

祝

好！

芾　甘 六月二十五日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

李致：

廿七日信收到。

关于几件事情回答如下：

一、《近作》最好八月份开印。我并不要求什么，但是我不愿意看见它在《文艺报》出版前印出。你们要早印，就把那篇悼念文章删去，等再版时补上去吧。否则就得等一下。

二、汝龙译的集子据说译文社要出，我打电话去问过。我劝他给你们选集，或者别的。

三、你要的书买到，就给你寄去。祝

好！

芾　甘 六月三十日

问候秀涓！

再说两句：《文艺报》七月创刊，要发表我两篇文章。我如果在它创刊之前就把两文收在集子里出版了，等于拆它的台。倘使我是《文艺报》主编，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也会不高兴，因此我决不这样做。　又及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日

李致：

前天寄上一信想已收到。我仍主张《近作》在八月份付印。悼念郭老的短文不用改什么。只是第二句“我离京的前一天(——)我和两个朋友”中“我”字用了两次，重复了，请把前一个“我”字取消。

还是最后一段中引文“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这一句里的“如”字有没有写错，请查一下。改好即可付印。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七月二日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

李致：

关于《近作》，我再一次说说我的意见。

书八月份付印，出版。内容不必再改。

《文艺报》一期除发言稿外只能发表一篇短文。那篇《我的希望》大约在第二期发表。书八月出版，不用延迟了。请转告曹里尧① 同志。

---

① 曹里尧，原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

祝

好!

芾　甘 七月三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

李致：

二日来信收到。关于《近作》，我再说一次。最后三篇文章的内容不必再改，就照我上次信中所说为定，可以付型了。书八月份出，无问题，不必等《文艺报》第二期。

李芹要的书我手边没有。天热，我一时不可能出去逛书店。倘使以后找到适合她需要的，会给她寄去。现在不另回信了。你要的书，要等书店送来才能寄给你。

《近作》出版，因都是发表过的文章，不用发稿酬，只寄我三十册书就够了。我也不打算多送人。

祝

好!

芾　甘 七月六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二日

李致：

九日来信收到。你提到的那个标点符号是"："（冒号）。别的不用改了。

《近作》出版，四川家里的人像西舲、巨川、通甫① 诸位，每人送一本吧，请你代办，省得我在这里包封邮寄了（还有天裔、钵颉② 、剑波他们）。

你要的书我这里只拿到《福尔赛世家》三册，别的还未送来，再等些时候吧。祝

好！

芾　甘 七月十二日

问候秀涓！

请告国煣：《家》已送了沈亮③，还托他带一册《新英汉辞典》给国煣。最近又寄了一包书给国炜。书是有的，就是包扎、邮寄花功夫。　又及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李致：

二十四日来信收到，老舍书三册早收到了。

---

① 西舲、巨川、通甫：均系作者的堂弟。

② 钵颉：沈钵颉，吴先忧的夫人。

③ 沈亮：李国煣的同事。

《近作》出版，请你替我分送剑波、天裔、蜀颉等老友，和西舲、巨川、通甫等，国煜几姊妹，李舒、李芹等……，我都不签名了。其他各地的朋友，我不想送。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编的，我有理由推脱。《家》送了六七百本，几乎本本签名，那是我自己编的，没有办法。

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芾　甘 七月二十六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

李致：

信收到。书一百册也到了，谢谢你们。我这些天一直忙，没有功夫写信。其实我很好，只是牙齿、眼睛有点毛病。寄上两篇文章剪报，还有一篇《创作回忆录》是给香港《文汇报》写的。发表后有剪报就给你寄去。这个月要写几篇后记，还要写两篇短文。上月我去北京只住了三天。可能这个月还要去北京。

别的话以后再说。

祝

好！

芾　甘 九月六日

问候秀涓！问候大家！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李致：

信收到。莎氏集已寄上了。昨天寄出《外国文艺》一册，托国炜转给你，你去拿吧。

《其芳选集》我提不出意见，我没有时间考虑或翻书。你还是找沙汀向文学研究所的同志们征求意见吧。还有卞之琳。

《论红楼梦》我赞成选入，让“百家争鸣”吧。

《回答》我未读过，不便发言。

其芳书信我这里有一些。但这次抄家抄走后退回来一时找不到了。现在找出三封寄给你。给我好好保存着，用后还给我。

祝

好！

芾　甘 九月二十二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李致：

信收到。我这两天生病，医生要我休息一星期。回你一

封短信：编选赴朝文章的集子，我无什么意见。你们要选就由你们选吧。不过《新声集》中选了的，就是经过我自己改动过的，应当以它们为准。

《快乐王子集》我想改一下，但现在没有时间。因此搁一个时期再说。倘使我身体好起来，我倒想把《家庭戏剧》改一下，交给你们印一两版。

我在写《创作回忆录》，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要的。

你开完会来上海转一下也好。

《鲁迅辞典》怎样了？

祝

好！

芾　甘 九月二十九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

李致：

信收到。家宝已给你写了回信。我还是事情多，信债难还清。

《近作》再版，我无意见。《英雄的故事》付印，我希望能将有关彭德怀的那篇收进去。（不知有无困难？）邓副主席已称他为同志，那么他不是什么反党分子了。王尔德童话，我还没有时间改，这里少儿社来信要，我还在考虑。我看就不给你们了。你们印我的书多了，也不好。你把曹禺的《王昭君》要了

去，就很不错了。

萧　甘 十二月四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李致：

信收到。《王尔德童话》不一定给你们了，因为这部书，过去由平明转给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要出，不便拒绝。《英雄的故事》(收《坚强战士》等四篇)上海有纸型，我说不再印，他们要求印一版，也不便拒绝。你们出你们的，没有关系。关于彭总的文章一定要补进去。今天的《人民日报》已经开头为他平反了。出书早迟，无关系。可能我要为这本集子写一短短的《后记》。

《王昭君》希望印得好一些；你答应他的话一定要做到。不妨为作者印二、三十册精装本，不知是否能办到。

《近作》再版前我不看了，你替我看一遍吧。

如方便，给我们寄点辣椒面来。

别话后谈。

祝

好！

萧　甘 十二月十一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李致：

信收到。寄上《附记》一篇，请排在《会见彭总》的后面。《会见彭总》文中有两处改动，请注意：

一、"好容易走到宿舍的洞口"，"好容易"是四川话，请改为"好不容易"。

二、最后"是谁在这寒冷的国土上"，"国土"请改为"友邦的土地"。

寄上剪报两份，你保存着，还有几篇以后再寄。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二十二日

问候秀涓！

问候大妈和大家！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

李致：

信收到。照片三张，你们选用一张吧。用后三张都还给我。我今年上半年可能去法国访问，有一家出版《家》的出版社负责人邀请我去。我如果去，大概把小林带去。

祝

好！

芾　甘 一月四日

问候秀涓！

问候大家！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

李致：

信收到。赴法之行北京作协派人来商量，要我参加四月召开的文代会，延期访法；现初步改期五月。《会见彭总》一文中还有一两处需要改动。现寄上正误表一纸，请照改。

罗玉君①的译稿得找一位懂法文或英文的人看看。

别话后谈。

祝

好！

芾　甘　一月二十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

李致：

昨天北京语言学院《文学家辞典》编辑组阎纯德同志来找我。他谈起目前正在同四家出版社交涉出版辞典的事。我看辞书出版社和大百科出版社两家是不会出版他们的辞典的。还

---

① 罗玉君（1907—1987）：女。四川岳池人。翻译家。

有天津百花出版社和你们两家。可能你们两家都有些框框，不一定马上谈得拢。他希望我写一信给你，要你解放思想。我不知你有无困难。多讲也无用，我看，这是工具书，人越多越好，查起来方便。不会因为有人一入辞典就身价百倍。唯其因为有些人谁也不知，到处查不出，有个辞典翻翻，比较方便。当然乱写一通也不行，句句要有根据。总之有一本这样的辞典比没有好，对外国的汉学家用处更多。至于照片，那是小事，用不用无所谓。我这两天等通知去北京开会。还是忙，感到疲劳。《怀念萧珊》的文章先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然后在广东《作品》上发表。文章里讲了点我们当时的生活。李芾夫妇早回成都了吧。

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三日

问候秀涓！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

李致：

前信想已收到。我来京开会，大约月底前返沪。现在想起一件事情请你办一下。月底前望你把我上次寄给你的《会见彭总》的《附记》退还给我，我要加个头在浙江一个刊物上发表一次，只要《附记》。这个《附记》原来有头，是《爝火集》的《后记》，我要人文寄还，他们已答应，但看形势，不知何年何月

才会寄到我的手里，因此只好找你。我想你们那里官僚作风总会少一些。这信是坐在椅子上写的，无怪写得歪歪斜斜。

祝

好！

巴　金 二月十六日

问候秀涓！

成都有无香港《大公报》？我有一篇《怀念萧珊》，发表在该报今年二月二至五日的《大公园》上。我自己手边没有，不能寄给你。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

李致：

我从北京回来，就生病。你的信都看到，但杂事多，要写的信也多，没有办法早日回信。首先告诉你：屠格涅夫中短篇人文要出，不便转到别处。我今明天要寄一部稿子给你，那是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谢尔盖神父》的新译本，译者俄文不错(通信处：北京中关村19楼421号，臧仲伦)，替我校过一遍《往事》。这书可以出版，以后还可以找他译点东西。我四月初赴法访问两周，小林同行。三月中到京集中。近几月来，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没有把剪报寄给你，只是因为我手边没有多余的。我一天有多少事，也替不少人办事，来不及事事周到。你要什么，得多写信来，一次不够第二次，第三次。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　甘 三月三日

问候秀涓！

问候大妈全家！

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

李致：

寄上随想录若干篇。不全，因为我也没有。

《怀念萧珊》将在《作品》四月号重刊一次。其余各节，俟收到后补给你。

《会见彭总·后记》，我本想在别处发表，但你说已给《四川文艺》，那就不用寄给我了。

别话后谈。我大约二十日左右赴京准备出国。祝

好！

芾　甘 三月六日

问候秀涓！

问候大家！

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

李致：

罗玉君寄来一信，转给你看看。《海上劳工》① 若你找不

① 《海上劳工》：雨果著，罗玉君译。

到人校对，寄还给她，让李晓舫①看一遍也行。他校过寄还，你再看一遍，只要文字过得去，就行了。

臧仲伦稿，你看过没有，如能出，可找译者写一《前言》或《后记》。

别话后谈。

祝

好！

芾　甘 三月九日

问候秀涓和你全家。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

李致：

寄给端端的两本书，收到。我昨天把《文学写照》寄出了，另外，还有一本高尔基的早期作品。还有一本《黎明河边》精装本，因为你是藏书家。我要记住以后送你些精装书。

《文学家辞典》的阎纯德同志要我写信给你，劝你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我看，先出个试行本吧，对中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总会有好处。

寄去的臧仲伦的译稿收到否？

---

① 李晓舫：罗玉君的丈夫，天文学家，曾留学法国。

祝

好！

芾　甘 三月十九日

问候秀涓！

问候大妈和你们全家！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

李致：

廿九日来信收到。我大约四月十日赴京，在京还要住十来天。谭兴国① 同志的稿子今天收到。我两天前得到他的信，讲起这件事，我当即回信说，我正在为出国访问作准备，动身前无法看他的稿子，只好把它留在我这里，等我返国后再解决。我打算让小林他们先看看。《王昭君》已收到，家宝送我的一册也得到了，还可以。雁翼夫妇过沪已见到了。还有一件事情，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巫宁坤正在翻译司汤达尔的长篇小说《巴姆修道院》，已译了十几万字，以前因戴过右派帽子无人出他的书。现在他的右派错划已改正，但据说译文出版社要另出别人的译本。我知道那个人的译本不会比巫好（巫以前在平明出过《白求恩大夫》等书），介绍巫把译稿拿到你们那里出。你如方便可以写信去同他联系。（巫是蕴珍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和杨振宁也熟。）他的译文不会差。小祝②

---

① 谭兴国："作协"四川分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

② 小祝：指祝鸿生。

本月可能去成都，他如去，当托他带给你《香港文汇报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册。这是他们送我的，转送给你。你是藏书家。这本书印刷精良，单是看看画，也叫人感到舒服。我记得寄过几封信和稿，讲起一些事，你回信未提及，究竟收到没有？下次你来上海，可以送你一批书。

祝

好！

芾　甘 四月二日

问候秀涓！

问候大妈和全家！我算一下，寄给国炜的书已达百种了。要好好保存，作为你们几姊妹的图书室啊。回国后我还要寄书。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李致：

信收到。书也看到了，作协送了一个样本来，很好。

我到京已十天，不太忙，但也不太闲。今天准备工作可能结束，至少总可以休息一天。我仍然感到疲劳，不过估计还可以支持下去。回来再详谈吧。你什么时候到北京、上海？下次到上海，我可以送你一些书。

祝

好！

芾　甘 四月二十一日

问候秀涓和你们一家！

问候大妈和你几位姐姐、姐夫。

我们五月十三日返京。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

李致：

回上海两周，明天又要去北京开会。

《近作》精装本是否可以寄一本给我。我这里一本也没有。《近作》出后我的作品你那里有些什么，开个单子给我，我会补齐的。

国炯到上海看病，栋臣同来，住了一个星期，没有大病，回去了。

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六月五日

问候大家，问候秀涓！

一九七九年八月九日

李致：

天热，我身体不好。《偷生》① 找不到，我托人在香港买了

---

① 《偷生》：老舍著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二部。

一部，今天得到港友来信，说是书已寄出，收到后就给你寄去。

《在彭总身边》如还有存书，再寄一本给我。

祝

好！

芾　甘 八月九日

问候大家！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七日

李致：

信收到，《偷生》已寄出，想收到了。

《英雄的故事》随便给我几十本就行了。照你们的规矩办事吧，你留一半送人也好。

祝

好！

芾　甘 八月十七日

问候秀涓！

问候大家！

我接到魏德芳① 同志来信，盛亚② 的事，你能为他们讲话时，就讲几句吧。　又及。

中篇集③ 校样让我看一遍。

---

① 魏德芳：刘盛亚夫人。

② 盛亚：刘盛亚（1915—1960）。常用笔名S.Y.，四川重庆人。作家。

③ 中篇集：指《巴金中篇小说选》。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

李致：

照片收到。沪版《英雄故事》找出来就寄给你。书一定有，未写信只是因为我太忙。

川版《英雄故事》不错，我看印十万册就够了，留点纸张印别的书。

《近作》也印得差不多了。

祝

好！

芾　甘　九月十日

问候大妈和大家！

问候秀涓！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李致：

信收到（两信），我忙，来找的人不少，拿起笔常有人来，连信也写不成。

刘盛亚追悼会，我明天找文联打电报去，请代送花圈。我尚未得到通知。

你要编书，《怀念》编一本，倒是可以的。但《谈创作》不行，我已编在《选集》里。《创作回忆录》还未写完，明年写完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纪念老舍的文章没有时间写，到十一月看吧。我的病一直未好。下月初去北京。

祝

好！

芾　甘 九月二十五日

罗淑照片我没有。手边只有她写给我的几封信。

一九八〇年一月六日

李致：

寄上《怀念老舍》的剪报。

《随想录》尚无消息。

托你转给天翁的书送去没有？

祝

好！

芾　甘 一月六日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

李致：

《其芳选集》二、三都收到，很高兴，各方面都好，向你们出版社的同志表示感谢和祝贺。但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现在指出来，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

第三卷中署名"季方"的那封信(见手迹)是一九四六年在重庆寄出的，不是一九五二年。你们倘使翻看一下《还乡杂记》的《后记》，就明白了。《还乡杂记》的补抄稿是一九四六年作者从重庆寄给我的。请注意。

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日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李致：

《随想录》第一集已出版，样本日内可到，即寄你。

《爝火集》后记和附记剪报一份随信寄出。现在只差《往事与随想》后记二了。这书据说两周内也可以印出。

祝

好！

芾　甘 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李致：

信收到，我也很忙，疲劳不堪。需要休息都得不到休息。发表了《镜子》①，也起不了作用。以后争取做到劳逸结合。

---

① 《镜子》：即《随想录三十五・大镜子》。

先谈几篇文章：

1.《关于〈神·鬼·人〉》已寄出，同《随想录》与《往事》封在一起。《往事》精装本尚未装好。

2.《往事》后记（二）你们找人抄吧。《爝火集》至今未出，只好照《往事》版抄录。

3.《随想三十五》随信寄去。

4.悼曹文① 与《往事》同封寄出。

5.怀念金文② 我手边也没有，只好等《爝火集》了。你去北京，不妨找人民文学出版社散文组季涤尘帮忙搞一份校样。（最好再搞一份《选集》后记的清样。）

此外，近照未寄，最好不用。《随想录》里的照片是书店找来加上去的。我只给了他们两张（即萧珊的和我在巴尔扎克墓前的那张）。

我大约廿日后赴京。小林同行。

祝

好！

芾　甘 二月二十九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〇年三月六日

李致：

---

① 指《一颗红心——悼念曹葆华同志》。

② 指《怀念金仲华同志》。

信收到。《大镜子》标题不用改，正文中增补的要加进去。

寄来的书收到。我二十日赴京。四月一日飞日。你如去京，不妨等我一下，我住何处，孔罗荪知道。曹禺十八日飞美国。

祝

好！

芾　甘 三月六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一日

李致：

九日信收到；写给你的信一定是寄到健吾那里去了。不过没有什么重要的话，用不着要回来再寄给你了。几件事已经解决。纪念金仲华的文章找不到，但底稿还在，我已找出，校改一通，直接寄给徐靖[1]了。

关于推荐书的事，等我从日本回来再谈吧。

上次我在信里讲到的"争几页篇幅"那句话（《随想》三十五）还是不要加进去为好，因为我在以后的另一则《随想》里又写了类似的句子。

现在找到一篇漏掉的短文（这是发言记录），寄给你，请补进去。

---

[1] 徐靖：原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

到去年为止我写的东西全给你们了。只是《选集·后记》我看校样时删改了几句，选集出版后请你们找来对一下。

照片，我看不用了。

祝

好！

蒂　　甘 三月十一日

问候秀涓，问候大家！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

李致：

我明天飞京，小林同行。四月一日赴日访问，十七日回国。有些事回国后再谈吧。有两件事提一下，只是提一下罢了。由你们决定。

一、刘盛亚的遗作是不是可以考虑出一本，有人说《卍字旗下》可出，你们看看怎样？落实政策嘛。

二、王辛笛托人问问他们的诗集《黎明的召唤》。我也只是传达而已。

祝

好！

蒂　　甘 三月十八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李致：

信收到。

中篇小说集正文的校样我不看了。但要是收得有五本书的后记、序、跋之类，请寄给我看一遍。

《李劼人选集》我未见到。《何其芳选集》第一卷能否寄我一册？

我身体还是不大好。祝

好！

芾　甘 五月二十五日

问候秀涓。

另一信转交国煜。

一九八〇年六月七日

李致：

《中篇选》上册校样已挂号寄回。下册校样过了七月初就不用寄来了。我估计过了七月十日会去北京，准备出国。请你替我买《何其芳选集》二、三各一册，连前次讲的第一卷，寄一套来吧。《最后的年月》① 究竟怎样？过两天寄书给你。

余后谈。祝

---

① 《最后的年月》：丁隆炎著，记述彭德怀被迫害致死前的一段生活。

好！

芾　甘 六月七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九日

李致：

信收到。《中篇选》(上)也收到了。我前几天从北京回来，过三天又要去北京开会。身体不太好，生活忙乱，少有时间写文章，自己很着急。

书印得还不错，只是纸差一点。有两件事对你讲：《近作》到(二)为止，再编下去就没有人买了；选集暂时不要搞，最近北京和香港都在出选集，人文要重排《家》、《春》、《秋》，我正在修改。到处印旧作，反而不好。

别的话等我开完人大常委会回来再说。

祝

好！

芾　甘 九月十九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李致：

我来京开会，三四天后回沪。一月后还要来，实在疲劳

不想。

《近作》(二)和《中篇选》(下)出版后望早寄来,因有人要。

上海电视台有人去川,想看看我们老家,拍点资料片,我要他去找你。我对电视台同志说拍资料片留着等我死后派用场,可以。我活着时用不着宣传。现在需要多写,少浪费时间。

祝

好!

芾　甘 九月二十五日

问候秀涓!

国煣[①]已调回,在作协资料室工作。今后可以替我整理书,我一年来买了好些书,准备送给你们一批。　又及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李致:

《近作》和《中篇选》(上、下)都收到。

我仍忙,身体不好。总得设法休息一两个星期。小林很称赞《海上劳工》封面。我今年活动较多,只写完了《随想录》第二集。《回忆录》还差好几篇,明年准备关门写作。

来日无多,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你下次来上海,我可以送你一些书。

---

① 国煣:李国煣(1949—)。作者的侄女。

别话下次谈。替我买两本《海上劳工》。

祝

好！

芾　甘　十月二十二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李致：

居氏书三册挂号寄上，制版后早日寄还。找这些书是我的事，李小林帮不了忙。这一类事我得经常处理。因此得不到休息。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十五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九日

李致：

信收到。希望你努力工作，我愿意支持。今天收到《中篇选》的稿酬。我说过不要稿酬，本想退回，觉得这样也不好。以后坚决不要。居氏小说出版，不要送稿酬了，还是照从前办法，送我一点书，就行了。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随想录》，首先声明不要稿费。他们说第二集要付稿费，我坚决不要。倘

使方便，替我买五部《中篇选》，我当汇还书款。听说你们要出版刘盛亚遗作，很好。我写字仍感吃力。

余后谈。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九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李致：

居氏集三册收到。还有三事同你谈谈。

一、人民文学出版社方殷来，他们要出"回忆录丛书"，有臧克家的一本，说是已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希望你们能让给他们，请你们考虑。

二、那天叫小祝去取你们寄来的稿费，问银行是否扣除所得税，银行说应当由你们扣除。我现在问你，如未扣除，就算出来由你们代交，我汇还。

三、以后出书，不用寄稿费给我。我不要。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九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李致：

信收到。

《近作三》[1]可以给你，但必须在下半年出版，早了不行。内容有《随想录》二十五篇，回忆录[2]五篇，讲稿两篇，其他序文、后记、短文几篇，今年的文章全在这里了。回忆录刚写完，估计最快也要明年四五月出书，所以我说“早了不行”。

长篇以后再说，也许拿不出来，也许明年写不了，也许写了不能出。

书五套收到，你未开发票，不要钱了？我送几本书给你，寄上了。

《家》、《春》、《秋》刚校改完毕。

明年不出国了，三个地方请我去，我已道谢，身体吃不消，需要休养。

别话再谈。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二十八夜

问候秀涓和大家！

---

① 《近作三》，即《探索与回忆》，一九八二年四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回忆录，指《创作回忆录》，一九八一年九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

李致：

信收到。书已寄上。

现在谈两件事：

一、王尔德童话可以给你们。但九篇中还有三篇需要校改，我想旧历年前可以改完，改好即将全稿寄给你。

二、九姑妈要你买点花椒或花椒面寄来。我们需要它。

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四日

问候大家！

还要点辣椒面！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李致：

信收到。怎么你也成了病人了？想得开，很好！但要认真对待病，要做到劳逸结合，真正休息。我自己就没有做到，现在还在争取休息。据医生说我有"隐冠"，离冠心病不远了。这种说法，对我争取休息有好处。

现在谈几件事：

一、稿费问题就照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

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二、三本英文书在图片制版后寄还给我。

三、好几个月前我介绍武汉大学朱祖棐翻译的一部《春水》给你们，译稿请北大臧仲伦校改过。你们是否接受，请告诉我。

保重身体。祝

好!

芾　甘 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日

李致：

信收到。好好地疗养吧。看书也要有节制，你和我不同，千万不要把身体累垮。我的身体不好，做工作有困难。但多活两年，当容易办到。说争取休息，因为公事推掉，私事跟着就来。熟人来找总得应付一下。

送萧泽宽① 的书找出来就寄去。虽然不全，总可找出几本。

别的事不谈了。《一江春水》译稿你们如接受，请在版权页上说明校订者：臧仲伦。稿费中抽出百分之二十给臧作校订费。译者朱祖棐在武汉，地址如下：

武汉市武昌珞珈山七区十八号。祝

---

① 萧泽宽：一读者，系离休老干部。

好！

芾　甘 三月三日

问候秀涓！

过去在贵阳打盐水针确是那样。①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李致：

信收到。萧泽宽要的书已寄去四册。《随想录》三十五以后的找起来麻烦，估计四月底可以出书，还是寄书给你吧。《创作回忆录》可能要拖到下半年。上半年还要为花城出版社编一本《序跋集》，《人民日报》的姜德明同志给我帮忙。

现在我非常需要休息。寄一篇最近写的随想给你看看。望你安心养病。

祝

好！

芾　甘 三月十四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李致：

① 指作者在《第四病室》中所述为病人打盐水针的事。

信收到。王尔德书三册并未收到，你说已寄出，可能听错了。书慢点寄还，不要紧。我需要在《再记》中说明另一画家的名字，要看其中的一本书。

我的健康仍未恢复，下月初拟去杭州休息一个星期。

你的身体怎样？多多注意。

祝

好！

芾　甘 三月二十二日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李致：

信收到。我的身体仍然不好，主要原因还是得不到休息。

你的信只要我在上海，都会看到。但因写字困难，回答时可能漏掉一些。

文艺编辑室来信要我介绍文生社出的旧作给你们选印。我记得写了回信，直接寄去，说旧作可出的已由原作者交给别处重版，剩下的不便重印（广东人民出版社选印了一批）。你们想出旧作，就多编印几种文集吧（我看可以先给沙汀、艾芜出文集）。

三本英文书收到了。《童话集》最后增加一句说明，你把另一张字条转给编辑同志。

我四月一日去杭州休息，十日左右可能到北京出席中篇评奖会。

祝

好！

芾　甘 三月二十七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李致：

信收到，我身体还是不好。手边还有些事情。《近作（三）》一时无法编辑，首先要等《探索集》和《创作回忆录》的出版，那两本小书出不了，我哪里来的底稿？我比你更急，但有什么办法？目前我在编一本《序跋集》（为花城出版社），国煣帮忙我抄写。成都税局来信问《中短篇》和《近作（二）》的所得税，我叫国煣回信说头一部的税我付，应缴若干，得到通知后即汇去；后一部的税由你们缴，你嘱咐财务补缴吧。九月内我可能出国开会。不然你来上海可以挑一批书带回四川。你也得经常注意身体，不能过劳。

祝

好！

芾　甘 四月二十九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一年五月三日

李致：

信收到。《散文诗》① 明年给你们。我只改了几首。选集设想稿退还，我提出了三个名字，供参考。祝
好！

巴　金 五月三日

问候秀涓。

屠氏中短篇什么时候印出来？

外一信请转给李舒。　又及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七日

李致：

信收到。你们出曹禺全集，我当然赞成，计划不错。我只有一个意见：校对要注意，错字越少越好。出沙汀、艾芜二选集也很好。好好地工作，读者不会忘记你们。《随想录》第二集样本来了，先寄上一册精装，等书到后，再抽出《随想》二十五篇给编辑部寄去。九姑妈要辣椒面，你快找人寄点来。祝
好！

芾　甘 五月十七日

问候秀涓。

---

① 《散文诗》：指屠格涅夫散文诗。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四日

李致：

信收到。我身体还是不好，写字仍然很吃力，杂事又多，无法经常写信。最近还在为广东花城出版社编一本《序跋集》，相当费力。屠格涅夫散文诗我要全部校改一遍，你们不必急。我也很想早出书，但总想改得好一些。屠氏中短篇寄百册给我，我拿来送人，此外再不要什么。我即使出国，也不带这书出去。我说“即使”，因为今年去法国里昂出席世界笔会，我还在考虑，要是身体不好，就不去了。《悬崖》是节本，法译本不到一半，英译本大约只有三分之二。托钱铃①同志带来的东西收到。出版黎烈文的翻译，应当征得他家属的同意。我向他的夫人索取黎译《红与黑》，尚未寄来，如译得比罗玉君好，倒可重印。以后再说吧。问候秀涓。

祝

好！

芾　甘 六月十四日

济生不久要去成都组稿。高一萍② 回国探亲也要去成都看朋友，可能迟一些。丁磐石③ 到过我家，不巧我出去了。

---

① 钱铃：原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

② 高一萍：作者的友人。

③ 丁磐石：作者的亲戚。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李致：

信收到。你要我同家宝合拍的照片，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后来想，我那些照片都是家宝找人来照的，还是他转给我的，不理想，将就点吧。以后见到他时，约他同照几张新的也行。小弥的信已转寄北京。我如健康不更坏，九月可去里昂开会。我以前寄给你的《地上的一角》和《鱼儿坳》请即寄回，作协资料室要搞罗淑的资料。高一萍已同小弥去北京，说是两周后去四川。我想问你：上次介绍的《春水》，是不是要出？我还想要介绍项星耀翻译的赫尔岑的回忆录给你们，他比我多译了一本。我看出两种译本也可以。我事情多，译得慢，让别人先出也好，我还可以为他的译本写序。而且可以找个人（如臧仲伦）校一遍。你们考虑后给我一个回答。

祝

好！

芾　甘 六月二十二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

李致：

信收到。未写信只因我事情太多。你的信看后也不知放

到哪里去了。但事情还不会忘记。现在简单地谈一谈。

一、《春水》出版，稿费寄武大朱祖荣，如未联系，可先联系一下，不知他的地址有无变动。稿费中抽出百分之二十作校对费，寄给北大臧仲伦。

二、关于项译赫尔岑回忆录出版的事，你们多考虑不要紧。

三、屠氏《散文诗》我必须校一遍才给你们。

四、《近作(三)》稿件，除《探索集》寄上，《创作回忆录》(共有六篇)俟印出后即寄去外，只有几篇短稿，你们自己搜集一下吧。有这样几篇：(1)去年四月份《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评奖会讲话；(2)去年《文艺报》第十期上刊出的《多鼓励，少干涉》；(3)香港昭明版《巴金选集》后记，这书你有。另外寄给你两篇。

五、替我买几本书，书款由我寄还。杨苡[1]要的书直接寄南京，书款由我汇还。

六、烈文的书我尚未收到，出版事我已去信问他的夫人。

祝

好！

芾　甘 七月六日

问候秀涓。

---

① 杨苡，杨静如。作家、翻译家。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李致：

廿一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也看过了。简单地答复如下：

一、《灭亡》、《怀念》等书一时不要重印。

二、《近作（三）》，不印也行。如一定要印，也可以另起书名，像你说的那样，但由你们起名。这不是我自己编的，你们起名吧。

三、《寒夜》精装可能没有，如找到当寄给你。你来上海，可以送你一些书。估计九月初将去北京。

四、照片是以后的事，我根本无法清理。外文出版社来要照片，我还无法应付。

五、《创作回忆录》北京、香港两处都要出，估计香港快要出了。如得到，当先寄给你。

文章读过了。

祝

好！

芾　甘　七月二十四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李致：

寄上四篇序文，《近作（三）》的稿子齐了，只等五篇回忆录

和一篇《文学生活五十年》(附印在回忆录后面)。我想不会久等的。托你买书的信看到没有？赵清阁托我问你，一位蒋同志[1]联系，阳翰老曾介绍她的《红楼梦话剧本》给你们，说是今年第一季度发稿，至今未见落实。究竟怎样？

芾　甘 七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

李致：

信收到。我六日去莫干山，十六日返沪。九月十日左右去北京，二十日后飞法国，十月初回来。你如来上海找我，最好在八月二十到九月十日的这段时间。

《近作(三)》改称《探索与回忆》可以，但要注明“巴金近作(三)”。

余面谈，这次可以送你一些书。你来挑选。

祝

好！

芾　甘 八月二日

问候秀涓。

徐志摩、胡也频两位的诗集，我还要一份，寄来的一份朋友拿走了。你再为我找一份，自己带来。　又及

---

① 指蒋牧丛，原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

一九八一年八月五日

李致：

我忽然发觉忘记把《靳以文集·后记》寄给你，现在寄出。其余六篇都在《回忆录》内，下月可能给你寄去。我明天去莫干山，十六日回来。

祝

好！

芾　　甘 八月五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李致：

廿日来信收到。我在京住了八天，相当疲劳。回来不当心，患了感冒，身体不太好。有三件事同你谈谈：

一、《选集》我想再加两册，即第九卷《新声集》，编选解放后的短篇小说和散文；第十卷《谈自己》，收《童年的回忆》、《谈自己的创作》、《创作回忆录》三部分。《选集》稿费全部捐赠现代文学馆。明年交稿，后年出齐。

二、《近作(三)》可以把今年写的文章收进去，即《随想录》收到"七十二"，另加中篇评奖会上的书面发言，稿费捐赠文学馆。

三、编《黑桃皇后及其他》可以把我的《怀念萧珊》收入，作

为《代序》。全书稿费和中短篇集一样由你们处理，但要求送我样书若干册。

如何决定，返川后回我一信。祝

好！

芾　甘 十月二十一日

"书面发言"发表在《人民日报》（五月）和《文艺报》上，随想七十二《怀念鲁迅先生》发表在本年《收获》第五期上，如找不到，我可以寄给你们。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

李致：

看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封面还不错，但小林她们都说不如《海上劳工》。我认为安徽出版的《傅雷译文集》封面和装帧都很好，你们不妨向安徽学习。《选集》第四卷（《雾·雨·电》）改订稿已给你寄去（航邮），封内还有一篇《文学生活五十年》，是这部选集的代序，印在第一卷《家》的开头。五、六卷我还要校一遍。我正在编第七卷《短篇小说选》，过几天即可寄出。我大约在二十日前后去北京开会。请你给我买点豆豉，交国炯带来。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四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八日

李致：

信收到。我的感冒尚未痊愈。出书要注意校对，错字越少越好。

《选集》十卷我都要看过一遍。第四卷和第七卷改订本以及第一卷前面的《代序》都已交航邮寄去。现在动手在编第八卷《散文选》，打算明年年初编好十卷，然后把五、六两卷再看一遍。最后写篇《跋》印在十卷卷末。

不要忘记叫国炯带点豆豉和乳腐来。我大约二十日前后赴京。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八日

《黑桃皇后及其他》这个书名，不如《别尔金小说及其他》好。

问候秀涓。　又及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李致：

信收到。三姐[①]带来的东西也收到了，你代我谢谢你三个姐姐。

人大常委开会我请假，因此我要到月底才去北京。我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我在巴黎凤凰书店见到四川出的书，在瑞士也有四川的书。瑞士朋友说，日内瓦的书店里，买得到。这样你们在编辑校对方面更应当注意。明天我将用航邮寄去《选集》第八卷《散文随笔选》全部改订稿。第九、第十两卷明年年初可以编好。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少错字。最近在《文艺报》上发表的笔会上的讲话不收入《近作》，因为这是代表团起的稿，我并未增改什么。《近作》国外读者不少，因此，编辑上也要注意。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十五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李致：

信收到。我要去京出席人代会，但不参加常委会了，我请了假。因此离沪的时间推迟了。《咀华集》宁夏要出，健吾已把改订稿给了采臣，我要他（他在上海）将来寄给你校样，你找他吧。还有一件事：人文改排本《家》已出版，我给他们的改订

① 三姐：指李国煇。

稿中漏去七七年的《重印后记》。但给你们的书中有这《后记》。在选集第一卷中这篇《后记》还是要的，只是现在必须删去最后两段，即"以英明领袖为首的……"的句子。

选集第八卷已编好寄出，我现在在校读第六卷，因人文要出《寒夜》，《文集》我不让印了。最近我想用全力编好十卷《选集》。但我希望你们明年先出齐曹禺的十卷集。我的缓一点，慢一点不要紧。还有靳以的书先出一两本也好。余后谈。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十九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李致：

信收到，我大约二十八日赴京。你问的两件事，回答如下：

一、萧珊译文第二册就用《普希金短篇小说集》吧，我已把目录修改寄还了。

二、《龙门阵》发表我纪念丰子恺的文章，我同意。但请他们不要付稿费。

我最近校阅了《寒夜》，正在看《第四病室》。《中篇选》中错字并不多。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二十二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李致：

廿三日信由上海转来。我二十七日到京，住在北京丰台路京丰宾馆九〇四号，大约住到十二月十四日，以后换地方再住几天。

《爱情三部曲》印单行本我不同意，一年前吧，人文要印单行本，我拒绝了。《憩园》印单行本我不反对。我正在校阅这本书。

别的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三十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

李致：

信收到。《快乐王子集》样书也看到了，希望早把赠书寄来。

我上月廿四日从北京回来，身体一直不大好，杂事又多，因此未给你写信。

《选集》九、十卷在编选中。

《探索集》已由人文印出来了。《随想》第三集准备今年上半年编成。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四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你决定不做"出版商"，很好！但要小心，不能做"出版官"啊！　又及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

李致：

信收到。《近作(三)》目录改正寄回，我看不会有遗漏了，《怀念鲁迅先生》是去年写的《随想录》的最后一篇，在《大公报》发表时，他们替我删去了三段，但《收获》发表的是全文。《随想录》还有两篇，刚写成，这是下一本的事，不必管它。

祝

好！

芾　甘 一月二十日

还有一篇《光明日报》本年元旦发表的《向中青年作家致意》，等我过两天找出来修改后寄给你们。　又及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李致：

前信想已收到。所说的那篇短文已经找出，改了几个字，现在寄给你，请编入《近作（三）》。稿齐了。

《近作（三）》的稿费就照我某一信中所说，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祝

春节愉快！

芾　甘　一月二十二日

问候秀涓，问候大家！

一九八二年二月九日

李致：

信收到。豆豉等也送到了。送东西来的人没有进来坐坐，因此我未见到，无法致谢。最近我又患感冒，身体不好，但工作未停。《选集》九卷已编成，昨天航挂寄出。今天开始编十卷，本周内可以编好，还要写篇《后记》，就“大功告成”了。我年纪大了，工作做得快，就不免草率，你收到九卷原稿后，请核对一下看有无遗漏。还有，请把《随想录选》中一篇附录《我和文学》抽出来，留着放在十卷的最后（我会在第十卷目录中安排好）。《红与黑》收到了。别话后谈。

祝

好！

芾　甘 二月九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

李致：

今天早晨用航挂邮件寄去《选集》第十卷原稿，请你替我核对一下，看有没有遗漏或错误，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有些草率。

上次信中说过：从九卷原稿中抽去《我和文学》。现在请你们把这文章编在十卷卷末，作为本卷的附录。

还差一篇《选集》的后记，我正在写，不久可以寄出。

今天寄出的原稿中，《回忆录》这部分内差一篇《关于〈寒夜〉》。我知道《近作（三）》里面有这文章，请你们复印一份补上吧。

《快乐王子集》邮件领取单已送来，共八件，还要等小棠、小祝他们去取书。

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一日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

李致：

有两件事找你代办。

一、给我找三本或四本《中篇小说选》上册寄来，我可以寄还书款。我目前需要上册。

二、短稿一篇，请补入《近作(三)》，排在《向中青年作家致意》前面。以后再没有可补的了。今年写了四五篇《随想》，不编进去。

《选集》十卷稿已寄出。《后记》在写作中，一周后或可寄上。我身体仍不好，感冒未愈。

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二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快乐王子集》今天可以取到。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

李致：

《后记》写好寄上，请复印一份后把原稿退给我，我打算寄给《读书》，他们要发表它。

《快乐王子集》收到。《再记》中讲到的插图未用，只好算了。

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五日夜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李致：

手稿和照片寄上，请保存，用后早日寄还。特别是照片。

这些东西我都要送给资料馆。照片不一定全用，不用的先还给我。照片安排由你们决定。手稿我安排了，但用哪一张，或两张都用，请你们决定吧。

祝

好！

芾　甘 二月二十二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李致：

我身体不好。本来有人要我去日本开会，我推掉了，我需要在家休息和锻炼。打算四月中去杭州休息一星期。五月份你来上海，我在家。

芾　甘 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七日

李致：

五日来信收到。先回答两个问题：

一、《鬼》是一九三五年在横滨写的。

二、《忆箇旧》是一九六〇年五月初在杭州写的。

此外，黄源托我办一件事，我把他的信转给你，我不表示意见，你“公事公办”吧。

祝

好！

芾　甘 三月七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

李致：

收到你们寄来的屠氏集稿酬四百多元。以后不要再给我寄稿费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译的稿酬，新出的书如《回忆与探索》和十卷本《选集》的全部稿费一律赠现代文学馆，已出各书如有再版的机会，稿费也送给文学馆（萧珊的译著也包括在内）。以后请一定照办。

我身体仍不好，下月中旬去杭州休息。五月我在上海，你来时给我带点花生酥来，九姑妈要花椒油。

祝

好！

芾　甘 三月十五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六日

李致：

信都收到。我十九日去杭州，小林同行，三十日回上海。

花生酥收到了。你五月来上海，给我带六本屠氏集来。《近作（三）》如印出，也要几本。

人文要重印《爱情三部曲》，来信征求意见，我已拒绝，我说该书在四川也不另印单行本。

《近作（三）》的稿酬也捐赠资料馆，请直接汇寄"北京沙滩中国作家协会巴金"，注明"供文学馆专用"。这是文学馆筹委会的意思。祝

好！

芾　甘 四月十六日

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

李致：

信书都收到，我满意。另一信请转交你社杨莆[1]同志。我

---

① 杨莆：诗人。原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

生的囊肿两周前化脓，施了小手术，隔一天换一次药，已渐好。你不用为我担心，你得注意自己的健康。替我问候大家。

祝

好！

芾　甘 六月一日

秀涓均此。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李致：

家宝已开始在上海重写《桥》，需要四川（特别是重庆）哥老会的材料，请你给他找一点寄去。

还有，从前成都出版的《蜀籁》能为他找到一本吗？

祝

好！

芾　甘 六月二十五日

《探索与回忆》能给我再寄八册来吗？　又及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

李致：

昨天寄上一信，想已收到。

有一件事要提醒你：《探索与回忆》的稿费我已捐赠给现

代文学馆，不知你们汇去没有？汇款地址如下：

北京沙滩二号　中国作家协会　巴金。

小林有一信给你。

祝

好！

芾　甘 七月二十日

任白戈同志去青岛过上海，今天上午来我家谈了一阵。

问候秀涓和大家。　又及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李致：

今天上午寄出一信，下午就收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委会来信，说《探索与回忆》稿费1590.50元汇到北京了。所以再发一信告知你，并向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谢意。《选集》的稿费以后仍请寄北京。《黑桃皇后及其他》就不要稿费了。

祝

好！

芾　甘 七月二十一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李致：

现在把复印的信和明信片①寄给你，收到后给我一信。《序跋集》已寄出，日内当可收到。

芾　甘 七月三十一日

一九八二年八月七日

李致：

我身体还是不好，杂事多，很感疲劳。正在看《论创作》的校样。《随想》寄上二则，以后再寄。目前没有时间写文章。

祝

好！

芾　甘 八月七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九日

李致：

张乐平来，要我告诉你两件事：

一、他要去昆明开画展，九月中将去成都，届时会去找你。

① 指作者的大哥（李尧枚）于二十年代写给作者的信和明信片。

二、他打算把《三毛从军记》修订后交给四川出版。

我还好。小棠有事到广西去了。

祝

好！

芾　甘 八月十九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李致：

信收到。报社同志来找我，只要不超过两小时是可以同意的。

我身体不好，坐久了吃不消。

祝

好！

芾　甘 八月二十八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

李致：

信收到。我写字太吃力，因此《随想录》也不能多写了，你要看，就只有这么两篇。以后大约每月一篇吧。

下月小林他们来，可以告诉你我的近况。

我明年或可返川，但现在不能决定，主要看今年冬天过得怎样。

再寄五本《探索与回忆》给我。

祝

好！

芾　甘 九月二十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李致：

十八日信收到。

《奔腾激流》① 看过，只能说是替我"树碑立传"，我总觉得缺少点血肉。有一个镜头必须取消：毛主席接见的画面，画得不好，那些话也非主席原话。作为保留节目也可以，但希望随时作些补充。

《雾・雨・电》印单行本，去年初人文提过，我不同意，他们虽已发过征订目录，也就作罢了。我看他们不会出单行本，我也不主张四川印单行本。

陈沂要《选集》还是由你寄去吧。我对他说过你们送，我就不送了。

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写字吃力，不写了。

---

① 《奔腾的激流》：四川电视台所拍有关作者的专题片。

沈、郁文集[①]共四册已寄出。

祝

好！

芾　甘 六月二十一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三年八月四日

李致：

书在查，我看不会掉。即使遗失，还可设法补齐。遗址[②]事，我问过济生，他说不会是英领馆[③]。照我的意思，以后不用提了。只要双眼并在，我回川还可以找到旧时的脚印。你不用吃咸菜[④]。要是我不能回川，我就请你来上海，你买飞机票，实报实销吧。

文章两篇寄给你，但不用给别人看。

我已见到李斧。

祝

好！

芾　甘 八月四日

---

① 指沈从文和郁达夫的文集。

② 指作者故居的地址。

③ 指过去英国驻成都的领事馆。

④ 玩笑话。意为不要因节约买车票的钱而吃咸菜。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九日

李致：

信收到。书已找邮局去查，我看不一定遗失。

十一月大会我不能参加，因为行动困难。除了写两篇《随想》外，什么事都做不了。

祁鸣①最近未来，他也忙。照片会有的，不必急。李斧来，谈了两次，懂得年轻人的想法。你来上海当然欢迎。《散文诗》一时不会搞，我要搞的东西太多。身体差。

小棠明天结婚，后天去青岛旅行。

祝

好！

芾　甘　八月十九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

李致：

信收到。谢谢你寄来的照片。

你将带剧团赴京，②祝你成功。

---

① 祁鸣：上海电视台记者。

② 指振兴川剧晋京演出。

《选集》的稿费是否已寄北京文学馆?请催问一下。

国环[1]来信说有事找你帮忙，要我说句话。公事我无讲话资格。在可能范围内你会关心她的。

送李斧笔记本一册,上面我写了两句话。

祝

好!

芾　甘 九月九日

问候大家!在陈晓明[2]处看到你们的照片。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李致:

我第二次住院将近一月,病情略有好转。

托你办一件事:代问出版社:十卷本《选集》的稿费给现代文学馆汇去没有?汇款地址:北京沙滩中国作家协会巴金。注明"捐赠现代文学馆"。

上次遗失的书找到没有?

《巴山秀才》和《易胆大》[3]的录像我都看到了,不错。

我一直住在医院里,这次住北楼,比较清静，算是把生日躲过了。

---

① 国环(1954—):作者的侄女。

② 陈晓明:李小棠夫人。

③ 《巴山秀才》和《易胆大》:二者均系魏明伦的川剧剧作。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二十二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李致：

信收到。你查一下《选集》稿费是否已经汇出，我希望能早把这事办妥，并回我一信。

我自己也不知道还要在医院住多久。一直到现在还在观察服药的反应。很可能还得在医院过春节。

沈、郁文集六卷已到，我已同国煣讲好，下星期内挂号寄出。

井上靖他们请我明年五月去东京出席国际笔会，讲了几次，我不便拒绝，答应了。今天同医生谈过，说是没有问题，还可以带药去。

你的身体也得注意，不要过劳。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二十三日

问候秀涓，问候大家。

一九八四年三月三日

李致：

信早收到。近来事情相当多。写字仍不便。

书三十套收到。

张老① 的好意，我很感谢。关于那几件事回答如下：一、去东京是为了酬答日本朋友的友情，井上靖先生“三顾茅庐”，我不能一口拒绝；二、去九寨沟我已无勇气和体力，沙汀兄卧病北京，恐也无此豪兴；三、今年大概不会返川，估计会在医院度过生日。万一健康情况有好转，我还得去北京出席一次全国政协的主席会议。

别话后谈。

祝

好！

芾　甘 三月三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

李致：

李舒返川托他带这封信给你。外照片一张。

汇款究竟北京收到没有？请查一下。北京说没有收到。

---

① 指张秀熟（1895— ）。四川平武县人。四川省副省长，他曾多次邀请作者及沙汀等共游九寨沟。

《郁达夫集》第七卷李舒带去。《论创作》请转张老。

《老家》一篇发表不久，给你看看。

祝

好！

芾　甘 四月一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日

李致：

信收到。我九日赴日，二十三日返沪。身体不怎么好，但总会应付过去。

《选集》稿费我叫国煣去信作协请他们查，同时也请你们出版社查，总得把这笔钱查出来。文学馆至今未收到，钱还没有着落，如不追查，可能就此消失。

《童年的回忆》稿费请通知他们汇寄北京现代文学馆。汇款办法由国煣告诉你。

从日本回来后再给你写信。

祝

好！

芾　甘 五月二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童年的回忆》52页注："李金庸，号皖云"，是"李镛号浣云"之误。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李致：

我已返沪。在日本住了两个星期，情况还好　现在开始感到疲劳，需要休息。暂时不住进医院。

《选集》稿费文学馆来信已经查到了，请转告出版社。

祝

好！

芾　甘　五月三十一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李致：

信收到，我身体并不好，不过也不太坏。现在需要好好休息。因此今年九月不回四川了。我对白戈同志说，明年回成都小住（春天或秋天），明年见吧。

寄两张照片给你。

祝

好！

芾　甘　八月二十二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李致：

信早收到，我写信困难，故未回信。《病中集》可以寄几本给你，但港版已早送完，北京版听说已印好，却一直不见寄来，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沙汀和翰老来信约我六月去四川，我回信说我目前还不能下定决心，我当然想走一趟，可是我身体太差，估计对付不了这样一次旅行，特别是参加讨论会。我劝他们不用等我。你知道我现在就怕开会，更怕开和自己有关的会，无论是批判会或是"学术讨论会"。王苇同志①那里我要寄书去，或者寄给你转去也行。从香港回来写过四篇文章，弄得精疲力尽，不多写了。

余后谈。

祝

好！

芾　甘 一月二十三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

李致：

信收到。

---

① 王苇：一读者，公安部离休干部。

《近作(四)》[1] 大部分原稿寄上，由你编辑(另封挂号寄出)。

目录上打了红圈的七篇过两天补寄。其中《选集·后记》和《论创作·序》两篇你那里有，就由你复制吧。

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一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五日

李致：

第二次寄稿四篇。尚缺三篇中《论创作·序》和十卷本《选集·后记》两篇，你在成都复印吧；至于《愿化泥土·前记》，俟找到后补寄，这一篇很短，不过三四百字，在香港《文汇报》副刊发表过。

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五日

你们全家春节快乐！

---

① 《近作(四)》：即《心里话》。一九八六年二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李致：

寄上《愿化泥土·前记》一页，《近作(四)》的稿子齐了。

我说过《论创作·序》和十卷本《选集·后记》由你们复印。

祝

好！

芾　甘 二月二十五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

李致：

信收到。新疆有个亲戚(萧珊的外甥女)问我要一套十卷本《选集》，我在这里买不到，现在把她的地址抄给你，希望能替我买一部寄去，书款多少，我下次汇还。

《近作(四)》用什么书名，你决定吧，我不想花费脑筋了。

《病中集》人文版已出，但至今未到，书寄到后会给你寄几本去。

祝

好！

芾　甘 三月四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日

李致：

我来京开会，大约八、九日返沪。听说你十日左右去上海，请你设法代我买两套平装本《选集》。

余后谈。

祝

好！

芾　甘 四月二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二日

李致：

信收到。给张老的回信已寄出。

《译文集》的事现在不能谈，因为(一)前些时候校改的十本小书原稿都在三联，那是为他们编的；(二)"自传"等书还需要修改，我一两年内绝不愿拿笔，我太疲劳了。王仰晨也提过《译文集》的事，以后再说吧。

祝

好！

芾　甘 八月十二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日

李致：

信悉。我太累，只能写短信，谈那两件事：

一、《译文集》，明后年再考虑吧。我现在无精力改稿，交给三联的十种书，又不知何时印出，手边连底稿也没有。

二、《憩园》稿费不论多少，请代捐赠北京八一〇一信箱现代文学馆。

三、《日记》怎样，以后再考虑。

祝

好！

芾　甘 八月三十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

李致：

我这几个月身体很不好，大概编写《随想录》太疲劳，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最明显的是听力衰退，所以无法接电话，同你交谈。

我六日将去杭州休息七至十天，十六日回上海。我有好些话要对你说，以后再写吧。

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功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

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别的以后再谈吧。

祝

好！

巴　金 十月三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李致：

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以为在杭州可以写成。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写，因为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回到上海更没有办法。现在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近作（五）》明年发稿也行，因为这两年半我就只写了一本《无题集》，不便用两个书名同时在两地印行。而且大半年来我身体差、精力不够，不可能一时找齐全部三十篇的剪报寄给

你。目前我的打算是这样：

一、年底或明年一月寄给你《无题集》全稿。

二、如果有时间，病情又好转，我要写封信谈谈有关《随想录》的一些事情。

培伯[1]来过一封信，讲到为吕千[2]平反的事。这关系到他们子女的前途，的确很重要。她把她送给省市委的申诉书复印本也寄来了。你看要怎么办才好。落实政策嘛，应当为她帮点忙。

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十月二十一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李致：

给徐、龚[3]两位的信，请转交。

培伯事前信已讲过，这是落实政策的事。你看有什么办法早点解决这个问题，我倒愿意帮忙。你也应当出点力。她的信寄给你看看，看后还给我。

---

① 培伯：任培伯。原成都市第六中学教师。

② 吕千：任培伯的丈夫。原四川大学教授。

③ 指徐靖、龚明德，均系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

她要我给川大去信，我看不妥当。我凭什么去信？我跟川大毫无关系，他们不理，我也无办法。

希望你尽快回信。

祝

好！

芾　甘 十月二十二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八六年十月三十日

李致：

信收到。现在把培伯的"申诉书"转寄给你，你帮点忙替她呼吁一下也好。她在第六中学，以后你可以直接跟她联系。当然我也会写信告诉她。

我在找《无题集》的剪报，一时找不到，连目录也忘记了。找到我会陆续寄给你。我的书房里很乱，找什么东西都困难。你能来谈谈，当然很好，不过要过了十一月，至少要在我的生日以后。明年年初也行。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复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出《随想录》合订本，我在八四年就答应三联了，不过我打算写的《后记》要一年后才给他们，因此我通知三联明年年底出版合订本。四川出版社就出"近作"吧。

祝

好！

芾　甘 十月三十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李致：

信收到。你应当回到成都了。我健康情况并无好转，仍感到十分疲劳，因为杂事多。港版《无题集》样书昨天寄来二册，今天航寄一册给你。此外还有未收集的三短文，过几天也给你寄去，你便可以编《近作（五）》了。

为旧居取资料，明年四、五月派人来最好，因为我整理东西，需要魏帆帮忙。

别话后谈。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二十七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八日

李致：

信早收到。我身体一直不好，动一下就感到十分疲劳，晚上也睡得不好，记忆力衰退。只是午觉睡得很好，忽然想起孔

老夫子那句话："朽木不可雕也"，倒有点毛骨悚然。

陈晓明交来两张照片，要我转给你，现在寄出，已经迟了三个星期。

三篇文章找出来就给你。第二篇是《致青年作家》，发表在今年的《文艺报》上。第三篇是《给李济生的信》。

别的下次再谈。另一信请转给国煜。

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八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

李致：

可惜我的听力不行，又错过了交谈的机会。有些事要找你商量，下半年再说吧。我已搁笔，现在心境倒还平静，估计还可以活两三年。这段时间当用来处理后事。所谓后事，除了把捐赠北京图书馆、现代文学馆、上海图书馆、黎明学园的图书资料全部交出外，还有《全集》和《译文集》二种，《全集》由王仰晨负责，《译文集》我自己在整理，有十本稿子已经交给董秀玉了。这最后两件事，大概都要你帮点忙，出点力。送四川方面的东西我也在准备，一是我的作品，二是照片。

以上的事两年中当可搞完，下次你来上海，当同你谈这

些事。

任培伯的事情解决没有？我希望按照政策办事，你能帮忙早点解决。

祝

好！

芾　甘 三月三十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四日

李致：

信收到。我写字、谈话均感吃力，但一天总得做点事。没有办法，因为只有我说的、做的、写的才是我自己要说的、要做的、要写的，通过了别人的嘴和手那就不合我的本意了。济生月底可到成都，托他带两本《新文学大系》给你。他今天动身，先去洛阳。龚明德寄来《书简》[①]校样，我看过已寄还给他了。我想出过一本，以后不出也无所谓。我就只有那么些信，多出读者也不会买；《家书》早给了小林，王仰晨编印《全集》时，她会拿出来的，给你那些信也等到那时再发表吧。在这段时间里我最好保持沉默，沉默对我养病有好处。因此，《近作》暂时不出也好。对所谓《巴金传》我也是这样看法。我现在思

① 《书简》：指《巴金书简》（初编），一九八七年九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考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不是个人的名利。我们绝不能靠说空话过日子。

祝

好！

芾　甘 四月十四日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李致：

廿六日信悉。对我来说，我按照计划写完《随想录》，而且出齐两种版本，想说的话都说了，该满意了吧！可是想到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温顺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宁，对，人怎么能只考虑自己呢？不管怎样，我提出来：大家要讲真话，为了这个，子孙后代一定会宽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尽力而为。我的确打算今年秋天回成都看看，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只要身体吃得消，我一定走一趟。到时我会写信同你商量，安排日程。当然今年去不了，还有明年，但明年一过，什么都完了，我再也不可能看见成都了。所以我得争取今年去，最好静悄悄地来去，不惊动任何人。

九姑妈要一瓶花椒油，如买得到就买一瓶交给济生带回。

你们去日本，在那边文化界我有不少朋友，如遇见我的熟人，请代我问候他们。

祝

好！

芾　甘 四月二十九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李致：

信收到，知道你们访日演出取得成功，也替你们高兴。

我前几天刚写完《合订本·新记》（不到五千字），现在还感到十分疲倦。《合订本》将由三联书店出版，大约两三个月以后吧。我已对三联说过，《新记》不在任何报刊上发表。

关于日本民族我有些看法，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比我们有更多的活力，值得我们尊重、学习。……见面时我们可以畅谈。

《书信集》① 稿费仍捐赠文学馆。但龚明德说的计酬办法我看不妥。受信人没有理由接受稿酬，倘使他为原信加了一些注解，他可以拿注解的稿酬；要是他做了些编辑工作，他可以拿编辑费。你想想看，倘使我把朋友们给我的信编成书册出版，自己拿一半稿费，我一定睡不着觉，因为我感到受之有愧。

祝

好！

芾　甘 六月二十六日

---

① 《书信集》：指《巴金书简》（初编）。

问候秀涓！

《书信集》一共寄我六十册就够了。

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

李致：

信收到。估计你应当回到成都了。我最近身体不好，因此什么时候返川很难说定。总之，我闭上眼睛之前要回故乡一次，实现我多年的愿望。我要倾吐《愿化泥土》的感情，我想走走，看看。但照我目前的健康情况，走动十分吃力，会客谈话也缺乏精力，我担心稍微劳累就爬不起来，弄得不死不活，反而增加你们的负担。小林参加《收获》的"笔会"去了青岛、烟台。等她回来，你找她商量吧。我愿意食住简单，自己出钱。

徐靖来，我对她讲过《近作（五）》可以编辑了。除收《无题集》二十八篇和后记一篇外，还有《致青年作家》、《给李济生的信》（《六十年文选·代跋》）、《答采臣》（《怀念集》增订本代跋）、《随想录·合订本新记》共四篇。可能还有一篇《复苏叔阳同志（谈"老舍之死"）》，很短，听说要收舒乙① 编的《老舍之死》中，要是发表了，便可编入近作。

《全集》我不送人。你要，你什么时候来搬一套去。

余后谈。

---

① 舒乙：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祝

好！

芾　甘 八月五日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李致：

我已回到上海。正点到达。眼前全是上海的景物，仿佛做了一个美好的梦。十七天过得这么快！我说我返川为了还债，可是旧债未还清，我又欠上了新债。多少人，多少事牵动着我的心，为了这个我也得活下去，为了这个我也得写下去。

代我谢谢所有被我麻烦过的人。短短的十七天，像投了一粒石子在池水里，石子沉在水底，水面又平静了。但是我心里并不平静。

我相当疲劳，这几天什么事也做不了，但不会病倒的。后天要去医院拿药并检查。结果怎样，下次告诉你。

寄上小书六册，每人一册，已在扉页上写明，书寄在国炜处，有一册是宋辉①要的。

祝

好！

芾　甘 十月二十四日

问候秀涓。

---

① 宋辉：作者的外侄孙。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李致：

信收到。我仍然摆不脱一些我不想做的事。这次回成都我收获不少，想到一些人和事，我觉得精力充沛。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跟你交谈。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李芹返川前，如来看我，当托她带给你一包你的亲笔信，你好好保存吧。

《近作》中需要的文章还未找齐，共七篇，即：

致青年作家（《文艺报》）

给李济生的信（《六十年文选》代跋）

增订本《怀念集》代跋

《老舍之死》代序

《随想录》合订本新记

《全集》第四卷代跋

《收获》创刊三十年。

你要的书会带给你。不过《无题集》精装本香港还未寄来。

《巴金选集》特装本你总该送我两部吧。还有，我想听听川戏高腔，替我买点录音带寄来。

别的下次再写。小林夫妇要出差去深圳十天。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三日

问候秀涓和全家。

一九八八年一月六日

李致：

两信都收到。由于一些杂事的干扰，我到今天才给你写回信。身体还是不好，不过脑子一直很清楚。感到痛苦的是不能工作，譬如清理书和照片。我要把书分送图书馆，把照片分送文学馆、档案局，当然还有你。我很想早把这类事做完，然后安静地写文章或者翻译一本半本书，我还有可以奉献的东西应当交出去。不幸我已经到了油干灯尽的地步了。

你要的书如《全集》和《合订本》会交给李芹带去。《合订本》我只有少数样本，本来决定送你三个姐姐和李舒各一册，这次恐怕来不及了。《无题集》精装本我手边也没有，不过可以去信向三联港店去要。

我写给你的那封短信你要发表就发表吧，我没有意见。

你对李舒说，剑波要照片，李舒给我们照的。不要忘记任培伯的事情。

祝

好！

芾　甘 一月六日

问候秀涓和大家。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七日

李致：

昨天得到川剧院电报，惊悉周企何同志[①]逝世，请代我在他灵前献一个花圈。生命虽短，艺术永在，他会活在观众的心中。我还保留着去年十月在成都同他喝酒谈笑的照片。那情景如在眼前。

李芹来时，会托她把书和信给你带去，你们姐弟各有一册合订本《随想录》，李舒也有。

过两天会把近作十篇寄给你，但其中《致青年作家》、《六十年文选》代跋、《合订本新记》三篇你们自己搞个复印件吧。

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七日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

李致：

近作十篇齐了。我这里只寄出七篇手稿（或复印件）。还有三篇，即《致青年作家》、《给李济生的信》和《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你可以根据《文艺报》（八七年一月）、《巴金六十年文选》和《羊城晚报》（八八年一月五日）复印。合订本精装我已

① 周企何（1911—1988）：川剧表演艺术家。

签了名送你和国煜姐妹共五册，将由李芹带去(李舒也有一册)。本来想把书邮寄给你，但寄书手续麻烦，我办不了，九姑妈现在也不方便。还得想办法。

我身体不好，但也不太坏。只是无法工作，动一下就感到疲劳。我需要做一些事情，却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只能好好地养病。

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九日

一九八八年二月三日

李致：

李芹来，我说她“突然袭击”，我毫无准备，一大包你给我的信，全忘了交给她带去。尽管我责备自己健忘、不中用，也没有办法把信送到你手里，那么明年再说吧。我保证不让别人拿去就是了。

《全集》也忘了交给李芹。这倒“忘”得好！三年内我不把《全集》送人，谁也不送，这才摆得平。《全集》是为做研究工作的人用的，收了一部分我自己不满意的作品，不想让熟人看到。前三卷是《家》、《春》、《秋》，你大概有几种本子了。

还有一件事情，崔万秋为他外孙女户口的事，来信找柯灵帮忙。柯灵来找我，要我把原信转给你，看你能不能设法。我说李致会坚持原则，办得到他就办，办不到他就不办。现在把

崔的信转给你看看，不行就讲个理由把信退回吧。

祝

好！

芾　甘 二月三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

李致：

信早收到。打算写回信，却一直抽不出时间。干扰实在多，因此我常常感到苦恼。到现在还不能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事情，打发时间，我的确很苦恼。有一个时候我倒希望你退下来帮忙我做点工作，例如整理我的日记、佚文、书信等等；还有在我不能工作的时候，代替我帮助王仰晨编好《全集》的后一部分。现在这些都成了空想。[①]你还是好好地做你的工作吧，我不赞成用“鞠躬尽瘁”的字样，那太封建了，还是“劳逸结合”比较好。两方面都抓住，不行。

柯灵信转给你，你做统战工作，帮忙解决落实政策的问题，可能不算是“不务正业”吧。

《全集》你将来会有的，不用急。即使我突然去世，也会睁开眼喘着气吩咐送你一部《全集》。这不是开玩笑，我在认真思考。真正了解我的人并不多，可能有些未见过面的读者看

① 指李致被选为四川省政协秘书长，一时难以协助作者的工作。

到了我的心。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善良的心。我怎么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我近来常常在想这个问题。

以后再谈吧。

祝

好！

芾　甘　三月二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李致：

信收到。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政协团一起去北京。我请了假。这三个月我身体很不好，真是坐立不安，身心都不舒服。什么也做不了。你提到朝鲜的日记，香香①只抄了一半，还有一半即一九五三年二次赴朝的日记，我不曾找出来交给她，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已抄好的日记，我必须先看一遍才寄给你，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翻看它。

龚明德编的《书简》印出来了。他替我订购了百册，我让他留五十册（精装二十，平装三十）给你。我看不必主动地送

① 香香：即魏帆。

人，熟人想看拿去也无妨。能不看还是不翻看为好。稿费，我说就捐给文学馆吧。

别的以后再说。新影张建珍拍摄的纪录片①给你们看过没有？

祝

好！

芾　甘 三月二十三日

一九八八年五月七日

李致：

我身体不好，什么事都做不了，书和照片只好等下次了。我的近况请李舒告诉你。过几天还要给你写信。

寄上一篇未发表的近作，供你编近作集时采用。这已是三年前的文章了。倘使将来有新作，当陆续寄给你。

你的旧信一大堆托李舒带去，我本想留着它们，多么好的资料啊！终于决定请你自己保存。以后你替我整理材料，用得着它们。

祝

好！

芾　甘 五月七日

问候秀涓。问候大家。

---

① 指纪录片《巴金》。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李致：

想念你们。听到你的声音感到亲切，可惜我耳朵有毛病，听长途电话不清楚。我身体不好，可能比去年回川时还差一点，但也不能说很糟。又老又病，活下去总有些痛苦，但对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终放不下这笔。在躺倒之前，我还想搞一本《随想录》续篇，也还想回成都找寻我少年时期的脚迹。能实现这愿望，我就没有遗憾了。我也想同大家再欢聚一次。

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二十八日

秀涓好！

小林夫妇下月十六应余思牧① 的邀请去香港参观两星期。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李致：

好久未得你的信，不知你近况如何。有几件事找你代办

---

① 余思牧：作家、企业家。

一下：

一、《近作》不必出下去，十篇文章的篇目可退给我（包括几篇复印件）。

二、《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你缺哪几本，请告诉我，以便给你补齐。

三、剑波来信，说他住医院，希望你去看他一次。艾芜和张老怎样？

我的情况不太好，但也不太坏。你们怎样？听说国炜不太好，她还住院吗？

祝

好！

芾　甘 一月二十四日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李致：

信早收到。我仍在医院，大约八九月回家。回家后可能会感到寂寞。没有人了解我，我的心情颇似晚年的托尔斯太。我一身伤病，连托翁的出走也办不了。所以我只好写一本《家庭的悲剧》这样的小书。

你有机会过上海时，可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会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

祝

好！

芾　甘　七月二十八日

问候秀涓。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李致：

《赴朝日记(二)》已校完，共七十八页，现在全部寄给你，外附原稿。我建议你先把这两部在朝鲜写的日记校好，就给王仰晨寄去，而且要连同原稿，将来书印出来，原稿就由王捐赠文学馆。我这里开始整理六〇年的《成都日记》。像这一类的日记还可以找到一些，不过相当麻烦。希望你认真帮忙。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二十九日

问候丁秀涓。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李致：

长信和在广州寄的信收到。我杂事多，实在疲劳，对自己的要求只能降低标准了。许多话将来见面谈。现在只求你做一件事：把日记全部寄还给我。我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六五年十一月到六六年八月的日记。希望能办到。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二十一日

问候秀涓。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李致：

你打电话来，我没有能去接，也不知你的困难是什么。我要你找王仰晨要《全集》代跋，是最省事的办法。其实你在图书馆借几本《全集》把代跋复印下来也并不费力。不管怎样，我明天也要给王写信叫他把你漏掉的几篇代跋寄给你。

还有我寄了一篇《写给彦兄·附记》给安常①同志，这短文《讲真话》②中收入了的，不过注释不清楚，这是为《鲁彦选集》写的，不单是《写给彦兄》的附记，出版者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别的话下次写。

祝

好！

芾　甘 一月二十八日

问候秀涓。

---

① 安常：戴安常。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社长。

② 《讲真话》：指《讲真话的书》。一九九〇年九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一年四月八日

李致：

李舒来，我忘记通知你把日记交给他带来。但下半年我要把日记编好交王仰晨处理。我们打算明年上半年发稿，因此希望你在五月内把日记寄回，最好全部，至少先寄一半。

关于《讲真话的书》，遗漏的文章除了十七卷代跋(二)外，都已补齐。代跋共写了两篇，表示两种意见，可能王仰晨已把代跋(二)寄给你了。增订本什么时候出书？

祝

好！

芾　甘 四月八日

问候丁秀涓。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

李致：

信收到。我最近因热感冒发了气管炎，咳得厉害，服了一个多星期的药，才渐渐地好起来。这是李舒走后发生的事。以前的情况他会告诉你，他还拍了不少照片。你忙，不来也好，你可以开始做整理日记的工作，你看完五十页就给我寄来，我看后再寄给王仰晨，日记至迟要在明年发稿。本来我希望你来，想同你谈谈我一些未了之事，但现在我有语言障碍，谈话不方便，不会谈什么了。不过帮忙我做好《全集》工作也是值

得我感谢的好事。此外，托你办一件事：六月二十日李劼人故居举行纪念会，你替我送个花篮去。又，故居的工作人员易艾棣来信说成都有一套《成都报刊志史料》（内刊，十五册，二十元以内），他愿意代我买一套。我想你或李舒也能代办，就托给你们吧。最后，问你《讲真话的书》什么时候印出来？有人问我要书。

祝

好！

芾　甘 五月十九日

问候秀涓。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李致：

长信收到。我最近身体精神都不好，写字实在不易，许多话只好咽在肚里，我已没有精力写什么了。朋友一个个离开了我，今年朱梅①在京去世，对我是一个打击，最近又得到汝龙的噩耗，我万想不到他会比我先走。

大书②我不会再要，多要。我时间有限，不能浪费了。

只想到一件事：日记复印件暂时不捐赠慧园，仍由你代为保管，因为日记出版前，不能让人随意采用。

我不是悲观，我只是着急。我要同时间赛跑！

---

① 朱梅：作家、酿酒专家。

② 大书：指《讲真话的书》。

祝

好！

芾　甘 七月二十一日

问候秀涓。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一日

李致：

日记收到，我看一遍后就陆续寄给王仰晨发排。

最近身体不好，几乎完全不能工作，而未了之事尚多，因此很着急。

张珍健[1]同志要送我七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写不下去了。

祝

好！

芾　甘 九月十一日

问候丁秀涓。

---

① 张珍健：原成都市二中教师、篆刻家。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李致：

托李舒带这封信给你。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1]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我写字吃力，不多写了。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二日

问候秀涓。

---

① 指某出版社托李致向作者联系出版日记的影印本。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四日

李致：

你在美国寄来的两封信都收到了。我想写回信，但身体不好，写字越来越困难，而且很痛苦，也没有时间。小晅晅回来住了一个月，前天一个人搭飞机走了，这个八岁的孩子！差一点带走了我的心。李舒今天也走了，他只住了六天，但来得及给晅晅拍下一些镜头。你和秀涓难得这样长期休假，能多看看，多休息也是好的。珊珊来信看到，她写得比晅晅好，希望她将来有机会帮忙晅晅学中文。我这次不给珊珊写回信了，整天感到疲劳，什么事都不能做，写一封信也不容易。祝

好！

巴　金 七月十四日

问候大家。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李致：

我最近血压偏低，医生要我小心。国庆后将同小林夫妇去杭州小住半月。

芾　甘 廿三日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李致：

信收到。这个月我心情不好，艾芜、沙汀相继逝世，尤其是沙汀的突然死亡，使我十分难过，他还能写，也准备写不少作品，就这样离开人世，太可惜了！你不在成都，他们的最后时刻，我也无法知道。

珊珊的信都看到，她读英译本《家》，我很高兴。《春》、《秋》无英译（但有法译本）。我行动不便，不能去美国。

画册给你留一本在这里。李舒带的东西太多，我不好意思增加他的负担。我身体越来越不行，写回信实在有困难，明年要找人来帮忙了。

别的话以后谈。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十八日

问候你们全家。

致 李 舒*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李舒：

十八日来信收到。知道你已顺利地回到成都，也很高兴。你来信中讲的那些话，我觉得都是多余的。《辞海》我有几种不同的版本，以前送了一种给你舅舅①，这次你来上海，说是想买一部《辞海》，我把另一种送给你，我觉得它对你会有一点用处，我自己也高兴。

我翻译赫尔岑，等于做读书笔记，帮助自己学习。你讲的关于翻译同创作的道理很对。不过我目前还考虑不到这个问题。现在考虑的只是把这部书译完。最近几年内能够做完这件事就很不容易了。

关于人造卫星的书我也并不需要，你劝我看看，书到时我会翻翻，但也不急于想看。你也用不着为这个感到遗憾。

你说愿意替我做点事，很感谢，我不会忘记你的。希望你还有机会到上海来。

---

* 李舒（1952— ）：作者的外侄孙（李国莹之子）。

① 指李致。

祝

好！

四外公 廿三日

以后如果你要找什么书，可以写信告诉我，我不一定找得到，但可以试试。来信可以直接寄到我家里。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

李舒：

信收到。知道你已到青川，就要开始工作，也很高兴。昭化是你外婆① 年轻时候住过的地方。

你上次来信讲起李芹要书的事，我已在本月九日给她寄去一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共三册），书寄在李致那里（我另外有两本送给李致），李致会转给她。你用不着把《茅屋》寄给李芹，你给她去信只消提一句我送她一部《中国文学史》就行了。

你好好工作吧！

祝

好！

棠 十七日

---

① 指作者的大嫂张和卿。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

李舒：

信收到，知道你的情况，很高兴。我们都好。我的“业务关系”转到出版社编译室去了，我已去报了到，详情我已告诉李致，你可以问他。

《中国文学史》既然给李致盖了章，那么就让他收藏吧。我另外给李芹一本《古诗源》，另封寄上，请你转给她。

别话以后再谈。

祝

好！

尧　棠 十七日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二日

李舒：

信收到，核桃也收到了。谢谢你。我想你可能离开了学校，因此把信寄在你外婆家，也请你替我问候外婆和全家老小，当然还有你舅舅，他给我的信早已读过，我这里没有什么新的变动，也就不给他写信了。我到编译室后一再表示年纪大，身体不好，眼睛有病（也是实情），没有接受任务，目前只是参加学习。那里编译的都是内部书，这些书室内人员购买，数目有限制，好的读物书少大家都要，不易买到。我一周只去两个半天，更不易碰到机会。

关于“嵇康”的事，《水浒》七十回本最后那段卢俊义做梦的描写是金圣叹增加的。那个所谓“手挽宝弓”的“长”人嵇康，并不是三国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他是金圣叹创造的人物，是影射宋史上那个“招降”宋江的张叔夜的，因为嵇康字叔夜，金圣叹在这里就借这个名字指张叔夜。金圣叹是个极端反动的文人，他连宋江的投降主义也不喜欢，他主张把一百零八人杀尽斩绝，否则“后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他同写《荡寇志》的俞万春一样。

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尧　棠 十二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

李舒：

你在分配了工作以后怎么不来一封信？小南① 一家从成都回福建，经过上海，讲起成都亲友的情况，才知道你仍回原单位。我觉得这样也好，以后安心工作吧。

你外婆的病是否完全好了？出院后的情况怎样？

上个月你的同学李桂明托她的女朋友罗莹带来一大包核桃，（她在信上说她分配到贵州大学物理系，）是你要她买来的吗？你写封信去替我谢谢她。

---

① 小南：文小南。作者侄女李国炯的女儿。

祝

好！

尧　棠 三月三日

问候大家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李舒：

信收到，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像你这样的年青人，不应当感觉到什么"茕茕孑立"、"孤掌难鸣"等等等等。似乎也不好多在读古书、抄对联中去找乐趣。（当然读读史书是可以的。）关于带东西的事情，我这里并不缺少什么，也就不必再麻烦别人了。当然我也谢谢你的好意。我另封两本历史《摘译》和一本内部读物《北乌苏里边区现状及其他》给你，让你的兴趣广一些，少抄一点对联也好。你说专业完全不对口，那么业余时间里自己搞搞也行吧？

别的以后再说，祝

好！

芾　甘 二十四日

替我问候大家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李舒：

信收到。你要的书我这里没有，也不易找到。知道你好，我也高兴。我的问题已解决，四人帮搞的结论推翻了，书房已启封，下星期就要发还抄去的东西等等。最近我比较忙，书房打开后打扫起来很费力，有点吃不消。别话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二十四日

问候你外婆和你妈妈

一九八一年五月三日

李舒：

信收到。你送给我的图章，我当然高兴地接受。什么时候方便，你给我寄来吧，谢谢你。告诉你二孃①注意养病，能多活、长寿最好。祝

好！

芾　甘 五月三日

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

李舒：

信收到。对你的那些话，我只能说谢谢。你提出的那个

---

① 指李国炜。

问题，我作了答复，托李致带给你。祝
你一切都好！

芾　甘 九月一日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

李舒：

我身体一直不好，感到疲劳，什么事都做不了，也无法给你写信。照片收到，你每种再寄一张给我吧，我有用处。我不能做事，可以说是个废人，想起来心情实在不舒畅，但也无办法。我常常想起你，有两件事我必须说，而且不停地说，那就是：你一要少抽烟，二要爱惜眼睛。要争取多活，并且要活得好，活得有意义，千万不要“摧残”自己。（不爱惜身体就是“摧残”自己。）记住，不写了。祝
好！

芾　甘 三十日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李舒：

上次收到你的信后就把签了名的三本书寄出了。昨天又得到你寄来的“影集”，他们都说你“拍得好”，我也觉得不错，不过少了些。

在成都住了十七天，得到你的帮助不少。可惜没有机会作过长谈。我总觉得你烟抽得太多，有害于健康。没有能说服你少抽或不抽，我感到遗憾。希望你再三考虑。

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三日

问候你全家。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李舒：

信收到。知道你能吃能睡，很高兴。但想到你抽烟太多，又不放心，一想到这件事，就仿佛自己吃错了药似地不舒服，你比小祝抽得更多，真是拿生命做儿戏！

“慧园”要资料，我可以送他们一些。还有我答应送成都市档案局的资料，年底年初也会清出来送给他们。我该做的事一两年内总得做好，以后恐怕得躺倒了。

李致信请转去。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廿八日

问候你爸爸[1]妈妈和全家。

---

① 指李普铭(1920—1992)。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李舒：

另一信可转给李致。近几个月身心都不太好，文章一篇都未写成。你怎样？昨天写到这里，有客人上楼来找我谈话。晚饭后在客厅看电视，九点左右打算上楼睡觉，忽然摔了一跤，今天上午还感到浑身不舒服。给你的信就到此为止吧。春节后再给你写信。现在只告诉你：我要送“慧园”一点书，送市档案局一些照片、手稿和书。

祝

好！

芾　甘 廿六

问候大家。

一九八九年三月九日

李舒：

信收到。五十个纪念封已签好名寄出。展览事成都方面就由李致和你负责，我无意见。有什么问题请与文学馆和北图的负责人直接联系，请柬与目录希望寄十份来。

我这一次跌伤，没有想到痛得这么厉害，情况十分严重，

差一点和你们告别。现在危机总算过去，大致还可以活几年，但也不要太乐观。今年四川是回不去了，欢迎你来上海。

有空多来信。问候全家。

祝

好！

巴金口述 八九年三月九日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六日

李舒：

信收到。听说你不能来或者延期来，我很感失望。我决定花两年时间处理后事，需要人帮忙，你如能有办法来沪，或早些来，仍望你照从前计划办理。总之，我需要人帮助，你和马绍弥对我更有用。

别的话下次再讲。我说"帮助"是指工作，如《全集》等等。

太孃① 最近要回川。

祝

好！

芾　甘 十六日

问候大家！

① 指李瑞珏。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日

李舒：

接连收到你寄来的三封信和照片，知道你等回信很着急，可是我没有办法，（国炯到五台山去了。）王仰晨更着急，等着《代跋》发稿呢！小林看稿忙，九姑婆①身体也不好，刚才还说收到你还她三百元借款未写信给你，不知我写信没有。我实在疲劳，但也得写信了。我给国煣写了封短信，（欠她信债很多！）说“我最感痛苦的就是笔不听手指挥”，写字像在受罪……

想念你，但不能写下去了。托你办一件事：请告李致：我那本《炸不断的桥》原稿终于给丢失了，现在需要弄清楚集子里究竟有些什么文章，未发表过的有几篇，是些什么。翻阅我六五年十月到六六年五月底的日记可以知道，请他帮忙查一下，王仰晨要在《全集》中注明集子的内容。

大孃②、二孃、你妈妈那里，你去替我讲一声，信都收到，回信不写了，道个歉吧。

祝

好！

芾　甘　廿日

问候全家。

---

① 指李琼如。

② 指李国煜。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李舒：

信、照片、汇款都收到了，没有写信，因为我太累，写信太吃力。但现在我必须写这短信，希望你帮我解决下面的问题，那么王仰晨明年初便可以顺利发稿(《日记》部分两卷)。

1.(文革后)日记(原件)我交给你带给李致的一共有多少页，多少字，请告诉我。我要同王商量怎样分配廿二、廿三两卷的篇幅。

2.(文革后)日记希望年内看完寄到我处，李致能看一遍最好，如你们都忙，不看也行。总之麻烦你们也只有这一次了。我本来预备拖三五年，现在我没有信心拖下去，想早点同王仰晨一起把《全集》编好。

我身体不太坏，还可以支持。上海家里人都好，也希望成都家里人都好。

芾　甘 十一月十二日

姑婆要你托人带点芽菜来。　又及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四日

李舒：

十一日信悉。《影集》① 出版我只要样书二十五册，我这里

① 《影集》：指《巴金影集》，一九九二年二月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

提供的历史照片全部放弃稿酬。

近两个月我身体不大好，什么事都不能做，老朋友越来越少，应当考虑自己后事的时候到了。

你来请带点花茶来。姑婆要夹江豆腐乳。

少儿社的画册①进行情况我不知道。

祝

好！

芾　甘 三月十四日

问候你全家。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李舒：

几个月又过去了。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很想早些把后事安排好，现在还有一些人可以帮忙，你便是其中之一，但我的身体和精神一直不好，日常的事还应付不了，只好把后事放在一边，以后再说。现在先把《全集》搞好吧。

晅晅回来将近半月，你如早来，还可以为我们留下一些照片。我很喜欢这个八岁的孩子，可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而且很难互相了解，这次一别，恐怕后会无期，想不到我竟然这样动了感情。

---

① 画册：指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在编印中的巴金画册，后定名为《巴金对你说》，于一九九二年七月出版。

我晚年最大的痛苦就是写字困难，我关心成都的亲人，却不能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情。千言万语都成了空话，我想来想去，还是那个问题：我的生命怎样才能开花结果。我对家乡小朋友们讲的绝不是假话。

祝

好！

芾　甘 六月二十三日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李舒：

王仰晨来信说李致没有把书信复印件寄去，希望你帮忙解决。

还有一件事也是王的信里讲到的。他想知道阮思聪是什么中学的学生。请你写封信告诉他。

你父亲的病情稳定了吧，请代我问候他。

祝

好！

芾　甘 六月二十三日

查坤培和大孃、汪国权和二孃他们都好吧？

致 李 辉*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李辉同志：

信早收到，我写字困难，故未写回信，请谅。

书我决定送给您一册，就是合订本《随想录》，现在我只看到样书，等大批书寄到，就托人交邮。我走路不便，寄书也困难。见到萧乾，请代我问候他。他那里我好久未去信了。

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廿四日

---

* 李辉（1956— ）：湖北随州人。《人民日报》编辑。

致李小林*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小林：

前天给你妈妈写了一封信，大概已经收到了。明天这里有人回国，托他带这封信回去投邮，希望你能够收到。我在朝鲜很好。这几天住在一个很高很大的山洞里面，我们二十一个人住在一个洞里，有床有电灯。每天要上山下山几次：吃饭，开会。这两天晚上下大雪，早晨出大太阳。我很想你，想你妈妈和弟弟，也想家里别的人。希望你们都过得好。我已经向志愿军同志们讲过连在小学念书的小孩子也在想念他们。告诉妈妈我的通信处：

安东海城部转志政宣传部王永年部长转巴金收。

过两天我要去平壤。

祝

你好！

金 二十四日

---

* 李小林（1945— ）：作者之女。

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

小林：

信收到，知道你考试成绩不坏，我很高兴。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弹琴弹得怎样，是不是也有进步？

暑假期内除了做好假期作业外，还要认真学琴，不要同弟弟吵架，要帮助他，教他，不能跟着他闹。你是少先队员，就应该做个好队员啊。

别的话下次再写。妈妈说要给你割扁桃腺，那么得休息几天了。

祝

好

爸　爸 五五、七月七日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一日

小林、小棠：

离开你们一星期，很想念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学校在家里怎样？

你们环境较好，父母都喜欢你们，因此养成了你们的一点娇气和骄气。其实这两气对你们并无好处。你们不久便会知道，要在新中国做个好学生，好公民，必须去掉这二气。好习惯不是一下子就能养成的。最好从小多学，多想，多考虑别人的好意见。妈妈对你们讲的话你们都要认真地听，她是为你

们好才讲那些话。你们不要跟她赌气。她性急容易发脾气，你们不要惹她生气啊。要学习雷加叔叔几个孩子的榜样，爱劳动，能吃苦，对人客气，什么事都自己动手。小林不要忘记弹琴，早晨起来不要在马桶间里或梳妆台前浪费时间。应当把这些时间省下来做有益的事。小棠要在小组时间里好好温功课，做算术题不要粗枝大叶一写了事，应当多核两遍。小林有时间应当每星期看南南一次，两星期看好姐姐一次。舒元卉诚心地写信来，总得回人家一封信。小棠要香烟包封纸，我在这里还未看到新牌子的香烟，今天下午在小卖部买到一包云南的"红塔山"，这种烟我在箇旧抽过，也不错。给小棠寄去包封纸一张。以后找到新的会续寄。以后你们两个要常常给我写信啊。我的住处还未定，现在来信暂由沙汀叔叔转交。别话下次谈。

祝

好。

爸　爸 十月十一日

记住：要听妈妈的话；要尊敬婆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小林：

收到你的信很高兴。你应当多写信，这等于作文啊。笔要常用才行。我的近况妈妈会告诉你。我大约在明年二月初回

家。你的生日快到，我不能参加，很觉可惜。今年是你十五岁生日，小弟十岁，你们要什么礼物，我回沪时补送吧。舒元卉那里，你最好寄封信去。她已经会演许多戏了。你将来回四川，她要陪你玩。四姐姐也喜欢你。

祝

你好！

爸　爸

好好地教弟弟。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小林：

信收到，很高兴。爸爸很想念你们。我想起来了，后天是你十五岁生日。可惜我不能同你在一起，也无法选购一件合适的礼物送给你。不过你记住，我回到上海要送给你和弟弟每人一样东西，因为今年他十岁的生日我也没有在上海。你们好好地想一下，要挑一样需要的东西，适用的东西。（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有空给舒元卉回一封短信。

祝你生日快乐！

爸　爸 十四日

你见到外公，不要忘记替我问候他，你说我请他好好保养身体。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小林：

今天是你十五岁的生日，四姐要我代寄一张相片给你。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今天。我在重庆宽仁医院等你出世，差不多等了一个整天。晚上九点以后我终于见到你了。头发上还有一点血。后来爸爸还抱着你睡。你总是喜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哭起来肚皮朝上一挺一挺的。再后来在上海，半夜眼睛还没有睁开，就喊："我吃牛奶！"爸爸就起来给你冲好奶粉。想不到你现在居然长成大姑娘了。过去爸爸多喜欢你，现在爸爸仍然很喜欢你。今天我祝你生日快乐。生日礼物等我回上海后补给你。现在送你两句话吧：多想到大家，少想到自己；多想到集体，少想到个人；多想到"公"，少想到"私"。要不断地朝前跑，一点也不要向后转。要做一个什么都好的学生。也要争取做一个共青团员。爸爸和妈妈，还有好姐姐，还有外公永远爱你，鼓励你，帮助你前进。再说一次，祝你生日快乐！

爸　爸 十六日

你现在是大姐姐了，对弟弟要好好帮助，教育。以后不好再跟他吵架了。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小林：

信收到。我们都想你，我们也很高兴你能坚持工作。你还想起我的生日，谢谢你。你没有料到我明天要去奉贤学习参观。时间是两个星期，我们一部分人住在公社，这是市政协组织的，主要是看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本来安排大家住在闵行饭店，每天早去晚回，我们一些人要求住在下面，可以多看一些。生活比住在闵行差，但比你们却好得多了。到了农村，我会更多地想念你，但是也会拿你跟我比，你给了我不小的鼓舞。孩子，努力工作吧。书报等我回家后给你寄去，我要妈妈先给你买些《中国青年》。我看，你们工作紧张，单看《中国青年》也就够了。我这两天感冒，不大舒服，还有些事情要办。下次再谈。祝

好！

爸　爸 十一月廿一夜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小林：

信收到。很高兴。我早就想给你写信，只是我相当忙，找不到写信的时间。今晚回旅馆稍微早一点，又没有客人，我想起你，拿出我为你留下的《东方红》说明书，我把它寄给你，让它替我向你祝贺新年，祝你今后在工作、锻炼、改造各方面都

有更大的收获。关于你们的工作，和对一些事情的意见，你的话都不错，你下去两个多月，进步的确很大，希望这些进步能巩固下来，我相信你一定能办到。别的话等你春节回家时面谈。顾阿姨家我去过，小弟也已下去搞四清。万叔叔家也去过一次，邓阿姨她们都好。大大住在这里，我见过几面，她常问起你。我们这次会开得很紧凑，我下月五、六号便可以离开北京。桂未明的爸爸已经回上海去了，我在这里见到他。

祝

好！

爸　爸 十二月廿八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

小林：

来信昨天收到，小祝也在昨天夜里回来了，看了你的信。我们一家都好。嬢嬢和她老同学在杭州玩了三天，同小祝一起回来。小祝来得正好，端端今天上午要到卫生站种牛痘，由他抱去方便些。端端很乖，但是大小便还常常遗在尿布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随时提醒她。冻疮渐好，不会留痕迹，用不着担心。小棠的事并无大的进展。他去问过几次，说是区里最近要讨论。究竟怎样，还不清楚，总之街道乡办已经通过，上报了。而且每月可以到街道乡办借领粮票。刘志康的婚事听好姐姐说，大约在秋天办理，现在在做准备工作。刘大杰又来找过我，见到了，没有什么事情，只是看我身体好不好，谈一些最

近情况。他说“发展史”卷二快出版了。去山区老根据地参观，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要认真学习啊。到宁波姑婆家去过没有？

匆匆，后谈。祝

好！

尧　棠 十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小林：

你从宁波回来，想一切都好。小祝一定早走了。我们这里一切都好。端端也很好，真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喜欢吃山楂片。国炘夫妇星期天到上海，住在我们家。好像国炘给你写了信。他们可能要去杭州。阿庆下个月要参加考察团去西藏，说是待七个月，他要小棠给你写信谈一件事，小棠又推到我身上，事情是这样：舅妈托福建朋友买了一个五斗橱，无法运到上海，说是只能运到杭州；阿庆已写信去，要那边的朋友把橱托运到杭州，由你们收下，就放在你们那里，将来再设法运到上海，橱运到杭州的日期大概是下月上旬。上次买的肉松好不好？此物长远不看见了。有天清早经过日夜商店，看见它，买了一包，下班后再去买，影子也没有了。别话后谈。祝

好！

棠　廿四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

小林：

信收到。你要的两本书，其中《水浒评论资料》听说印好未发，我们都还没有拿到。《马恩列斯论文艺》我想总可能找到，当托好姐姐试试看。

周炘准备十日去京，马小弥欢迎他们去。他们从北京就回银川，在京住不了几天。在上海他们买了些东西，去苏州玩过一天。

我学习如常，每周两次。只是三天前感冒了，吃了药，还未完全好。

你也要注意身体。端端乖，调皮依旧，大便开始会叫人了，但小便还不行。

祝

好！

棠 三日

小祝回来了吗？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

小林：

十二日来信今天收到。我的感冒刚好。小棠也感冒了，时间拖得久些，但也渐渐好了。端端也有点感冒迹象，我们给她吃了几次感冒冲剂，也好了。好姐姐最近一直不大好，是吃

坏了，"全休"了好些天，现在也好多了。她说书已托安琪给你寄出。不过那本关于《水浒》的资料不是你要的那种。我问过小叔叔，据说你要的那种早已印出，但只发过一次，送给少数业余作者，后来就没有再发，我们都没有拿到，不知什么缘故。以后如再发，当可以为你找一本。国炘夫妇十日离开上海，有信来，说是十一日到京，在马少弥家中住五天，十六日回银川。他们送你一张结婚照片，在我这里，等你们回来时面交吧。小棠的事本来说是十日区乡办要讨论（孃孃在里委听说十日可批下来），现在可能又要拖些时候，小棠自己常到街道乡办去问。区乡办他也去过，但见不到主办人。

有几件事情：

一、姑妈要我告诉你们，回来时给端端带一个小菜篮（像你们替孃孃买过的那种），她喜欢玩菜篮。

二、奶粉剩下不多了，回来时带一瓶来。

三、小棠要我告诉你们：蔡伟德托买一个保暖杯。

听孃孃说杭州现在也买不到保暖杯，倘使有买到的机会，我也还要买一个。

四、小庆明天动身去西藏，上次讲过舅妈在福建买五斗橱的事，倘使橱托运到你们那里，就放在你们处，等机会再运到上海。如能由福州直接运上海，那就不再经过杭州了。

祝

好！

棠 十五日

小祝同此不另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小林、小祝：

昨天寄了两封信到小祝处，后一信是在汪瑛同志来找我以后写的。她要托你们替她的爱人买茶叶和奶粉。我在那封信里曾说，你们如无办法可找黄源。今天收到黄源的信说："汪瑛托带奶粉和茶叶，奶粉最近没有，新茶未上市。"因此我再写一封信给你们：奶粉不买不要紧，茶叶最好买到带来，她说过新茶未上市，可买旧茶叶。她爱人嗜茶如命，离不开茶。等新茶来不及了。别的话面谈。

祝

好！

棠 廿二日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

小林、小祝：

你们两人的信看到了。小棠去后十天，无信来，大概无大问题。顾铁伦礼拜天来过，这两天未来。他来时我会把你们的意思对他讲。好姐姐来时，我也会托她去弄《水浒资料》。那十本是小棠拿介绍信去买的。据小棠说，当时那位姓陈的说过："你们就只要十本吗？"听那口气，他身上若有钱，多买几本不成问题，但现在已过了两个星期，不知道还有无存书？等好姐姐去问问看。马少弥说是二十五左右来。端端很好，针打

过了。

祝

好！

尧　棠 廿日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三日

小林、小祝：

先后收到你们两个的信，东西早已交张同志带去了。电风扇没有消息，你们需要，是否把家里一把“奇异”牌旧的带去，不过过去用的是一百十的电，现在得改为二百二十，拿去后要在那边改一下才好用。究竟怎样，望来信通知。托好姐姐代购台灯送刘事已对她讲了。你们走后两天，端端就发烧，接连去医院两次。后来又感冒咳嗽，好姐姐把安琪的阿姨请来两次，现在已经好了。（不过，这次生病，她始终没有睡倒。）小棠本月七日开始到街道乡办帮忙，暂时在团委青少年教育组工作，按时上班，晚上还要学习或到里委向阳院开会，今天要接外宾，够他忙的，不过他的情绪很好。昨天听草婴说，徐汇下次分配不会等得太久。孃孃也听人说快了。马少弥来信说他们十一日离开北京，要先到别处，然后才来上海，大约在本月下旬吧。大叔叔已在办理退休手续，说七月底要来上海，参加孃孃六十岁的生日。

别的话下次再谈，寄来的钱收到。

祝

好！

尧　棠 十三日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

小林、鸿生：

上次给你们的信想早收到，但是关于电扇的事你们未写回信来。昨天丁凡同志来我处，我只托他带去赤豆和红枣，这是姑妈和孃孃包的，红枣是马绍弥刚刚带来的。绍弥昨天刚到，住在吴淞上钢某厂，他准备工作结束后多留两三天，在我们家小住。电扇新的一时买不到，我看，把旧的拿去用用也可以，你们可以考虑。小棠还在街道乡办帮忙，相当忙，据说每月也有津贴（二十元），够他的零用了。我还好。端端也很好。大家都好。你们也要保重啊！

祝

好！

尧　棠 六月十九日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小林、小祝：

以前寄发的信想均收到。今天天热，江阿姨说要给端端换席子，我去二楼放席子的地方找了一通。没有找到端端去年用过的席子。姑妈说去年小林从一床旧席子上剪下一块滚

了边铺在端端的床上，但这块席子却不在那堆旧席子里面。现在只好勉强用别的来代替。小林上次还提起给端端换席子，那么记得放在哪里吗？

虞医生今天上午来我家，我在单位学习，九姑妈和孃孃见到他，他说在杭州看见了小林。

今天收到你们的刊物。

祝

好！

尧　棠 廿二夜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小林：

信收到。少弥昨晚住在我处，今晚就要回吴淞，明天要搞总结，据说后天可以结束。以后也打算在我家住两天就回北京，你来大概看不到他了。我前天闪了腰，贴着膏药，不厉害，还可以去参加学习，但年纪大了，和以前毕竟不同了。端端最近生病，发过高烧，打了针，退了烧，但一直不大好，晚上也吵。九姑妈没有经验，常常着急。你在学习班结束后请假回家看看，出点主意也好。

要注意饮食，注意身体。

祝

好！

尧　棠 廿七日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小林：

二十七日来信刚刚收到。我昨天上午已经寄出了一封信，讲了如下的事情：一、我上星期五闪了腰，现在贴膏药，今天又用热敷，虽然不厉害，但坐着写字有点吃力。二、端端近来常生病，你能回家看看，出点主意也好。三、马少弥出差时间不长，月初两三号就要回京，现在住在吴淞上钢厂。我在信封上写着："龙游，龙游招待所浙江省文化局学习班李小林。"我想有可能送到你的手里。否则你去问问招待所传达室。

不多写了。祝

好！

尧　棠 廿八日七点

端端床上的小席子已经找到铺上了。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小林：

二十二日来信收到。家里人都好。上海这两天也很热，但还不是"热不可当"。端端很好，一天跳跳蹦蹦，很有劲，痱子生了一点，不厉害。我买了小儿痱子粉和小儿痱子水给她用。你走后，她晚上闹得不厉害，只是梦中叫了一阵"妈妈"。前天自己讲要买火车票到杭州去看妈妈。我的腰基本上好了。

可能不会再有反复了。小棠说梁骅叫他问你，电风扇有货，七十几元，九吋，可以转头，有三种速度等等，你们要不要？我看你们用不着另买了。我那个给你们，够用几年了。七十几元的恐怕也好不了什么，何必多花钱。桐庐招待所倘使是文化大革命前修建的，那我就住过。别话后谈。祝

好！

尧　棠 廿三日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一日

小林、小祝：

电扇已由来人拿去了。这两天上海也热。小棠已分配益民食品三厂，星期一去报了到。（王辛笛就下放在那里。）今天开始劳动了。端端很乖，但仍然小便不会叫人。她要"吃奶奶"，如方便给她买一瓶奶粉来。王仰晨、李健吾都有信来。马少弥姐弟尚无消息。我已去了信，过两天总有回信来吧。裙子应当收到了，是孃孃代寄的。

别的话下次写。你们最近怎样？要注意身体。祝

好！

尧　棠 十一夜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小林、小祝：

小林信收到。家里人都好。端端很乖，可以给我拿拖鞋放东西了，只是小便不叫人的缺点，还改不了。此信给好姐姐看过。

我很好，房内光线差，我工作时搬了小圆桌在廊上做。这两天晚上还凉快。

有件事托你们办一下。唐弢说他记不起在《浙江文艺》还是《杭州文艺》上有一篇董秋芳写的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我答应为他找一份。你们给我查一下，倘使查到就寄一本给我，让我转送唐弢。千万不要忘记。

要注意身体。李致有信来，成都地震很轻，只是摇晃了一下。晚上发警报，第二天早晨解除。

祝

好！

尧　棠 二十三日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

小林、小祝：

信收到。家里人都好。九姑妈说你们月底回来时，不要忘记给端端带一瓶奶粉来。我本来主张不再给端端吃奶粉，但九姑妈说恐怕不行，她要我一定写这封信。别的以后面谈。

祝

好！

尧　棠 十五日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

小林、小祝：

信款都收到。前几天姑妈、我、孃孃先后感冒，现在渐渐好了。端端倒没有病。小林的书已找到。

大大逝世，想不到这样快，而且就在你们回沪的时候！否则你们还可以替我送个花圈，去向她的遗体告别。

孃孃托你们再买一瓶奶粉，小林出差时带来。昨晚福庚来看我，他来上海改电影剧本，就住二百八十弄。刘大杰的《文学发展史》第二册出版了。别的话下次谈。黄源叔叔已有信来。祝

好！

棠 十三夜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

小林、小祝：

信收到。砸烂四人帮，大快人心。在上海，十四夜交大学生已在淮海路游行，高呼打倒四人的口号。十五日街上已有大标语，康平路、淮海路、外滩一带炮轰马、徐、王的大字报很多，昨今游行的人不少。我们室里十五夜传达，十六下午开全社大会，会后游行。《盛大节日》是为四人帮树碑立传的大毒草，《盛》剧组有"坚决拒演盛大节日"的大字报。上海人民也

把四人帮恨之入骨，不亚于外地。消除四害是今年的一件大喜事。

祝

好！

尧　棠 十七午后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小林：

鞋子收到。《鲁迅书信集》一定给你一部。赵朴初的《三哭》寄给你，这是北京朋友给我寄来的，大家都在抄，孃孃抄了三份，现在寄一份给你们，她还给小祝寄了别的一些材料，说是小叔叔给你们的。你说要好吃的东西，我不知带什么好，就不带了。端端好，大家都好。《反听曲》等下次抄寄。

祝

好！

尧　棠 十六日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小林、小祝：

信收到。我今天问过顾铁伦，他说已得你们的信，《鲁迅日记》和《书信集》到得很少，无办法。我看找王树基也无用，找他买一两部可能无问题，多了就不便开口。他好久无信来

了，不知是不是病倒了。

四人帮揪出后，中央派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来上海领导工作。明天开庆祝大会，徐景贤、王秀珍还要上主席台，但他们问题不小。上海是四人帮的黑据点，非慢慢搞清不可。写作班的问题也很大。

我们家里人都好，端端也好。

不能出差，也得好好工作，那就在年底回来吧。

祝

好！

尧 棠 廿三夜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小林、小祝：

小林信收到。家里人都好。端端仍是活泼调皮，嘴动个不停，吃东西、讲话、管事、指挥人。我最近患感冒，一直未好，但并不厉害。上海下了两次大雪。天气冷，这是几十年未有的冷，从银川来的大叔叔和大婶婶(她昨天来)都不习惯，我们倒熬过来了。

上海的运动在慢慢地进展，但是慢。现在我脑子也清醒了些。"四人帮"的流毒太深，他们利用报刊骗人说假话，他们把人们的脑子搞得乱糟糟，至今许多人还是在照"四人帮"的思想办事。不花大力澄清思想，不认真苦干一场，收效不大。这几天上海市民就在抢购东西：糖果、火柴、味精、毛巾。凭

主观想法办事。毛巾很多，卖不光，后来就没人要了。"四人帮"毒害新中国到这样程度，真是罪该万死。

你们十四日回来吗？如方便，给我买根手杖带回来。上次下大雪的时候，我曾考虑到用手杖。现在体力差了些。

《诗刊》收到。我记起来了。你们走后两天《诗刊》那位同志来看小林，感谢你们的热情接待。

祝

好！

芾　甘 七日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

小林、小祝：

小林八日来信收到。托老宣带来的麦乳精早收到了，椅垫来不及交给他，因为他把东西送来没有坐就走了。问他什么时候返杭，他说还未定。

鲁迅先生迁墓照片本来我全有，但这次全拿走了。你寄给我也好，不必急。

家里人都好。上海运动进展较慢，的确有拖的现象。寿进文春节来说，事情一件件解决。上面已经知道，会解决的，要我安心等待。你已经知道了。一个多星期以前北京新华社两个记者来了解我的情况，他们说是先同周晔谈过，他们连我楼上工作的小房间也看了。我估计他们会写个内部的情况汇报。编译室的人告诉我，出版社也已提出我的问题，但解决问

题关键不在出版社，他们说总可起点制造舆论的作用。听说有些人在替我讲话，有些人提出我的问题。越拖下去，讲话的人越多。因为政策摆在那里，我自己用不着讲话。我现在着急的，是我的翻译，最近在赶抄改译好的第二卷，其实所谓“赶”也不过是每天千字，连第一卷一共抄好二十万多一点，把第一卷抄完还要两个月。我的事如果彻底解决，我就可以去联系译稿出版的问题。当然出不出赫尔岑一类的书也还要经过出版工作的一番讨论。过去“四人帮”不让出，但“四人帮”的流毒还很广、很深，是不是过去的或外国的东西都是封资修，还得搞清楚。树基来信说《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五月要重印了，这是一件好事。

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芾　廿九日

《人民文学》今年送了我一份，我更不需要你们寄给我了。这期发表了家宝女儿万方的悼念总理的长诗，写得还不错。

巫宁坤来信，查良铮上月下旬患急性心肌梗死逝世。我还打算给查去信，没有想到他就去了。他年纪比我轻得多。　又及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小林：

你们好吗？大婶婶和李国煣她们来杭，你们一定玩得好。家里一切都好，请勿念。绵姐姐有信给大叔叔，说她一个小孩学钢琴，老师问起是否有过去学琴用的旧琴谱。你想想看你用过的琴谱，有什么可以借给她小孩用的？Little Thompson还是别的？请告诉我。你是否参加这一期的工作队？是否要回家？橱，阿康已送来，现在等小华的消息。奶妈参加生产组，下班回来，仍在外公家劳动，但外公生活有困难。好姐姐最近身体不大好。祝

好！

棠 卅一日

问候小祝！也问候大婶婶李国煣她们！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小林、小祝：

前两信想已收到。昨天晚上周晔同志陪洪泽、马飞海二位同志来看我，说我过去的结论是"四人帮"搞的，已撤销，另作结论。正在办这件事，现在文化局已同意先把房子打开，生活费也可多取一点。洪泽同志并说，时间不会久；又说他们是

代表党来看我的，市委也关心这件事。这样，事情已经弄清楚了，我看下月内就可以彻底解决。以后你们不用寄钱回家，不过你们自己也得精打细算，存点钱。

关于我的事不再写信告诉你们，等你们月底回家详谈。见到黄源叔叔，可以把这件事告诉他。

祝

好！

芾 甘 廿一日

大叔叔明天动身，票已买好。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日

小林、小祝：

信收到。文章并不好，但讲了真话。“四人帮”的帮八股就不讲真话。我写文章并非为了“亮相”，更不是作检查，唯一的目的是冲一下“四人帮”的文风。报馆还把文章送给车文仪同志看过。

《鲁迅书话》有人想要，如可能再给我找五册，照付成本费。

文艺座谈会开了整整一星期，相当累，还有一个报告会，也许过一两周举行。罗荪比我更忙。

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二日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

小林：

信收到。欢迎你们回家。我最近相当忙，不过身体还不错。

我在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今天发表了，寄给你们看看。祝

好！

芾　甘 十一夜

问候小祝。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日

小林：

信收到。我在统战系统大会的发言稿讲"四人帮"的迫害稍微多了些，但发言稿交出去了，自己没有底稿。现在把第一次发言稿抽出三张寄给你，用后寄还。关于总理也寄三张今年一月写的发言稿给你作参考用。陈同生的事一时讲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明白：他在隔离期间怎么会到煤气间自杀？据说他有信给儿子说他绝不会自杀。他知道的事情多，三十年代江青、张春桥的事情他知道不少。

我七三年"解放"的背景我也不明白。小道传说他们要给我戴反革命帽子，主席说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和别的思想一起传到中国来，当时年轻人各种思潮都接受过，不要戴帽子了。但他们还等于给我戴了帽子，《军阀》电影也不让看。七五年派我到出版社，是因为小平同志抓落实政策。《英雄儿女》上演找我谈话。我很小心，说完全是编导的成绩，但单位里的人说我翘尾巴。四连军宣队负责人对我说，"这个影片虽然放映，内容还是有问题。"因为前几个月他还带头批评我的战争文学，批评这部影片。

别的话以后再谈。你倘使要发言，就得认真准备一下。

祝好！问候小祝。

芾　甘 七月十日

我上信给你们一本《辞海》(古代历史部分)，如还在手边，就给我寄回来。我以后给你们另寄新的版本。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四日

小林：

茅盾来信，说"《浙江文艺》尚未收到"，盼早寄出。我已替你们拉了稿，你得写信去，字迹要清楚。沙汀在写中篇。

姑妈说再给端端买点桔子汁粉。

辛笛说送刊物和《鲁迅书话》给石仰山(地址他下次写来)。九月你们回上海，买点茶叶或杭州土产送给石家。

小祝的脚究竟有多大进展？上海酷热，你们那里更不好受。要保重身体！

祝

好！

芾　甘 七月十四日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小林、小祝：

小祝来信收到。知道你们的近况，很放心。石仰山的地址寄给你们。茶叶尚未收到。我前信讲的《辞海》寄出没有？听说三中全会公报今晚发表。这是大好消息。你们想已知道了。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二十二日

一九七七年九月六日

小林：

信收到。我最近很忙，就没有给你们写信。文章只写了一篇，即给《上海文学》的短篇《杨林同志》，两万两千多字。写完它，我感到很累，没法再写别的稿子，我究竟上了年纪了。我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几天房管所来修围墙，还要换铁门。找茅公写稿很难，因为他眼睛不好，身体也不好。冰心那里我

过两天写信去试试看。你得自己动手写信。中岛来，我一直陪他活动。铁托来，我参加了宴会。统战小组要开纪念主席逝世一周年大会，我还得准备发言稿。别的以后再谈。另外寄给你一册《人民文学》。知道小祝脚有进步，比较放心了。

祝

好！

芾　甘　六日

小祝均此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小林、小祝：

信收到。杜宣同志带来的东西也收到了，奶粉已转交李国薇，她问多少钱，九姑妈答不出来。我仍忙，身体总是不大好，事情总是办不完，没有时间写文章。不过我会保养身体，你们不用担心。关于落实政策问题，文化局有人来谈过，等到把抄家物资款项等等弄清楚了，就退还存款，现在在清查，这是第三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王树基有信来说，已收到小林的信。书，手边有的已送光了，如找到就寄给你。《世界文学》给你留着。家宝的大女儿万黛前几天来看过我，她在你去京之前，就到南方来了，她还带来万叔叔的信，却不知小林去过北京。我们都好，你们放心。彭新琪来问我要不要寄刊物给你们，我说既有交换刊物，就不必另外寄给你们。

别的话以后谈。祝

好！

蒂　甘 廿二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

小林、小祝：

冰心来信，有一段话要我抄给小林："小林来了，出我意外，给她送了一篇稿，也是意外……我就写了一封信当作稿子，她来信要我出题目，我想就叫做《一封信》之类吧，这也是跟你学的。"看这信，用《北京来信》作题目或副标题是没有问题。

我嗓音已恢复，但还在咳嗽，病可能还要拖一些时候。

祝

好！

蒂　甘 四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七日

小林：

五日信收到。我的病尚未痊愈，仍不大舒服。冰心的信寄上。我前天也给你寄了一封信，信中抄录了冰心的一段话。王树基有信来，说给你找的书准备寄到我处，他寄来就转给你。

《十字军骑士》找到一部，总比没有找到好。

别的话以后再谈。

祝

好！

蒂　廿七日

问候小祝。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①

小林：

明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想念你。

祝你身心愉快，身体好，工作好。我昨晚给你打了电话，可是据说没人接，我问你：怎么搞的？下一次白天打个电话试试。我估计五届人大开会不会在年内，你春节回家也好。我还是忙，身体不大好，但也无大毛病，是整个地衰老了。家里装了个红外线炉，烧煤气，用起来很方便。料子给孃孃用好些，钱不用她出，我打算送给她。我向“人文”外编室要了一套《战争风云》准备送给你们。别的下次写。

祝

好！

问候小祝。汝龙处我已写了信去，但尚无回音。不知是否他的病又发了。

① 此信原无落款。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小林、小祝：

你们的信收到。本来耿可贵来说要去杭州，约好把衣料带去。结果至今未来，不知何故。

我现在在开市政协会，要开到月底。我并未给《人民日报》写文章，只有一个座谈会发言稿，是他们替我整理出来的，我作了些补充。我只给《上海文艺》写了篇散文，主要是纪念陈老总，约三千多字，已交稿了，短期内不打算写短文，我的确需要休息。

向汝龙要契诃夫短篇似乎迟了些。《上海文艺》已要过了，他寄来了两篇。译文出版社要稿，汝龙又把译好、编好的三本寄去了。《杭州文艺》有什么具体要求？告诉我，我就写信去。

孃孃问：小祝答应寄两本什么书给小彭，为什么不寄去？又，孃孃要你们代买一部《十字军骑士》，我要两部。

明天上午要去开会，不写了。

祝

好！

芾 甘 廿五日

一九七八年一月三日

小林：

信收到。料子做裤子可惜，孃孃说她要，你下次就带回来给她吧。你们要可以另买。《家》已寄上四册，不准备多给你们了。你们还想要，只有等书到上海后设法。我在上海预定了三十册，但不一定可靠。我开了一个多星期的会，相当疲劳，不多写了。《十字军骑士》能给我搞一部吗？

祝

好！

芾　廿三日

端端身体很好，不过也很调皮，大家喜欢她。我去京出席人大时，小林是否准备去？　又及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

小林、小祝：

小林廿七日来信收到。我决定在会后留下来换个旅馆住几天看朋友，也决定叫小林来京，会议大约在五六日结束。我要等会议结束才发电报。你不等我的电报先来也行。反正我已把路费留在九姑妈那里。你来时还要给我带两百元来。沙汀尚未见到。王朝闻的文章，你直接去联系吧，现在我找不到沙汀，也找不到王（沙汀现在是中国文研所所长）。我们在会议期间不外出不会客，因此我什么人都未去找。马少弥也未见到。他和他姐姐都有信来，我只能在会后同他们联系。你来京可找马少弥接你。我估计我要换旅馆最早也在本月七日。

别话以后面谈。

祝

好！

茹　　甘 三月一日

一九七八年四月三日

小林：

前信想已收到。有一件事通知你：碧野同志将于本月五日上午六点零三分乘二一五次车由沪去杭，希望你们到车站去接他（软卧）。他是个矮胖子，六十岁光景，揭下帽子，头顶全秃了，看起来有点像大干部。他行前《上海文艺》还要给《浙江文艺》发个电报。

祝

好！

茹　　甘 四月三日

小祝均此。

碧野的目的地是新安江。　又及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六日

小林、小祝：

你们好！

书四本已寄出。外一本外国短篇和一本徐迟的书。

《十字军》四部收到。如方便再找一部，下次带回来。

据说你们调沪的报告市委已批下来了。详情我还不清楚。

孔叔叔二十去京。

我身体不大好，但还能工作。

小叔叔去武汉然后转四川组稿。

柯灵月内要去杭转绍兴看看。

祝

好！

芾　甘 十六日

致李珊珊*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小珊珊：

收到你三封信，谢谢你还没有忘记太爷爷。太爷爷住在上海，又老又病，成天坐在家里。太爷爷的住处你也到过，我还有你在我家里拍的照片，在一九八七年吧。太爷爷喜欢小姑，也喜欢你，希望你们不要忘掉中国话。

我身体不好，写字困难，不写下去了。问候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愿你生活愉快。

太爷爷 九二年九月廿三日

---

* 李珊珊：作者的侄重孙女（李致孙女）。时年七岁，在美国上学。

致李小棠*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

小棠：

小林夫妇给你写了两封信，我就不多写了。

看到你的信，大家都高兴。希望你保重身体。

我很好。眼睛虽然还有点毛病，但最近几天九姑妈每天三次给我点眼药，也有些好转了。只是大家都想念你。

你抄来的两句英文，我未见全书或上下文，也无法懂原文的真义。我查《英文成语辞典》"this and that"作"种种、各式"解释(it signifies various things)不知能否解释得通？

望常来信，你走后，我就依你的话，每天晚上关好百叶窗，你不用挂念。祝

好！

尧　棠 六月二日

何嘉灏五月廿八日有一信给你，由他哥哥送来，现

---

* 李小棠(1950—)：作者之子。

在你已到了明光，用不着看信了，因此便未给你转去。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二日

小棠：

十日来信收到。今天早晨小林已给你写了信。我们希望你不要急于回上海。晚上孃孃从小叔叔家里回来，她对小叔叔谈了你来信的内容，她说小叔叔的意见也是要你在那边等到通知发下才走，据说本人不在，有时会出问题，即使有被录取的可能，也会被人搞掉，他参加慰问团遇见过这种事情。你谈到政审问题，说"看作协是否帮忙"。这方面不会有问题。这个星期一（九日）作协工宣队负责人找我谈话，文化局也有人参加，告诉我，我的结论已经批下来，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只提出你考学校（和小林留沪）的问题，文化局的同志和作协工宣队负责人都同意去联系（小林的问题工宣队已联系过，学校早同意留下她），这不是帮忙不帮忙的问题，也不是"开后门"的问题。因此你可以放心。但倘使别人考试成绩全比你好，那就没有办法了。

总之，我们都希望你等到考试录取通知发出后（不论录取与否）回家，你如有什么困难，请写信来，我们会给你解决。祝好！

父 字 十二夜

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

小棠：

二十八晚寄的信今天收到。小林马上写了回信，我的意见同他们夫妇一样。我们都替你感到不快。我们的希望落空了。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你也只能尽力为之而已。明年还有希望吗？我看要紧的还是身体。进不进大学是小事，考中技也是一种抽调的办法，你自已看怎么行，就怎么办，不要急坏了身体。既然填了表，应考时就得认真，尤其是回答政治方面的考题。总之，由你自已好好考虑决定。我们总是支持你的。

外公在十天以前搬回来了，约我们去吃了一顿饭，他很关心你，已问过了你的情况。其他一切照常。大家都好。

祝

好！

尧　棠　一日晚九点半

孃孃回来，我和她谈起，她也认为应考时不可以交白卷，宁可考取后借故不去，万不可以交白卷。

致李存光*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

存光同志：

信收到。我最近比较忙，过几天便要离开上海到南方去看看，我抽不出时间写较长的信，请原谅。说实话，我希望您最好不要研究我的作品。我过去写得多，但写得不好；现在社会活动较多，文章写得少，还是写得不好——自己看看，也不满意，何况别人！倘使我将来能写出好作品，我当然不反对人们谈论它。目前我害怕您会白白浪费了您的时间。

您要看的明兴礼的著作已托林先生转给您了。这本书我这里还有，您不必寄还了。作者是个天主教徒，在他这篇"博士论文"中他也在宣传他的天主教义。不过他懂中文，我的作品他差不多全看过，引用的地方较多。

我一九二三年离开成都后曾在上海、南京两处进中学读书。没有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去法国前，翻译过一本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改名《面包与自由》）。

---

* 李存光（1942— ）：四川华阳人。当时为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

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月十七日

请代问候林如稷先生，我不另给他写信了。

致李奈西*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日

奈西同志：

八日来信收到。您要的简历①奉上，不知是否合格。

我三月二十日要来京小住十天，即赴日访问。这是临时接受的任务。两次访问恐会影响我的写作计划，但无法推辞，只好尽力为之。我想五、六两月可作点准备工作，届时还得求助于你们。

余后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月廿日

---

* 李奈西(1908—)，当时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

① 简历：指为出席一九八〇年八月于瑞典举行的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办理出国手续时提供的简历。原文为"巴金，本名李芾甘。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九二五年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一九二七年一月赴法国留学；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回到上海，从事写作、翻译；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总编辑；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致李奈西、祝明义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

奈西、明义同志：

前两天收到你们转来巴西来的贺信①一封，我不了解发信人的情况，现将原信寄上，可否请协会代我发一封回信。

我因病明日去杭州休养，月底可能返沪。

此致

敬礼。

巴　金 四月十八日

---

① 贺信：指作者获但丁文学奖后，巴西 Modesto Belmonte de Abreu 博士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二日给他的贺信。

致李国炜*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

国炜：

信收到。我身体不好，但不用悲观，我们还可以见面。我争取再回川一次，两次。我很高兴同你们见面，摆龙门阵，我高兴闻闻家乡的泥土味，听听熟习的乡音。只要我不倒下去，我会回来的。

我感到遗憾的是图书馆①没有办成，近几年我不能自己去邮局寄书，而寄邮包手续又更麻烦，难找到人帮忙。今年春天香香（马小弥的女儿）来上海帮忙我整理资料，我没有想到寄书的事。明年倘使她再来，倒可以找她寄几包书。国煣有工作，最近还要念书。

别的话以后说吧。明天给国煜写信。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七日

---

* 李国炜（1925—　）：作者的侄女。

① 指作者原拟为李国炜姐妹办的小图书馆。

问候国权、汪俊[1]好！

一九九〇年七月六日

国炜：

两信都收到，没有早写回信，因为写字困难，我身体比八七年返川时差多了。托李舒爱人带回日本漆盒一个，是日本一位作家送给我的，那是二十七年前的礼物，虽然成了旧盒子，但我和那位作家的友情至今未断，现在作为纪念品送给你，也是很有意义的，从这一点看，我又不像偏爱李致了。这是我的回答，我想你也许不能接受，那么虚心地反思，我承认我对李致的确有所偏爱，我们见面交谈的机会不少，而他又会讲话，出主意，经常说服我，打动我。没有办法，只有请你原谅了。

还有，李舒日内回家，托他带去漆盘三套，这是送给你们三姊妹的礼物，一样的东西，不会不公平。

祝

好！

芾　甘 七月六日

---

① 国权：汪国权（1925—　）。李国炜的丈夫；汪俊是他们的女儿。

致李国煜*

一九八〇年(约)四月二十五日

国煜：

信收到，好久没有同你通信了。我身体不好，杂事多，又要写文章，因此生活很乱。大妈①去世，消息来得突然，我刚从日本回来，得到通知，也没有写信安慰你们，你们姐妹兄弟的悲痛是想得到的。我也难过，我本来以为我还会回成都，还可以再见她一面。不过我对生死问题看得开，也看得透，我没有几年好活，因此要多做事情。但你们都得保重身体，你们年轻，你们还有许多事可做。要热爱生活，好好安排生活。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可以告诉我。我希望你们都过得好！书我给你们准备了些，下半年可以打包陆续寄去。余后谈。祝好！

芾　甘　廿五日

问候坤培②！

---

* 李国煜(1921—)：作者的侄女。

① 指张和卿。

② 坤培：查坤培(1924—)。李国煜的丈夫。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八日

国煜：

信早收到。我身体不好，写字很吃力，写一封信实在不容易，一个多月又拖过去了。不过李致打电话来时我就知道你下了床，我暂时放了心。但你的健康还是叫人担心，你过去吃过不少的苦，体质太差了。今后要多多注意啊！

这次回成都时间虽然短，可是和你们姐妹见过好几次，谈了好些话，还在一起过中秋，的确难得！我手边有不少照片，我忘不了那些情景。想到你们，我还有勇气，有信心，再回成都，同你们姐妹相聚。

你缺少的两本书，我会补给你，我还要送给你们最近印出的"合订本"①，那里有我最近（今年六月）写的一篇《新记》，这是我那永不熄灭的心里的火，希望带一点温暖给你们。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八日

问候坤培。

---

① 指《随想录》合订本。

致李采臣*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采臣：

看到你给瑞珏的信。你来上海的时候，如果方便，请替我买一部《红楼梦》带来。砸烂“四人帮”，除了四害，大快人心。人民无不高兴。党中央已经派了三位领导同志来上海领导工作，工作组到了各组办，“四人帮”的黑爪牙这次可以肃清了。

祝

好！

尧　棠 廿八日

问候宗浚。

瑞珏说小彭托你代买《水浒》和《红楼》各二部，倘使还能买到的话。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

采臣：

---

* 李采臣（1913— ），作者之弟。

信早收到。子明手稿①读后已挂号寄还了，请勿念。

我的身体仍不好，写字吃力。家中人都好，无大变化。祝

好！

芾　甘 十八日

问候宗浚。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日

采臣：

信悉。对你们的意见我作了简短的答复，现将原来的纸条寄上，请你决定。

我写字仍困难，不多写了。最近去杭州住了十一天，刚回来。祝

好！

芾　甘 二日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二日

采臣：

来信和布同志的信都收到了。我同意你们重印《怀念集》，并出“增订本”。你补了七篇，我看没有遗漏了。不过我还想增加一篇《怀念健吾》，文章已经整理好了，现在寄给你，就放

① 子明：指柳子明，作者的友人。此处指柳作《回忆录》的部分手稿。

在最后吧，将来重排时再调整次序。稿费仍汇赠现代文学馆（我只要购二十册书）。要我写几句话，现在困难，倘使有办法，身体稍稍好一点，本月底下月初或可写几百字代跋。祝
好！

芾　甘 十二日

增补的文章排印时请注意校对：《怀念非英》港版最后少了一个“人”字；《怀念胡风》在《文汇》上发表时最后一段中“文艺工作者”乃“文艺工作”之误，多排了一个“者”字，请照“人文”版改正。（但“人文”版《再忆萧珊》第一个字应当是“昨”，误排成“晚”了。）　又及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采臣：

《代跋》写好，现在寄给你，排印后请把手稿退还我。新版印出，我要三十册（连赠书在内），书款从稿费中扣除，其余的稿酬请代捐赠现代文学馆。校样我不看了。祝
好！

芾　甘 三月廿四日

问候宗浚。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日

采臣：

信悉。你工作做得细，很好。“疑问”都解决了，我另外加了一小段，请补抄进去。这两张原稿抄录后仍请寄还给我。如发现问题，不妨来信商量。

余后谈，祝好。

芾　甘 三日

问候宗浚。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

采臣：

七日信收到。对你的“提问”我作了解答。《代跋》我不想在报刊上发表。倘使出版社为了推销书需要发表它，那就由你们去联系吧。不过我希望不要去找《光明日报》。祝

好！

芾　甘 四月十二日

向候宗浚问好。

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

采臣：

信收到。增订本就照你说的那样排印吧。三处“××室”应改为“编译室”，人民文学版就是这样改的，它是译文出版社的前身，你写成“编辑室”，大概是笔误。

《代跋》手稿寄上，用后请寄还给我。

小林、国煣都到青岛去了。上海大热了几天，今天下午落了一阵雨，凉快多了，写这短信不觉得太吃力。祝

好！

芾　甘 八月七日

问候宗浚。

致李济生*

一九七八年　月八日

济生：

徐成时要补译《悬崖》，要我给他找两册平明版《悬崖》。我这里只有一册，你那里如有，请借给我一用，交瑞珏带回。祝好！

芾　甘　八日

问候胡莹①。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

济生：

信收到。

等我回来面谈吧。不想多写了。杨静如的文章在八月号刊出。《随想录》写到十八。法国报上的文章我有不少，不过那是法国人的看法。克朗西埃的欢迎词是写好了稿子念的，念

* 李济生(1917—　)：作者之弟。

① 胡莹(1923—1981)：四川万县人。李济生夫人。

完他就把稿子送给我。我们却没有这个习惯。

下月回沪后再谈。祝

好！

芾　甘 十九日

问候胡莹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济生：

两件事托你办一下：

一、给汤永宽一张书单，请代我转去。

二、法文书目请代我抄一份，送交西禾。他住在新乐路多少号，我又忘了。

我仍忙，希望动身前能够休息一天，在日本不会闲着。祝

好！

芾　甘 廿七日

问候胡莹，她最近好吗？

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

济生：

许严的信给我看看，请交国煣带回。

芾　甘 四日

致李屏锦*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屏锦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出版陈丹晨同志的著作①，我无意见。只是我的字写得很坏，我又未学过书法，不能题签，请原谅。你们能找到什么照片，是可以用的。不过我这里找不到什么可用的了。

匆复，祝

好！

巴　金 廿三日

---

* 李屏锦（1938—　）：河北广宗人。当时任河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

① 指《巴金评传》，一九八一年八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初版。

致李晅之*

一九九〇年八月四日

我的小晅晅：

你好！收到你的信，好像见到你本人。我跟你分别一年了。老爷爷多么想念你！这一年来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因为腿痛，行动不便，除了华东医院外，什么地方也去不了。这样一个大上海这几年变化很大，可是老爷爷一点也没看见，一点也不知道。你看老爷爷多可怜。晅之可以到处跑，老爷爷只好坐在小桌前面。

老爷爷真想念晅之。照片看到，可是不像老巴金看惯了的小宝贝了。这个美丽的“西方化”小姑娘老爷爷还不熟习，你得让我多见见你，看看你的笑容。你在信上说你会说英文，老爷爷很高兴。可是我下次同你见面时希望你不忘记说中国话。老爷爷爱你，我的好晅晅，我相信还可以见到你，我给你留着两件礼物：一，来回飞机票一张；二，我的《全集》一部，希望你有机会读它。

---

* 李晅之：作者的孙女。时年六岁。

问候你妈咪。祝

你好！

老 巴 金 八月四日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

亲爱的小晅晅：

你好吗？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老爷爷实在想念你。我生病，不出去参加社会活动，有好几年了。现在仍然是每两个星期去医院检查一次并拿药，很多时间都在家里，做编辑《全集》的工作。经常有客人来，有时大家说说笑笑也很热闹。但是一旦静下来，或者因为疲倦不得不休息的时候，我总是看见你在我的眼前，或是跳，或是跑，或是笑，还是在上海的你，我多么想看见今天的你啊。

今天是星期日，大家都在家，你爸爸也不去上班。我坐在客厅里一张小桌前，给你写信，我知道你很忙，也很快乐，你不会想到爷爷。这没有关系，我手边有和你在一起拍的照片，多看看照片，就好像爷爷又同你在一起一样。我不会忘记你，一天也不会。爷爷希望你玩得很高兴，学习有好成绩，弹钢琴进步快。

问候你的妈咪。

老爷爷亲亲你。

爷爷老巴金 九一年十月二十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

亲爱的小端端，我的小孙女：

收到你寄来的生日卡，我很高兴，好像你就站在我的面前同我谈话一样。我更高兴的是你说明年五月要回家看我，住一个月，那么我天天看到的端之不单是不会讲话的照片，而是一个有说有笑的小姑娘！老爷爷写到这里忍不住放下笔一个人笑起来。我要好好地接待我的小客人，我要早早地作好准备，让你爸爸带你出去玩，使你在国内过得愉快。(去杭州看看西湖的风景，在上海看看这几年新的建设。)老爷爷很想念你，我有多少话要对你说，你一定有多少故事讲给我听，下次再说吧。

我交了一百元给你爸爸，这是送你的圣诞礼物，你高兴买什么就买什么吧。

祝

好！

老 爷 爷 十二月八日

问候你妈咪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二日

亲爱的小端端：

你好！爷爷很想念你，天天都在想你，没有给你写信，还是那句老话："有病，写字困难。"的确老爷爷不能跟你相比。你想

象不到老爷爷是什么样子，你也不用想象老爷爷是什么样子，简单地说，小晅晅一天天在长大，老爷爷一天天在衰老，小晅晅越长越高，老爷爷越长越短，但始终不变的是爷爷对晅晅的爱。

我多高兴地等着小晅晅归来，不说一个月，就是一个星期我也很满意了。我答应送给晅晅的书（我的《全集》）留在客厅里，已经有十七卷了，它们也在等候你，现在你不需要它们，你也不需要老爷爷。对！但是将来有一天你会知道老爷爷是个什么人，他写了些什么书，他对你有怎样的爱，你会感到多一点温暖。……

这信到你手边时，你的生日也到了。我没有带给你生日礼物，我等你回来让你自已挑选。

其它的话以后再谈。

祝

生日快乐！

爷　爷 九二年四月十二日

问候你妈咪。

多给我一张照片（晅晅近照）好不好？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九日

晅晅，我的小宝贝：

老爷爷谢谢你的信，我实在想念你。我常常看你的照片，轻声地唤你的小名，你的笑脸时时在我面前。你还是那样活

泼，那样可爱。

我又老又病，左腿跌断，成了残疾人，但是想到你，我的脸上就出现了抹不掉的笑容，我高兴啊。

我羡慕你爸爸，他明年春天要去看望你们，和你们在一起欢度你的九岁生日。老爷爷没有办法，到时候只好请你爸爸替我买一样礼物送给你。

现在我又要开始做我的第二个梦，那就是小晅晅第二次回家和老爷爷共度我的九十生日。你回来吧。

写信很吃力，我不写了。再见。

老 巴 金 九二年十一月九日

又及

问候你妈咪。

寄给你我们今年七月在上海的合影，你喜欢它吗？

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

亲爱的小晅晅：

收到你的信，收到你的照片，我真高兴，老爷爷天天想念你。每天都听见你的声音。小晅晅并不曾离开我。你告诉我你同妈咪去了巴黎，你的信把我也带去了那里。我是在巴黎拉丁区开始我的文学事业的，那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我今天还没有忘记，一九七九年、八一年我又两次到过那里，重游你信上讲的那些地方，好像一切都没有大的改变，我想到你的旅游，我觉得那些“名胜”把我和小孙女连在一起了。

我不是在写文章，我多么想见到你，你明年真的要回来吗？明年真的回来吗？老爷爷又老又病，不能作长途旅行，无法像你父亲那样飞到你身边，我只有等待小晅晅像小鸟一样飞到我面前，我盼望这样的一天的到来，我相信我一定见到这一天。那时候我的工作已经完成，我可以把准备好的礼物交给你，我送给你这一份礼物，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你祖父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你负什么样的责任，你可以丢开他奋勇前进，他的爱绝不是压在你肩头的沉重包袱，这二十六本书（我的《全集》）也不会妨碍你向前的脚步。我写字太吃力，你读汉字也吃力，我用不着唠叨地写下去了。你见到你父亲，见到你外公外婆，他们都那么爱你，不久以前他们都在上海接待过你。这次你们见面有多少话好说，你父亲会把我的爱和我的想念带给你，还有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因为你生日就要到了，那么祝你生日快乐！这封信就托你父亲当面交给你。这就是说，我虽不能飞，但我的信和礼物可以飞到你的身边。见到你的笑脸，老爷爷高兴极了。亲爱的小Linda，我的小晅晅，再见吧，老爷爷等着你，亲你！

老巴金 三月七日，九三年

问候你妈咪！

致李健吾*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

健兄：

我很关心圣泉①的下落。请你和朱雯兄设法打听。至少要得一个确实的消息。我想，要是他还在人间，也许他现在关在什么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如果多方托人询问，或若能救他出来。我远在重庆，没有一点办法，只好请你们多出一点力了。

我找到交通工具，就来上海。索非近况怎样？长简、西禾、季琳诸位都好吗？

祝

好。

巴　金 九月十六日

---

* 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剧作家。此信曾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大公报》。

① 圣泉：即陆蠡。

一九四七年一月　　日

健吾兄：

我不懂戏，我不配谈戏。不过几年前我读过你半部《草莽》，到现在还能记忆那些琐细情节。你那雄伟的气魄曾经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佩服你那支能运用自如的笔。我在桂林、在重庆都写信告诉你，我盼望《草莽》后半部早日完成，似乎你说过等到抗战胜利后你会在安静的环境中从容写完你那本戏。现在已是胜利后的第十七个月了，可是你仍然在为生活奔波。你没有安静，你也没有续写《草莽》的心境。你写了《女人与和平》（我不大喜欢这个题目）。你不是个爱热闹的人，在你过去那些戏里我找不出一个热闹场面。这次在你应该说是"破例"。或许有人不赞成你改变作风，但我想你是被"逼上梁山"。这一年半来你看的受的，一定够多了。你为什么不该把那些牛鬼蛇神一齐请上舞台，打得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在你那照妖镜下面一一现出原形。让我们这些闷得要死的人痛快地吐一口气；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确你有一支能运用自如的笔。①

① 下缺。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

健吾兄：

读到你的信，就像坐在你对面听你谈话似的，感到非常亲切。正如你所说，“一晃又是八年了。”我还健康地活着，你还准备写几十万字谈巴尔扎克（我的女儿小林就很喜欢巴尔扎克），这说明你我都很好。这次运动中对我的冲击虽然较大，我觉得对我的改造还是有好处。说实话，我自己分析，觉得我比在运动之前变得好了一些。许多话将来见面时畅谈吧，我相信我们总有机会见面的。我搞翻译是组织上同我谈话时，我提出来的，我提出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得到同意。后来就宣布我搞翻译工作。其实别的工作我也干不了，虽说身体不坏，但最近就到七十了，记忆力衰退，也只能在家慢慢地啃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书。我总想在晚年为人民做点事情。这些年也常常在念外国文，翻译这本书也是在温习外文，学习世界史，边译边学而已。我的书也损失了一点，不过不大。我的问题是今年七月宣布解决的。书房还没有启封，听说是慢慢来。我们一家人住在楼下，也还宽敞。最近我每周只去机关两个半天参加学习。在家里除看书搞翻译外，还料理点家务。萧珊在时，什么事都不用我管，现在失去了她，我真是束手无策了。我女儿本来分配湖南，后来她爱人的父亲去交涉，我们单位也去反映情况，才改为留在上海，但工作还未分配，说是这个月内可以决定，不知道究竟怎样。儿子在安徽插队落户，长得比我

高大。我女儿结婚两年，还没有孩子。

Gautier 的书我没有。R. Browing 的书恐怕也买不到。要去旧书店买书，私人恐无办法，至少我毫无办法。当然只要有机会，我会替你留心的。

我想问你，陈占元怎样？你知道他的消息吗？我没有听见人谈起他，所以问一声。

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三日

问候淑芬嫂①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四日

健吾兄、嫂：

维惠来，谈了一些你们的情况，并交来你们和及人兄嫂给我的东西，很感谢你们的厚意。我请她离开上海前再来一次，我买了点上海糖果托她给你们带去，不是什么好东西，表示一点心意罢了（其中一包是带给及人的，上面写了字）。及人处我另外写信去。

我很好，一切如常。儿子仍在安徽农村；女婿已于五月去杭州，在市文化局工作，女儿上月廿五日生了一个小姑娘，

---

① 淑芬（1909— ）：尤淑芬。江苏无锡人。李健吾夫人。

现在家休养，大约下一个月便可分配工作，户口已经迁回家来了。家里多了一个婴儿，虽然忙得多，但也热闹许多，不像过去那样冷冷清清了。我管不了小孩的事，仍然看看书，搞点翻译，每周到钜鹿路去三个半天参加学习，生活比较有规律，比较安定。只是眼睛用多了，觉得不大舒服，这是说已入老境了。

上月下旬从文来上海看亲友，见到一次，甚感亲切。他胖了，也颇健谈，还讲到你们的情况。

话是讲不完的，到此打住。

祝

你们好！

尧　棠 七月十四日

一九七六年八月六日

健兄：

成钰亭来，带来你给我们的土产，还讲起你的近况，谢谢你的关心。你的孩子也到过我家里，我们还一起逛了公园。听西禾说他要回京了，他会把我们这里的情况讲给你听。总之，你在上海的老朋友都好，也都关心你。唐山地震发生后一个多星期了。我们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点关于波及北京的报导，我猜想你全家一定平安，但也一定受了惊。我有个在比利时学酿酒的朋友来信说他的房子塌了，他们一家住在他爱人教书的学校里搭的窝棚里面。他女儿在郊区医院作大夫，这

次抢救伤员倒立了功。外国记者佩服我国人民的沉着冷静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的确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望你和淑芬嫂多多保重。倘使方便，请写几个字来，让我们知道你们最近的经历，让我们为你们的平安的消息高兴、放心。

两三星期前佐临来过，谈起你，知道你写了论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文章，说他也想看看。我让辛笛给他送去了，也把你的地址抄了给他。对你的文章我只提了两三处小意见，在原稿上打了记号。佩服你现在还能写出这样的大文章。

祝

好！

尧　棠 六日

我的儿子小棠已经从安徽农村调回来了。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健吾兄：

稿件想已收到。一九七七年就在眼前，现在是七六年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一家都好。你们想必也很好。祝你们明年比今年更好。我的情况还没有什么变化，但估计明年会有改变。沙梅得罪张春桥，吃了不少苦头。我得罪了张、姚二人，他们整我整得厉害。但现在他们倒了，我还很好，我已经满意了。写这封信祝你一家新年快乐。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注释鲁迅先生《集外集》的同志向我征求意见。《关于〈红笑〉》一文

中有两个注，一是“鹤西”，二是“骏祥”，我记得《红笑》的译者鹤西是程鹤西，你是认识的，那么骏祥就是张骏祥吧？我请他们找你了解，你写两三行给他们可以吗？

祝

好！

芾　甘 三十一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七年（约）三月　日

健吾兄：

好些时候没有给你写信了。看到你给辛笛的信，知道你的一些情况，很高兴。你的文章还在我这里，我打算过两天就给你寄去，只是我看见你寄给辛笛的信封上写的地址和以前写给我的不同，大概是胡同改了名吧，究竟写什么好，请你告诉我。揪出“四人帮”，的确是大快人心的事，上海人也一样恨他们。他们把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新中国搞成这样，真是罪该万死！对我个人来说，打倒“四人帮”，搬走了压在我头上的大石头。我过去无意间得罪了张、姚，其实也只是一两篇短文的事，想不到他们记仇记得那样深，他们在一天，我就睡不安宁，我只好不声不响免得刺戟他们，让他们忘记我的存在。其实这几年我也并不怕，不过为了孩子们，我得小心。但是（以下缺）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健兄：

信封写了好久，一直有些事情打扰，没有能早寄出，很抱歉。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上前天出版社党委书记来通知我：过去四人帮搞的那个结论不算数。现在要认真落实政策。过去封了的房间和书橱前天都打开了。拿去的东西下周退回，其他的事下月内可以解决。知道你关心，现在先告诉你这些，别的下次再写。祝

好！

芾　甘　廿四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四日

健兄：

你的信早收到。你三、四点钟就起来给我写信，而且又去把消息告诉克家，你比我自己还激动，这说明你的关心。我感谢你的友情。在困难的时候才看到真心。我已习惯于沉默，习惯于冷静，但是我要把我对朋友们的感激的心情带到坟墓里去。

我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这些天事情多，这个月下旬，在上海还要开几天(可能一个星期)文艺座谈会，要我也准备

个发言稿。怎么讲好呢？写起来花费时间，不过总得准备一下。房间打开了，拿去的东西基本上还来了，其中有两麻袋的信、稿等等，哪里来得及整理？钱的问题还在拖。现在出版社要认真落实政策，文化局里还是那些旧人，还想照从前那样拖下去。但估计不会拖得多久了。本来出版社同文化局谈好，从四月份起取款额每月加一百七十，可是他们还是从五月起。我无所谓，看你拖多久！我不讲话。而且加了一百七十，我也过得比较宽裕了。有一点我很相信：四人帮的爪牙终归要清除出去，即使今天还在活动，明天就得下台。但是那些人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

×××的事真想不到，×××也是如此，为了升官不惜出卖灵魂。听说××代替×××做××局局长，是吗？这个人倒不错。

我这里辛笛常来，你这封信到时，他刚巧在这里，给他看了信。柯灵、佐临、西禾都来过。西禾是长病假，路明退休了，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在锁厂当工人。佐临最近在政协学习，当文艺组组长。柯灵在电影局上班半天。

别的话下次再谈吧。有一件事拜托：

南京师范学院的同志注释鲁迅先生的《集外集拾遗》，有两个地方查不出来。他们来找我帮忙，我也无办法。我甚至还没有找到巴斯卡尔的书。现在另纸抄下鲁迅先生在《诗歌之敌》文中引用的两段话，请你代查一下，能找到它们的出处，最好。

祝

好！

芾　甘 十四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健兄：

信收到，谢谢你为注释花去许多功夫。我参加文艺座谈会，这两天很忙，不多写了。寄上一篇我最近写的散文，它也说明我的一些情况。祝

好！

芾　甘 廿五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

健吾兄：

宝权、佩兰两位不久前来沪，交来你的信、你给我外孙女的肉松和购书费二十元。我最近生活忙乱，上星期又拔了一颗断牙，替你买东西一直没有结果，天天等待，因此拖到今天。但《辞海》（古代史编）总会有的，书一拿到就给你寄去。今天上午辛笛来说是他的儿子要去北京，可是自行车零件未买到（辛笛也无办法），无法带去。最近上海酷热，我的事情多起来了，客人也多了，想写点东西，也难安静下来。赫尔岑的回忆

录译好两卷，明年可能出版。我倒想以后多花点功夫在这部书的翻译工作上面。究竟年纪大了，精力差了，做不了多少事情了。你最近怎样？淑芬嫂身体怎样？佐临最近很忙，他精神饱满，导一部片子(《普通党员》)，而且据说不是一部普通片子。前些天他还到湖北、江西去找演员。柯灵现在准备写一百年来的上海。这都是好消息。只有西禾身体不大好，在家休养。宝权回京，当可以同你谈西禾的情况，他去看过西禾。(宝权夫妇不曾讲要买《辞海》，可能他们已经买到了，他们熟人多，买起来方便。)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七月二十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健兄：

书已寄出，想来收到了。自行车零件，听我儿子说可以买到一两样，等拿到手以后，再设法给你带去。

前天晚上黎丁来讲其芳逝世，我托他代我送个花圈(他昨天返京)。昨天孔罗荪和我发了一个唁电。我知道其芳身体不好，但读了他最近写的诗文，绝对想不到他会死。他上个月还来信托我买书。沙汀来信说其芳写文章熬夜不大好，要我劝劝他。没有想到他终于因熬夜写文章发病，不治……太可

惜了。这样一来我也得提醒你，你也要注意身体啊。再也不要赶写文章了。我以后也要注意，尽可能避免深夜工作。

写长篇是想当然的事，现在连考虑的时间也没有。搞翻译也困难。目前是来信多，来找的人多，社会活动多，要做的事多，可以说是恢复了十一年前的忙乱生活。房间打开，整理旧书的时间也没有。总之，过了十月，要想办法整顿自己的生活。

这里文化界情况也复杂，运动进展得慢，落实政策虽然在进行，但步子慢，吴强还没有解放。佐临组织生活未恢复，藏书两万册只收回九百多，可是他很积极，要拍片子，到处奔跑，找演员，看外景…… 这一点倒是值得我学习的。

别的，下次再谈吧。

祝

好！

巴　金 廿八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七年八月七日

健兄：

汇款百元收到。维音昨晚来，已把钱交给她了。我还是很忙。活动较多，最近两个月又增加了同美籍华人或港澳留美学生座谈的工作，因为在美国盛传我已去世，而且死得很惨。写长篇，目前不可能，大概是日本记者信笔编写，不然就

是我们的人失言。现在我正在给上海新刊物写个短篇，讲抗美援朝的事情。多年不写文章，要写小说更吃力，何况还有种种事情。自行车零件托人买，还没有买到。索取莫里哀剧选样本的信，我昨天遇见包文棣，问起来，他说是他们办的，我下星期二把信带给他·由他解决。昨晚同维音谈起，我希望你注意休息，多多保重。送你一张最近拍的小照片。

祝

好！

芾　甘 八月七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健吾兄：

谢谢你的信，方瑞去世，的确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它使我想起许多事情，我替家宝难过，我自己也不好过。我得信后第二天就写信托一位在北京的朋友去看看家宝，代我向他致意，并希望他节哀。今天得到了回信，说是见到了家宝："还是那样，倒并不很颓丧，但还是很难过，因为……这多年来他们二人就一直相依为命似的。两个女儿这次都回来了，小的一个打算复员回京，估计问题不大。""据说方瑞只是虚弱和关节痛，去世前几天就不大吃东西，但也不愿服药。这次去世还是有些突然。医生说是因为给痰堵住了。"她的女儿能回京就好了。因为他生病一直要人照顾，我知道他的岳母已经死了一

年多了，家里再没有别人。

你自己身体也不好，暂时不必去看他。据说他记忆力差，谈话有些颠倒。

我很好，我的生活情况你的二女儿看到了一点，你也可以放心了。我并没有好好招待她，正感到抱歉，你却感谢我对她热情，更使我感到惭愧了。

我还在翻译赫尔岑，不过进行得很慢，他是一个文体家，文章很有感情，但有时也很做作，有时爱发点议论，有些地方实在别扭，他不懂阶级分析，有些缺点一眼就看得出来。他读书多，喜欢用典故，译起来，相当吃力。

别的话下次再谈。望你保重身体。

祝

你好！

芾　甘 八月廿八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日

健兄：

早就打算给你写信，可是每天都有事，拿不了笔，一晃又是三个星期了。我一切如常。在《光明日报》报导文研所的消息中读到你的大名，很高兴，柯灵来也谈起这事，这说明朋友对你的想念。

记得你几月前来信说宝权也要买《辞海》（古代史部分），

后来见到他，他没有提这件事。不知他要不要（或者别人要），如果要，还可以买到一册，不要就不用通知我。

你们那里十月起要出版《世界文学》双月刊，邹荻帆他们会送我一份。我女儿也想要一份，因为是内部刊物，无法订阅，想向你讨一份，不知有无困难。

别的话下次谈。辛笛常来找我，也常谈到你。祝

好

芾　甘 九月二十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

健兄：

我本月三日要赴京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这是集体活动，在京只住一天，可能见不到你。写这信，只是告诉你，我到过北京，但如果有办法，我会跟你联系的。今天得汝龙信，他十日左右可能来上海接他母亲回京。我在上海总可以见到他。自行车零件只买到一样。

余后谈。

祝

好！

芾　甘 一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健兄：

辛笛兄到京，一定见到了你，谈了我的近况，因此我也用不着多讲什么了。自行车零件就只买到托辛笛带去的两样，这类零件很难买，据说是为了防止有些人自己装配自行车（前两年在这里买零件自己装配车子的事情是常见的）。及人来，交给我书款两元七角五分（？我收到就忘了数目），其实你还有钱在我这里，上次托人带来的二十元还不曾用完呢！莫里哀戏剧听说早已发印，本来安排同其他三种书在年内出版。但又听说这四种书都是印大三十二开本，现在纸张少，没有印大三十二开的纸，大概年内印不出来了。读者需要，也无办法。第一种斯巴达克思出版，有人六点就去排队买。我还是忙，不过最近太疲乏了，决定年内不写文章，晚上早点睡觉，免得身体搞垮。以后可能好一点。《上海文艺》今天创刊，我有一篇小说，可以得到十本赠书，拿到后就送一本给你看看。及人来，我们畅谈了一天，据说你的身体不大好，望好好保养，但首先要在思想上放得开些，看得远些。

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芾　廿日

问候淑芬嫂！

我女儿要去北京组稿，她会去看你。　又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健吾兄：

信收到。稿件已在昨天挂号寄上。四人帮垮台后你的稿子有出版的希望了。不过看情况，还得慢慢地来。事情太多，只好一件一件地办。上海的熟人都好。柯灵、师陀倒常见面，也谈起你。昨天看到四十年前的一篇《小说家座谈会第二次纪录》（是张春桥记录的）。里面有这样的话，抄给你看看：

张天翼：……譬如刘西渭批评李广田，他就提到李广田是山东人，山东人底气质是好的，福建人不好——

陈白尘：在座的谁是福建人？（大笑）

聂绀弩：福建人没有，山东人倒有的吧？

张春桥：（放笔举手）我拥护刘西渭。（众大笑）

今天读起来，觉得好笑。怎么以前对张春桥这个人和他在三十年代写的那许多文章一点印象也没有？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阴险可怕的面貌，那是五十、六十年代他给我的印象。

祝好！

芾　甘　廿一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健兄：

寄上《辞海》两册想已收到。《语词分册（下）》不久出版，

会寄给你。你还有钱存在这里(上次的二十元尚未用完)。

我很忙。过两三天这里要开政协了,也是要开九、十天。还有别的事情,因此不多写了。

请保重身体。万勿赶写文章。慢慢来吧。细水长流啊!祝好!

芾　甘 廿一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健兄:

信收到。我二十四日到京。开会期间规定“不外出,不会客”,因此无法去找你。辛笛托我带一瓶药给你,也只好以后面交了。我在考虑,会后留下来住几天看看朋友,但不知有无麻烦。今天见到家宝了,但也只是匆匆地交谈两句。究竟怎样,我以后还要跟你联系。祝

好!

芾　甘 二十五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一日

健兄:

我已迁到前门饭店三五七号。本来准备今天上午去看

你，临时有人来找，走不了。过两天一定会看你。请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十一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健吾兄：

这次在京看到你，非常高兴。十几年仿佛一场大梦。你的友情使我很感动。很想找你多谈谈，可惜没有时间安排，那天你来前门饭店不久，又让一个远房的亲戚来打扰了，最后送你到楼下，虽然你走路有点吃力，但是我觉得你还不太老。希望你多多保重，争取活到九十岁。写作要有节制。不要太兴奋，太激动，不要常动感情。

我回到上海就生病，下车的时候嗓子都哑了，休息了几天渐渐地好了起来。小林已返浙。一百元已交给济生作购书用。以后你要买什么书，我这里付款就行了。我的存款昨天退还，现在政策完全落实了。

你的独幕戏已拜读，很有意思，不过结尾弱。我看后交给辛笛，他也说结尾差。他已交给西禾，由西禾给佐临。我尚未见到佐临。

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蒂　甘 廿七日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五日

健兄：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我身体还是不好，主要仍是疲劳，事情总是做不完。前些日子的病是咳嗽，现在是肚子不大好，不过不要紧。济生出差去武汉、四川，大约要去两个月。小林早回杭州，我也已打了报告请求调回他们夫妇，据说无问题。小棠考入复旦中文系，学文学，目前还是走读，也不太紧张。你的独幕剧已交辛笛转西禾，前天佐临来看我，我要他到西禾那里去拿剧本。杨绛的书收到，请代我谢谢她。过两天我要送她一本书，也得请你转去。最近一期《人民戏剧》如方便请寄给我看看，听说有老舍夫人和新凤霞的文章。孔罗荪同志最近借调到北京参加筹备恢复作协工作，大约二十日动身赴京，在北京你们总有见面的机会。有一件事我上次见面时忘记问你，我记得你说过（在信里不然就是我记错了），你替我订一份《外国文学情况》（？）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刊物？还有上（下缺）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七日

健吾兄：

我十六晚到京开会，十九早晨返沪，无法去看你。辛笛托

带茶叶一罐，剪刀一把，只好请罗荪找人给你带去，很抱歉。你要济生代办的事(《莫里哀》和《福赛世家》第二册)，据说已办妥。别的话回上海后再谈吧。祝

好！

巴　金 十七晚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健吾兄：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想念你。辛笛交来你送给我的《莫里哀喜剧》，看见书好像见到你本人，很高兴。我常常想起你对我的关心，很感动。我还是在忙乱中过日子，什么事都搞不好，家里也很乱。翻译的《往事》第一册(收两卷)二十五万字算是交稿了。还在写点短文，正在考虑写小说，但能不能完成，自己也没把握，总之杂事多，什么人、什么事都来找我。

小林夫妇已调回上海，她在《上海文艺》，以后会调到《收获》去。

你的近况怎样？身体如何？要保重，要注意休息。总之，健康最要紧。文章、工作等等还是次要的，不能急。我现在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得到葆华逝世的消息，十分难过。分别十几年，只是在今年三月中见过一面，谈了不到一小时，他也像你那样关心我，我用什么来报答朋友呢？

请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廿六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健兄：

看见你给济生的信，你还在等小林，可是她早已回上海了。小林回来，谈到你对我的关心，十分感谢。我也想念你。但我感到遗憾的是，人年纪大了，行动受到限制，今年到京三次，很想多看看朋友，可是只去了几个地方，就疲劳不堪，打算多住几天，住下来又会有意外的麻烦。昨天读到茅公的《一点感受》，他只讲了一小部分，其实杂事还有很多。我们太不重视个人的权利，缺乏民主与法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改变现状，与封建传统彻底决裂。我最近身体还是不好（心脏有点小毛病），杂事多，办不了，医生劝我休息，有些会我就不参加了，准备"休息"两三个月再说。这所谓"休息"并不是躺下来，只是不出门而已，"翻译"、写信、作文还得照旧。你呢？你最近好吗？希望多注意，多保重，不能有一刻的大意。多活几年，看看我们国家向前发展，也是好事。天安门事件平反，大快人心！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廿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九年二月七日

健兄：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经常想念你。不知道你的身体怎样。小弥来信说你好起来了，是吗？我的生活还是很忙乱，杂事多，找的人多。读者来信也不少。常常拿起笔要写信，就听见我妹妹在楼下叫我，原来客人来了。只好放下。现在很想写文章，题目不少，却缺少时间，精力也不够。我为香港《大公报》写了十篇《随想录》，(其中有一篇《怀念萧珊》，写了些我们在运动中的遭遇。)还要写下去，打算今年出一本小书。访法日期推迟到五月，有无其他变动，还不清楚。隔了五十多年，我也想再去巴黎看看。出版社请我去，我说带女儿同去，他们也同意了。出国前要在京参加文代会，当设法找你畅谈。两月来到处流传我结婚的谣言，我在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辟谣的文章①，你们所②里可能有《大公报》，找来看看也好。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二月七日

问候淑芬嫂！

---

① 指《“结婚”》，为《随想录》之四。

② 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

健兄：

我来京开会，时间不长，不能来看你。我住在京西宾馆，进出也不方便，下次来当去看你。估计三、四月都要来。去巴黎大概在五月。

我的身体还是不大好，衰老了。身心都不及从前。最近给香港《大公报》写《随想录》，我说这是我的"遗嘱"，打算每年写一本，写上五小本，就搁笔。

你怎样？听说你的健康较前好，我也高兴。请保重。

我开完会就走。

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八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健兄：

昨天寄了一篇文章（《怀念萧珊》）的剪报给及人，请他看完后转给您看看，这样您可以知道我过去靠边的一点情况。这篇文章还将在广东的《作品》月刊上再发表一次，我准备要些刊物来分送关心我的朋友。罗荪通知我，赴法期暂订于下月

二十，我大约十日前后上京。到京后我会跟您联系，要是忙就不一定去看您。无论如何，文代会上我们一定会见面畅谈的。之琳、占元来沪开会，我都见到了，谈得很高兴，辛笛还请他们吃了饭。我也参加了一次他们的会。可惜您没有能来，不然可以见到许多熟人。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萧　甘 三月二十一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三日

健兄：

信读悉，文章也拜读了，一头一尾写得很好，中间就寻常了。你叫我先看，我替你删了些，有的事你记不清了，有的如金条之类，我懂，别人不易懂，还是删了好。原稿我已交给小林，《收获》用了。照片太小，放大后不清楚。《收获》打算找吴泰昌到郑家另外找一张来。你的一张现在还给你，请查收。我的身体还是不好。

祝
好！

巴　金 五月十三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八〇年三月六日

健兄：

信收到。我身体不好，事情仍多，无法写信，请谅。

你要的书，我一直找不到，很抱歉。

我大概本月二十日赴京，住十天光景，在日不过三星期，可能不太累。

我写了篇怀念老舍的文章，为知识分子讲了两句话。我这样想：要实现四化，就离不了知识和知识分子。一般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好的，老舍是一个代表人物。

请保重。祝

好！

芾　甘 六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一日

健兄：

书二册收到，谢谢。济生的一册已转去了。他的爱人仍在医院治疗，病最近没有发展。

前几天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寄到成都去了，现在由李致退回，仍寄上，请原谅我的糊涂。

我二十日去京。如果准备工作紧张，我就不去看你。从日本回国后再见吧。

祝

好！

巴　　金 十一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健兄：

我来京近十日，疲劳不堪，不去看您了。回国时直飞上海，不来北京，过两月再见吧。

您身体怎样？请多多保重。

祝

好！

巴　　金 廿八夜

问候淑芬嫂！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健兄：

信收到。我这两个月身体不大好，看情况整个机器衰老不管用了。因此我很少出去参加社会活动。但杂事还是不少。很想同老朋友多谈谈，可是到了北京也不得闲，找朋友行动又不便。写信也因手指不大灵活，写字慢，有困难。我们两个都老了。倒是家宝还好，值得人羡慕。我有十一本书要搞出来，

这是一件繁重的工作。我希望能搞完它，但也得努力奋斗。我希望你多多保重，据我看，像我们这样的人，不爱惜身体，就拖不到多久，注意一下也可以多活几年。我请你保重，也祝你长寿。祝

好！

芾　甘 六月廿一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日

健吾兄：

信书都收到，谢谢。本月二日我发高烧到医院看门诊，就给留下了，一住就是十二天。廿四日上北京，这次待的时间短，不能找您畅谈了。写这信，只是告诉您我的近况。听说卓吾[①]去世，想起一九二七年同他在巴黎几次会见的情景，仿佛做了一场大梦。请您多多保重。祝

好！

芾　甘 廿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

健兄：

---

① 李卓吾：李健吾之兄。

信收到。听说你身体不大好，有些担心。我不给你写信，只是因为写字吃力。当然也忙，不过近两三个月我不出去开会，有点喘息的时间，健康不再恶化了。我看只要当心，还能多活。这次开会我请假，其实我即使到了北京，行动不便，也难走到你那里。这两年我的确衰老了。我想多活，不过想多做点事。除了写作、翻译外，还鼓动作协办个现代文学资料馆，搜藏"五四"以来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要是办得成，还要找你捐赠书信和手稿。现在外国人都在搜集、保存、研究我们文学的资料，我们自己却视之如粪土，太可惜了。

我太疲劳，写字也感到吃力，手展不开，字越写越小，不写了。请多保重。祝

好！

芾　甘　三月七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健吾兄：

信收到。我还是写字困难，一直有"太累了"的感觉。但是各种事情都找上门来，不让休息。明天上午由孩子陪同，去杭州休养五、六天。你劝我不要上京走动，很好。但看来我结束杭州之行后，还得到北京住三四天。不会久，那时也许无法去看你，像从前那样同你聊天，请你不要生气。在北京我有不少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你的婚礼。人老了，实在没有意思。

不过脑子不糊涂，胆子更大，倒是万幸。最好能多活几年，多讲点真话。听说这次从文出国，很受欢迎，他总算抬起头来了，我很高兴。请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卅一日

问候淑芬嫂！

一九八一年九月五日

健兄：

信收到。《信号》① 是我出的，记得是收在"烽火小丛书"内的，但现在没有了。《希伯先生》也没有找到。我十日赴京，十五日飞法，没有时间去看您，您来上海，我在国外，见不着，以后再见吧。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九月五日

问候淑芬嫂。

① 《信号》，李健吾作的剧本；下文的《希伯先生》为李的散文集。

致李维永*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

维永：

信收到。你父亲写《秋》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是在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但我也无把握。《秋》的初版本在一九四六年发行，没有他写的《序》或《后记》。

我写字困难，不写了。请代我问候你的母亲。祝

好！

巴　金 十四日

---

* 李维永：李健吾的幼女。

致 张 挺*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一日

张挺同志：

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的书。我最近较忙，没有能早写回信，请原谅。对自己的过去作品，要求应当严格，自己多多批判，免得读者受到坏的影响。我是这样看：否定自己越彻底，越有利于从头做起。我的确想把大部分精力花在赫尔岑的《回忆录》上面，我要在翻译中进行创作。《回忆录》准备陆续出版，明年先出第一册（一两年内写不出其他的新作品，也没有这样的打算）。不知道您目前在济南还是在青岛，我把信寄到青岛，我想您一定会收到。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十一日

---

* 张挺（1921—　），字铁英，辽宁黑山人。青岛师范专科学校教授。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铁英同志：

信收到。首先回答您的两个问题：

1."核桃的喜剧"是从《往事与随想》里引用来的。现在把原文抄给您。（略）

2.林译《诗人解颐语》是《谦伯氏英文课本》的译文。这是英国儿童英语的教科书，并非文学著作。

《海鸥》收到，谢谢。我忙，身体不好，文章无法写，请谅。

祝

好！

巴　金 廿四日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七日

铁英同志：

信收到了，花生米也收到了，谢谢您。您屡次找人带东西来，我感到受之有愧。有时读到您来信，颇感温暖，您的关心就是对我的鼓励。以后请不要再送东西来，千万！

祝

好！

巴　金 三月十七日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张挺同志：

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我虽出院，腿伤并未治好，目前行动仍不方便，写字困难，此信由我口述，我的侄女国煣代笔。

朋友们和读者们批评、研究我的作品，我无意见，至于成立“研究会”，我看大可不必。你们打算明年召开“学术讨论会”，我不赞成，也不参加，希望你们放弃这个打算。我说过，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不希望别人这么看待我。再一次谢谢你。

巴金口述 八月廿九日

请告诉我李存光同志的地址。

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

张挺同志：

信收到，寄上照片一张，请查收。

我身体不好，写字困难，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但是我无法休息，也不想休息，我估计拖一两年总不会有大问题。

谢谢您寄海米来，但以后请不要再寄什么了。这里买东西也很方便。麻烦别人，我感到不安。

祝

好！

巴　　金 三月六日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张挺同志：

信收到。小林、国煣都很忙，无法代笔，只好由我自己来作简短的回答。

我至今未读过岛崎氏的《家》和《春》①。只读了一部《新生》，是从法国回来以后读的，是徐祖正的译本，由北新书局出版。我写小说时并未想到岛崎氏的作品。

不能多写，请原谅。

祝

好！

巴　　金 十月二十九日

---

① 指日本作家岛崎氏所著的《家》、《春》（及下文的《新生》），它们与巴金所著无关。

致张天翼*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天翼同志：

书收到，谢谢。我回到上海，因感冒病了好些天，现在快痊愈了。你近来好吗？

寄上香港《新晚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你的短文的剪报，我和那位作者一样：祝你长寿。请保重，也请记住全国人民都关心你，连港澳同胞也没有忘记你。祝
好！

巴　金 廿七日

问候承宽同志①！

---

* 张天翼(1906—1985)：号一之。湖南湘乡人。作家。

① 承宽：沈承宽(1929—　)。北京人。张天翼夫人。

致张企程*

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

企程同志：

信悉。已在信稿上签字，就烦你们带去吧。

我患病未愈，写字困难，不写了，请原谅。

登记表请转给侯志平同志，谢谢。

此致

敬礼！

巴　金 八五年七月七日

---

* 张企程（1913— ）：浙江湖州人。当时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

致张光年*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光年同志：

信收到。在沪谈得痛快。谢谢你的关心。我曾患过一次感冒，现已治好，只是体力损害较大。

徐钤赴京，说是已将我的情况告诉你们。我的健康情况并不好，但也无大问题，只是行动不便，写字困难。最近在家推拿、治疗，比在医院时还认真，可能有好转希望。但可惜四大召开我不能赴京参加了。文学馆有进展，我很高兴。望你经常抓一下。祝

好！

巴　金 廿六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光年同志：

由冯牧和王蒙两位转来的信都拜读了。最近半个月我的

* 张光年（1913— ）：湖北光化人。诗人、作家。

身体的确不好，我害怕一下子垮掉，所以决定不去北京。你们的好意我很感激，不过我看我不出席对大会①也无损失。我真诚地支持你们。开幕词我改了两遍，也很满意，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了。您的报告不错，是在当前形势下写得极好的报告了。我相信会一定开得很好，很成功！我的心和你们的在一起，祝您，祝你们奋勇前进！

敬祝

安好！

巴　金 八四年十二月廿四日

冯牧同志的报告第十九页十一行第五字“六”应改为“七”，这两届大会是四十五和四十七。

请你们抓一下文学馆的公开建馆工作。　又及

① 指一九八四年末举行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致张兆和*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八日

三姐：

信悉。从文这次走得太突然，又去得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又不惊动别人。小林参加告别仪式，觉得他好像睡在花丛中，没有噪音，没有惊扰，他倾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

他去了，的确清清白白，于心无愧。他奉献了那么多，却又享用这么少。我想起那个小房间，想起那张小桌子，感到十分惭愧。没有同他的遗体告别，我非常难过。这些日子我常常在想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一些事情，我多留恋在你们家“作食客”的日子！现在我也得把我生活的一部分埋葬了。

谢谢您的关心和鼓励。我比从文小两岁，虽然多病，但还未完全躺倒，只是行动不便，讲话吃力，写字困难，不过我总要争取多活，也可能多活。想到从文，我觉得眼前多了一个榜样：不声不响地做自己的工作。我要向他学习，这不是客气话。

---

* 张兆和(1910—)：安徽合肥人。沈从文夫人。作家。

您多多保重吧。这些年您太辛苦了。从文在困难的时候一直得到您的照顾，这是他的幸福。没有您，他后半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也不一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因此作为读者，作为朋友，我都要感谢您。再说一句：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六月十八日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

三姐：

信收到。我又找出两封从文的旧信，交给魏帆为您寄上了。旧信原不只这些，以前的都在“文革”中散失，“文革”后的信可能还会找到一两封。

写文章的事，让我试试看。本来我想写，也有话要说，可是现在手不听指挥，写字吃力；脑子不听指挥，思想迟钝；每天写百把字都感到困难，一怕写不好文章；二怕有各种干扰，不能如期交卷。但接到了您的信后，不管好坏，我总得写一篇。别的以后再说。祝

好！

巴　金 八月十八日

问候小龙、小虎

致张渭良*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

渭良同志：

来信收到。"文革"前我不止一次打算去嘉定看望您，因为杂事多，抽不出时间作安排，我这打算终于没有成为事实。然后"文革"爆发，对于我一切都完了。我在"牛棚"里过了十年，被赶出了文艺界。"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才又拿起笔，没有想到不几年我就摔断了腿，后来又患帕金森氏症（震颤麻痹症），到现在还是靠药物延续生命，行动极不便，写字很困难。因此无法参加任何政治和社会活动，也就没有能去嘉定访问了。请原谅。您愿意到我住处来坐坐谈谈，我当然欢迎。不过最近我身体不好，讲话很吃力，精神差，又怕冷。我想等天气暖和一点，就是说在春节后二月下旬某一天请您来我家坐坐，聊一个小时，您看行吗？您要是同意，到时我会给您去信约个见面的时间。①

---

* 张渭良（1923—1993）：上海嘉定人，前志愿军战斗英雄、坚强战士。

① 这信寄出后，张渭良同志按时到作者家作客。

祝

好！

巴　金 八八年一月十五日

致张慧珠*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慧珠同志：

信收到。请原谅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写长信，我身体不好，事情又多。托尔斯泰那句话是二十年代在一本托尔斯泰传中看到的，但现在书找不到了。我今天在《近代思想》（一九一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本新潮社原著）上册第六章（《托尔斯泰之人道主义》）的最后找到一句话："自约翰·卢梭以来，沸腾世界之良心，莫如托氏者，他实苦人类之所苦者也。"这句话在二、三十年代对我有很大影响。（参看《复仇集·序》）

别的话我不想讲——只想说：您对觉新的看法，我同意。过两三年我自己也想谈谈。匆复。

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廿一日

---

* 张慧珠（1932—　）：女。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一九八〇年三月八日

慧珠同志：

长信收到，谢谢。我身体不好，又要作出国访问的准备(不久就赴京集中)，不能写较长的回信，请谅。另封寄上一册《往事与回忆》，请查收。关于我的著作，您怎么写，都行。我前期的作品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较深，但这“无政府主义”与今天的“无政府思潮”不同，很难讲得清楚，我看用不着在这方面纠缠。还有一点，自始至终我是个爱国主义者，这又是和无政府主义相矛盾的。匆复。

祝

好!

巴　金 八日

致 陆 蠡*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诸友：

我们二十日晚上平安地离开了广州，同行十人，搭的是一只装货的木船。乘客就只有我们这一伙。在船上住了五天才到达都城，在都城换小火轮转梧州。二十五深夜到了梧州。我们在这里等船，我预备去桂林。广州情形很混乱。我们在这里遇见好些二十一日出来的人，知道二十一日情形就乱得一塌糊涂，在那天上午走的人都不能带行李出来。过几天我再寄一篇描写最后两天广州的情形及我们退出的经过①。

祝好。

巴　金 二十八日

---

* 陆蠡(1908—1942)：字圣泉，浙江天台人。作家、翻译家。当时留居上海负责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此信曾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文汇报》。

① 指《从广州出来》一文。

致陈丹晨*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三日

丹晨同志：

"谈话纪录"① 收到，谢谢。

我上次讲的《谈友情》的文章已发表，② 现在把剪报寄给您看看。您用不着看原书校样了。

这信到时，您可能还在车上。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月十三日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丹晨同志：

---

* 陈丹晨(1931—)：浙江宁波人。作家。

① 指陈任《中国文学》杂志社记者时于一九六三年初采访作者时所作谈话记录。

② 即《致芹泽光治良先生》。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香港《文汇报》，后作为《倾吐不尽的感情》的《代序》。

来信收到。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是一个多月了。我还是忙乱地过日子。中篇①改得很慢，翻译工作倒照常进行。眼睛仍不大好，每天点几次眼药，但并不严重。访问记原稿用不着让我先看，这样您倒可以少点拘束。

您要我举出几篇散文的篇目，②其实我也想不出什么值得介绍的文章。您自己挑吧。您要我举，我只好随便写几个题目：《镰仓带回的照片》、《愤怒的内滩》、《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或《忆个旧》（一九六一年《上海文学》六月号）。用不用由你们决定，请不要客气。

匆复。祝

好！

巴　金 三月廿四日

请您问问君健同志③，可否将译载罗淑短篇的两期《中国文学》各寄一册给北京信箱六十号马小弥（罗淑的女儿）。拜托拜托。

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

丹晨同志：

---

① 指《三同志》，现收入《全集》第二十一卷。

② 当时《中国文学》拟选译一组作者的小说、散文。

③ 指叶君健，《中国文学》副总编辑。

来信收到，您太客气了。我没有不同的意见。①您要我的《文集》，我当然愿意送给您。不过我的《文集》大部分都已售缺，我曾托出版社和新华书店设法，也没有能找到。我这里只有最后的五卷，只好先把它们寄给您了，请原谅。匆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四月九日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丹晨同志：

回到上海来，又陪朋友去杭州住了几天，以后就一直在开会。您的信和寄回来的照片都收到了，没有能早写回信，请原谅。《人民中国》和《中国文学》都见到，只是您的文章我还不曾仔细拜读。您对我鼓励多，责备少，自己想想也颇觉惭愧。我答应送给您的那本小书②至今还未印出，最近又尊重出版社的意见修改了一些字句，看情形可能要拖到下半年了。我下月初有个出国访问的任务③，还要到北京去一次。您好吗？

别的话下次谈。此致

敬礼

巴　金 五月二十三日

---

① 指对陈所写访问记的意见。

② 指《倾吐不尽的感情》。

③ 指去越南。

一九七七年二月九日

丹晨同志：

您大概早回到北京了。这次见面时，您说倘使有人需要，寄赠《文学》①专刊是可以的。孔罗荪同志没有订到《光明日报》，也无法另买《文学》专刊，但是工作上颇需要这类刊物（他现在上海师大中文系），不知是否可以寄一份《文学》专刊给他，请考虑。他的地址是……（略）

此致

敬礼！

李芾甘 二月九日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日

丹晨同志：

我的信昨天寄出后，今天上午就收到您的来信和《文学》专刊，谢谢。《文学》专刊倘能寄给小林夫妇一份，那更加感谢了。他们也会把他们那两份刊物按期寄上的。

您问起我翻译赫尔岑回忆录的计划，我上次讲的是要在八十岁以前完成，因为过了八十，恐怕体力和视力都不行了。我最初是想在八〇年前搞完它，但不一定有把握，就这样延期

① 《文学》专刊：《光明日报》的副刊。

了。但一定要搞完这个工作。

匆复。祝

好！

李蒂廿 十日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

丹晨同志：

信早收到。我最近较忙，文章① 发表后，收到信较多，来不及回答，请原谅，也谢谢你的关心。

关于自我否定的问题，你不同意我做得“太彻底”，你可能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自己还有两个想法：一，自己讲得彻底，免得读者中毒；二，彻底否定了，还可以从头做起，当然不是说再写小说，翻译赫尔岑啦，写点别的什么啦，都行，有一分热就放一分热吧。你讲的当然也有些道理，但这要经过一番讨论，才弄得清楚。你的好意我很感谢。黎丁来沪，尚未见着，他可能明天来找我。

别的话以后再说吧。祝

好！

巴 金 十八日

---

① 指作者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二十七日先后所作《一封信》及《第二次的解放》。二文中均对自己的创作持否定态度。

一九七七年七月三日

丹晨同志：

黎丁和乔福山①同志来，都见到了。最近想必很忙。我也闲不了。写这封信，想向您要两份六月廿五日的《文学》专刊。倘使方便，就请您寄给我。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三日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丹晨同志：

二十六日来信收到。上一信也收到了。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我较忙。我很愿意给你们刊物写文章，您讲过几次了。我的确应当写，但是目前我身体实在吃不消。最近为《上海文艺》赶了一篇东西，搞了一个多月，昨天才缴了卷，因为活动较多，来找的人也不少，还要接待外宾，人上了年纪，思想不易集中，写文章实在有困难。请原谅，我暂时不能给你们副刊寄稿。倘使我以后有空，能写出一两篇像样的文章，一定寄给您。要是没有会，我就不会去北京，说实话，年纪大了，不想动了，家里也有事丢不开。

---

① 黎丁、乔福山：均系《光明日报》编辑。

没有能给您寄稿，再一次向您道歉。

祝

好！

巴　金 廿九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五日

丹晨同志：

信收到。小林回来也谈到您。非常抱歉，我无法为你们专刊写文章，我的身体垮了。最近害病毒性感冒，两星期了，稍微好了一点，但仍咳得厉害。

您要的书我只找到《文集》第八卷一册，已经挂号寄上了。其他的以后托人去找，托旧书店去找。总之，我记在心上，五年以内总可以找到几本。能找全当然更好。

匆复。祝

好！

巴　金 五日

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

丹晨、福山同志：

你们来信收到了。这次在京虽然见面几次，都没有能畅谈，颇感遗憾。临行承你们送到车站，并替我搬行李，福山同志提着我的大皮箱的身姿至今还印在我的脑子里，我不曾当

面致谢，但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返沪后因感冒在家休息了两个星期，身体还是不大好。寄上小书，不过表示一点谢意。我的生活还是忙乱，一时无法写文章。

祝你们工作顺利。

敬礼！

巴　金 四月四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

丹晨同志：

信稿[1]都收到，退还的书也看到了。上月十八日搬到西苑后，想约您谈谈，却无法跟您联系，听泰昌同志说您在家写文章。

您的稿子我看了几页，争取在这月内看完。在京第二次患感冒，至今未愈，不能多做工作。

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三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丹晨同志：

---

① 指陈作《巴金评传》稿。

您的大作今天看完了。有些叙述与事实不符，我已将改正意见写在旁边。此外我没有意见了。

您的看法我并不完全同意，但这是您的文章，不能照我的意见写。我说过“过了八十，我如活着，我就写出我的意见”，现在我还没有考虑过某些问题，也没有时间考虑。

您可以放心地发表您的著作，因为我看，您的确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而且看了不少材料，内容比我见过的同类著作都丰富。

小林忙，大作不用给她看了。祝

好！

巴　金 十三日

关于您的书，我一时说不出什么意见。您不必找我谈什么了。改不改由您自己决定吧。　又及

十四日

一九八〇年十月七日

丹晨同志：

看到您给小林的信。要的书都会送给你们，请勿念。

《爝火集》是小林编选的。《勇气和责任心》当时手边无底稿。①

---

① 复告所询《爝火集》中未收《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一文的原因。

您在《钟山》上发表的文章中讲到我的三姐。三姐是我的亲姐姐，名尧桢，二姐名尧彩。二叔的大女儿是四姐，名尧端。

祝

好！

巴　金 七日

问候泰昌！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丹晨同志：

我已返沪，身体还是不大好。看到您的评传，后记中有个小错。法国似乎没有研究我的专书，明兴礼在法国只发表过几篇短文，那本书(法文原书)好像并未出版。近几年法文报刊上文章不少，但未见专著。您说“法国的葛拉西的《巴金》”，大概指茅国权的小书《巴金》。茅的书在美国波士顿出版。Nuits Glacée 是《寒夜》的法文译名，不是人名。此外苏联在一九七六年还出过一本《巴金》，是A.尼科莉斯卡娅著的。

信写到这里，小林告诉我您已知道了，我仍然把信寄给您。祝

好！

巴　金 二十六日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

丹晨同志：

汇上《文艺报》稿酬四十四元，请收下。那篇文章① 的架子是您搭起来的，因此稿酬应当送给您，请不要客气。祝好！

巴　金 十七日

---

① 指发表于《文艺报》一九八五年第二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系由陈草拟初稿，经作者修改定稿。

致陈荒煤*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荒煤同志：

回电后才收到来信。我近来一直生病，写字困难，精神不好，而且关于文艺工作和文艺批评，我不想表态，也无精力认真考虑，不能寄稿，① 请谅。我想来想去，文联会也还可以延期，最好延到十二大以后。总之，体制必须改革，开会如不能解决问题，不过浪费国家钱财。请多考虑。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廿五日

安仁散文三册② 给上海文艺出版社送去了，他们愿意编印他的散文集。　又及

---

* 陈荒煤（1913— ）：湖北襄阳人。作家。

① 陈曾约作者为《文学评论》写有关谈对文艺批评工作的意见稿。

② 安仁：郭安仁，即丽尼（1909—1968）。湖北孝感人。作家、翻译家。“散文三册”指《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

荒煤同志：

信悉。我的疮已痊愈，但写字仍感困难。文章①已拜读，觉得你把我写得比实际好了些，高了些。不过对你的好意我感激。你支持我讲真话，我高兴。写字吃力，许多话见面时畅谈吧。另封寄上《近作（三）》一册。祝

好！

巴　金 二十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日

荒煤同志：

信早收到，贺信我愿意写。但是近两三个月我身体很不好，又有些杂事，执笔时间不多，拿起笔却什么都写不出来，没有办法，届时只好发个贺电了，请原谅。小林将去广州深圳参加什么笔会。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三日

---

① 指陈作《心灵中仍燃烧着希望之火》。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七日

荒煤同志：

从杭州回来，应该给你写信了。不想两三天后就因感冒发了气管炎，咳得厉害，回信一直拖到现在，请原谅。

你要编辑怀念周总理的文集，向政协文艺界委员组稿，这是一件好事，我当然支持。您要我写几句话，我想不必了，我讲不好大道理，只是我敬爱他，对他有真感情。我写过两篇怀念文章。但是现在我患帕金森氏症，有语言障碍，写字不成形，无法再写什么了。不过总理的形象亲切地长留在我的心中。

希望您工作顺利。

祝

好！

巴　金　五月十七日

致陈洪有*

一九七六年五月　　日

洪有兄：

信收到。我的情况广良对你讲过了，我就不再写什么。现在已解决的是政治上的解放，其他方面陆续在解决，大约还需要两三个月。儿子仍在安徽农村。女儿可以留上海，但工作还没有定。我在宣布解放后就不去机关上班了，只去参加机关的学习。

我一九六二年初和你见面后又有十一年了①，这十一年中你结了婚生了儿女，我都不知道，这真是极大的变化，知道你身体健康，很高兴。运动初期可能是一九六七年收到过你的一封信，鼓励我认真改造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无法回信。但这件事我一直记住的，真谢谢你的关心。

别的话，下次谈吧。

祝

好！

芾甘　五月

---

* 陈洪有(1907—1987)，广东新会人。教育工作者。

① 此处或记忆有误。

一九七六年六月九日

洪有兄：

信收到。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我的身体还好。女儿在杭州工作，儿子从农村调回上海，现在暂时在街道乡办帮忙工作，等待分配。我在出版社参加政治学习，但不上班。谢谢你告诉我一些朋友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希望你的居住问题早日得到解决。我觉得你的看法是对的：旧知识分子受批判审查是应该的。还是多从"改造"上面看，"改造"上面想，认真"改造"自己。

别的话下次谈。

匆复。祝

好！

芾 甘 六月九日

一九七六年(约)十月五日

洪有兄：

信收到。"四人帮"被打倒，除了四害，人心大快，一切会逐渐恢复正常状态，会按照政策办事。你的问题会得妥善处理，我的问题也会有彻底解决的时候，不过得等待一段时间。他们做过的坏事太多了，得慢慢地清理。

我的儿子已进工厂做了两三个月了，是食品厂，在罐头车间劳动。

希望你全家都好，一切顺利。你给伍禅写信时，请代我问候他。

祝

好！

芾　甘 五日

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

洪有兄：

信早收到。我已给你汇上人民币三十元，应当收到了。你的情况有变动时，请告诉我。"四人帮"垮台后，一切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你要保重身体。《毛选》五卷出版，想来你早已得到了一册。望认真地学习。

祝

好！

芾　甘 八日

一九七七年(约)八月　　日

洪有兄：

信收到。知道你的情况，也替你着急，不过我想事情终归会得着合理的解决的。抱歉的是我现在没法给你帮忙。我的问题宣布解决才四五个月，过去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没有来往了。我托谁讲话呢？过去广东方面我熟人较多，现在他们的情

况我全不清楚。谁会听我讲话、买我的帐呢？我现在身体还好，还能做点翻译工作，准备慢慢地翻译几本书出来，争取对人民多做点事情，别的以后再说吧。我的文集现在手边没有了。不过即使有我也不想□□□[1]友去浪费别人[2]

① 此处原件缺三字。

② 原件以下残缺。

致陈锡光*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九日

锡光同志：

三日来信收到。上次老周同志讲起你，才知道你的近况。谢谢你的关心，也为你的身体健康高兴。

我很好，只是年纪大起来，身体也不及从前，记忆力更差了。生活倒很安定，除每周去机关两次或三次参加学习外，就在家读书或搞点翻译。我已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不过进行得很慢，眼睛有点小毛病，这也是衰老的现象。但和剑波比起来我身体好多了，因此情绪也好得多，最重要的是我的血压不高，心脏无病。关于我，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九日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七日

锡光同志：

* 陈锡光(1924—)：四川合江人。教育工作者。

你给琼如的信收到，谢谢你的关心。我们一家都好。我现在出版社编译室，但也只是每周去两次参加政治学习。"四人帮"揪出打倒，我头上的大石搬掉了，我当然高兴，现在我的问题可以彻底解决了。身体还可以，但眼病还未好，一时不会好的，只要不加重我就满意了。我仍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希望在八十岁以前译好它。

济生一家都好。采臣已退休，最近在上海休养。你好吗？身体怎样？

祝

好！

芾　甘 十七日

一九七七年七月九日

锡光同志：

你的信都收到。托友人带来的酱油也取到了。谢谢你。我最近几个月实在忙，不能早日给你写回信，请原谅。我这里一切都好，家里人都好，我的身体也还不错，只是上了年纪，做起工作来进度慢，也感到吃力，比从前差多了。我并未开始写长篇，首先，没有充足的时间构思执笔。这消息是日本记者传出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喜欢随便讲讲，其实我连打算也没有。我倘使能把赫尔岑的《回忆录》全部译好就很不错了。

听说四川今年丰收有望，很高兴。江浙今年因天气反常，

有些困难。最近见到安徽朋友，据说那边农业情况很好。

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七月九日

问候天菊同志。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

锡光同志：

去年十一月来信读悉。最近托人带来的四川土产也收到了，谢谢你。

我身体不好，写字费力，只能写几行回答，请原谅。

《随想录》二、三集我还可以找到一部。第四集（"人文"版）刚印好，至今尚未寄到，我一直在等着，拿到后就给你寄上。

祝

好！

芾　甘 三月二日

问候你的爱人和女儿。

致陈蕴珍*

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

蕴珍：

昨天寄发一信想已收到。昨天下午去找汝及人，看见他太太才知道，他早晨刚上车去无锡，真不巧。后来便去找振铎和家宝，在他们那里吃晚饭，到十点钟才回来。上床较早，却始终睡不着。被盖较厚，现在用似乎还早，觉得热。晚上很静。院子里月色很好。生活比上次开会时安适，但不及上次热闹。晚上失眠想起许多事情。早晨七点半才起床，下去吃早饭，遇见杨刚，才知道她也住在这里。在饭厅里遇见了一些熟人。可是在房里却听不见一点声音。现在是九点一刻，十点钟要去开分组会，不写了。请你打个电话给骏祥(77761)，说烟昨天已交家宝，我不知阳翰笙住处。白杨还没有回来，信留给家宝，书也托他转去。我很好，很想念你们。这里天气相当凉爽。祝

好！

芾　甘　九月九日

---

* 陈蕴珍(1917—1972)：笔名萧珊。浙江宁波人。作者的夫人。翻译家。

靳以行李还未送来，大概不是装一次车。俟送到后就通知他弟弟来取。幸好我的箱子没有交行李房。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日

珍：

现在是八点三刻，我们就要动身上车站了。车十点开。以后越去越远了。我们在梦里见面吧。路上也许没有写信的机会（车上得准备写一篇文章）。而且恐怕以后也没法写长信。我很好。你们好么？今天见到四舅全家，在四舅母那儿吃饺子，四舅送我回旅馆来。四舅的通信处是西长安街邮电部国际关系处陈林。四舅母要小林、小棠的照片。请告济生：周孝怀住开纳路六一弄六九号（现改成一千多号了？）

祝

好！

芾　甘 卅晚

问候母亲和大家。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

蕴珍：

昨天在沈阳发出一信想已收到。我们明天早晨到满洲里，

明天一定很忙，但明天是否能赶上去哥德堡的火车还说不定。据说到哥德堡还要换一次车。十日可到莫斯科。在西伯利亚的车上寄信恐怕很不方便。而且以后每天要开会。我们从北京到满洲里，铁道部给我们挂了四辆车，车上还有不少工作人员，所以生活相当舒适。直到现在为止东北还不算冷。天气好，火车穿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令人想起高尔基的小说。可惜的是火车停的时间少。今天我只有在哈尔滨和昂昂溪两个站上散过步。想念你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才看得到你的信，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才听得到你的声音？明天要出国境了。车上只供应清茶，我今天都找你包给我的沱茶来泡着喝了。家宝送了我许多香片，是他新买来的。可是我不大喜欢喝香片，而在国外恐怕难弄到开水。所以家宝的茶叶也许还得带回上海喝。车上开放水汀，很暖和，昨夜热得睡不着。我盖两床毯子。起初很热，但到快天亮时却冷起来了。再说一句：想念你们，也想念一切朋友。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一日

问候母亲和瑞珏，想小林。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九日

蕴珍：

我们今天下午三点钟到达（这是莫斯科钟点，照上海时间

是晚上十点钟)。天气很好。莫斯科还不冷。车站上有好些人来接我们，西蒙诺夫也来了。我们住在“莫斯科饭店”。我的房间是八楼二十四号。同来的分住在三、四、五、六、七、八、九楼。所以房门一关，一个人，一个世界。窗下是大街，很宽。对面也是一个十一层的高建筑。莫斯科的街道都很宽。从车站到旅馆，经过好些条街。旅馆旁边便是歌剧院，歌剧院旁边是小剧院，正在演契诃夫的《结婚》。这与西伯利亚的积雪的草原相比，真是两个世界了。

现在我坐在房间里等行李，一面写这封信。我很想念你们。离沪后一直没法接到你们的信。现在离你更远了。在莫斯科大约要耽搁两天，以后便去波兰。今天可休息一天，明天起大概要过紧张生活了。

信写到这里，有人来叫下楼去吃晚饭，吃过晚饭不久，又去赴对外文化协会的鸡尾酒会。场面相当大，跟在电影中看见的差不多。我们刚吃过饭，肚子很饱，只略略吃点东西，听了两三个人唱了歌就回来了。但也已经到了十一点半了。莫斯科时间与上海时间差七小时，这时正是上海早晨六点半钟。

刚听说我们后天动身去捷克，在那边等最后决定，去伦敦还是去华沙。伦敦十之八九是去不了的，一定是去华沙。据说有二千多人代表一百卅多个国家开会，这真是个大会了。

别话后谈，替我问候大家。祝

好！

芾甘 五〇・十一・九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一日

蕴珍：

在车上的确得到了休息。一个月来没有像这样地“好睡”了。这封信是在车上写的，准备在北京车站投邮。我很好。车上太热，而且是闷热。别的都很好。靳以、黄裳版税收据，还在我口袋里，今早发现，在徐州写了封信给采臣托他转给宗洯，信是在徐州车站交给一位邮局工作人员的，现在应当收到了。车抖得厉害，不写了。

祝

好！

芾 廿十一日

问候妈和大家。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日

珍：

今天发的一信想已收到。那是在车上写好的。车六点五十分到北京车站，文联一位同志来接我，接着家宝也来了。天才刚刚亮。我们坐文联的车子到文联休息了一阵。九点以后见到丁玲，知道了今天没有工作，我便到西城找汝及人去。外面下着大雪。那封信就是在去汝家的途中到邮局寄发的。汝及人准备接我，熬夜到四点钟，火熄了他支持不住也就睡了。我到

他家时，他刚起来。及人约我出去吃了饭，在市场买了一件小玩具送给李小林，托及人带去。后来又去演乐胡同，顾先生生病睡在床上，吃中药，因请不到出诊的西医。顾师母和阿越、阿弟都看见了，顾师母还送我一块沱茶。顾先生瘦得很多，他谈起开明事说，最近因中图欠款未付，银行也借不到款，所以很穷，又谈起将来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版税要改新办法。旧有的书如何处置，正在计划中。最近因"三反"运动，合并事又延期了。看情形，下半年版税会大减。不过我们好好用总可以勉强够吧。顾先生谈起开明"三反"运动已捉到一个"小老虎"，就是李元章(昆明分店经理)，你还记得他吧。

我现在已搬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宿舍来住。一个人住一间屋子，生得有火炉，相当暖和舒适。从后天起便要听报告，日程已排到廿六日，看情形恐怕要到月底才能够动身。家宝因工作关系不去朝鲜，改下工厂。我还是到朝鲜去。去时也可以得到不少方便，这里朋友对我都很好。你们不必挂念我。

我很想念你们，尤其想念你。每次分别，心里总充满着怀念。无论到什么地方，我总会记着你。你好好念俄文吧。希望我回沪时你已可以做我的"教师"了。这不是说笑话。

家宝的余款暂存银行，不必寄给他了，反正数目不多，他也不需要。

三哥的款我想不必动用了，留着给他修墓或办图书馆吧。九妹的十六万元仍请按月寄。大嫂处和别处都可以不寄了。汝及人改期二十二日到上海。

二十一日以前来信请寄北京后海北官房二十号。这地址

也可以告诉釆臣。又请打电话(64525)给文联刘北汜，说他嘱办的事，我已当面给文联舒群同志谈好，照办了。别话后谈。

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二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

蕴珍：

前天晚上写的一封信，想已见到。我的生活习惯跟在上海时不同，现在可以过较有规律的生活了。我前天晚上十点半睡觉，早晨七点钟起床，昨天晚上十一点睡，今天七点钟起来。至少在这个月里面我不会熬夜工作了。日程表已排定。廿六日开欢送会，行期多半在月底。北京相当冷，前天上午下雪，昨天下了一天，现在还在下。我住在一间公寓式的小屋里，生一个火炉，暖得很，昨晚盖两床铺盖，差一点睡不着。昨晚家宝约吃“涮羊肉”，译生不舒服，未出来。我也未见着，译生肚里有小孩了。四舅母见到了。四舅旧历年底又发过一次病，现在身体很差。五表妹考取了人民银行的训练班，受过四个月训，现在等着派工作。大约三百多斤小米一月。四舅母要小棠的照片，请你把小林、小棠的照片寄来。得信后请即寄去。听四舅母讲起陈二舅也因解放前有贪污事情，差一点发生大问题，后来把东西退出来才解决了。这些旧时代的人的

确应该完了。昨天在市场买了点小玩意儿托及人兄带上海，另外还有几本书也托他带去。书请放在新文具柜里面。小东西盒子外面写了你的名字的，不妨留着，写明小林、小棠的请分给他们。在这方面我的确有点毛病，看见玩具，又想到两个孩子，没法跟他们见面，买了玩具就仿佛见到他们的笑容似的，这种父亲的心的确可笑，以后当改掉。话太多，一时也说不完。从今天下午起到廿六日，除星期日外，时间都已排完了。虽然空的时间不多，但并不紧张，不要为我的健康耽心。我过得很好。想念你们。

祝

好！

芾　甘 五二,二,十四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八日

蕴珍：

十五日来信收到。第一信尚未见到。昨天是星期，早晨七点半四舅来看我，我同他一路去他家，到晚上十点半才回宿舍，我一共去过三个地方，除四舅处外还去汝及人家和顾先生处。整天都在汝家，本来想去顾家吃晚饭，结果还是吃过晚饭到顾家去的。来京后到汝家去过五次，他们夫妇对我好，又比较空（别的朋友都忙），又需要谈平明出版社的事，所以常去。我的制服纽扣还是汝太太给我缝好的。今天起事情就多起来了，上下午都开会，没有时间出去，你这封信还是在吃过午饭

后和家宝夫妇在我房间里休息时接到的。我们在两点钟就要去文学研究所校本部听报告。现在泽生在我床上午睡，家宝伏在书桌上午睡，我本来头靠着墙在打盹，得信后就利用这一段时间给你写这封短信，让你早一天见到我的字（我们去开会时可以在路口投邮）。现在分组大致已定，罗菡子、家宝都去工厂，这是组织上分派的，我到的那天，家宝就劝我下工厂。我想还是去朝鲜好，可以锻炼一下，对自我改造也有帮助。丁玲他们也赞成我去朝鲜。所以决定去了。在朝鲜不一定半年，也许只住一个时期就跟部队回国。但回家总得在半年以后了。不要为这分别难过。半年很快会过去的。我在这里生活很好。没有在十二时以后睡觉（前晚家宝他们请我看京戏，我十二点回来也就睡了）。朋友们对我都很好。北京奇寒，我还是穿上海穿的那身衣服度过了。昨天顾师母一定要借我一条毛线裤，我始终没有要。不过她还在我皮鞋里加了鞋垫，这的确使脚暖了。到京后，开始在改变生活习惯，茶不喝了，因为很少有滚开水（热水倒是常有的，所以就喝热水）。生活习惯是可以改的。要开会了。不写了。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八日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八日

珍：

开会前发的一信，想已收到。那封信是在匆忙中写的，

晚上想去顾先生处取信，因为这里开小组会，没有走得成，现在时间不早，顾家离这里又远，没法去了。我想他明天也许会寄来，我急切地等着看这封信。珍，的确，我多么想见你，想跟你单独在一起谈四、五个钟头。我知道没有人像你那样地关心我，也没有人像我这样地关心你。在上海时那许多事情分隔了我们，我就很少有时间单独跟你在一起。这次分别我心里最难过，因为分别时间最久，而且对前面的工作我全无把握。我无经验，无工作能力和方法，有的就是热情和决心。不过我总会尽我的力量做去。半年并不是长时间，我想很快就会过去的。但想到出国后恐怕难有时间给你写信，想到你几个月会得不到我的消息时，我真没法安定我的这一颗心。珍，你要忍耐，你要相信未来，万一你几个月得不到我的信，你也不要挂念我，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我在国外会当心自己的，朋友们也会照顾我，也许过一两个月就会跟着部队回来。丁玲他们给我安排一切，主张我先到各处看看，然后找个回国部队跟着回来。回国后就可以跟你通信了。不要常常想我。要好好地生活，活得硬一点，努力念俄文。我的确想家，我真不愿意离开“家”，离开你们。我一生一直在跟我自己战斗。我是一个最大的温情主义者，我对什么地方都留恋。我最愿意待在一个地方，可是我却到处跑过了。我最愿意安安稳稳地在上海工作，可是我却放弃一切到朝鲜去。我知道我有着相当深的惰性，所以我努力跟我自己战斗，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不要责备我离开了你，不要责备我在上海时没有好好陪你玩，跟你多谈话。你想到我现在受着多么深的怀念的折磨，

你会原谅我的。我只有想到好好地把工作做完跟你快乐见面的一天。祝福
你

芾　甘 五二、二、十八

托及人带来一小盒上面写得“蕴珍”的小玩意，你可以随意处置(送一块给萧荀也成)。两盒玩具小林挑剩了给小棠，小棠现在也玩不了什么好东西。“电话”是旧式的，得把拨号盘当发条转几下，它就会发出铃声。我也想两个孩子。叫小林好好地学钢琴。

问候妈妈和大家。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

珍：

这大概是我直接寄出的第八封信了。我在这里生活并不算忙(除了一两天整天开会听报告外)，不过日子过得很快，一闪眼就是十天了。昨晚在汝龙处写了一封短信，托他带给你，我需要点零用钱，其实也不算急需，我不出街关在房里就可以不花钱了。顾师母十七日晚对我提过，用钱时到他们那里去拿，我觉得拿多了乱花反而不好，所以还是要你给我寄来，你的第一封信昨天转来了。我就料到顾先生会转来的，要是去拿反而拿不着。读你的信就仿佛在你旁边。这一次我特别想念你。昨晚看见及人，想到他今天动身去沪，忽然起了羡慕之

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方能够再坐上平沪通车，什么时候才能够跟你再见。

在这里我的生活习惯已开始在改了，烟难得抽了，茶也难得喝了，水比在上海喝得少。早睡早起。本来派定一个小孩给我洗衣服收拾房间，我看见他不大勤快，所以有时自己来洗衣服，还没有给他洗过一次呢。茶叶还有一大包，但滚开的水难得有，所以不泡茶了。我来京后这里除下了两天雪外，天天有太阳，但是风刮得厉害，而且奇冷，在房里很暖和，一上街就感到冷了。

昨天丁玲约去吃中饭，谈了一阵我去部队的问题，她给了一些意见，比较安心了。我们动身的日期还未决定，大概在三月初，所以在二月廿六日以前，你还可以来信。并且通知采臣二月廿五日以前出的书寄给我，还可以收到。

昨天去澡堂洗了个澡，感到一身爽快。今天上午不开会，在宿舍写这信。我想倘使你能在这里多好，我做梦也想到我们围炉坐谈的将来。托及人带去的书请放在文件柜内，我身边还有几本书将来托顾先生寄回。别人寄我的信和书都放在那里。好好地念俄文。我在外面恐怕没有机会念书，将来再念俄文时还希望你给我帮忙，那将是我最大的快乐了。话是说不完的。我还有别的工作，不写了，再见。

祝

好

芾　甘　五二、二、二十

问候妈和大家。

请打电话给西禾，我托汝龙带一本法国版法译契诃夫剧集送给他。内有《海鸥》、《三姊妹》两剧，汝龙会找平明工友给他送去。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珍：

昨天收到你的第三信。你讲到萧荀、采臣围炉谈笑，我就仿佛回到了上海似的。那个时候我还在汝龙处闲谈。明天上午他就可以到上海跟你们见面了。他虽然没有到过我住的地方，但是我在北京的情况他也知道一些。明天小林他们就可以得到玩具了。其实玩具并不好，不过表示一点父亲的爱而已。你信上说，小林在你耳边讲的那些话，你把她的形象活画出来了。我好像就看见她站在我的面前一样。看看她这期琴学得怎样。但这是长久的事。得监督她，鼓励她，时时提醒她说：学好了，爸爸更喜欢她。我到京后才发觉忘记带了好些东西，手电的确忘记了，雨帽也忘了。手电的确需要（刘北汜讲不大需要），昨天在座谈会上有人提过。但后来听说对于去部队的人衣服等等都要由公家发。我们自己带的东西并不合适。但究竟怎样，现在还说不定。北京的确冷，礼拜天到了零下（听顾师母讲的，那晚上我到他们家去过）。但我也熬过去了。出国时间确定了，是半年。中间大概不会回来。但我想半年是容易过去的。我估计，返沪期在九月。艾芜今天来了。他们去工厂，所以夫妇同来。家宝去工厂是丁玲的主张，丁玲

认为去朝鲜一年半载，写不了剧本。故劝他去工厂。菡子还是去朝鲜，本来也是丁玲要她去工厂的。请告采臣，萧乾刚刚在电话中提到要向平明支点钱。他会写信给采臣，我知道平明经济困难，我也对萧乾讲过了，不过他需要钱，总得寄点钱给他。别话再谈。祝

好！

芾　甘　二月廿一日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蕴珍：

第四信收到。这是我的第十信。今天座谈会开到下午六点，顾先生早打电话来，约我去吃晚饭。结果他们请我出去吃了烤鸭，我说这是陈蕴珍爱吃的，可惜她不能来。五十万元他们也给了我（他们多给了十万，我下次拿去还他们）。明天星期，三点钟前我要去两个地方：四舅和萧乾那儿。三点钟徐成时来找我。后天起恐怕就没有空了。行期也许就在三月三、四日。但现在衣服等都还没有预备。家宝什么时候下工厂，还说不定，他和我不同，他的领导多，这方面要他这样，那方面要他那样，另一方面又催他写"三反"戏。他也许会到苏联去。译生听报告是丁玲要她来的，她因身体不好，只来过两次，丁玲主张她跟家宝一道去工厂，因为下工厂时间长，并且担任工作，拿薪水，可以带家眷去。艾芜去工厂也是跟太太同去，他太太也在工厂担任工作。到部队就不同了。我们以后完全照

军队方式生活，一切服从纪律。衣服也由部队按时发给。女同志除有部队生活经验的以外，是没法去的。

顾先生今天谈到改版税的问题。旧版书仍照契约结算，以后重版的书则照新办法了。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光景(或者稍微少一点)，详细办法要等"五反"结束后才能够确定。我说没有关系，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开明"因"中图"欠款一部分改作股款，所以最近很穷，这期版税一时恐难结出(大约因"三反"关系，业务已经暂停，未算出来)。我想版税虽减，我们好好生活，当不会有问题。而且我这半年可以不用钱(平明版税不多，仍作购书费)。别的话明天再写。祝

好!

芾　甘 二月廿三

我现在去找曹葆华，然后去四舅母处。下午三点才回来，不再写了。我想你的信下午会来的。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珍:

廿三日信收到。想不到及人到上海后过了一天才找你们。在北京我常去找他跟他谈过不少话。我的确说过：我时常跟自己在斗争，我到处跑来跑去，其实我最不愿离开家。到现在我还是想着家，想着你们。但我觉得我也该好好锻炼一下。把希望放在未来吧。我知道当心自己，我说跟天气斗争，

也是因为我熬得住，而且只有坐三轮车出去看朋友的时候，才有手脚冻僵的情形，在屋里的确不冷。不喝茶，因为这里没有滚开水，无法泡茶，到朋友家还是照样喝茶抽烟。自己洗衣服，只是因为屋子里有火，睡觉前把衣服搓干净，搭在椅子上，第二天早晨就完全干了。开会时间久，洗衣服也算是运动，而且我也洗得马虎，不花时间。“开明”款如未送来，不必打电话去催，我看三月中间“开明”也不见得就有钱。要等三反运动告一段落后，他们才有办法。

我们好像是在三月四日动身。在东北我可能还有信给你，出国后恐无法寄信了。你也许五六个月都不会得到我的信。现在计划又有改变，我不会早回国了。明天开欢送会。但衣服等都未准备好。今天电影局艺委会约我们全体去开座谈会，会后吃饭看电影，到十一点才回来。匆匆写了这封信，现在要睡了。动身期近，这等于再别，想到这里我很难过。许多话都写不出来。望你好好保重。祝

好！

芾　甘 二月廿五日

信写好未寄发，今早晨来通知说是三月四日出发。日期确定了。那么真要远别了。再见吧。这是第十二信。以后还可以寄出三四封信。

芾 二十六晨

家宝明天动身去苏联，参加果戈理纪念会。是别的

组织把他调走的。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珍：

这是第十二封信。我们昨天参加了欢送会。行期定了，大约在三月三、四号，有人陪我们去。衣服在沈阳领。所以我还得穿着这身衣服去东北，在那边换下来。大概要把箱子留在北京，我除了带着家宝给我的皮包外，还想去买一个布包，据说这样就够了。家宝今早晨动身去苏联，丁玲也去。家宝下工厂的事得延期了，也许他一时走不了。他的事情多，领导方面也多。生活忙乱，一天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今天廿七日，一个月前今天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时间过得真快，我离开上海也有半个多月了。所以半年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你好好地念俄文吧。在你觉得你的俄文进了一大步的时候，我就会回来了。

昨天在文联，舒群（他是副秘书长）问起我走后家里需要不需要什么，我说不需要，他要我把地址写给他，你的名字也写给他了。他们以后如果告诉你什么消息，自然很好。要是寄钱便可以退还。罗菡子也要我把你的名字写给她，说是她的爱人在你那里打听过她的消息（她因事情未决定，没有写信给她爱人）。也好，以后他得什么消息，也会告诉你的。

上面的话是昨天上午和晚上写的。昨天听了两个报告。行期似乎又有变动，也许还要延迟一两天。今天大概要打防

鼠疫的针。因为敌人现在在前线投下细菌，我们也得防备一下。铺盖这里买好了，今天可以送来。电筒好像文联也预备了，不过还有一些零碎东西，今天想到市场去买。我带的箱子得留下，我想留在沈阳，这样可以把大衣等放在里面。这两天心很不定，行期逼近了，我的一切都未准备好。这一次好像是大张旗鼓地出国，出去后也许先在城里活动一下，甚至会有大场面，甚至要讲话，这些都是在上海动身前没有想到的。丁玲说这就是锻炼。我看起初一个时期不容易过。

有几句话每次都忘了对你说，我劝你把脾气改一下，不要对人板面孔，也不要对人发脾气。你想想，我现在做的都是我不习惯而且不会做的事，那么你也会把这点小脾气改了。

信写到这里，收到你廿五日的来信。我流了眼泪。我还记得“七重天”的故事。现在我真到战地去了。我会念着你的，想着你们。你们也会给我更大的勇气。

组织上对我照顾很周到，你可以放心。

祝你好。

芾　甘 五二、二、廿八

问候妈和大家。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珍：

谢谢你的照片，我又见到了你。萧荀也来了一封信，说小妹想起我就哭。我也有点难过。今天看到她的来信，我也

写了一封回信。书一共寄出五包(今早寄了两包)，都是挂号的。我们的准备快完成了。昨天我买了一双棉鞋，本来我不买的，后来文联要替我买，幸好那一家店里没有合式的(文联给每人发一双球鞋)。我自己在另一家店里买了。昨天穿上棉鞋，实在热得可以。铺盖已经发下来了。电筒也是文联发的。我昨天买了一个帆布包，也买了点消炎片。总政文化部又派了一个通讯员给我，昨天来了。出发以后他可以照料我的一切。你可以想见组织上对我很照顾。同去十八人，我年纪最大，其次是写《虾球传》的黄谷柳，他比我小四岁，别的人都在四十以下。他们对我都客气。昨晚到顾师母处去过，顾先生上次多给我十万元，昨天顾师母又拿出四十万给我。一共五十万。她说不必要你寄还，反正"开明"要发版税，在版税中扣好了。究竟怎样，下次再告诉你。昨天我本来只收十万，顾师母一定要我多拿点，我也就拿了。我想大概用不完。昨天又谈起将来"开明"改组后许多书都不能再版(里面也有茅盾的和我的。因性质不合)。但《家·春·秋》是没有问题的。"选集"中有四五种拟印普及本，我的一本也在内。

今天还要出去买点东西。明天上午打针，晚上拟再去顾家，后天上午去四舅处(他打电话来约我)。下午去曹葆华处吃晚饭。三日起便没有空了。行期在四五日。在北京还可寄发一两封信。在东北至少可以寄一信。以后就难有机会了。

祝

你好!

芾　甘 廿九日

九妹的钱从三月份起，在每月十五日以前寄出。最好由邮局寄，写明长顺街支局取款。

一九五二年三月三日

蕴珍：

刚收到你廿九日下午的信。我们在礼拜六上午打了防疫针：一针鼠疫，一针伤寒霍乱痢疾。那天中午在曹葆华处吃饭，又和他同去国际书店，还在市场吃了点心，六点到顾师母处，在那里吃晚饭，又和顾先生同去看茅盾，到九点半回家。反应来了，晚上发热，睡不好，做怪梦，非常难过。星期天八点半才起来，十一点一刻到四舅处，在那里吃中饭，坐到五点一刻，再去顾家吃晚饭，九点回来，人又不舒服，因为舒群在宿舍等我，又和他们谈话到十点。晚上睡得也不好。但今天早晨起来，除了两只手臂还有微痛外，精神很好，身体也复原了。别的朋友中有的迟了一天一晚才好。我整天在外面跑还算轻的。我们改期六七日动身。因为衣服改在这里领，要在几处地方领齐，一两天办不完手续。这样也好，我可以关在宿舍里做点工作。

平生要的书请你托采臣代办。两三本浅一点的苏联小说，和两本短的新话剧。我已写回信给他说托你代办。梅尘处我也会写信去。

我走以前还要写封信给你。别的话下次再谈。我们要到人民日报社去参加座谈会。

还有几本书如《俄朝字典》等，要是箱子放得下，我就不寄回了。

将来我回到东北一定通知你。或者你看那时情形，跟顾师母联系先到北京来玩几天也行。

祝

好！

芾　甘 三月三日

问候妈和大家。

一九五二年三月六日

蕴珍：

我们已经领到衣服和通行证，明天下午便要出发了。我们搭下午五点四十分钟的火车，后天上午十一点光景到沈阳。在沈阳大约还有五天的勾留。有一位前些时候因公回国的志愿军某部的参谋长陪我们同去平壤。出国后的日程和行止，现在还未决定。总之这是一封在北京发的告别信。在沈阳我还有信寄回。

珍，拿着一管新华笔，在明亮的电灯下，对着从抄本上裁下的纸，我不知道写些什么好。你明白我这时的心情。我的确有千言万语，却无法把它们全倾泻在纸上。从明天起我们离得更远了。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在沈阳我照样会寄信给你。然后，我又往前走，在平壤，大约还有信寄出，但是我恐怕抽不出写长信的时间了。到三月下旬那才是我的新生活的开

始，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分别的开始。即使在几个月内我无法跟你通信，你不要为我耽心，我一定会很健康地回来。以后信少，一则因为机会难得；二则，因为到部队以后我得先多跑多看一个时候才能够住下来，就是住下来时，也会有很多的工作。我会在工作中把自己锻炼得坚强，有用。我会吃苦，也会学习。起初一个月的生活大约不容易过，我得咬紧牙齿。但以后就不要紧了。我有决心。而且想到你，想到孩子，想到大家，这会给我增加勇气，我的心里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在任何环境下我要做一个值得你的爱的人。

再见，现在是六日夜十一点半，你应该安睡了。愿你安安稳稳地睡到天明。

祝

好！

蒂　　廿 三月六日

我后来又在顾师母处拿过八十万元。这笔款子仍请你汇给顾先生。我今晚去过顾家，顾师母还要拿钱给我。我没有要，其实，我身边只有两万元了。但我想拿了钱还是会花掉，所以没有拿。反正在东北不出去买东西，也不花什么钱（昨天临时买油布等还在顾先生处拿过钱）。今早又寄上一包书。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日

珍：

在沈阳发的两信，想已收到。我们已在这里住了三晚，因等候北京的那位参谋长来，故此刻还不能决定行期。他原说今天来沈，要是今天赶到，我们可能十三日动身。离沪一月，还在国内，有时想起来，也颇着急，很希望早到工作岗位，可以安心做事。听朋友们讲起，到前方后，偶尔也有寄信回国的机会。希望我能使你们每个月都得到我的消息。防疫针都打过，今天又种了牛痘，只要小心一点，就可以对付美国人的细菌战了。替我问候你父亲，请他不必为我担心，你们更用不着为我担心。美国丢的那些苍蝇、跳蚤在前方不会起什么作用。在这里生活很好，伙食也不错。每天两顿，早晨八点半，下午三点。我们大家都在招待所准备出国讲话的材料，所以开会少。晚上不是出去看戏，就是看电影。昨晚文化部请吃饭，我喝了十多杯黄酒(小杯)和一杯白酒，居然没有大醉。这次出来挂了个组长的名义，在这种场合上不得不敬酒，别人敬酒也不得不喝两杯。这倒是件麻烦事。在平壤恐怕还有些应酬。到了部队生活就简单了。但那时又得担心一件事，怕写不出文章来。因为北京方面还希望我们随时寄稿回去。我离沪时并未想到在前方写稿，所以稿纸一张都未带来。离京前才在市场内买了本稿纸。我估计在沈阳，还可以寄出一封信。那是一封真正的告别信了。再见。祝好！问候大家。

芾　甘 三月十一日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

珍：

这是在沈阳发出的第四封信，还不是告别信，我们可能后天走，那么告别信留着后天或明晚发吧。我很好。昨晚参加军区文工团的招待晚会，看了他们的演出。去年去老根据地，跟文工团的年轻人有过不多的接触，我倒喜欢他们。林景煌在这里，今天来谈了些时候。这里今天刮大风，昨天下雪。我在招待所时候多，少出街，因为这里朋友少，而且我有好些准备工作要做。寄上照片一张，这是出发前在北京宿舍里照的，同照的是部队里来的葛洛同志，他和古元是我们这个组的副组长，许多事情都是他在办。

别的话下次谈。请叫采臣代我买一本《文艺报》第一卷合订本（我缺一卷第一和二期，第九或十一期）。要是合订本有十二期，就买一卷，如果只有六期，那还得买两卷。

写这信是为了寄照片。照片刚送来（就只有这一张，我自己还没有）。我单人照的都坏了，我在这里还照得有，如果没有照坏，将来会寄给你。

祝

好

芾　甘　五二、三、十二

问候大家。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

珍：

这真是出国前的告别信了。我们的行期已定，明天上午九点半钟搭车去安东，傍晚到那里，睡一晚，第二天便渡江出国。

很想念你们，在国外一定更想家。在国外寄信回家还有机会，我一定不放过这样的机会。可是接读你来信的机会就不多了。这次是我们结婚以来时间最长的分别，这么久得不到你们的信息，我会感到寂寞。但我会把自己沉浸在工作里面来驱除寂寞，我会努力工作，当心身体。在前线的生活不会是怎么苦的，细菌战也不可怕，我们已经打过不少针，而且带了好些药去。一切都会顺利地过去，你安心等待着我回国后的第一封信吧。我预计九月初可以回来，那时可以约你在北京见面。我们多想想那个时候的欢乐吧。再见。祝

你好，祝大家好。

芾　甘 五二、三、十四

前天寄给你和小林的照片收到没有？

请你托采臣代我买一部《静静的顿河》和一部《被开垦的处女地》(原本在国际书店买)。

昨天打了针，反应相当大，右膀还在痛，但已比昨天下午好多了。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六日

蕴珍：

昨天上午九点半从沈阳出发，下午六点前到安东，住高干招待所，和宋之的同房，晚饭后正闲谈，突然发了警报，电灯立刻灭了，在黑暗中坐了约三刻钟，刚上床睡觉，警报解除了，敌机似乎未到市空来。招待所在枕江山上，日本式建筑，枕江山风景甚美。今晨七时半起，天气晴朗，满屋都是小鸟叫声。刚刚出去逛山，山顶敌人丢过细菌弹，不能去，看不见绿色的鸭绿江了。车子已准备好，我们决定中午过江。再见。好好保重身体。我在朝鲜境内会常常想念你们。祝

你们好。

金 三月十六日

现在听见我们自己的飞机声了。心里多高兴。又发警报了，再见吧。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八日

蕴珍：

到朝鲜已两天，身心都好，请勿念。我的身体在前方不会有问题。生活也过得惯。再见。望你们保重。祝

好

金 三月十八日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缊珍：

到朝鲜已一个星期，走了两个地方。在洞里也住了三天了。天天上山下山，晚上爬山相当吃力，昨夜大雪，深夜回洞，冒雪上山，弄得浑身大汗。已见到总司令，再过两天又得往前面走了。住下来开始正式工作，恐怕还要在两个星期以后。

前几天托罗副参谋长代发一信想已收到。我的通信处已有了，现在抄给你，以后我去别处工作，信也可以转到，不过时间上就难说了。想念你们。许多话没有时间写。再见。

祝

你们好。小林乖。我身心都好，请不要挂念。问候母亲和大家。

金 五二、三、廿三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缊珍：

到朝鲜后，一共发出三封信（内一信是给小林的）。想已收到。我们本来决定昨天去平壤，但前晚我们几个人被细菌战调查团找去看细菌战材料，写抗议宣言，今晚才回到政治部，听说明天又有人去北京，写几个字托他带去，希望早日到你身边。寄上底片一张，我在这里无法印照的。我身心都好，饮食也不坏。昨天又打了斑疹伤寒预防针。昨前两晚住在"地

屋子"内，今天又住洞里了，敌机常走这里经过，但对我们并不算威胁。离沪五十日，正式工作尚未开始，有时想起也很着急。但无论如何，我要在九月回国。据我估计正式到部队工作，恐怕还得在半个月后，因为我们去平壤后，还得到前线去参观，现在还是团体活动。到了部队，就分散了。很想念你们。祝

你们好！

金 三月廿九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

蕴珍：

上次在政治部写好托人带回北京代发的信(里面有一张照相底片)，想已收到。

到朝鲜已三星期，在平壤住了五天(招待所叫国际饭店，离平壤较远，我们每天上午去平壤，晚上回来，都是坐大卡车来往的)，工作顺利完成，金日成将军也见到了。再过两个钟头，便回大使馆，今晚就出发到前线去。昨晚李德全来了，她和调查团大概明天回国，托她带这封信去，比较稳妥，也比较快。我身体精神都好。昨晚这里开欢送会，我喝了几杯苏联香槟，醉了，不过出来吐了一阵也就好了。

朝鲜这个美丽的国土和勇敢热情的人民真使人感到依

恋。朝鲜妇女勤劳，担任种种繁重工作，但是她们喜欢穿得红红绿绿，喜欢唱歌跳舞。平壤城好房子都炸光了，可是街上还有不少的人。我们穿着棉军服、戴皮帽子到处跑来跑去，朝鲜人早已穿春天的衣服了。他们就在冬天也穿得少。

离沪两月，非常想念你们。拿起笔写信又苦于时间不多。在这里生活非常紧张，每天只睡四、五小时。不过到部队后闲空时间倒比较多。到朝鲜写了两篇短文，一是会见彭德怀将军，一是抗议美帝细菌战的宣言。你一定在报纸上看见了。我没法把底稿寄给你们，这两篇东西都是经过政治部审查后由新华社用电报发出去的。我们在前线先参观一些地方，以后就分散到各个部队里去，我的组长的名义就可以取消，活动也就简单化了。别的话没有时间写，问候你们，祝福你们。

请告诉采臣，我没有功夫给他写信，而且隔得很远，消息不灵，也不好讲什么话，叫他好好地努力工作吧。

祝

好

金 五二、四、十

问候妈和大家。给你和小林的照片收到没有？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日

蕴珍：

我现在开城前线。明后天还要他去，不过一直到八月底

我都在这一带地方。所以你来信可以寄在兵团政治部(地址见后)。四月六日在平壤附近国际招待所见到李德全,托她的团里一位张同志带一信回北京寄发,想已收到。除这信外,我另外写过四封信(有一信寄小林,内有照片二张底片一张),不知是否全部收到。我身体很好。前几天写过一篇关于平壤的文章托政治部寄回去,不知什么时候寄到。前天在板门店看见《大公报》的朱启平,想托他寄信,但听说他给《大公报》通信是用电报拍回去的,也就算了。通信比较慢。我那篇会见彭司令员的文章也是新华社用电报发回去的。出国一月余未得你的信,非常想念。不知道我寄的信你能收到否?更不知道你寄来的信转来转去会不会遗失,而且什么时候能转到我的手里。

祝

好!

金 四月十七日

通信处:(八月前寄信)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八部队广川部陈主任转巴金。

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蕴珍:

到前线去住了十天,今天又回到开城来了。听说明天有军邮车去兵团,抽空写这信给你。打电话到兵团去,说是有我

的信，我要他们转过来，但也许要四五天才收得到。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写来的信。我过两天要到另一个地方去，也许要等到从那里回来才会见到信了。到朝一个半月未得你们一点消息，非常想念。我身体很好。前两天患过感冒，现在已经好了。我决定在五六两个月里面到这个兵团的各个部队各个前沿阵地去看看走走，以后在一个营部住一个月，八月初便去平壤，九月半动身回国。你过八月半就不必来信。七月一日以后来信请寄安东海城部转志政王永年部长转巴金。七月一日以前来信仍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八部队广川部陈主任转巴金。没有事可以少写信，因我未见到你的信以前，始终不能确定，信会不会遗失，我们会不会按时收到国内的信。在朝鲜照了不少的相，可是除了上回寄给你们的几张外，我自己一张也没有见到，如收到也会陆续寄给你们。许多话，却无时间写。再见吧。祝

好。

巴　金 四月卅日夜

问候妈和大家。

小林学琴怎么样？有无希望？小棠说话一定大有进步吧。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五日

蕴珍：

昨天在一个连部意外地收到你和小林的四月四日的来信，这是我来朝后接到的你们的第一封信。你可以想象到我的高兴。我很好，不算太忙。最忙的时候是在平壤的那几天，一天只睡三四个钟头。在前沿阵地住在防空洞里，天一黑就睡觉了。虽然早晨起得早，但每天至少总睡够八个钟头。入朝后写过四篇文章（一篇宣言不算在内），有两篇发表了，其他的是否会收到还难说。我在给小林的那封信以前寄发过三封信，你都未收到。信都写得短，不过三月三十日寄发的信内有一张照相底片，希望不要遗失才好。想念你们，想说的话很多，总不能安静地写。细菌战并不可怕，你不要为我的健康担心。我到朝鲜两个月了，在前沿阵地患过感冒，有几天鼻子不舒服，后来也好了。也没有害过别的病。前方比在国内还讲卫生。在这里现在不大谈细菌战了。因为我们已经把它粉碎了。

祝

好！

金 五月十五

问候大家。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

蕴珍：

在师部发的一封信不知已否收到？我前天又回到开城来

写点东西。过几天再去别处。听说今天有人回国，托他带去一信和一张照片。昨天早晨看见兵团的张干事，他说在兵团批转了一封信，但是人到了两天，信还未到。他说那是上海来的信，我想一定是你写的。没法在寄发这封信以前见到你的信了。我很好。在部队里处处受到照顾，生活相当舒适。我感到受之有愧。除了上次在连部防空洞内十多天喝白开水外，天天都有茶喝。处处都送烟来，我不愿意浪费国家财产，这月起索性不抽烟了。在朝鲜前线，部队首长和战士们都注重卫生。到处都有自己修建的澡堂。战士们至少半个月可以洗一次澡。开城一线（在三八线南），天气类似昆明，中午暖和，晚上相当凉快。我大约八月初回兵团，八月二十左右到平壤去。你在八月十日以前来信都可以寄在兵团。请你代买《华沙城》二册寄给我。请采臣寄两本《暗暗》给我。通信处：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八部广川部转巴金。

祝

好！

金 五月二十日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珍：

前信发出后接连收到你四月十六和五月七日的两封信。后一封信到得相当快。知道你们生活的详细情况，我很高兴。我这次回到开城参加会议，明天可以结束，过一两天又要下连

队了。以后还预备到别一个军去。你来信寄二八部广川部转没有问题。我身体好，生活好，你不用替我担心。志愿军部队首长大半都很热情。我前天又到上月去过的那个连的阵地去了一趟，看到上次认识的几个团级干部，非常亲切。现在我也习惯了部队生活了。小妹写给志愿军的信，我今天交给兵团的宣传队的女同志了。她们说要写信给她，我抄了中西的地址。她们如给小妹回信，会寄到中西去。她们或者会问小妹要照片。可以寄小娣的近照去。最好不要寄装出大人神气的相。想念你们。路隔得远，信到得慢。我又少有写信的时间。许多话留到回国见面时候再谈吧。上次托寄的书想已寄出，你寄在志政的信都收到。不过志政转信费时间。直接寄到军里最快，但我不能决定在一个军里住多久，所以还是寄二八部广川部转比较妥当。谢谢你父亲关心我。请你代我问候他。我们已经粉碎了美帝细菌战。

祝

好！

金 五月廿六

问候妈和大家。

请嘱咐采臣，仍代我购俄文书，钱不够你可交一点给他。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蕴珍：

昨天发出一信，也许比这信后到。今天有人回国，请他带去这封短信。收到后，请你寄十张八百元，五张四百元邮票给我，以后托人带信贴邮票比较方便。我今天下午要去另一个部队，在连里住一个星期，还要回开城，住两天再转另一个军去。到那里打算找一个连队住上两个月。八月半再回开城来。这几天在这里开会，相当忙，写篇东西一直没有写好。"平壤"的文章，寄出后一直没有收到消息，那是在兵团发的。另一个同志在兵团也寄出两篇东西，也是没有消息。我们在这里寄稿，为了谨慎（避免泄漏军事秘密），都要先寄给志政看过，由那里转寄出去，所以有时候到得很慢。寄上照片一张，让你们看看我并没有瘦。出国后讲话机会较多，但讲话的技术并无多大进步。祝
好！

金 廿九日

问候大家。

兵团宣传队来这里会演，我把小妹的信交给文工团的女同志了，她们会写信给她，寄到"中西小学"去。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

蕴珍：

我昨天从坦克团回来，仍住在七五部三中队，不过他们搬了家，我也换了一个住处。我来这里一共四次，住了四个地方。昨天还挂起了蚊帐，安起了床来，这不简单啊。你的第四

封信是在团里收到的，跟济生的信同时到我手里。在团里寄信很慢，所以还是回来在七五部写好寄出。

反细菌战的文章前几天碰到发那篇东西的新华社记者，他解释说，当时消息太多，他只好发了一个摘要的电讯，后来把原稿交人带到北京去了。我想一定是他把原稿遗失了。你几次说想看原文，现在我把底稿找到了，今天抄改了一份寄给你，你看过不要丢，替我留着吧，我将来编集子时想把它也收进去。《会见彭司令员》《人民日报》发表的也少了几段，不知是拍电报时删去，还是《人民日报》删的。《志愿军报》四月十一日登出了全文。我已去信要这期的报纸，如收到当转寄你一份。那个通讯员还跟我在一起，人聪明，调皮，能干而工作态度差，除了打铺盖卷、洗衣服外，他无事可做。这一趟他倒长了不少见识。我带来一个热水瓶前一个礼拜让他打破了，手电玻璃他打破了，剪刀他弄丢了，新牙刷也丢了。没有事他就翻我的提包，丢的东西都是放在提包里面，他翻来翻去弄丢的。前天我对他提了些意见，以后或者可以好一点。

这两天相当累，昨天又写完一篇文章。明天可以寄出，先寄到总政审查一下，好一点。“平壤”的文章一定丢了。同时在兵团寄出的还有两个朋友的东西，也是没有收到。我预备在开城住一星期，也想把那篇“平壤”重写出来。以后我要转到七三部，可能在防空洞里住两个月，深入地生活一下，八月半前后回开城来。那个通讯员已经作思想上吃苦的准备了，因为这两三个星期他的生活相当舒适。

别话再谈，祝

好！

金 五二、六、六

问候妈和大家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日

蕴珍：

"平壤"已在《人民文学》发表。反细菌战公开信也已在七日寄上。现在把《志愿军》上面的《彭司令员》全文剪下寄上，我就只有这一份，阅后请你保存。将来编个集子，也许要用这一篇。此外还有两篇文章，一、《朝鲜战地的春夜》；二、《一个模范连队》以后你总有机会见到。我在此大约还要住一个星期，再去前线。我很好。你们好吗？今天听说有人回国，托带这信。祝

好！

金 六月十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蕴珍：

六日来信收到，我一直很好。开城前线在三八线以南，气候颇似昆明，到现在晚上还可以盖丝棉被，在正午也有点热，

但穿件单衣还不会流汗。我这次在一个地方住了两个星期，算是最长的了，大约过一两天就要动身到另一个军去。我回国日期确实决定后会通知你的。目前还不能决定。

三个月过去了，我自省工作成绩差，见闻虽多，并未深入生活，以后的三个月中得好好生活一下，不然就会完成不了任务。我很想念你们。我想到回上海后的生活和工作，我很兴奋。出国后大家对我都好，我既感且愧。我已经领到抗美援朝纪念章，可是我觉得工作无成绩，受之有愧。上个月还在前线阵地防空洞内拍过电影，我在那阵地住过一个星期。我想你也许有机会看到我在阵地的生活。但我也弄不清那电影是预备怎么用的？照片倒已经送来了。请嘱采臣、济生他们有好书不要忘记替我买下来。祝

好

金 五二、六、廿一

前次托人带回国寄上的发表《会见彭司令员》的《志愿军报》和信收到否？

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

珍：

十六日来信今天见到。我最近到前沿阵地防空洞内住了几天。魏巍来，我和他同去，不过他比我先回来转到别处去了。我已换了一个军部，最近要到西海岸去一趟，预备八月初再回

开城，九月十日前回兵团，回国日期要到兵团后才能够决定。

离开连队的那天，前面打了一个小胜仗，敌人两百人左右攻一个山头，被我军一个班打退了。敌人伤亡几十，我们伤亡各三人（后来敌人报复，大炸我们前三天去看过的一个较高山上的阵地，被打落两架飞机。轰炸时我们在另一处山头看见）。敌人丢下尸首一具，前晚我军找着那尸首，昨天早上把从死尸身上搜到的信送到团部，还有一本小本《新约》和侦探小说。我回到团部见到了信。一封六月廿二日发出，署名 yor loving wife（从死者母亲信上知道她名 Bett），说她躺在床上写信给他，还说前些天有客人，她把床让出来了，现在她又睡到自己床上，想着他们在一起过的日子，说她寂寞，说天气冷，她希望床上铺十张毯子免得冻死，说她爱他，要永远等他。最后还印一个红唇印，注上 our kiss，又写"I love you from every bit of me"。母亲廿四日信上说：今天是你生日，我要做一个蛋糕，你可能听见我们唱你的生日歌，这个时候要是我在你那边或者你能回到家里多好。从这些小儿女的私情和小人物的悲哀里可以看出美军士气的低落，但也使人更憎恨美国那些战争贩子。他们毁了许多平凡人的幸福。

我在前线感冒一次，嗓子哑了一天，现在已好了。今天得罗荪子来信说她还未得家信。她在东线，我们这里是西线。顾均正上月寄来《家》和《秋》的新契约，我已签字寄回。两书各印一千五百部。国煜结婚的确是好消息。我忙，不给她写信了。祝好！

金 五二、七、五

一九五二年七月九日

珍：

前几天托人代寄一信，想已收到，我最近到前线去了一趟，现在回到军里，明天动身到西海岸去，一个月后再回开城前线。我身体好，前两天在前沿防空洞内感冒嗓子哑了一天，现在已痊愈了。请勿念。得萧荀信，知道细菌战全文你见到了。从六月八日到现在未写过东西，这个月内得写一点。最近寄的两篇东西不知道收到没有，也不知道在哪里发表。刚回军里，因只住一天，屋内没有桌子(朝鲜老百姓家)，趴在铺上写信，颇吃力。不写了。祝

好！

金 七月九日

问候大家。

广川部文工团女同志回小妹的信寄在永嘉路中西小学(原信五月廿九日给我看过，那时她们来参加会演)，小妹收到没有？请代买七一发行的敦煌图案邮票保存起来。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七日

蕴珍：

卅日来信收到。我到六三军来以后给你写过两封信，也得到你的两封信(这封信在内)。你寄给我一张照片，我也寄了一张照片给你。前两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和小妹、小弟，小

妹还是那个样子。小弟却不认得了。小妹应该早给广川部工作队写回信去，（可以寄一张她近照，因她们上次要过。）现在好些人都知道小妹了，两周前魏巍从广川部来也讲起小妹写信的事。我的行期大约在十月初。因为我还要到几个地方去，要到九月半左右才能够回到广川部，在那里还得做点小工作（他们特别给我修了一间屋子，我一直未去住过），回国前还得办好一些手续，也许还要去志愿军政治部转一下，并且还得把创作组同志（连我在内）回国的路费的问题解决。回国比出国麻烦些，不一定就碰上方便的机会了。按照期限说，我过了九月十六日就可以动身回国。（我们是二月十六日过江入朝的，到九月十六刚是半年。）但是拿工作来说，我的工作恐怕要延到九月廿五日才能结束。我要回到广川部才能够告诉你我回国的日期。顾均正昨天还来过一信，他要我给《中学生》写稿，今天写好一篇寄去。他以前来信寄在志政，转了一个半月才见到。请再寄我八百元邮票十张。朝鲜邮票还没有找到。有些事你想象不到会有多大困难。就譬如在这里找朝鲜邮票。我给朝鲜文艺工作同盟李泰俊写信，四十天还得不到回信，我在朝鲜四个月身上就没有一张朝鲜钞票。我未曾用过一文钱，真可以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了。祝

好！

金 七月十七

请告诉瑞珏：《华沙城》五册，《梅传》二册收到了。请她寄一册《我的艺术生活》给我。上次寄济生信似乎也提

过这话。只要寄一册就够了。

这里离开城有两百多里路，白天热，晚上凉。但是我和李蕤同住一屋，是朝鲜老太太家，满屋都是小虫，我说是与小虫和平共处。她一家人住在隔壁，老太太昨天烧炕。(朝鲜人热天也烧炕)，把屋里烧得像蒸笼，弄得我失眠，半夜起来吃凉茶拌炒面。晚上防空，不能点灯。写信作文没有桌子，伏在枕上写。我们是在前几天跟部队一道搬来的。不过我们跟首长们一道坐车，没有步行。我后天要到另一个部队去住十多天。

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

珍：

四天前在师里收到你十五日来信。昨晚才回到六八部来。今天比较空闲，给你写这封信。我去部队里过了将近三星期的紧张生活，一直没有能抽出时间写信，而且就是写了信寄发也很慢，还不如回到六八部来发信比较稳妥。

那些天里一直受到敌机的威胁，(除了下雨的那几天，七月下半月已进人雨季，可是今年下雨不多。)所以回到六八部来，就住在新盖的防空洞里，虽然潮湿，但比较安全。我现在坐在窗前写信，还有阳光照在窗上。这时外面树上蝉声不绝。这种声音我小时候最爱听，在上海是听不见的。今早晨吃过从祖国运来的西瓜，现在还吃着朝鲜人民慰劳的苹果。你们用不着为我的健康担心。我很好，我很想念你们，特别是在小弟

生日的那天。我今年又没有能够看见他那种高兴样子。但是过两个多月我总可以见到你们了，要是没有什么临时的任务和意外的阻拦，我在十月初（甚至九月底），过了国庆就可以动身回家了。我计划着在九月半去兵团，到兵团后会写信给你告诉行期。

我到六八部将近五十天，这次回来要为他们的纪念册写篇文章，写好就动身回七八部去。这五十天中收获颇多，了解了一些人物和事情。对战争有进一步的了解，但还是没有能深入生活，还是写不出东西来，不过一本散文的任务总可完成吧。回七〇部要作深入的打算，但能否完全照计划实行也有问题。

上次我寄你的《反细菌战公开信》，盼你抄一份把原稿寄回给我。上次济生说要抄，要是他抄了你就不必抄了。我到了兵团，预备把集子编一下。

问候妈和大家。祝

好

金 五二、八、七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五日

珍：

昨晚回到开城，今早晨见到你的信。离开这里五十天，生活好，收获多，只是还说不上深入生活，所以只写了两篇文章。最近三十天中，天天受敌机威胁，没有碰上炸弹机枪，也算是

粉碎了美国人夸耀的空中优势吧。

回来前住在洞子里写了两天的文章，相当累。北京来电要写篇报告，写好报告大约在十八、九日我就去前面连队里住两三个礼拜，大约在九月十日到十五日去兵团。到兵团后，就可以决定行期了。

去前沿阵地用不着怕飞机，讨厌的倒是敌人的冷炮，但冷炮也容易躲。你用不着为我担心。寄上照片一张，这是四个多月前拍的。现在我也不太瘦。今天这里的科长会见我，说我晒黑了，身体健康了。开城天热，昨天在黄海道还觉得凉快。小棠生日我在西海岸附近，我在廿七日的日记中写着："明天是小棠的生日，我却远在朝鲜，在河边望对面山景想到家，也想到珍和两个孩子。"给小妹说，广川部女同志的信，要她马上写回信并寄张照片去，我答应别人的。要是她不写，我就不喜欢她了。我留了一个"金日成纪念章"给她，我还有别的东西给她。汗流如注，又要出街去走一趟，不写了。

祝

好

金 五二、八、十五

健吾去北京工作甚好，不知他什么时候动身？见着他时请代问候。请买本"八一"《新观察》，把我的文章剪下来寄给我。我预备回国前把一本集子编好带回北京。

《人民文学》八月号，瓦普查罗夫那首给妻子告别的诗很好，读了很受感动。

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

珍：

我今天早晨回到军政来了。三个星期未接到你的信，甚为想念。我身心都好。工作大体搞完了。在这里等着参加庆功会，就回兵团，争取在本月底回到北京。许多话留着见面时畅谈吧。想念你们，不知道这些日子里你们怎样生活。……

收发送来你八日和廿一日寄来的两封信，还有小妹、小弟的照片，知道你们的生活，我多高兴。我九月底可以赶回北京（万一赶不到，中秋节那天也一定赶到）。你得这信后，不必再给我写信了。我不会在朝鲜得到你的回信了。这信后半是在军政的会议室的台阶上写的。你们九月底去北京，我赞成。今天这里有人动身回国，托他在安东把这信投邮。请告诉萧荀，我收到她的信，过两天写信给她。祝

好！

金 九月八日

问候大家。

你们可以早去北京玩。我到京恐怕得忙几天。

萧荀信写了，明后天还要给你写信。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蕴珍：

我已于今日下午八点五十四分安抵北京。文协的几位朋

友来接我，我暂时就住在文协。也许过几天就要去朝鲜。车上奇热，寒暑表上到了九一九度半（华氏）。吃饭时汗流如水。今天也许是今年最热的一天，现在洗过澡，倒觉得凉快多了。

寄上报刊收据一纸，请转交采臣，刊物如仍未到，请采臣拿去查询。以后《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文学》如收到两份，请转送一份给平明。我很好。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五三、七、廿七

在车上看见小妹哭，我也流了眼泪。我真不愿意离开你们，但是为了工作，我得走。望你们好好保重。请告小妹好好学琴，待弟弟好点，我一月底回上海过旧年带她玩几天。

问候妈、瑞珏和萧荀。

芾　甘

现在十一点十分，我要睡了。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日

蕴珍：

信收到，好像又跟你见面了。这些天我很好，住在文协，出街时候较多。城里的朋友大都看见了，谈得很高兴，可是闲下来，就感到心烦。我来迟了，要是早来十天我已经到了开城了。现在等着办手续，说是最近可走。你想我等得多心烦。迟

一天就少看见一些东西。我在这里除了看朋友外，没有什么事情。最使我心烦的就是最近几个月上海的生活把我的精神消耗得太厉害。在朝鲜七个月的印象似乎全给磨光了。我想从事创作是因为我心中有许多感情，我非写出一部像样的东西来才不白活，否则死也不会瞑目。至于别人的毁誉我是不在乎的。但要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忙对我创作没有妨碍。可是像平明那样的人事纠纷或者舒服的生活会使我写不出东西来的。老实说，我不愿意离开你们，但为了创作，我得多体验生活，多走多跑，我喜欢孩子，看见别人的孩子，就想到自己的孩子。……

冰心已回来，见到一面，她的孩子都长大了。她问到你。梅尘未见到。东西送去了。译生见到，她和家宝都听见骏祥讲起小棠跌下楼的事，其实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徐成时也见到，他陪我去国际书店买了批法文书。他一天工作多，睡眠不足，因此对小孩不大感到兴趣。他的岳母来替他照应小孩。信写到一半，就被客人来耽误了。我一天很忙，其实没有事情。北京热，我晚上十二点睡，早晨八点起床。生活较有规律，身体不会坏。

问候妈和十二妹。

小林、小棠好。祝

好！

芾　甘 五三、八、二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

蕴珍：

我的行期还没有确定。我已和总政文化部陈部长谈过。现在等着一位从朝鲜回来的参谋长一路走。去年也是他陪我们去的。倘使等不及，文化部另派一个人送我去。大概三五天动身吧。我在这里没有事情，所以希望能早走。其实这里空的时间也不多，一天不是看朋友，就是朋友来看我。晚上看点书睡得较早，通常是十二点。昨天和家宝他们去看了"伏契克"的话剧到一点多才回来，两点钟上床，这是来北京后第一次迟睡。梅尘夫妇见着了，他们来找过我，没有见着，约我到他们家吃饭。他们生活还好，就是收入少，周敏把自己的书大部分都卖光了。翻译的书能早出，对他们当有帮助。萧乾去北戴河写剧本，他已把一百万元还给我，我买书买光了。书开始寄回上海，昨天寄出两包，今天寄五包。(写到这里得到总政文化部电话，说参谋长已走，后天派人送我去。)那么再见了。许多话以后再说吧。保重身体。行期一定，我心安了，但想到跟你隔得更远，也有些难过。杨静如夫妇也来过，她因小孩没处安顿不能出国，赵瑞蕻一个人去。顾师母太客气，前晚到她家去取帐子，她一定要放些牙膏牙刷肥皂在袋子里。孩子们都在家，相当热闹。她说常常在市场遇见方瑞，总问起陈蕴珍有信来没有？她说鞠躬要去上海，你一定见得着。我临走匆忙中整理行李，忘了好些东西。连漱口盅也没有拿，另外在这里买了一个。朝文字典也没有带。我当想法在那边另买一本。

我想托济生买些苏联小说（俄文，除了我有的几部如《青年近卫军》、《金星英雄》、《荣誉》、《巨浪》外）。这些书的书价明年可能调整，我明年才能回国。所以我想早买了也好。上次写信请你汇款给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行政科订书汇出了么？如已汇出，请把汇条留下。时代出版社的《俄华辞典》请预订两册。

祝

好！

芾　甘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还闹着吃棒冰吗？

《俄华小字典》寄还给你。

《语文学习》我已补全了。

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

珍：

今晚我睡得比较迟。我正在写信，忽然得到你的电话，可把我吓坏了。我听见你的声音我的心又安定下来。一切平安，这是多么好的消息。你一定接到我的信了。

前些天我心里很烦，因为行期未定，我在这里一直是无事忙。现在知道很快就能走，倒也心安了。我昨晚把行李整理了一下，铺盖卷也打好了，箱子决定留下来。我还是像去年那样地出去。不过今年的行李稍微多一点，冬天的衣服没法穿在身上。我仍然准备明年一月回来走一趟，住两个月再去。有

了经验这次我会好好地安排一切了。再见，明年再见。在安东还可以发一封信。告诉你我出国时的心情。

祝好！

蒂　甘 八月六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三年八月七日

珍：

因为买票迟了一天，行期也延迟一天，说是国际列车，不知道怎样。明晚十一点上车。

总政文化部派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安东，又是去年跟我去朝鲜的通讯员。今晚在赶一篇短文，现在差五分三点，外面下着雨，希望这是今年最后一次熬夜。

临行前给你们写这短信，再见。很想念你们。

蒂　甘 八月七日夜三时

一九五三年八月九日

蕴珍：

今天下午六点十分到沈阳，火车因避水绕道脱班两小时，否则可以搭五点二十五分的车去安东。在沈阳不耽搁，搭今晚十一点廿一分的火车走。去逛了一个新开张的大百货公司，为我那提包买了一把小锁。坐在候车室沙发上看苏联朋友打

牌，觉得寂寞，想到你，写这封短信向你问好。我明早七点到安东。在安东动身的时候会再给你信。这次是我一个人旅行，通讯员只送我到安东，这正是我所愿望的。入朝后信也许写得少一点，但你万不要惦记我。我一定过得很好。再见。在这里晚上有凉意了。

祝好！

芾　甘 五三、八、九　夜十时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

珍：

我今天七点多到安东，下午有车去十九兵团，我决定下午走，明天可以到达兵团。到后再给你去信。再见。祝
好！

芾　甘 八月十日

通讯处：志愿军战字第四二一〇号信箱二排转巴金。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蕴珍：

我已到兵团。沿途没有耽搁，相当顺利。要是迟走两天，

到安东就得住下来等批准后才能入朝了。我明天早晨要去我去年住过的一个部队。后天晚上可以到开城。在那边大约住三个星期。以后来信请寄：

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铁字第四号信箱二连三排转巴金。

窗外大雨，我在一支洋烛光下写这信。想念你们。祝好！

芾　甘 八月十二夜

问候母亲和瑞珏，问候大家。

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七日

珍：

现在我住在开城郊外一间农家茅房里。大门外有两个草堆，一只牛躺在地上。屋子里各种小虫飞来跳去，蟋蟀在屋内屋外高歌。昨天夜半失眠，为捉背上一条小虫，弄坏了眼镜架（我带了两副眼镜）。今晚爬在地上借着洋烛光写信向你问好。卫生员刚来洒过了六六六粉，又打过滴滴涕。通讯员睡在屋外廊上（这是兵团派给我的通讯员）打鼾，这种生活对我显得很亲切。我很好，出国以来，天天坐车跑来跑去，一直未停过，但我不累。过一两天要搬到代表团去，打算在那里住三个星期再回部队去。写字不便，以后再谈。祝

好！

金 五三、八、十七

问候大家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九日

珍：

八日信收到。我明天去代表团住三星期，再去别处。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是八日夜十二点离开北京的。你写信的时候我还没有动身。

这两天开城也奇热，我住在离开城十几公里的山沟中，也不感到凉意。晚上有风，夜半渐凉，可以盖上被子。今年比去年热，去年这时我也在开城。

见到信仿佛回到上海，很想见你们。想说的话多，一时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入朝以来一连跑了几天，今天在宿舍休息。我身心都好。见到我的人都说我比去年胖了，身体好了，你们可以放心。以后跑来跑去，有一个时期也许信写得少些，但是我不会有一时一刻忘记你们。明年一月底回国，行期不会改动。旧历年前我们可以在上海见面，共同欢度春节。的确我们应该在一块儿快乐地过一个节日。只有在分别的时候我才深深认识到我的生活中如何少不了你。再见。祝
好！

金 五三、八、十九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你去你父亲处时说我向他问好。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蕴珍：

到开城已一周，生活很好。见闻也多。打算再住十日，即到部队去。在这里也是住老百姓房子，有床，有书桌，有电灯。窗外有一葡萄架。前几天奇热。今天下雨，突然转凉，我已穿上绒线衫。黄宗江住处离这里不远，尚未见着，他曾托人带来一信，说要找我，也问起黄裳。前天看过《西厢记》，不太能欣赏。最后一场如果改一下还能够动人。别话后谈。祝
好！

金 八月廿六

问候母亲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短文（《入朝散记》）共五段，写得不好，拟请这里政治部主任看过寄去，故不再寄你转了。文章写得不精彩，也不必给你先看了。这里许多熟人见到我，都说我胖了。你们可以放心。替我寄一本《家》给家宝，你替我写上几个字吧。前星期离开前进部时，他们送我罐头、两条烟和两斤白糖，我把烟退回一条，别的退不掉，白糖开始在溶化，因此我每天要吃几碗糖茶。前进部和友爱部对我都很好（前进部还有一个对我很好的朋友回国休养去了，未见着）。你们用不着再为我担心了。倘使以后较久得不到我的信，那一定是我下连队去了（在连队里写信寄信不方便，而且慢），我回到军部后会给你写信的。而且有时跑

来跑去的确没有写信的时间。

绍弥的事是否已决定，请催靳以想办法。

济生是否仍和静远太太通信，请代我汇二十万元给她。今年苏联出有插图本的托氏著作，请济生注意代我买下。

昨夜下了一夜的雨，今天天晴但仍刮风，天气相当凉，秋天来了。

二十七日晨七时

一九五三年九月九日

珍：

十日前寄出的信想已收到。我在开城住了三个星期，到处跑了一阵，今天就要动身到部队去。一时不会回开城了。在这个窗前有葡萄架的屋子住了三星期，房东有两个小孩，一女一男，男孩跟棠棠年纪相同，看见他们就使我想起自己的孩子，想起自己的家。你们都好吗？三个多星期未得你的信了。瑞珏寄来的《英雄中间》二十册四日收到，是战字四二〇号信箱转来的，谢谢她。我很好。这里天气变得快，晚上很冷，前两天着凉害伤风，三四天不舒服，昨天已经好了。到部队后生活方式也许会改变一下。在连队里寄信慢，食住等也许没有在机关方便，恐怕不能常写信给你们。但我月初要回到兵团去住两三天，我还留得有一件行李在那边，到十月初也用得着了。想念你们。望你们保重身体。祝

好！

金 九月九日晨

问候妈和瑞珏，小林、小棠好。

记住年底前为我续订《新华月报》。

明年《苏联文学》续订时，请代我订德文、西班牙文两种。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三日

蕴珍：

从开城来到这个山沟已经三天了，明天就动身到连队去。这里一天水声不绝，虫声不止，鸟声不停，整夜都可以听见小溪流水声，倒像是一个避暑胜地。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来的，但也已经认识了好些朋友了。

在连队里不会给你写信，但你可以相信我很好，我一直在想着你们。三个多星期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大约是信转来转去搁在路上了。我相信你们也都好。朝鲜天气近来时冷时热。前几天冷过一次，这两天又暖了些。不过大冷的时候快到了。去年在朝鲜过的冬天日子不多，今年得好好地过一下。

在开城见到黄宗江几次，他在开城过得很好，谈起你，也谈起黄裳。可惜黄裳调回上海了，要是他在开城，他一定会看到不少新鲜事物。请替我问候他。

离开你们已经五十天了。不能不说时间跑得快。再过两个多五十天我们便可以再见面。入朝一个月，工作成绩不大，

以后四个月准备努力钻进生活里去。我的身体还能够支持。想说的话太多，写出来的总是些不关重要的普通话，但我的心情你一定知道。我不往下写了。

祝你好。

金 五三、九、十三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三年十月六日

珍：

九月八日寄出的信昨天才收到。整整有四十七天没有得到你的消息。有时想起你们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到连队里来快三个星期，也无法给你寄信。今天下午要坐车回师部，现在坐在矮帐篷门口给你写信。我在这个帐篷里住了一个星期，除半个落雨天外，都是大太阳的好天，早晨五点起床，晚上八点半睡觉，早晚相当冷，有时一天大雾，土地上铺点草，再铺一层雨布和油布，一落雨地就潮了。但铺盖在白天晒过太阳后，盖起来非常暖和。我很好，一个月前在开城感冒一次，有三四天不舒服，但后来也就自然地好了。我的生活过得有意义，但常常想念你们。倘使有写信的条件，我会给你们写信，不写就是我抽不出时间，并不是我生病，你们不要耽心。这次入朝文章只写过两篇，一共不过六七千字。但写一本小书是不会有大问题的。写大东西现在实在无把握。入朝后除在兵

团寄过一信外，在开城郊外寄过两封信，在开城寄过两封，在这个军里寄过一封。这封信是第七封了。不知道这前面的四封信你都收到没有?在开城发的第一封信(八月十七日寄出)，内谈到的稿子是同时寄给唐弢的，昨天已得唐弢九月十一日来信说稿子收到，那么你也一定收到了我的那封信。你寄在战字4210号信箱的信我只收到第一封(内有照片)，我希望第二封一定转到了(第二封今天也转到了)。话很多，说起来太琐碎，就跟那晚上通电话一样，什么话都忘了，只觉得想说的太多。没法说。关于平明我没有别的计划，我的意见已在临走前谈过了。我远在朝鲜也管不了事情。西禾可以贡献点意见。你代约稿，是很好的事。望多约古典的译稿。见到王道乾，则请他多译新的作品。他要参考的法文社会主义辞典放在留声机改的书柜盖子底下，不要忘了。见到西禾请催他早交译稿并拉稿。在北京听见说杨必事不成功(郑振铎讲)，那么她的译稿可以给平明了。还有一件事，请费神办理：请济生、采臣或你去国际书店看看，苏联小说除《金星英雄》、《青年近卫军》外，请尽量替我买下(尤其是《静静的顿河》)。旧俄古典作品新版插图本也请替我买下(还有《奥涅金》歌剧的全套唱片)。因为明年可能涨价，反正要买，还是早买的好。又请打电话给赵家璧，请他留意如国际有英波或波英，英罗或罗英，英匈或匈英字典请他替我买下。我在北京时听说国际到过已卖完了，我只买到英保和保英的。英捷和捷英的赵家璧曾买过送给我了。总之请你们留意，有好字典都替我买下。搞翻译工作，字典越多越好。见到你们照片很高兴，好像又回到

你们身边。我入朝后照过好些次相，但自己连一张也没有看见，倘使有一张寄给你们看，那多好。

五日

以上的话是昨天在连里写的。昨晚上回到师里来看文工队的表演，今天又收到你九月二十的信（八月二十的信也转来了）。现在点着蜡烛，在大树下写字，先回答你几件事情：

1. 我那副弄坏架子的眼镜仍放在提包里，不过架子已用线绑好了。用不着另配，我还有一副眼镜。

2. 普希金集插图本放在留声机改装的书柜内，盖子底下。

3. 我的衣服够了，不过这里早晚冷中午热，穿衣服颇麻烦。多了在中午不行，少了早晚不行。

这封信在师里发，也许会到得慢些。但我一时不到军里去了。我想在师里住三四天写篇东西，再到前面连队去，本月廿五以前到铁字信箱去一趟再回来住些时候。别的话以后再写。祝

好！

金 十月六日

问候妈和瑞珏。

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蕴珍：

我今天从连队里回来，打算一两天回兵团去找李希庚谈谈计划，并且把留在那里的棉军装拿出。天气渐渐冷了。早晚得穿棉大衣(大衣我早带来了)。毛衣也穿上了。可是中午还相当热，晚上在房里写字还有苍蝇叮人的脸。

我在一座山上住了十天光景，太阳下看见蛇伸起头在路上跑，那里蛇特别多，跟我的那个通讯员就打死两条。朝鲜山里到处都是红叶树，风景比得过杭州，我天天爬山晒太阳，睡得早起得早，所以身体还好。

两星期只写了一篇东西，不过七千字，每晚点洋烛写一点。今天就给《文艺月报》寄去。还有写三篇文章的材料，慢慢写吧。济生的小书看见了。

我回国期大概不会改动。我在朝鲜衣著吃用都不缺。我担心的倒是回北京以后穿什么。我也许就穿棉军装回上海，也许在北京买点衣服，倘使要在北京耽搁的话。

看报知道吴克坚到朝鲜来了，可惜他在东线，不然倒可以看见他。黄裳怎样？他没有去北京参加文代会么？小林的钢琴有无进步？请记住她生日那天替我买个大蛋糕给她。三哥忌日快到了，你们去“虹桥”时不妨照个相寄来。我这次入朝后照相不少，可是我一张也没见着。别话后谈，到兵团后还可以写信。祝

好。

金 五三、十、廿三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蕴珍：

十月五日信收到。我大前天来兵团，昨天去离这里好几十里路的一个朝鲜县长衙门，访问一些人，看两个战士的坟墓和他们在几个月前因从火中救出朝鲜妇女牺牲的地方。昨晚受到县长的热诚招待，炕热被厚，半夜还有人烧炕，弄得我满身大汗，一晚没睡好。早晨起来在温泉里洗澡，用温泉水漱口。县长前年参加访华代表团(农民代表)，到过上海，谈起来很熟。今天下午回来才发觉住房漏雨，衣服书籍打湿一小部分。我昨天锁了门走，招待人也无办法。叶艾生事可催采臣想法，劳动局说过没有校对人材，可以自己找人。怎么又有问题？我觉得你如不逼着采臣早点弄好，你如何安置叶艾生？采臣做事机械化爱打官腔，如果不改，以后全部事情让他一个人去干，省得找麻烦，自己留点时间念书还有用处。还有一件事：倘使隔壁房子空出不要错过机会。我身体很好。近来胃口也不错。前一个月光景有五六天胃口很不好，每顿吃得少，而且得吃消化药，当时，我倒有点悲观，后来也就过去了。十八九天前，天天爬山累得一身大汗，人反而好得多。昨天在朝鲜食堂吃两顿饭，今早一顿，每顿都是一大盆饭，(为了礼貌得吃光。)昨晚饭后又吃花生苹果等等。连开车送我去的司机同志也替我担心，他说他吃那一盆饭已经很够了。我担心胃痛，结果并没有。我很高兴，身体是很要紧的，我活得好，能做事情还是靠这个身体。否则在朝鲜会支持不了。你们不要为我担

心。我很想你们；从朝鲜回家没有礼物带给你。但对两个孩子我已找到送他们的礼物了。明年一月我回来再告诉他们。《黄文元》在志愿军中间，说它好的人也不少，但北京有一位青年工人来信说写得很坏，甚至不如一般报纸上刊载的作品。他说前半篇可以删去大半。他的意见正是我事前料到的，我不愿在《文艺月报》上发表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读者，要是把《黄文元》发表在我自己"主编"的刊物上，会有人写信骂得狗血淋头的。读者多，意见多。有时候一个人就把自己看作群众，弄得作者无办法。健吾未去参加文代会，郑振铎提意见，这是对的。健吾是个有修养的作者，如能克服自己的缺点，前途未可限量。不帮忙他进步，把他关在门外，这是损失。

金 十月廿九日

问候妈和大家，

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珍：

前四天托李希庚带回国寄发的信想已收到。我这次回来主要的工作是去一个连队搜集材料，写点东西，顺便找李部长谈谈，把放在他那里的冬衣带下去。现在短文已写完（将来还想写一短篇），李也走了。我的工作已经完成，过两天我仍要回部队去。这封信以后也许要过一个月才会写信给你，在连

队里寄信慢，且不方便。

我可能年底或年初回到兵团，再从这里动身回国。倘使没有特殊情形，我的计划不会改变。回国后在北京不会多耽搁，大约一星期到十天左右。以前写信忘记提到冬衣的事，我留在北京的只有夏天的衣服。倘使方便，请你托人把我的冬大衣和一套呢制服带到北京顾师母处(邮寄也行)。那么我到北京以后就可以换装了。

这两天在这里看了好些书，采臣寄来的书大半都看过了。梅里美的东西不错。傅雷译文还可以，但把作者姓名译作梅里曼，我颇不赞成，因为嘉尔"曼"和梅里"曼"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拼音。"育才"照原来的音应该是"何塞"。你的文字有一种好处，就是清新气息。但你容易犯生硬晦涩的毛病，这应当避免。我介绍你读点白居易的诗、赵树理的文章、李季的诗。这些文字平易明白，生动，读读这类文字可以治你生硬晦涩的毛病。家宝的戏也可以再念念，你不会去摹仿别人，因此也不会失掉自己好的风格。多读别人作品只有好处。你译《初恋》多花点功夫，初稿写清楚一点，以便自己随时修改，将来出版一定要比《阿西亚》更好。

河清来过一信，使我感动，话语平易，但充满友情，靳以来一信也是如此。我看到他的小说集，印九千，旧年前他收入不错，可以缓一口气，我也为他高兴。我看到《文艺报》上批评黄裳的文章，有道理，但措辞太严，对黄裳也许有好处。我并不完全同意那文章的意见，但希望黄裳能虚心对待它。

别话下次谈，请记住，过了十二月十二日就不要给我写

信，也许我不会在朝鲜接到了。

问候妈和瑞珏、小林小棠好。祝

好！

巴　金 五三、十一、五

珍：

信刚封好，又接到你廿三日的信。拆开再补写这一页。我十月初给你写的那封信虽然比给萧荀信早一天封好，却是同天发出的，我想不会遗失，也许过两天就会到你手中。我很好。回国期不会大改动，一月回国，多半在上半月，但不一定。

小说没有眉目，这三个月我没有想过小说的事情。我在朝鲜也许不考虑这个问题。目前只想多了解生活，多认识人。我宁愿将来再到朝鲜，不想改变计划。在这里你接触的是生活，不会考虑到创作。但有时得写点通讯报道。这个任务倒常在念中。……一个人能看清楚自己，实在不容易。有人喜欢欣赏自己，我却觉得友情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我希望你多看几部别人的稿子，这也是有意义的工作，不过你得多花点功夫认真看。你如果做了我第二，倒好了。我就可以抽出身来了。

祝

好！

金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

珍：

这封信预备到年后寄发。我给家璧写了一封信，有这样的话："蕴珍来信说，你送版税去，谢谢你。明年一月起我在晨光的三本书版税率减为百分之十二，明年售出的书都照这样计算版税。我在平明出的书也是照这个版税率计算的，这样书价也可以减低一点。"我还想把文生的书的版税也减一下，回来再谈吧。以上的话是前天写的，现在我已到军，明后天去连队。这封信以后可能过一个月才会写信给你。什么时候会见到你的信，现在还难说。因为转信较慢。即使没有你的信，我也知道你过得好，同样，没有我的信，你也可以相信我过得好。我行期大概不会改变，我要回国以后才能考虑创作计划。我还想在上海仔细地读两个月苏联的战争小说，看别人怎样写战争，好好学习一下，才回到自己身上，看自己是否能写。前信说的冬衣问题能解决否？（就是说把冬衣带到北京，我回国好换装。）钱我不需要。别的什么也用不着了。这个月底请给大嫂汇二十万元去作过年用吧。静远太太那里也想汇点钱去。昨天得济生信说国煜生男孩，你想送点什么东西去好呢？你斟酌办吧。小林顽皮也得讲讲她，不要骂，慢慢讲道理也许更有用处。话很多，时间有限，说不完，不写了。祝

好！

金 十一月八日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你多帮平明看看稿子也好，你忙一点我可以闲一点了。而且你能组织一批稿件，对平明也有好处。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珍：

前两信想已收到，我今天到了连队，这里有人回安东，托他带去一信在安东投邮。气候已到零下五度，但尚未下雪，这里比东北还暖和。我很好，请勿念。有两件事再在这信里谈一下，也许它到得快些。

一、冬衣如无熟人带交，寄给顾师母也行。只要一件大衣，一套呢制服（带帽子）。因为我已穿上棉军服，再过两个多月回到北京一定脏得可以了。

二、请马上寄《英雄中间》、《英雄故事》、《会见彭司令员》各十册到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字第一六五〇号信箱二排一班转。上次写信要采臣直接寄到这个通讯处的书，如已寄出，可扣除不必再寄。托采臣、瑞珏办。

这封信的回信可寄战字一六五〇号信箱二排一班转，其余的信和书仍请寄铁字第四号信箱二连三排转，因为我在年底以前一定回兵团，信走得快慢不定，要是走慢了，我会离开现在这个部队，收不到了。祝

好！

尧　棠　十一月十二日

寄给你一片朝鲜的红叶。

我现在计划是这样，再在连队住四十多天，回兵团写点短文。回国后考虑是否能写长篇，好好把材料消化一下，多看一些苏联战争小说，然后定计划，要是能写东西，缺些什么生活和材料，再去部队补充。要写较好作品还需要用两三年时间。

问候妈和瑞珏，小林、小棠好。我回来要小林弹琴给我听。

现在是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二十分。这里开始下雪，松针沙沙地响着。红叶在我的笔记本里夹了两个月了。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珍：

三个星期未见到你的信，好吗？我住在连队里，二十日下午陈沂同志找我到开城去谈谈，看了梅、周的戏，又见到吴克坚、熊佛西两位。吴克坚叫人给我照了相，说是给你带去，我真感谢他们。

我一直很好。你们不要挂念。我明年一月底一定可以回到上海。文章，长篇没有眉目。我跟陈沂谈了一阵，觉得还是先写点短东西，长篇以后慢慢说，明年回国住一个时候，再考虑来朝鲜多跑几个地方。短篇虽也写得少，但一本小书可以

完成，回去还可以写一本短篇小说。

时间过得快，离开上海已四个月了。看见上海来的人更觉亲切。请你打电话托萧荀给我买一套去年七月发行的《伟大的祖国》纪念邮票（敦煌图案），全套四组十六张，我只买过有飞天的一组四张，请她叫人代我买一全套。昨天我生日，我忽然记起来了，写了一天文章，到今早晨完成一篇"报道"，但写得很坏。我送给军政委去看看，请他修改后寄给唐弢。同时我去信要唐弢代我买两部书，在你处取款。通讯员等着我写好送出去，不写了。

祝

好！

金 五三、十一、廿六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蕴珍：

收到你十六日和二十三日的信，今天回到军来。在一个连队里住了一个月，现在还要到前线去住一个星期，过了年就得作回国的准备了。得信后你不要再寄信来，我恐怕不会在朝鲜见到你的回信了。行期一时不能决定，总之，在一月十日前后。现在回国比从前麻烦些，要办手续，也许还得坐火车。看见相片，真如见到本人，我的高兴你可以想象得到。明天是

小妹生日，我知道你一定又为她请客。我不能给她买蛋糕，回来当送她礼物。你的生日在一月初，也许还是我动身的日期，我没有好好地给你做过生日。回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好好地过一天吧。这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在我们居然难办到。说到工作，我过去浪费时间也不少，因为以前常常没有把工作安排好。以后光阴有限，我得宝贵它。所以“文生”的事我决定一句话也不讲，放弃所谓“股东”的一切。“平明”方面，回来也想跟采臣商量一下，他的事业，他非认真担起担子负全责不可。我帮点忙无问题。我应该抽出时间来作“创作”的准备。

请告诉济生，他廿六日来信收到，我不写回信了。希望他照他所说好好地学习，好好地工作。

祝

好！

金 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日

蕴珍：

廿日来信收到。我在一星期里面就动身回国。在北京大约只住十多天，月底以前一定可以在上海见面，许多话见面再谈。我很好，你们不要挂念。寄来的照片都收到，看见照片，忘记了我们中间的距离，也忘了窗外的雪和山下泞滑的路。我仿佛回到了上海。这次回上海后得把工作好好安排一下，今年我还得走一趟啊。像样的作品还有待于将来，但无论如

何，再离开上海之前，我总得写成几个短篇。时间的确跑得快，不等待人，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你过去常为我这些事耽心，以后我们好好地谈谈。我并不性急，我要慢慢地搞创作，但我决定要写一本像样的七八万字的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是以后的事。我还时常想到我的《群》。这许多年为"文生"、"平明"我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反惹得生许多闲气。有人以为我不过编辑瘾，不抓个书店就活不了。只有你知道我不过是想认真做点工作，为读者多印几本可读的书，为一些见面或未见面的朋友帮一点忙，解决一些问题，使他们生活得好一点。但若是说我应该为这些丢开创作，我还有点不甘心。靳以信收到，我两月前有一信给他，托李希庚带去托邮，他也未收到。买公债没有问题，只要比他多就行了。也无所谓挑战，我们的情形比他的好一点。见面再谈。祝
好！

金 一月二日

问候妈和大家。
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

蕴珍：

我昨晚九点回到安东，决定搭明早六点五十分通车去北京，后天（十一日）上午六点便到达。预备下车后就坐三轮车

去作协，然后再去顾师母处去取衣物。这封信在安东写好，在北京投邮。你收到这信时，我早已经在北京了。什么时候回上海，以后再告诉你。我很好，请勿念。

祝

好！

棠 一月九日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

蕴珍：

前信想已收到。我到京已四天，住在"作协"新购的宿舍内，萧乾也住在这里。我到京那天洗澡换了衣服，接着就伤了风，至今还没有好。大约本月廿一(或者廿二)离开北京，动身的时候会打电报给你。你好带孩子来接我。在朝鲜五个月身体很好，只是肠胃的小毛病(以前在上海没有治好)常发，这次回上海住三、四个月，想顺便把它治一下。余面谈。

祝

好！

棠 五四、一、十五

一九五四年七月六日

珍：

我九点半左右到北京，家宝夫妇和白尘他们来接我，我一

个人住北京饭店二〇九号，大约十日离京。在这里还要买一顶草帽，制件薄的秋大衣，箱子可以借一个，别的大概都不需要了。这次只有我一人去。本来还约了老舍，他身体不好，不去。据说事先并未接洽，突然来了电报的。据家宝说并不太辛苦，不知道怎样。现在是十点半钟，他们都走了，交际处的人下午三点来陪我买东西。家宝找我晚上吃饭，我可以在旅馆里写完那篇文章，编好集子，交出去了。别的话下次谈，替我问候大家。

祝

好！

棠 六日

问候妈和十二妹，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四年七月八日

蕴珍：

六日寄发一信想已收到。我的行期已决定，十一日动身。据说第一日坐八小时，第二日坐十三小时，两天半到达。这次我一个人走，连翻译也不好带。因电报是打给我个人的，说一切费用连路费在内都由纪念会担负。不过"作协"已拍了电报请他们为我解决翻译问题。这次纪念会另外还请了老舍，他不能去，因此我更不能不去了。一个人去的确是个苦差使，而且得靠我这几句洋泾浜俄文。在北京做了一件秋大衣，买了一

件雨衣，一双黄皮鞋，都是对外文化联络局给我办的。说是明天送来。一切手续都由联络局和“作协”代办。我倒还清闲。头一天家宝请吃饭，和家宝夫妇在郑家喝了咖啡回来熬夜到三点把文章写完，集子编好寄走了。昨天上午去四舅处，四舅刚送舅母去张家口回来，他的身体好多了。

今晚在家里休息。诚实书店的法文字典送来没有？如未送来可找济生去问一声，书款已付。今天寄上了一包书是在国际买的普希金残本。另外通知济生苏联新小说（俄文）可以不买了，欧美名著译成俄文的除插图本和上次买过的两集外也可以不买了。别的下次谈。

祝

好！

金 五四、七、八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

蕴珍：

昨天早晨寄出一信，不知怎样忘了写地址，只写了发信人地址，今天早晨邮局打电话到“作协”问才知道，已通知邮局填上寄发了。这样我想起昨晚顾师母告诉我的话：你把给姜桂侬的信装在给她的信封里了。这是同样的错误。我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护照下午可以发下来，明天早晨六点起飞。联络

局借给我一个箱子，另外还要带一箱子礼品去。零碎东西又买了一点。但还是装不满两个箱子。在北京的准备工作都是联络局和"作协"办的。在路上就得自己一个人处理一切了。要在伊尔库茨克住一晚。十三日早晨可到莫斯科。联络局还给我汇了一点卢布到伊尔库茨克。在那里得找旅馆，打电报。好在那里有旅行社照料，当很方便。现在我也不着急了。马上就要把行李送到航空公司去。半夜四点半去机场。在这里又买了些东西。衬衫、内衣裤等，领了零星制装费不买东西也不行，（不能不领。）及人购书款已还给他了。译生的书也交去了。及人谈到他想写信给"平明"不再支取薪水，我也同意，请告采臣得及人信后即照办。采臣如果怕康、陆讲话，把及人信给他们看看也行。总之请采臣斟酌决定。他去找过方学武没有？告诉他不要再拖了。你的工作怎样？书译了多少？上海天气还是那样热吗？北京倒不太热。觉一直睡不好，隔壁在盖新楼吵得厉害。天一亮就吵起来了。别的话下次再谈。小棠进托儿所情形如何？闹得厉害不？小林琴弹得怎样？他们都乖吗？

祝

好！

金 七月十日

问候妈和大家。

珍：

行李已交航空公司。飞机因天气不好延期飞，十二日上

午动身。

我另外给采臣写信，要他给徐成时寄书。徐成时要翻尼克索。

没有别的事情。今晚上想早睡，这些天太疲劳了，买东西，看朋友，晚上回家看书。

祝

好！

金 十日晚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二日

蕴珍：

今晨六点一刻离北京，十二点后在蒙古首都停了将近一点钟，三点一刻到伊尔库茨克，在机场穿秋大衣正合适。今晚十一点三刻飞莫斯科，明晚七点后到达。现在在旅馆休息，想到你，给你写这封短信。坐了八小时的飞机深感疲劳。明天还要坐十六小时左右（路上要停三个多钟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有旅行社照料，明天到莫斯科就有人来接了。这次旅行是一个锻炼，可惜没有你同路。上次漏写地址的信收到没有？

祝

好！

金 七月十二日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请不要忘记给我买两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的《契诃夫画册》。 又及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

珍：

十三日晚九点半到莫斯科。坐了十几个钟头的飞机，人相当疲劳。这一天是我一生最长的一天，早晨六点在克拉斯洪雅尔斯克醒来，十点起飞，一直飞到半夜一点半才到莫斯科，但是天还没有全黑，莫斯科是九点半。所以十三日那天我过了将近二十个钟点的白天。十四日到克里姆林宫去过一趟。下午参加契诃夫博物馆开幕仪式，匆匆地参观了博物馆。晚上又去参加一个宴会。十五日上午到契诃夫墓地，见到他的夫人，晚上七点半开大会，会后有音乐节目，也表演了《万尼亚舅舅》第三幕和独幕剧《房客》，很好，到一点才结束。今天游高尔基公园，等一会要去参观莫斯科大学。在公园内等车抽空写这封信。讲演稿总算在大会上念过了。译文到开会前才弄好，由作家协会对外文化委员会一位同志朗诵，他念得倒不错。今晚也许会看戏，明晚还有一个群众性的纪念会，在高尔基公园举行。到雅尔达去的手续已办好，什么时候动身还不知道，大概不会太久的。

陈沂同志前天来莫斯科，我们住处隔得很近。我昨天去找他，他说请我喝茶，可是我等不及茶送来就走了。这个旅馆

住的全是外宾，各国人都有。今早晨碰见一个日本人，昨天在纪念会上也看见，他说一声“啊哈哟各扎以马斯”，我也回他一句。

这次参加纪念会的外国作家不多。除了我还有《父亲们》的作者勃赖特尔，是个矮胖子，罗马尼亚诗人别纽夫，也比我矮得多。还有两个保加利亚作家，男的六十七岁，比我高，女的也有五十几岁了，我和他们一起在公园等车。

今晚看《万尼亚舅舅》全本，票已弄好了。莫斯科相当热，据说是七十年来所未有，我却赶上了，但比起上海还差得多了。你们生活怎样？想到我吗？俄文还念不念？翻译怎样？

祝

好！

金 五四、七、十六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

蕴珍：

我已于今晨七时三十分到达北京。现在住北京饭店六二九号，以后来信请直接寄到这里，并请告诉采臣，《秋》的校样，在二十五日以前可以寄到这里。家宝等一会到这里来，译生信即可交去。辛笛有一顶帽子留在我们家里，可托马耀庭他们给他送去。祝

好。

金 三日

问候妈和大家。

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日

蕴珍：

前信想已收到。到北京一个多星期了。五日起开预备会，小组会，一直没有停过。生活并不太紧张，但也不闲。不过晚饭后还可以散步到市场去买几本书。但十五日起就紧张了。

给译生和顾师母的信早已送去。我三日到过顾家，正碰着顾师母出去开会，在门口见到。以后也就没有再去。成时、及人倒见过几次，及人来找过我。

上午开始写信，后来下去吃饭了，回来睡了一会午觉，给电话叫醒了，起来收到你的信。北京气候比上海凉。今天又热起来了。我住的房间是六二九，临街，一天吵到晚，可是我在屋时候不多。两个人住一屋（吴克坚同夏衍），我同周信芳。屋里只有一张写字台，作大文章不方便。昨夜他睡觉，我写到两点，把《文艺报》的国庆文章写好交卷了。前两天记者们接连来，有的访问他，有的找我。住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便，有时候跟周信芳谈谈，也增加一点戏剧知识。"人文"的选

集编好寄去了。

靳以一走，恐怕要到下月才回来吧。要是他到北京开会，那更热闹了。黄佐临不住在这里。我在北京还没有见到他，本来健吾约他和我、家宝今天吃晚饭，佐临要开会，来电话说是不去了。我们这个小组会开到六点为止。我给查良铮去过一信，谈《阿涅金》事。他有一信来，说起要送唱机来。现在又要去开会，别的话以后谈吧。祝

好！

金 五四、九、十

问候妈和瑞珏，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

珍：

今天正式开会，以后更忙了。今晚临时赶写一篇稿子，到一点五十还未睡。今早九点小组会，下午三至七点大会。每晚可以看戏，但我只去看过一次（马连良的《借东风》）。川剧团又来了。周企何来了，还有许多新人，我尚未见。陈书舫听说害肺病，住北京医院。我又买了些书，已在及人处借了两百万，今天写信要瑞珏在版税中寄三百万给及人。书过几天用邮包陆续寄回。书架应该送来了吧。顾师母十二日打电话约我去吃蟹。她说十月想去上海玩一趟。还要去苏州她姐姐处。又说还要去杭州。我很想去杭州走走。小孩都好吗？图

章已刻了。诚实书店的书送来没有？

祝

好！

金 十五日

问候妈。

小林、小棠好。我已买了些图画书。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日

蕴珍：

信收到，我刚刚开完会，吃完饭，就到隔壁"青年宫"去看川戏。又看了《酒楼晒衣》（这次是曾荣华和谢文新演的）。回来已十一点，我还得做一些事情，先匆匆写好这封短信。离开上海十八天，再过十八天就可以回上海了。这里生活很紧张，一天到晚少有静下来的时间。家宝不久又要上蒙古去了。我倒替他着急。俄文字典，只要是新的，就照他说的价买下来吧。这家伙会敲竹杠。但也只好让他。他一定不只赚五十。《菲尔丁全集》要是版子很好，也可以买下，普通版就不必买了。普通版新的也不贵。可劝劝叶艾生安心做事。如她愿意跟她爱人在一起工作，将来等她进"新文艺"再要她爱人设法调她回贵阳工作。不是说她爱人可以到上海吗？请问瑞珏，我要采臣寄还汝及人的买字典的钱寄出没有？采臣来信未提起。你去苏州玩一趟也好。

祝

好！

金

问候妈，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珍：

前信想已收到。大会开过六天，宪法通过了。还得再开六天的大会。这些天看过好些令人兴奋的场面。生活相当紧张，相当累。开过会常有朋友来找，什么事都做不了，睡觉也少了，只写过两三篇短文。

瑞珏来信提到九妹的事，我那天跟她谈过，说要告诉你，临行前匆忙，忘记了。达里字典我在曹葆华处看过一本旧的，他说很好，三百万也值得。想你已得前信替我买下了。图章已取得，这次总算没有忘记掉。寄上小书一包，是给小林小棠的。别话后谈。　祝

好！

金　五四、九、廿三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珍：

信收到。在会场给你写这封信。这几天生活更紧张，也更疲劳，但过得很好。大会明天就可以结束。今天上午、下午、晚上十点要开三次会。主席选举票已投过，不久便有一个重大消息在全国宣布。今晚天安门一定很热闹，大概要一直热闹到国庆。文联全国委员会十月四、五日开会，我总可以在十月十日前回上海。我这些天每天都只睡五六个钟头，只有等回上海再大睡了。

我在这里买书花钱不少。但想想反正我的书还陆续在印，可以拿版税，多买点书又何妨。在北京什么地方都没有去玩过，上星期有些代表去颐和园和十三陵，我没有去。本想好好在家休息，结果还是让朋友来约出去了。戏看过几次，三次川戏，两次京戏。看过京戏《柳荫记》还不错。明天有晚会，又是梅兰芳的《醉酒》。我看得太多了。文章只写过两篇短短的，又写了一篇发言稿，已感到吃力。在上海动身时预计可以在京写点东西，可是这里的环境不适宜写作。记者来找的也不少，到处要文章，但哪有时间写。北京这两天的确很热闹。天安门油漆一新，可以想象到十月一日的盛况。靳以去成都，也找不到多少熟人，许多人都出来开会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上海。

毛主席当选消息在会场宣布了。七点回来吃饭，十点还要去参加大会。天安门一带热闹得不得了，真是水泄不通。北京饭店前面锣鼓声音、乐声响成一片。真是万众欢腾的景象。今晚上我们休想睡觉了。祝好。

金 五四、九、廿七

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

蕴珍：

我已于今晨九点三刻到京，现在住在崇外旅馆。一个人一间屋，屋子里充满阳光，有水汀，很暖和。天天有会，大小会开到八日。我想在九日离京，但能否办到，还难说。要是我十日赶不到上海，你一个人给你父亲做生吧。在锦江也好，不妨把你舅母、表妹约来。别话后谈。

祝

好！

棠 二月一日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日

蕴珍：

我在今天下午一点半钟到达北京，现在住在新侨饭店，大约二十五日搭车去广州。我和佐临同住一个房间，他太太刚来找他。我要出去办点事情。我一切都好，请勿念。

祝

你们大家都好。

金 三月廿日

在粤汉车上写这封短信，预计三点钟后（六点）可到广州。昨天上午到汉口，坐汽车逛了市区，又游了黄鹤楼。十二点半离开武昌。今晨过坪石，重经十七年前的旧路，风景如昨，我的心情也未改变。十七年前的旅行犹在眼前。“银戋坳……”你还记得吗？炸弹坑已填满，现在是一片和平建设的景象了。据说我们在广州住爱群，又是那个老地方。这一路上都有你，也有你的脚迹。昨晚在车上我又梦见你了，朋友，那是十几年前的你啊！在梦中我几乎失掉了你，醒来心跳得厉害，但是听见同伴的鼾声，想到你早已属我，我又安心地睡去了。愿你不要做噩梦。再见。书寄

蕴珍

金 三月廿八日

祝大家都好。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靳以今年要出国，大约五月去德国参加席勒纪念会（另外还有一个人同去），他可能见到赵瑞蕻。我已写信对他讲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蕴珍：

昨天到广州。在车站寄发的信想已收到。我住在爱群七楼，和佐临同一个房间。昨晚饭后和两个朋友散步，一直走到

海珠桥，过了桥又回来，还去六国饭店饮了茶。今早晨去游了黄花岗和越秀山。晚上有个粤剧晚会，明天一早就坐车去香港，住一天就坐飞机走了。在香港除办手续外，大约就在山上休息，看看文件或者看看风景。一到印度生活就得紧张起来了，希望还能有时间给你写信。也希望能够常在梦中见到你。我身心都好，请勿念。我的行李已交出去了。带那个大箱子走。把那个较旧一点的留在广州，大衣等等都放在里面，已经放得很满了。钱花到广州还剩十多元，今天在这里买了个大藤箱，还剩几块钱也放在箱子里面了。我们得空着手出国。在北京托及人买了一部书，五十元，我后来未见到他，因此钱也未还，书也未拿走。话很多，要是像讲故事那样写，可以写到深夜，但我们要出发去看戏了。刚才在楼下饭厅(你从前吃冰西瓜的地方)里吃过饭，回到七楼上来休息半点钟，我趁这空暇写这封短信，报告平安的消息。再见。

祝

好！

金 三月廿九

问候大家和孩子们。

请告济生，王树基已见着，说他要的书没有了。有本 Гогол в школе 上海若有请代我买下。

请采臣代我买今年的《世界知识》零本。还有“人文”版《闻一多文集》选。

请告西禾：我托徐成时买一本法文《契诃夫传》直接

寄给他，如买到一定会寄去。用不着还钱。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日

蕴珍：

昨天坐了二十一个钟点的飞机（中间在仰光和加尔各答休息了两个多钟头），今早五点（北京时间七点半）到了新德里，给人套上花环，在海关坐了很久等行李，七点前才坐汽车进城，住在 Maideu 旅馆，是在郊外，又说是在旧德里，地方很好，窗外是一个大花坛，又有些参天的大树，花香鸟语，仿佛置身在花园内。会开十日为止（六日正式开会），原说会后参观一星期，今天又听说两星期，但是自费自愿并非招待，我看一个星期就够了，大约去孟买或加尔各答参观。我们回国不能坐飞机，怕气候不好降落在马尼拉或别处，不方便，决定坐船，这就慢了，坐船回到香港（从孟买）大约要十天光景。德里现在还不太热，大约九十多度左右，晚上要凉一点。香港住了一天半，时间全是在山上别墅中度过的，在阳台上望海，风景真美。我真想在这样环境中过半年的写作生活。那两天香港正在演《寒夜》的粤语片，看报上介绍文字，似乎内容跟小说差不多，很想下山去看看，但是不好跟团体找麻烦，大家都不下山，我也只好罢了。上机前在九龙饭店坐了一个多钟头。昨天整天未睡，今天休息，但睡不着，不知是不是因为早饭和午饭喝了两杯浓咖啡的缘故。

我很好，请勿念。你们大家都好吗？九妹出院后怎样？倘

使有要事，可以寄信到新德里中国大使馆转交我(Chinese Embassy New Delhi)，但是没有事，就不必来信了，因为我只知道十一日以前我都在德里，以后出去参观是不是还要回到德里来，我就不知道了。倘使信到时我不在这里，多半就不会收到。别话下次再谈。祝
好！

金 四月二日

这次每人零用费不多，得花在洗衣和给小费上。因此我不会像从前那样乱买书了，恐怕连航空信也不便多寄，这里寄航空信不会便宜的。

问候妈和大家。

小林、小棠好。

坐汽车进城时看见猴子在街道上，还没有看见神牛。

这里喝茶比上海的 Lipton 好，倘使有钱剩，我倒想买点茶叶回来。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蕴珍：

我们在一点多钟前到了昆明，终于回到国内来了。我们昨天晚上九点半离开德里，坐了十几个钟点的飞机，一夜未睡，今天到达昆明前从高空下降，实在叫人受不了。一两天还要飞重庆，从重庆坐船到汉口，可能从汉口坐飞机回上海。详

情以后再说。以前没有写信回家，因为我们的行动一时不能决定。为了安全，到最后才决定回昆明。有一个时期还说要走西藏呢。现在居然很快地就飞到了家。回到自己国土，可以说是到了“家”了。很想你们。你们都好吗？月底以前可能在上海见面。我们住在翠湖边一个招待所，离过去“翠湖饭店”不远。还没有功夫出去，抽空写几个字向你们问好。

金 四月廿四日

托你一件事，请代我买一磅 Lipton 红茶，到重庆后再写信。

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

蕴珍：

我已到京，住在北京饭店五楼。下车时还下着雨，天气相当凉。到了北京饭店坐下来喝杯茶就热起来了。在车站见到了吴克坚。今年住的房间和去年住的差不多，不过低一层楼，还有一个小小的露台。

祝

好！

金 七月一日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少弥来京时可以送他一点东西，请他和孩子们吃一

顿饭。

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

蕴珍：

三日信收到。"人文"信见到，楼适夷在一日上午已把内容告诉我了，因此我在上次信中托你替我把《马尔加·朱德拉》几篇对一下。倘使可能，请你仔细地对，那么，除了《单调》一篇外，我就用不着对原文了。

房子暂不搬，我希望能在明年初找到弄堂房子或小洋房搬家。我希望靠土地。公寓房子漂亮而不合我的要求。

请打一电话（采臣知道号码）给傅太太告诉他，托带东西已于七月一日上午面交楼适夷了，请勿念。

别话下次谈。

《草原集》在二楼留声机改装的书柜里。

金 五五、七、七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蕴珍：

北京一连热了五天，室外温度到一百十四度（我们房间里通夜都是九十度），据说是三十年来未有的大热。坐在汽车里风吹进来都是烫的。我很好，自然很忙，但每天还有睡午觉的时间。顾师母把钱交给我了。也谈起鞠馨的事，找工作无

办法。昨天碰见姚文晖，她说给鞠馨去过两封信，要她来北京玩。我看鞠馨过了这个大热天倒可以到北京玩一趟。在机关整编的时期，到处找工作都难。会大约月底结束。希望月初能返沪一趟。作协理事会是否延期，现在还难说。

祝

好！

金 廿五日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蕴珍：

廿一日来信收到。我早已写信告诉你，我到顾师母那里去过。鞠馨的事情顾师母讲得不清楚。看到你的信我才了解了。昨晚在旅馆见到文晖，把这情形告诉了她。她说已去两信要鞠馨来京，到她家住，目前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草原集》望你仔细替我看，慢一点也不要紧，但请仔细。这样我自已就不必再对了。不过《为了单调的缘故》这一篇却是必须重译的。

顾先生处的二十八元（还有十八元公债）已取来了。

这里天气大热了六天，今天下午起开始退温，现在好了一些。但是我已经满身痱子了。晚上我们常在七楼露天舞厅乘凉，风不多，地也是烫的。前天起楼下礼堂开放，那里有冷气，吃饭时候相当凉爽。早晨还可以在那里做点事情，看点文件。这两天我们上午不开会了。

大会月底结束。倘使没有别的事情，我打算在月初回来。也许还要参观官厅水库。

刚刚收到济生一封信，我不写回信了。见着时告诉他，我大概月初回来，我想八月十日前总可以到沪。

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金 廿六日

小林扁桃腺是不是要割？看过门诊没有？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

蕴珍：

我明天（四日）晚车离京，六日上午到沪。不必通知作协派车接我。我想交际处可能有车送我，万一没有，我还可以在车站叫祥生车回家。

祝

好！

金 八月三日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蕴珍：

今天下午三点前到了北京。白尘来接，和他同车去新侨饭店，现在就住在这里。行期大约在下月四日，还得看些材料和写发言稿。靳以他们整天开会，据说今晚可结束，要明天才能见到他们。墨水没有了。“作协”明天可以送来，我等会出去剪头，打算先发这封信，等不到明天了。

祝

好！

金 廿六日

问候妈和大家。

之琳本来应当今天下午回到北京，飞机脱班改在明晨了。不然可以在机场碰见。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蕴珍：

廿七午来信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信我在这里答复。三篇东西由你来译吧。先译《李耳王》，好在你已译了一半了。《懦夫》可以暂时搁下。我在这里晚上睡不好，天气太干燥，房里太热。靳以天天看见。材料已读过，发言稿还未动笔。靳以大约一月一日回沪。顾师母那里已经去过了。别话下次再谈。祝

好！

金 廿九日

问候妈和大家。

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

蕴珍：

我五日早晨九点三十五分自北京起飞，连续飞行三天，今天下午四点光景到达柏林。我们和德国驻华大使同行。可是因为北京发到柏林的电报没有说明到达的日期，我们到达柏林临时通知大使馆，等了一个钟头才由大使馆派车来接进城，再由德国作家协会负责人来使馆把我们接到Newa旅馆来。顺便看了看柏林的夜景。斯大林大街真漂亮。旅馆也不错，房间很好，可是临街，车声不绝，仿佛在北京饭店一样。西伯利亚大雪，雪深三尺，风寒如刀，有两处温度在零下三十八度左右，柏林相当温暖，皮大衣穿不住了。但在蒙古和西伯利亚下机休息，走一段进站的路，穿皮大衣也觉得冷。

长途飞行实在是一件苦事。希望今年不再有这样的差使。

你们都好吗？我很好，请勿念。先前一位到过中国的作家问我们在这里的日程。我和周立波都说，会开完希望尽可能地早回国。我想不会久的。大会十日开幕，我们先得听四天报告。祝

好！

巴　金 五六、一、七

问候大家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一日

珍：

我已到京，住北京饭店三二六号，靳以住作家协会，他过两三天就去东北。北京天气和上海差不多。我们都好。你身体怎样？要注意休养啊！

祝

好！

金 六月十一日

问候妈和大家。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

珍：

信收到。我这些天一直忙，不过初到时和靳以一起玩了一天半，出城到之琳处去了一趟，看了他的家。送梅尘的鞋子还未交去，我只好打了个电话给她。顾师母处也未去。上午下午开会，晚上还有晚会，也容易使人疲倦。我月底可能返沪，至迟下月初。我很好。本来担心你的身体，得你信可以放

心了。靳以昨晚去东北，他给南南买了一个小礼物交给我带回。他说已写信回去了。谢谢你转来的信。相片我摺坏了，不要紧。我回来另外找一张寄去。这一张也不好看。本来计划在京写点短文，看情形，已经不可能了。希望回来后能关门一个月。孩子们要的东西都买了。你呢，我找不到你要的东西？是不是你的趣味太高了，还是我太傻？

祝

好！

金 六月十八日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蕴珍：

廿日来信收到。本来我可以在月底前回到上海，现在会议延长，我得延到下月初返沪了。这一次还是忙，连顾师母处都没有去过，抽不出时间。天气还不太热，比去年开会时好得多。能吃能睡。

知道你喜欢我们的房子，我很高兴，我很喜欢我们那块草地和葡萄架，我回来葡萄一定结得很多很大了。孩子们高兴，我也高兴。希望书架能够在那个时候弄好。房东把玻璃窗拿去没有？我希望能在上海安静地住一个时候写点东西。

这次买书较少，已寄了几包回沪，大概还有几包。外文出版社信收到，他们另有信来，我已联系，他们就要来找我面谈。

《高尔基小说集》校样如寄沪，请留下，我要仔细看一遍。

没有时间继续写下去了。再见。

祝

好！

金 二十三日

问候妈和大家。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蕴珍：

在机场寄发一航片想已收到。我们下机后，一位交际处工作同志来接我们坐小车进城，暂住招待所。今天晚车车票没有买到，只好改期明晚六时动身赴蓉。国煜现在疗养院，大嫂住在小五处。小五有两个孩子，小五夫妇都出川开会去了。送国煜孩子的东西已交给大嫂，托她送去。大嫂身体还好，就是耳聋，跟她讲话很费力。小四已去北京。国炜姊妹还在成都。明天早晨交际处同志陪我们去玩北碚，下午倘使有空，想去看看国煜。在南京机场遇见汝龙和波兰作家，他们今晨乘机回京。余后谈。祝你们都好。

金 廿九日

问候妈和大家。

倘使作家出版社寄校样来，不管怎样催，请留着等我回来看，因我还要改动一下字句。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日

蕴珍：

我昨晚乘成渝路快车赴蓉，今天早晨七点十七分到达北门外车站。有几个朋友来接，同到永兴巷招待所。听说北京视察小组要去灌县都江堰视察，八点半出发，我们吃过早饭后同去。在都江堰吃午饭。看了二王庙，也走了索桥，（我来回走了两次，似乎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可怕），又参观了工地，下午六时回招待所。有人请我们在这里吃饭，菜不错，赖汤元、龙抄手都吃到了。饭后国炯带小孩来看我，坐了一会，范卜斋请我去看川戏，十点后才回来。在戏院里碰到李西舲。我几乎不认识他了。打算明天去找李劼人谈谈，再决定在成都视察计划。你们来信请寄航空信到永兴巷招待所。十日以后就不要寄信了。我不知道沪蓉线班期，一封信走几天也不清楚。也许我们十四、五日就会离开成都。你们都好么？我很好。感冒快好了。祝

好！

金 一日

问候妈和大家，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

蕴珍：

前信想已收到。来川已一周，到成都也五天多了。宋云彬明晚搭车去渝，我还得住上十天光景。这些天我们两个在一起活动，他走后我才去看新华书店等处。我已和这里朋友讲好，过两天到老家去看看。我离开成都的日期暂定十六到十八。事情能早办妥就早走，在重庆大约住一天。在这里虽然睡得较早，但起得早，日程排得相当紧，人也容易感到疲倦，"视察"结束打算休息两天看看亲友。吴先忧这个星期天可以见到。大舅母处去过了，但未见到采臣小孩。姑妈家去过，她已迁居，过几天再去找找看。妈要的"茶食"因缺乏鸡蛋，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做了。我去协盛隆看过。酒其马倒还有，我买了点来尝了一下，还好。小林生日我赶不上了，能代我买架小手风琴送她最好。成都也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猪肉紧张情况超过上海。我回来除花椒面外还想带点豆豉。过了十号就不要写信来，航空信因飞机班次有限，到得慢。
祝好！

金 六日

杂志除续订外明年请多订一份《中国青年》。《儿童时代》的文章今天寄出去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蕴珍：

读到来信，很高兴。我在这里很忙，很累，而且睡眠不足。

行期延迟到二十日离成都，二十四日由渝飞沪（廿三日无班机），因为我需要一两天的休息。今天到了老家，见到了三十三年前住过的屋子，颇有一些感想。早晨新华社记者找我谈视察工作，谈了将近三小时，下午除老家又去看城外工地，接着看夜戏，回来仍然疲倦不堪。在这里见到魏森堡，陪他看戏，游草堂寺开座谈会、吃饭，还到机场接送。他已把在上海照的像交给我了。后天要去新都走一趟，十七日晚上还有一次视察工作就结束了。要是天气好，二十四日可回到上海。动身前重庆会有电报到上海交际处。

南南的病怎样？你来信虽未提起，看口气似乎好得多了。这信到时小林生日已过，手风琴代买了没有？

成都无可买之物，但有可吃的馆子。

祝

好！

金 十三日

问候大家。

川戏连今晚算在内一共看了七次。

又想起一件事情，那天静远夫妇来找我，我曾对他说我们预备寄点钱给他，他虽然客气一番，但我看他是需要的。请你写封信，汇一百元给他们。信和款交给济生用航空信汇去，因济生还未回他们信。（我已把"新文艺"版权事对他们解释过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蕴珍：

昨天发出一信想已收到。转来谷科长信收到了。请你向九妹或十二妹把我送她的《保卫和平的人们》要回来，马上寄给"东北蛟河九三七六部队二十六号谷斯宁同志"。(书上题字可扯去。我将会另送她一册。)请用航空挂号印刷品寄出。

我的行期已改在二十晚车离成都，二十四日飞沪，要是有加班机，就在二十三日走。这些天实在忙，晚上看戏回来，还有人找我谈话。希望在十九、二十能休息两天。小手风琴将来在上海大厦去买吧。这信到时已过了小妹生日了。我回来带她出去吃顿饭，补过生，还是一样。祝

好！

金 十四日

告诉九妹：姑妈早搬家了，我空跑了一趟；七舅也搬到铜丝街了。

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蕴珍：

前信想已收到，我的肚子已经好了。昨天服了一天的药。但精神还差。在城里整整开了两天会，大约还要开三四天。作协的会至少也得参加几天。在这里还没有功夫找朋友。家

宝已经见到了。他恐怕要等创作会议开完才去上海。译生问起你。你们生活怎样？北京今天下雪，上海气候也许暖和些。很想你们。写到这里，家宝转送来你的信，谢谢你。家宝大约跟我们同去上海。《家》的戏票如吴强无办法，可电文化局。票子如照数送来，请不要忘记送顾铁伦和马云各二张。别话下次讲。祝

好！

金 三月七日

问候大家。

明天是三八节，特别问好。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四日

蕴珍：

前信想早收到。宣传会议昨晚结束。我们今天早晨已搬到北京饭店来。创作会议明晨开幕，会期三天或四天，我和靳以都订了本月二十日的车票，希望届时能够动身。余后谈。倘使方便，请代订本年第二季度的《戏剧报》、《剧本》、《电影艺术》、《戏曲研究》四种刊物。你们都好吗？

祝

好！

金 十四日

我昨晚到顾师母那里去了一趟。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

蕴珍：

我今天下午八点半到达北京，住在前门外虎坊桥前门饭店五四三号。仍然是和沙汀同住。这是新修建的大饭店，上次唐弢就住在这里。我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房间跟北京饭店差不多，但是交通不方便。来信直接寄在这里。祝

好！

金 六月十七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

蕴珍：

人代预备会今天开始，据说下月九日闭幕，也许会延期两三天，至迟下月十五、六日可以返沪。衬衫已面交家宝，他穿上身很合式。

请打个电话给家璧(061469)说，《新文学大系》的事，郑振铎答应照他的意思办。请他直接去信接洽。别话后谈。

祝

好！

芾　甘 廿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蕴珍：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在开预备会，上下午都开会。家宝看见，他现在在吃中药。顾家还未去过，我很好。

托你一件事。我要买一本英译《穷人》，一本英译《番石榴手镯》(А Куприн)都是苏联版，国际书店发售过。请你或打电话92290找国际蒋斐之同志，要他替我各留一册。或者开个单子请作协通讯员代我买来，两本书一共不到二元(或打电话找西老代买)。这两书我都有，现在别人托我代买，我只好麻烦你。我害怕迟了书会卖光了。

别话下次谈。祝

好！

芾　甘　六月廿四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蕴珍：

我买了几部书，手边没有钱，请你给我汇六百元来。款汇在北京前门外虎坊桥前门饭店五四三号。

在这里一天开会很忙。觉睡得不够。星期天到从文处去了一趟，见到从文。那天陈占元来找我，送之琳的东西托他带

去了。

前门饭店房间很热，北京天气也够热了。但我身体还好。精神也好。昨天上下午都开会，晚上佐临还约我去看《同甘共苦》。

别话后谈。

祝

好！

芾　甘 六月廿五日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蕴珍：

两封信同时收到。第一信因贴了已经作废的邮票(800元的)，作欠资信，还是我找饭店服务员拿八分邮票去邮局取来的。这次开会的确比往年忙，早晨下午都开会，小组会开得多。章乃器也在四川小组，但是他根本不来开会。我们一天弄得精疲力竭，晚上还有朋友来谈。谢谢给我寄来小妹小弟的照片。我也关心他们，特别是小妹考学堂的事，我不能出一点力，很觉抱歉。希望她能考取音中，否则就只好另考二女中了。想起考学校，我也替她紧张。家宝昨晚还来过我这里，他身体不好，小组会都未参加。医生叫他休息一两年。我也真想休息一个时候。昨天大会通过开会日程，订到十一日为止。我看可能还要延长两天，但无论如何，二十日总可以返沪。我打算会后休息两天。好好睡半天觉。陈范可说是我的老朋

友，但我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此人已寄了两封航空信到这里来。我在这里用不着毛衣。北京已经很热了。前门饭店特别热。晚上睡觉，我都没有盖铺盖。我不会受寒，但有受热的可能。

"绿叶"社要题词，不回信也好。现在情形复杂，学生青年中间，有些人也有问题，尤其是要办刊物的，所以我以后也得当心。

前天寄出一信要你为我汇六百元来。我要买两部书，价钱尚未讲好，可能很贵，所以需要钱。这两部书太好了。

我们住在城外，小组会都是在城内开。每天开完会回旅馆吃中饭后再进城，我今天就在会场(文化俱乐部)内吃饭睡午觉，这封信也是在会场内写的。

祝

好!

芾　甘 六月廿七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

蕴珍:

来京后从二十一日起每天上午下午都开会。我们住在城外。进城出城，每一趟，虽然坐车也要花二十分钟。因此一天休息时间少。加上天气热，睡眠不够，大家都觉得累。今天星

期，上午去看朋友，下午去作协开会，晚上在顾师母家吃晚饭。刚坐三轮回来，见到你的信。款收到，这样快，应当谢谢你。我好。昨天害热伤风，会场中一位中医坐在我旁边，给我开了一剂药，吃过了。这两天北京奇热，我口干得很，每天喝水吃冰淇淋都不能解渴。晚上十二点睡觉，早晨五点天大亮，就醒来了，所以一天至多睡六个半钟头，上半天精神总不大好。本来想给靳以写信，也抽不出时间。生活的确忙乱，思想也不集中。会开得很好。回上海得好好休息两天。祝
好。

芾　甘　卅日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蕴珍：

几天没有给你写信，也没有得到你的信。我们一直忙着开会，白天整天开会，晚上或参加晚会或有人来聊天。晚睡早起，一天至多睡六个钟头，疲乏不堪。但精神很好。人代大会又要延期了。我估计十三日可闭幕，倘使再没有别的小会，我准备十六日离京。动身前当另有信给你。我很关心小妹考学校的事（昨天见到宛生夫妇，他们还问起小妹弹琴的事），但是想起来也只能干着急。看见报载上海下了几天大雨，而且是八十一年来未有过的大雨。不知道我们家的篱笆给冲倒了没有？这里奇热，星期五夜在首都电影院看宽银幕电影，院里真像一个蒸笼。自然宽银幕电影值得一看，听说上海大光明也

要改装宽银幕设备，能在上海看到宽银幕电影更好。在上海报上看见《家》的评弹广告，好像演到七月二十五、六为止。倘使方便，请你找人代我买一张七月二十或二十一日的票子。我回来想去听一下。家宝说演员都不错。这信是趁休息时候在会场里写的。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金 七月八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二日

蕴珍：

前信想已收到。我仍旧忙着开会。早晨起来就坐车去会场，散会回旅馆吃过午饭，睡过午觉，又坐车去会场。七点后散会回旅馆，吃过晚饭，正要休息，记者们又来访问，不然就有人来访，或者出去参观，到洗澡上床已到十二点了。每天都是如此，肉体与精神都相当疲劳。大会或可在明天下午结束。会后还要办几件事情，我准备十七日午后五点乘车离京，十八晚九点可以回到上海。要是临时更改行期，我会打电报给你。我不打电报就是决定十七日动身了。别的话以后面谈吧。祝

好。

金 十二日在会场

昨晚主席团开会决定大会再延期两天，因此我的行期也改在本月十九日离京(二十日到沪)。不再改期了。请转告靳以。我觉得他还是在月底或下月初来京好些。这些天北京作协反右派斗争很紧张，大家都没有空时间，菡子说也有信给他。

金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

蕴珍：

我们已到京，现在住和平饭店，据说十六日还要搬地方。这次在京不会住得太久。我估计二十四五日总可以返沪。如来信可寄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作家协会宿舍菡子同志转交。

余后谈。

祝

好。

金 九月十二日

问候大家。

在徐州机场吃过一碗面，沿途很舒适。一点三十五分到京，两点一刻到旅馆，我和靳以同住一层。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

珍：

前信想早收到。我们的会大约还要开两三天，接着还要开《收获》编委会。现在正在办飞机票登记手续，返沪期不是廿二日，就是廿四日（廿三日无直航班机）。家宝、译生的东西都送去了，家宝住城外疗养院，上星期天我去看过他，同他一起进城开会。我们都好。到顾师母家去过，见到了鞠躬。图章还给顾先生了。

祝

好！

金 十八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

珍：

我们决定四日早晨离京。晚上十二点（莫斯科七点）到达莫斯科。这天先坐小飞机到伊尔库次克，然后换喷气式。在京买了一件浴衣和一双拖鞋。行李明天交出去。昨天在作协遇见李文杰，晚上到他们那里看了《情操》。他们请我明晚去看《乔老爷》，据说在京演《乔老爷》总是客满。他要找我题字，我推不掉，后来说定找济生代我写，写好寄给他们。现在我起了一个稿，请你叫济生找张较好的纸写一下，写好拿来你盖个章。再由济生给李寄去。李文杰的地址是：北京崇外豆腐巷七号重庆市川剧院。他们在京演到十七日，二十日返川。译

生处东西我三十日就送去了。信忘记面交，今早晨交邮寄去。西禾昨天下午见到。他在京大约还得住十天。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金 一月夜一点

问候大家。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日

珍：

我明早晨离京。在伊尔库次克换喷气式飞机，晚上十二点到莫斯科（中国时间七点）。大约二十日可以返国。

西禾在京遇见几次，昨天晚上同去看了《乔老爷》。

箱子只带走一个大的，小的一个留在顾师母家。去的时候东西不多，回来恐怕箱子容不下。反正到时候再说。

《乔老爷》不错，但有些地方还可以加工。这个戏在京演出，反映不错。川剧院在南方成绩还好，在北京更好。结果恐怕还会亏本。但名誉已挽回了。所以演员都高兴。

今天总理找我们谈话，说到此次出国“意义重大，事情不多”。也许不会太累。但明天从早晨八点上飞机起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下飞机，坐十六个钟头的飞机也够累人的。

再见！祝

好！

金 三日夜十一时

问候大家。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

蕴珍：

离京前寄发的信想已收到。我们三日下午到达伊尔库次克。在伊尔库次克等了两天飞机。莫斯科机场封闭了两天，到五日下午才开放，我们昨天下午三点半(上海时间八点半)才到莫斯科。从机场乘车到最高苏维埃会场，八点半散会，到旅馆吃完一顿饭，已十一点半了。昨晚只睡了四个半钟点。今天早晨五点半起来，吃完早饭去红场，足立了四个钟点，回来一顿饭吃了两个半钟点，饭后稍微休息，又去听音乐会，十二点回来吃晚饭。现在一点半钟，趁这睡前休息时间给你写几句话。我们日程已定，后天或大后天去列宁格勒访问三四天，十八日动身回国。如天气好，十九日就回到北京了。二十五日大概可以回到上海。

请告靳以，他托我带给朋友的东西，明天交给艾芜转去。

别话后谈。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七日

问候大家。

在京汝及人太太说起，她说棠棠肚子里可能有虫，不一定一下就验出来，最好常常给他吃点宝塔糖。她的儿子也是这样。从前常闹肚子痛。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蕴珍：

前信想已收到。我们今晚九点半乘车去列宁格勒，十五返莫斯科。因主人挽留，我们的行期延迟一星期。这中间我们还要到基辅去参观。我没有去过乌克兰，颇向往南俄的风物，走一趟也很好，但返沪期得延迟到月底了。很想念你们。

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十一日午后五时

问候大家。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蕴珍：

我们今天上午九点二十分到达基辅城，下午游览市区，晚上出席乌克兰对外文协招待会。傍晚我抽空一个人出去逛了逛街。日程相当紧张，但我们都好。现在决定二十二日下午离开这里，二十三日上午回到莫斯科，二十六晚回国，二十

七日可以到达北京。这次大概不会有变化，我也许在三十日离京返沪。二十三晚莫斯科音乐剧院上演歌剧《战争与和平》，我想去听听。彼得罗夫寄我的书想已到了，我在列宁格勒见到了他。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金 十九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蕴珍：

我廿八晚返京，在这里还有些事情。我已订了十二月二日的五次车车票，三日晚八九点钟到沪。余面谈。

祝
好！

金 廿九日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蕴珍：

我已到京，住前门饭店六八〇号，仍与沙汀同房。火车误点三十八分。北京天气跟上海差不多。四川代表都来了。到处都是四川话，好像回到四川一样。听说大会可能延期开幕两天。我想趁这个时候把文章写完。

祝
好！

金 廿三日下午五点一刻

问候大家。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珍：

前信想已收到。我到京已五天。刚才把《谈〈春〉》的文章写好，大约有八千字，明天早晨给靳以寄去。《春》的改订本昨天也交给王树基了。在京除了开会就忙着搞那两件事。《家》的校样一字未看。今天开了整天的小组会。前天下午开过预备会。小组会还要开四天。大会在二月一日正式开幕。要到那个时候才能决定大会的日程。我们估计十五日总可以结束。那么我十六日离京，也可以赶回来过春节。家宝来找过我，还请我们吃过午饭。他的身体仍然是那样。休养四个月并无进步。在休养院里他一个人每天到合作社跟农民一起劳动（修渠），搞得很好。但后来吹了风病倒了。家里的人都好吗？昨天去顾家，见到顾师母才知道顾先生生病（气管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昨天下午她要去接他出院。请你给我汇三百元来（写明在天桥邮局取款）。我买了几部旧书，钱不够，欠了债，这里旧书售价太贵。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巴　金 廿七夜九时

滇红我买了半斤，是否还要祁门红茶，请告诉我。我还买了一听印度咖啡（十元）。

来信请寄北京虎坊桥前门饭店六楼巴金。

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

蕴珍：

信收到。款已取来了。我们从廿七日起，天天上下午开会。星期天休会又得去作协开会。晚上常在旅馆，但刚坐下来，就有人来拉稿或者熟人来谈天。所以生活相当紧张，不但没有时间写信，连觉也睡不够。旅馆伙食很好，道地川菜。天气不冷（这几天比较暖和），因此也很少上馆子。这次大会时间短一点，一定能在春节前回上海。大会可能在十日或十一日结束，我打算十四日离京，届时会打电报通知你。大会后在京留两天，想把《家》的校样在京看完交出去。苏联读者的来信不必转来，我在此也没法写回信。倘使读者寄稿件给我，请转给《收获》编辑部。别的话以后再谈。

祝

好！

金 二月四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蕴珍：

我今天上午四点五十一分到京，现在住在和平宾馆。听说会议七号开幕，我们三号出发。我在京还要住一星期的光景。代表团明天下午就要开成立会，详细情形明天下午就知道了。这一周内一定不得空。住旅馆的代表不多，听说只有从蒙古、新疆来的。我很好。今天可以好好地休息半天。昨天在车上睡够了觉。北京天气相当热。我马上要下楼去理发。别话后谈。问候大家。

祝

好！

金 九月廿五日五点半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珍：

今天参加成立会，决定第一批八个人十月一日出发，我和刘白羽都在第一批名单内。现在先写一短信告诉你，请你转告靳以一声。冰心、许广平都去。别话后谈。祝

好！

金 廿六日

问候妈和大家。

小林、小棠：寄上一些邮票，请妈妈代分给你们。不要吵架。姊弟间要和气，要团结。爸爸在外边常常想到你们。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地念书、弹琴、劳动。多吃东西，注意身体。爸爸一日离京。

再见。

爸　爸 廿六日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蕴珍：

我后天早晨就要离开北京了。在这里忙了三天，事情料理得差不多了。刚才家宝来坐了好一阵，方瑞和小方同来。送走他们，我去顾家，顾先生夫妇房里没有灯，不知是睡觉了，还是在外面开会。他们家离和平宾馆后门近极了，真是几步就到。回来摊开信纸给你写这封信。我很想念你和孩子。我想能够跟你们安安静静地玩一两天多好。只希望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早日回家。

我后天早晨飞伊尔库次克转莫斯科。如天气好当天可到。但听说伊尔库次克下大雪。又听说塔什干相当暖和，所以带衣穿衣都成困难，真不知如何是好。不过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总会过去的。

寄上通信地址两张，倘使给我写信，把纸条贴在信封上就成了。我们在塔什干住不到几天，最多十天吧，以后可能参观一两个地方，我估计十月二十日以后就回北京，但这也是估计

而已。

今天中午茅盾请韩雪野吃饭，我作陪。他谈起尹世重同志回朝后对他说，你做菜很好。茅盾问做什么菜，我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我不便说明那天是大三元送来的菜，外国人不易了解。晚上告诉家宝，他大笑不止。

别的话下次谈吧，昨天写一短文，只睡了三个半钟头。今晚打算早睡。明天下午交行李。后天天不亮就去机场。

请告诉老太太，猪胰子现在还没上市。可能我从苏联回来就可以买到了。

祝

好！

巴　金 九月廿九日

问候妈和大家。

北京西单区就要开始试办人民公社。汝及人他们家也在内，现在刚开会讨论，报名参加。以后小学生也要住校。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蕴珍：

来信收到。现在我要和朋友出去，先写封短信给你，晚上还可以寄一信。明天早晨五点离开旅馆。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合同请盖章挂号寄去，稿酬十元请改为“捌元”。《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的合同也请盖章寄回，并代

我注明“作者声明放弃本文稿酬，只接受赠书十册”。我八月就去信讲过，不要稿费。

别的话下次谈。小妹信收到，谢谢。

此致

敬礼！

金 卅日

小五回国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蕴珍：

上午写的短信想已收到。我明天七点半飞莫斯科，也可能在伊尔库次克换飞机。在莫斯科至少要住到三日或四日。你的信来时，曹葆华在这里，我和他出去吃了饭，回来睡了午觉起来再给你写几句话。现在一方面等人来取行李，一方面等王树基来。六点后小五也要来。

代我回读者信很好。

合同两张上次已提到。都请盖章寄还，但请写明：

(1)人文的：拾元改为捌元。

(2)青年的：作者已声明放弃本文稿酬，只接受赠书十册。

作家出版社如寄合同来，请注明“本文稿酬请寄交上钢三厂工会转邱财康同志”。

读到你的信，很高兴，你想不到我怎样的高兴。

祝

好！

金 卅日

问候妈和九妹。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

蕴珍：

我一日上午六点动身出城，八点起飞，下午四点半在伊尔库次克换 ТУ-104 机飞莫斯科，晚十二点半（莫斯科时间八点半）到达。预订第二批代表三日早晨离京，晚上到达。倘使他们飞行顺利，那么我们可能在四日上半天飞塔什干，至迟五日上午离开莫斯科。否则要赶不上会期了。

昨天天气非常好，在飞机上也不觉得难过。我们一行八人没有一个人吐的。莫斯科还未下雪，也不觉得冷。这两天我们在莫斯科很闲，到塔什干就会忙起来了。我们在莫斯科住在北京饭店，楼下有中国菜餐厅。不过我们还未吃到中国菜。上午在旅馆休息，下午要出街去走走。同来的代表中有第一次到莫斯科的，也得趁这机会出去看看莫斯科的景象。

这次出国依照整风后的新标准，每人的零用钱不多，一天几个卢布。大概买塑料制造品不会有问题。

卅日晚小五来找我，我请他吃了顿饭。他说大嫂耳机用坏了，他带到莫斯科去，托人修好了。大概还可以用一些时候。

请打电话告诉靳以。我昨晚到莫斯科时，古席科夫来接我，问起靳以，我就把情形告诉他，并托他找药，他已答应。他今晚乘火车去塔什干，我们在那边还可以见面。

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金 十月二日

问候妈和九妹，小妹、小弟好。

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

蕴珍：

我们昨天傍晚到达塔什干，现在住在城外“Дурмень”别墅。这里是乡下，非常安静。昨夜睡得好。今天上午进城，但也来不及逛什么地方。会前的工作不少。自然我还是比较清闲的。

塔什干的葡萄和西瓜、甜瓜好得很。主人又好客，因此我们每天都吃得很多。郊外空气好。天气好。月季盛开，芭蕉长得又高又大。早晨在院子里散步，非常舒服。

波列伏依在这里招待我们。去年在我们家里作过客的印度作家班纳吉先生也住在这里，今天见到了。谈起来他还问到你和小妹。

大会七日开幕，十三日闭幕。据说闭幕后我们还得到塔

吉克参加鲁达奇纪念会,然后回到塔什干,再到一个共和国参观一星期便动身回国。估计二十日以后,可能回到北京。但这只是估计而已,日程也许会有变动。情况常常改变。刚写到这里有人来通知进城去听音乐会。我不穿大衣,不戴帽子坐大汽车进城去,十二点钟同印度代表团同车回来。发见房里放了一盘葡萄,可惜你不在这里,不然倒可以饱吃一顿水果了。这里天气暖和,穿不上冬大衣,所以我就索性不穿大衣了。

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巴　金 十月五日

问候妈和大家。

在莫斯科旅馆里见到乌兰诺娃石膏像,因身边无钱未买。回去要是在莫斯科耽搁,可能买不到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

珍:

前两信想都收到。昨天下午大会开幕。开幕前举行书籍展览会剪彩典礼,在那里见到了彼得罗夫,他也是来参加会议的。我前晚十二时后忽然又吐又泻,半夜起床几次,很感痛苦,昨天基本上饿了一天,把身边带的"消困定"吃光了,下半天好了些,现在算是全好了。趁早饭前的十几分钟,给你写这短信。波列伏依前天拉我到他房里去,送你我各一顶乌兹别

克的帽子。原来四日晚上，他正在跟太太通长途电话，我看见他，送了他一罐茶叶，一把檀香扇。他告诉太太（他这样说），太太在电话上要他送的。别话下次谈。祝
好。

巴　金 八日早晨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

珍：

前信想已收到。大会已经开了三天，再过三四天就结束了。我们的行动今早晨大致谈定了。我不去别的共和国，就留在乌兹别克参观，不过还要乘飞机到撒马尔罕去看看，可能住一天回来。不知道还去不去另一个地方，可能就在附近走走。另一部分同志去哈萨克共和国参观五天，十八日回塔什干。大家聚在一起，十九日回莫斯科。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回国。日期变动不会大。十月底以前一定回到上海。别的话下次谈。祝好！

金 九日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

珍：

我这几天参观了三个城市，今天下午回到塔什干。明天早晨直飞莫斯科。在这里未见到你来信，不知你写了信来没有？

我很想念你们。以前很想读到你来信，现在倒希望你并没有寄信来，否则不知道信会落在什么地方去了。我很好。结肠过敏似乎好了。一天吃得很多，大便次数倒正常化了。但是右膀关节炎渐渐厉害起来。回上海一定得去医院电疗。别的话到莫斯科后再谈。

祝

好！

巴　金 十月十八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日

珍：

在塔什干寄出的信可能跟这信同时收到。我们今天午后一时回到莫斯科。现在住在乌克兰旅馆，这个旅馆就是我们去年来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观礼时住过的苏联最大的旅馆。但是这里离市中心区较远，出门活动并不方便。我们在这里没有多少活动（明天有个群众大会），现在正在办理登记飞机手续，可能大后天（二十二日）就动身回北京。我在此很好。请勿念。在苏联还可以寄发一封信。

祝

好！

金 十月十九日

问候妈和大家。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蕴珍：

我们决定明天动身返国。现在还不知道是下午五点，还是晚上十一点。在莫斯科是过路，节目不多，比较清闲，因为大家太累了，想休息两天。不过每天仍有一些活动。昨天参加了群众大会，今天下午还有一个招待会。晚上要看戏。

昨天下午先听见十七日北京飞莫斯科的图 104 飞机在途中爆炸的消息，后来又听到郑振铎遇难的噩耗，当时心里非常难过，至今还像做梦一样。我离京前还见过他，他找我在康乐吃了一顿饭。他告诉我十月初要来莫斯科，说到我们也许会在这里见面。要是飞机不出事，我们一定会在这里见到。但是现在飞机在高空中爆炸，可能连尸首也找不到。然而我想到他，总不相信他会死，他的生命力那么强。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在国内发表没有？倘使发表了，你们一定会替我耽心。其实这只是意外的事情。坐飞机还是非常安全的。靳以一定很难过。希望消息不确，人名也可能弄错的。

这一次零用钱最少，因此没有买多少东西。行李可能比去年少些。这倒好。不用花多少功夫整理行装。

别的话到了北京以后再谈，可能我人到了上海这封信还没有到。

祝

好！

金 十月廿一日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蕴珍：

我一个钟头以前回到北京。严文井同志交来你的信。你寄在塔什干的信并未收到。但是你放心，我平安地回来了。本来应该在廿三日傍晚回京的。天气不好，路上耽搁了两天。我现在住在米市大街北方饭店。在京不会久住。行期定后打电报给你。我坐飞机，很少不舒服，这次过蒙古后飞机颠得厉害，有点不好过。不过我还没有吐。坐在我旁边的许先生(广平)倒吐了。别话后谈。

祝

好！

金 廿五日

问候妈和大家。

小林、小棠好。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珍：

我们搭的是专车，路上停得久些，今天下午七点十分到达北京。靳以住七楼，我住六楼，仍和沙汀同房。四川代表已来。沙汀尚未到，可能明后天来。别话后谈。祝

好！

金 十五日

老太太生日，你替我敬一杯酒。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

珍：

前信想已收到。昨天见到家宝，后来也到他家去过一趟。鞋子已交去了。我和家宝谈到电视机的事，他说可以代买（我本来想找夏衍）。你什么时候汇五百元来吧（拟汇在前门饭店，写明在天桥邮电局取款）。

今天上午开小组会，下午开预备会，明天开大会。本月月底闭幕。我们大概过了“五一”才回来。今晚可以看到川戏。前天还听说川戏要去广州、上海，昨天又听说马上就要回成都去。究竟怎样还不清楚。

祝

好！

金 四月十七日

问候大家。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

蕴珍：

前信想已收到。今天下午作协的副秘书长张僖同志告诉

我，电视机大号的现在没有，要两个月才有货。家宝托他办的。届时他会替我买好运到上海来。那么，你不用寄钱来了。

荃麟介绍一个中医给我看病。医生每天上午八点来旅馆给我打针，另外还要吃中药，每日一付。据说这个医生去年曾去也门，治好也门国王的关节炎。

每天开会。看过一次川剧和一次豫剧。明晚要看《蔡文姬》的彩排。(《收获》尚未出版)王道乾托我的事无法办到：一、我尚未见到陈副总理；二、据我看他没有时间而且也不会写那样的文章。

祝

好！

金 四月十九日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蕴珍：

十九日来信收到。我在京很好。生活不算太紧张，饮食也好。就是睡眠不太够。朋友处都未去，因为抽不出时间。而且住在前门外虎坊桥，交通不便。每天早晨八点医生来给我打金针。一天吃两瓶药。好些人都说这位大夫医道好，但不知对我的病有无用处。今天见到从文。这些天我们常在一起开会。但今天还是第一次见面。

电视机一时没有货。据说最近又减价了。五彩的倒没有听见说起。有五彩的自然更好。这里旅馆里每层楼都有电视

机，每晚都有节目。

前两天北京常刮风，今天又暖和了。大会月底可以结束，大约还得在京多耽搁几天，我估计五月四日或五日返沪。

我听说安徽电影厂要取消（好些省份都停办，集中力量支援几个大城市的厂），不知沈沧会不会调到别的地方或别的工作岗位去。

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金 廿二夜

我很想念你，愿你到我的梦里来。问候大家！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日

蕴珍：

十四、十八日两信都收到，知道你在福州看得多，过得好，我们都放心。家里一切如常。不过棠棠还是照样顽皮，乖起来很听话，不乖时什么人的话都不听。苏联芭蕾舞团来沪，电视台每晚转播演出实况。朋友们的孩子也有机会在这里看到世界第一的表演艺术，这也是好事。现在孩子们在楼下看电视新闻，再过一刻钟"芭蕾舞集锦"便开始了。我们两个孩子只有在星期六那天看到献花为止。以后棠棠就在半途睡着了，小林要上早学，也只看到一半就上楼去。我也只在文化广

场看过两次。我看过好几次《天鹅舞》，这是最好的一次。靳以昨晚在医院看了电视。今天我们谈起，他还说你错过这个机会很可惜。我读完你这信，觉得走一趟也有好处。这两天相当累，不多写了。你回来先来电报说明第几次车，几时到沪，我好带孩子来接你。不多谈。祝好。请代问候林医生。

金 廿日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日

珍：

昨天到处天气不好，我在南京等了三个钟头，到汉口过夜。今天六点半到机场，八点半光景飞机从汉口起飞，到宜昌后又等了两个钟头，幸好到重庆不久就赶上成都飞昆明的第二次班机，五点钟到达昆明。现在住在去年落成的国际旅行社招待所内。明天早晨动身去箇旧，准备十八晚回昆明，十九日下午飞重庆，廿日回上海。请即打个电话到上海大厦(246240)十二楼十五或十六号接待视察办公室，说我要赶回上海，和代表们二十二日集体赴京(飞机不延误，我二十日返沪，如延误二十一也会赶到)。昨天在汉口由民航局招待在旅馆内住宿。汽车经过长江大桥时，下去匆匆地看了一下。在昆明可能什么都看不到。时间太短了。昆明实在好，春光明媚，百花齐放。我过两年一定要到这里来住上两三个月。这里到处都有你的脚迹，我们下次一块儿来，到过去常常经过的地方走走，看看这些年的大变化，那多好。今天由渝来昆，飞

机颠得厉害，不到两个钟头，又喝了一杯茅台，吃了些油炸蚱蜢，再加上新鲜菌子、豌豆、汽锅鸡、火腿等等，现在头胃都有点不舒服。我已挂上长途电话，等着和你讲过话就睡觉。明天八点钟还要出发呢。

祝

好！

金 三月十日

问候妈和大家。

也问候罗荪、以群、任幹他们。杜宣的东西我已托徐嘉瑞差人送去了。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二日

蕴珍：

今天下午一点半钟，到了箇旧。昨天晚上住在路南招待所，因此下午顺路逛了石林。昨天下午我在岩石中间上上下下爬了两个半钟头，只看了三分之一的"名胜"。晚上在路南招待所庭院中散步，皓月当空，树影在地，唧唧的虫声中还夹杂了几声远处的狗叫。这又是一番景象。路南招待所和下午去的石林招待所都很好。在箇旧，我住在金湖宾馆内。这是一所现代化的旅馆。我要在这里住到十七日。车子留在这里。我十八日早动身回昆明，下午六点钟到达。在昆明住一晚，十九日下午就搭昆蓉班机飞渝。倘使天气无问题，二十日

我就回到上海了。我打算十九日晚上再给你通个电话。可能这封信在我回上海后才寄到你身边。

祝

好！

金 十二日

问候妈、九妹、十妹、小棠。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珍：

昨晚八点半到了北京。火车站雄伟而漂亮。可惜汽车就停在月台旁边，我们下了火车就上汽车，没有能参观车站的内廊。我仍然和沙汀同房，他二十三日就到了。明天开会，今天除报到外无别事，打算去看看家宝。你们都好么？我走得匆忙，把钥匙也带来了。

别话后谈。祝

好！

金 廿八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蕴珍：

前信想已收到。大会已开幕。不算太忙，也不太闲。会期不会很长，四月十日前后可以闭幕。晚上有晚会，但也有两个晚上未排节目。我在火车上感冒，好了两天，今天又厉害了。不过这里有医务室，拿药方便。今晚要去看《鱼美人》。家宝已看见了。彼得罗夫前天还到这里来过，他昨天才动身回国。我请他在这里吃了顿饭。去年也在这里请过他吃饭，那时在座的还有靳以。家宝身体还是不大好。他昨天还参加了大会。大家都劝他请假。大会堂的确富丽堂皇。我在前天下午散会后，一个人参观了七个馆，大约只看了三分之一。以后还得抽时间到处看看。别的话下次谈。你们都好吗？作协的会是不是在这个星期内结束？

祝

好！

金 三月卅一日

问候大家！

告诉小林好好地弹琴，我给她买了"大花兔"，给小棠买了"大红兔"。

靳以的校样来了没有？如在四日前送到，请用航空信给我寄来。迟了就不用寄了。

一九六〇年四月七日

蕴珍：

本月二日来信收到。我的小病已经好了。这些天我们一直

很忙，除了开会什么事也不能做。我带了些书来，想读书写文章。可到现在一个字未写，一本书未翻，只是白白地增加了行李的重量。但生活并不紧张。大会本来预定在明天（八日）结束，现在得延长一两天。看情形我可能在十二日或十三日返沪。

我本来打算在老太太生日那天打个电报回家祝寿。可是我弄不清旧历，问李劼人，他把日子记错了。到星期二上午，我到饭店楼下邮电服务处去发电报，才知道弄错了日子，老太太生日已经过了。我也用不着拍电报了。

靳以的校样，我在开会前后的空隙中，在会场里看了一些，可能在返沪前看完它。序文最后一句，上海文艺有意见，改一下就行了。正文我看过一百一十面，觉得还是《跟着老马转》这篇写得好。

星期天上午到顾师母家去了一趟，见到他们夫妇，听说阿弟已经结婚了。顾亚铨在西安。星期天他们夫妇在家，带一个小外甥，屋子也显得干净空阔了。

家宝的病好了些，但还是不巩固。这次大会他报了到，不过少参加会。昨晚还到我们旅馆里来玩了两三个钟头。

砂糖恐怕买不到。我这次还不曾到过百货大楼。我只匆匆地在市场逛了一趟。蜜饯、点心很少。有一处在卖夹心糖果，顾客排了一长列。香烟连前门牌也没有。饭馆的情形似乎比上海好些。北京一般干部少进饭馆，可是饭馆里生意还是很好。我很满意前门饭店的饭菜，合口味，而且花样多。这里有两个饭厅，一南一北，不用说我吃的是南方菜。有一天中

午我们同时吃上海菜饭、馄饨和四川水饺和炸酱面。昨天中午又吃蛋炒饭、赖炒面和八宝饭。这里厨房也在大闹技术革新。昨晚我到厨房去看洗碗消毒的机械化，却错过了看切菜自动化的机会。

我在这里一切都好，请放心。不过一个星期我就可以回家了。一切面谈。

祝

好!

金 四月七日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三日

蕴珍：

大会结束，这几天我们还有不少的杂事。我本来买了明天上午离京的车票，后来因为要参加星期六上午开的一个会，只得改期坐星期六下午一点多开出的车返沪，星期日下午六点左右到达。

靳以的校样已看完大半，争取在离京前看完。我觉得还是在京看完好，免得多耽误集子的出版期。

这几天上海一定热闹。城市人民公社的高潮来了。大家都很兴奋。你们一定很忙。

茯苓饼我没有在市场买到，但已托家宝买了。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可是我的行李已经显得臃肿了。天气渐渐热起来，衣服越脱越多。本来还带了点材料准备在京写文

章，结果一个字也没有写。这次会开下来，我们都感到疲劳。

代表们陆续地走了。沙汀明天走，我问了一下，十六日下午赴沪的可能只有我一个，我也有点着急。

别话面谈。

祝

好！

金 十三日

我没有看见大罗。本来想上个星期天去找他，当初说星期天休息，后来会议闭幕式提前在星期天举行，我就没法出城了。

一九六〇年五月八日

蕴珍：

我于十一时安抵杭州，火车误点一小时多。交际处于同志来车站把我接到华侨饭店。谈起来才知道上海打电话来，他们听错了，以为我指定要住华侨。今天在这里住一晚，明天上午搬地方，据说大华饭店里正在开会，可能住另外的旅馆。住定了再告诉你。杭州在下雨，今天不打算出去。华侨在湖滨，是一所现代化的旅馆。自然不会安静。请你和罗荪联系，我若不回上海，你们可以抓紧时间来一趟。别话后谈。

祝

好。

金 十一时半

问候妈和大家。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日

蕴珍：

前信想已收到。大华没有房间，我只好暂住华侨了。今天搬到三三六号，比较静一点。倘使我十三日不回沪，你们就可以十四日早晨来。来时先打电报到华侨。我房间里有两张床，你们来住刚好。来时到锦江给我买几包烟带来。你今早一定接到艾明之的电话了。我一到在饭厅里吃饭就遇到他。他在这里住了十天左右。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金 五月十日

问候大家。

昨天下了一天的雨，今天天气很好。午饭后散步到岳坟。现在想坐船到三潭印月看看。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珍：

信收到。通过电话后，我想想，你下星期二来也行。我决定下星期六（六月四日）中午回去。你要是想多玩两天，就提早来，否则就照你的计划。请你自己考虑。买了票子以后则请打电报来，我好去车站接你。

没有别的重要事情。但：一，不要忘记多带点钱来；二，《赞歌集》精装带两本来也好；三，请先把彼得罗夫的地址寄来，我一年没有寄信到列宁格勒，已经记不清他的通信处了；四，为我带一身浅色布制服来。

你们走后只有两个阴天我不曾出去。天气好的日子，我通是上半天出去或者爬山或者游湖。前天上午又坐四路车到四眼井，从烟霞洞翻龙井，又由龙井走到茅家埠和双峰插云，坐车到灵隐，下午三点才坐七路车回湖滨。这一天走了不少路，倒觉得痛快多了。

发言稿大概明天可以写好。字数并不多，但是写来写去写坏了好几张稿纸，总觉不行。这次留下来的初稿也得修改。这些年我写小说很少。已经谈过好多次，再谈也就更困难了；而且现在谈起来总得有自我批评，这倒是真心话。但是在会上作检讨也不好。拿起笔写不下去，我就喜欢翻手边的书，一看书，时间也就飞走了。我就是这个毛病。因此几千字的东西倒花了我这么多的时间。

羊肠带两副已经买到了。我本来想等你来自己买，又怕售缺所以还是买了。

别的话见面谈。有事情随时写信来。

祝

好！

金 五月二十六日

下星期三是儿童节，孩子们都开会吗？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珍：

刚才收到你的信。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校样已看好，直接寄回去了。我今晚要搬到花港招待所去。刚才这里交际处处长来找我，说省里又要开会，需要大华的房子，他来跟我商量，请我搬到那边去。我答应七点钟搬。你三十日来这里也好。买好车票就打电报给我，讲明几次车。我们在一起玩到四日上半天就回上海。请你打个电话给顾轶伦(375110)要他给我找《赞歌集》精装本二十册。别的话面谈。

祝

好！

金 廿七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蕴珍：

廿五日来信收到。我寄上的各信想都已经收到了。今天

文代会休会，可是主席团仍然在开会。白天开了一天会，晚上有客人来聊天，也相当累。有两件事告诉你：一，电视机作协已经给我买了。据说这里买也不太方便，说是第三季度交货。货到时再付款（作协会替我垫款）。只是什么牌子的，现在还不知道。你不必对肃琼和南南讲。因为货还未到，是否会发生问题，目前还不能说。二，南南来信收到后我已写了回信去。今天收到作协医务室一封信，请你拿去给南南看看（信留在她那里），由她找医院或者你帮忙她设法弄一份"病历摘要"来，以便转给医院。我还托家宝打听，今天昨天都见到他，尚未得到答复。

黄素封去世，我听到这个消息也难过。我仿佛还看见他的相貌。冰箱问题，我看不难解决。你什么时候找黄太太谈谈，只要存着不计较钱的心，事情就好办。

我的身体还好，不必挂念。

祝

好！

金 廿八夜

底片不对。不过这里新华社给我们照了相，我要外委会向新华社借用底照。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七日

蕴珍：

我们在机场等了两个多钟头。飞机十一时三刻起飞，两点到北京。从东郊机场到西郊旅馆足足走了一小时。到三点钟才吃饭。我现在住在西郊西苑大旅社六号楼，和魏老同房。这个旅社我四年前曾住过几天，地方还不错，只是进城不方便。明天可能没有事，打算进城去看看。开会期间恐怕就没有空了。北京天气也热，不过跟上海相比还算好些。想念你们，希望你们过得好。师陀还没有到。听说这两天坐火车时间特别长。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金 十七日四时

问候大家！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九日

蕴珍：

前信想已收到。大会又延期两天开幕。听说下月六日结束。返沪期当在十日左右。家宝来看过我，东西已当面交给他了，请转告陶肃琼一声。吴克坚今天上午也来过，他刚从四川回来，席子也带去了。我昨天搬了房间，魏老也搬了。现在我住在二二七号，一个人住一大间，有空可以续写我的小说。不过这里客人多，相当热闹。今天下午我和罗荪、沙汀他们要去西山八大处。他们在那里改发言稿，我去玩一天，顺便把那篇小说改好。北京这两天相当热，晚上没有风，据说十五、十六

两日特别凉快，晚上还要盖毯子。可惜我们来迟了。这次到京后才发现忘记带洗脸毛巾，幸好我没有坐火车，这里又有小卖部，否则只好用洗澡帕洗脸了。王道乾忘记带牙刷，在火车上过了两天，到这里才解决问题。小林的琴老师昨天上午才到北京。他们在火车上过了两晚，精神倒很好。小林要好好地弹琴啊，不然老师回上海交不了卷。别话后谈。祝好，问候大家！

金 七月十九日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蕴珍：

十九日来信今晚看到。我刚从顾家回来，花生米已送到了，他们夫妇都在家。顾师母请我喝咖啡。顾先生谈起上次生病的事，说是一则吃多了些，二则受了凉。我在八大处住了一晚，改好了小说稿，昨天下午我和张光年先回来了。我们一共去九个人，在山上乘凉聊天，盖被睡觉，好像换了一个世界。山上相当凉快，只是缺水，洗澡不方便。今天又开了小会。明天大会开幕，以后就紧张了。北京仍然很热。今天早晨黄源来，在我房间里坐了好一阵。他住在我对面的一座楼里，和福庚、金近同房。他是后来得到通知赶来的。作协外委会来信见到。请把我的照片底片寄来，就用前年穿两用衫照的那张半身相，在文件柜子里面（第二或第三个抽屉）。我现在住二二七号房，比较静。张鸿还未见到，福建代表团可能住

在西郊宾馆。今天下午我和她在一起开会，却不曾见到她。可能她的相貌有些改变。从文今天也搬来了。这里十座楼都住得满满的。吃饭的时候很热闹。我们这座楼二层楼中住了不少名演员，她们晚上常常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在我的房里也可以听见各种唱腔。

别话后谈，祝好。

金 七月廿一夜

问候大家。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日

蕴珍：

两封信都收到。衣服也取到了。其实毛背心是用不上的。大会可能延期到十一或十二日闭幕。我想在会后去北戴河住两天，顺便看看任幹和周立波。沙汀要和我同去，他也只能住两天。我不会在那边久住，因为要去那里的人不少，房子不多，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做不了事情。吴强准备一个人去大连。我在廿日以前总可以回上海。你不必带孩子来找我，因为从上海去北戴河相当麻烦，还要换车，那边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还不如等我回上海另外找个近的地方去玩几天。家宝说要去北戴河，但他是不是走得了，还难说。

南南要给周而复去信由我转也可以，或者直接寄到北京对外文化协会也行。我上次寄给你要你拿给南南看的信想已

收到。南南要到北京治病并不困难。但是据我看北京医院目前也不见得就有多大办法。所以至少得先把"病历摘要"寄给医院，让医院研究一下是不是有治愈的把握。倘使有百分之四、五十的把握，跑一趟也值得。她的事我托过张僖，托过刘白羽，也托过家宝。张僖和刘白羽都是叫作协医务室去打听的。家宝找他的大女儿去了解情况，但尚无回音。我后天可以见到周而复，再托他去打听一下。对南南，我们得劝她忍耐，要保持乐观的精神，要坚持锻炼。征服那种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北京医院不应抱过大的希望，因为瘫痪的种类很多。像四川革命残废军人陈富君受伤瘫痪了一个时期，经过锻炼，居然能够像平常人一样地走路。可见坚持锻炼，也是很重要的。你不妨把这些话对她谈谈，多多安慰她，鼓励她。当然，要是北京医院能治愈她的病，那是再好没有的事。要是治不了，她也不应悲观，更不要以为是别人嫌她找麻烦。何况医学在不断地进步，今年没有办法，明年或有希望，后年或者能治得好。

我一直忙，天天开会，本来下午有两个钟头的午睡时间，但常常有人来找我。七月廿八日大会休息，可是主席团开了一天的小会。明天休会，但作协主席团又要开会。现在已是深夜一点三刻。我的眼睛快要睁不开了，就此打住吧。

祝

好！

金 八月二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〇年八月五日

蕴珍：

杜宣、以群今天早晨飞返上海，托杜宣带去两瓶酸梅滷和唐弢送的一盒泥人，另一盒是他给南南姊妹的。昨晚周而复请吃饭，我已对他讲过南南要写信给他的事情。这次杜宣返沪，我请他把家宝他们的意见告诉你，由你转告南南。周而复也答应去打听。医生需要"病历摘要"，是要先研究是否有办法治好病。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一是不管治得好治不好，先到北京住院再说，那就不一定要病历摘要了；二是等医生研究"病历摘要"后再决定要不要来京治疗。据家宝讲，北京医院有些条件不见得比上海好。家宝要他女儿去打听宋士和治病的经过情形，尚无回音。

会议大约十二日左右结束，我打算十四日去北戴河。二十日前可以回上海。我身边钱已不多了。去北戴河得付来回车费，这里还要算伙食账等等。因此请你给我电汇壹佰元来。

南南的事情不必对她多讲。但我看她的情形和宋的不同。她要来京治病，找作协或而复他们设法可以解决。不过要进了医院治病无进步，还是像上海那样拖下去，恐怕对她身心两方面都不好。家宝说上次在上海医院看到南南是两人或三人一个病房，北京的病房就相当拥挤了。

又，陈同生不在上海，"病历摘要"是否可以拿到？有无困难？

我现在所能做的事就只有催家宝、周而复，或者作协和刘白羽了。家宝不久要离开北京，周而复很难找到。但白羽那里没有问题，有事情可以找他。他有一个小孩患风湿性心脏病在床上，睡了两年了。现在请了一位绘画老师在家学画，他说需要给南南安排一个日程，让她多一些不同的活动。

别话后谈。今天上午休会，大家出去参观，我因为疲倦在家休息，便给你写了这封信。

祝

好。

金 八月五日

问候大家。

信刚写好，收到南南两封信，有许多已经用不着说了。等你和杜宣见面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话需要转告她。

一九六〇年十月六日

蕴珍：

我昨晚十一点四十分到西安。西安作协分会柯仲平和胡采两位同志来车站，把我接到人民大厦。我就托人民大厦的同志代购入川的卧铺票。决定八日动身。今明两天留在西安看看古迹名胜和城市建设。柯老身体不怎么好，但是非常热情。我路过这里，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可是想到打扰了朋友，

花掉他们宝贵的时间，又有些不安了。

余话后谈。祝

好！

金 六日

问候妈和大家！

见着罗荪、吴强、以群、王道乾、魏老、郭信和各位请代问候。

郑伯奇在北京治病，尚未返西安。

一九六〇年十月九日

蕴珍：

我已于今晨十点五十分到达成都。李宗林、沙汀、安旗、戈壁舟都在车站见到了。我在西安上车时，在月台上见到波兰作家普特拉曼特夫妇，沙汀和戈壁舟还有接外宾的任务，因此没法和他谈起稿子的事。李宗林和安旗陪我到永兴巷招待所。李宗林说暂时在这里休息几天再搬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我吃过中饭，休息一会，陈书舫、戴雪如来了，她们还没有走，小舫、小艇七八个人都来了。他们刚走，我摊开信笺写了两行字，张达雄又来了。川剧院的朋友对人热情，大家谈得很好。要是你在这里该多好。还有一件巧遇：我吃过中饭，在院子里散步，张光茹乘脚踏车来看朋友，我便托她把你送舒元卉的东西带去。舒元卉的剧团在八宝街，我也弄不清在什么地方。陈书舫的一团离这里很近，她送了一张票来，我今晚要去

看看一团的《卧薪尝胆》。现在我的住处未定，你来信还是暂交布后街二号四川省文联沙汀转吧。

我在西安住了三个晚上，其实是两天半。柯仲平夫妇和胡采陪我跑了整整两天。我和柯老也还熟。西安分会客人少，待客很周到，很热情。西安特产能吃得的都吃到了。游了华清池，到了捉蒋亭，逛了碑林，看到五千多年前半坡先民的遗迹，登了唐代的大雁塔，参观了白手起家的人民搪瓷厂，还听了秦腔，看了反映人民公社优越性的话剧。临行我争了好久才让我付了招待所的住宿费。在西安买软卧票很困难，作协分会的严科长为这事跑了几趟，上车前才顺利解决。同房的是成都铁路局的局长，坦率而健谈；修筑宝成路时，他在宝鸡住了两年，对宝成路情况很熟悉，火车过秦岭时，他详细地对我解说火车一进一退如何盘旋登山，可惜到半途天就黑了，在观音山车站还勉强看得见对面的洞口，到青石岩车站，却什么都看不出来了。但是秦岭的景致，我总算看到了一点。从前人说"云横秦岭家何在"，现在的人当然不会有这样的诗情。车上招待很好，和局长同车，更有便利。这两天酒喝得较多，吃得不少。昨天半夜忽然泻肚，今天午后才好了些，现在看大概不会有问题了。别的话下次谈。你们工作怎样？学习快结束了吧。我过两天要给南南去一封信，你有空可多劝她安心治病，不要急躁。找陈同生有无结果？

祝

好。

巴　金 十月九日

问候妈和大家。罗荪信请转交。请代我问候王道乾、郭信和各位。

《四川文学》十一月号也要暂停检查。大概许多地方刊物都要这样做。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一日

珍：

九日寄出的信想已收到。昨天李宗林请我吃饭，张达雄、安旗、陈书舫、杨淑英、舒元芹、小舫都在。晚上川剧院为波兰作家演几个小戏，我也去看了。今天整天在家写文章，下午吴先忧来谈了一个钟头。我打算住定了再去看大嫂他们。照片已交给沙汀的爱人，凤尾鱼尚未交去。沙汀陪外宾一连三天，我们天天在这里遇见，却没有时间谈话。外一信请转交孩子们。祝好。

金 十一日

雷加的照片寄去没有？如去信请写上我问候他全家。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六日

珍：

昨天收到你十日寄发的信。我到成都整整六天，写了三

天的文章，那个短篇今天写完，寄出去了。实在不好，比上一篇还差些。以后住定了，把以前记的大堆材料好好地研究一下，从从容容地写点东西，或有可能写出两篇像样的文章来。我的住处前天决定，我和李宗林、沙汀同去看过。地方离这里不远，在三槐树三十一号，是市的招待所，就叫三槐树招待所。一间书房，一间寝室，还有一个卫生间。整个楼上只有这样的两个房间，中间是一个大客厅。那里比较安静，不大容易碰到熟人。房间也不像招待所。虽然没有招待所方便，可是住在那里写文章倒更合适。城外五福村也去看过，那里正在修建食堂，环境虽然好，但是目前喝水吃饭都不方便。舒元卉昨天来看过我，把她捡的（有些实际是买的）贝壳送来了。那些贝壳比我们在北戴河捡的漂亮得多。海南岛有种海松也很好看，是浅红色的植物，我要是去海南岛一定带一棵回上海养。沙汀的文章，我已经催过了，他的确忙。为《人民文学》写文章，那是另外一件事。《人民文学》可以逼各地作家关起门熬夜赶稿，《上海文学》至多只能逼上海的作家动笔。有什么办法呢？我答应广州的文章几年了，刊物停了，我还未交差呢！沙汀的文债一定会偿还的，请你不要着急。谢谢你为我寄来雨衣。这里晚上常常下雨，我多么需要一件雨衣。本来我打算昨天上午出去买雨衣。我要了部车子，可是司机同志只知道大机关，不认得小街小巷，单走了东胜街（看大舅母）和铜丝街（看邓七舅）两处，已经问了多少次路，我看时间不早就回招待所了。下午得到你说寄出雨衣的信，倒因为上午没有去成百货公司而高兴了。十五日下午写信写到这里，有人来找

我，就和他同车去青羊宫吃饭，饭后和沙汀他们进城看戏曲学校小孩演戏。小王夫妇也在(我去约了他们的)。看完戏回招待所，整理好行李，洗了澡就睡了。今早起来，吃过早饭就搬到这里来了。(在永兴巷住了一星期，房间跟花港招待所差不多，今早晨算账，只收六元多的饭钱和七斤粮票，不肯收房钱。)现在拿出信笺续写下去。昨晚和沙汀谈起稿子，他说年内一定写一篇寄去。他最近参加《毛选》集中学习，大约十天后结束。《四川文学》停刊检查，要到明年一月才复刊。雨衣尚未收到。如方便请你把夹大衣也寄来吧。前几天还好，今天有点感到冷了。大舅母说她以前那幅方头巾掉了，想买一条新的。你看要是能买到一幅适合她用的方头巾，就买一幅和夹大衣一起寄来吧。写了这么些，还是谈些杂事。现在还要拜托你办几件小事情：(一)请把从十月起的《参考消息》用航挂信寄给我(每周一次或每十天一次都行)；(二)外文书店的书目也请(用航空印刷)按期转给我；(三)我窗前条桌上有三本普及本《毛选》(一、二、三)，请给我寄来，不必急，迟几天也行。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金 十六日

问候妈和大家！

来信请直接寄：成都市三槐树街三十一号三槐树招待所正楼。南南的事情怎么样？我过一两天要给她写信。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七日

蕴珍：

短信由沙汀转来。徐汇区新华书店就是顾轶伦在那里工作的地方。我曾对他讲过要买一册《上海》。就买八十元那种吧，请代填好订单寄给他。雨衣包裹通知单已来，我交给招待所去取了。谢谢你。我今天给南南写了信。这里很静，这个招待所有好几座楼。我这座正楼就只有我一个人。我除了散步外，整天在家。晚上李宗林同志有时来约我去看戏。昨天我还请了大嫂、国煜、国莹看戏。来信不必写“正楼”，单写招待所就行了。

祝

好！

金　十七夜

家里都好吗？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蕴珍：

十六日寄发的信因写错地址退了回来，昨天才加封寄出。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怎么会把“上海市”写成了“成都市”。其实我不但现在这样，过去好多年都是如此，一忙就乱，一乱就错。五四年在北京（去苏联前）连地址也不曾写，就把信寄发了。是同样地荒唐滑稽！搬到三槐树将近五天，除十八日陪

傅抱石和江苏的国画家们到草堂寺、武侯祠、望江楼玩了一天外，都在家。我在西安和傅同住人民大厦。这次他们来蓉，住永兴巷，我刚搬出。那天去看他，他们要去参观，就约我同去。那天天气不好，下午还下了一阵小雨。在武侯祠(现在的南郊公园)看见不少的芙蓉，远远望去，相当美。成都的芙蓉是木本，重瓣，且有红白两色同株，甚至同花的。我们家里的是江南的芙蓉，这里非常安静。读书作文都适宜。今天一个下午写了两千字。我感到不安的就是这一座楼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为我单独办伙食。据说这里的伙食差，李宗林设法由商业局拨了些副食品，沙汀在我搬来前还去了解过。我表示只要是四川口味，什么菜都行，(菜不成问题，这个院子里种了不少的菜，长得很好)。可是他们要照顾我(烟也不成问题)，我也不好意思多推辞。我每到饭桌，就想到能分大半给你们吃就好了。我到外面跑跑，总觉得自己欠人的情太多，不知道怎样才还得了。我的确应当安排好时间多做点事情。沙汀说，文章今年一定寄出，倘使没法写，就把他动笔写了一点的中篇，抄一段(自然是可以单独发表的)寄给你。我这些天的生活简单，变化不多。晚上有时出去看戏。大嫂和她的四个小孩同一个媳妇都见到了。大舅母那里去过一趟。邓七舅住处离我这里较近，我去过两次。姑妈那里我还未去。李宗林讲过几次，要用车可打电话到永兴巷去要。沙汀也说需要时文联车子也可以来接送。但是在增产节约的时候，为私事实在不好用汽车。再说我每天坐在房里看书写文章，不走动一下，连吃的东西也消化不了，因此我准备多借重自己这双脚。(成都

市最近因为支援粮钢战线，公共汽车不但减少，而且停了些路线，一般人都是走路）。搬到这里来后，我每天都要走些路。

还要托你办点事情：一、李劼人托购蚊香，如买得到，请陆续买一点，放在家里。二、我托顾轶伦买十本《赞歌集》，如已送来，请寄八册给我。如未送来，就请他直接寄给我（四川省文联转）。三、我临走时忘记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带走，请找出寄来。（大概还在条桌上。如找不到，九妹那里有一本）。四、外文书店送书来，请付购书款给他们。五、如方便，可托郭信和打电话问中苏友协，上次借去展览的东西是否还在陈列展览。六、《毛选》平装本如能买到请购二册寄下。七、我订的几种外文期刊应当续订了，请查一下是否来收款，不然或催问邮局。

别的话下次谈。你好吗？孩子们都好吗？妈和九妹十二妹都好吗？很想念你们。祝
好。

巴　金 十月二十一日

南南的信也写好寄出了。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蕴珍：

十七日信今天中午收到，我还不知道老太太进了医院。我一直想让老太太住医院仔细检查一下，却找不到机会，就拖下去了。这次得到同生同志的帮助，不但能住院检查，而且可

以治疗，真是难得的机会。希望最后诊断不是癌症才好。治疗的情况请随时告诉我。南南能到内科医院治疗，也算解决了一个问题。北京至今无消息，恐一时也难有办法。我已写信劝过她，你说她情绪还好，这倒是可以叫人放心的事。你见到她时，请告诉她，要是还有《热情的赞歌》望寄一本给国棉十七厂李素兰同志，让李素兰有机会读到靳以描写她的文章。

苏联《文学报》来信不必转给我。不过我要请你写一封短信去，说我已于十月初到四川成都去写中篇，要年底才回上海，来不及给《文学报》写稿，请原谅。就用你的名义写，《文学报》有一年轻编辑懂中文，我见过他。地址不要写错，用航邮寄出，邮费五角二分。回信一定要写，不能置之不理。

云南徐一行的稿子请用航空挂号给我寄来，仍寄布后街二号四川省文联转。来信寄三槐树招待所，我可以早一两天见到。不过寄到文联转，收到要在簿子上登记，送来由我签字，查起来方便，因为这是别人的长稿。你不必先看它了，我在这里有时间看。

萧荀有信给国煣，说是已经出院了。不知她的近况怎样？你见到她，可说我关心她，并说，我劝她要把眼界把心都放得开一点。要好好保养身体。

小说每天在写，写得不多。但渐渐上轨道了。我一定写完它才回家，预计年底可以写好。关于《群》，我也常在考虑，我只要身体不坏，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不过现在的写法跟我从前想的不同了，我的生活不够，需要的材料多，若照从前的计划写出来，一定会犯错误。因此写起来很吃力，又无把握，

加上我这个人有惰性，一拖就拖下去了。有时自己也很着急。很多朋友鼓励我写，彼得罗夫还说等我写好他要翻译。上次杜宣也谈起过。现在同生和罗荪又提起，我很感谢他们鼓励的好意。我想，能把一个中篇和一本短篇集写完，关于抗美援朝的写作也就算告一段落。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群》上面，另外每年到一个省去看看新人新事，写一点报导文章。说实在，我常常感觉到党和社会、朋友和读者对我太好，我有一种欠债过多的歉意和一种责任感。我总想尽力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我其实并无才华，不过我还有热情，我还有苦学苦干的雄心，我的身体也还能够让我多做事。……倘使他们再向你提说，你不妨把我这个意思告诉他们。

别的话下次谈。祝

大家好。

巴　金 十月廿四日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蕴珍：

我今天一夜都在招待所。写了两千字。下午给你写了一封两页的信，刚投在招待所的邮筒，听看门的同志说，这两天招待所客人很少，收信的人也不按时来。我担心你一时收不到，便又在晚上写这封信。下午的信谈了几件事：一、老太太的治疗情况，请随时告诉我；二、关于创作问题，我不在这封信里重说；三、徐一行的稿子请即用航空挂号寄来，仍寄布后街二

号四川省文联转，文联收信要登记，查起来方便，这是别人的稿子，应当慎重点；四、请用你的名义写一封信给苏联《文学报》编辑部，说我已于十月初去成都写中篇，信转去需要好几天，赶不上纪念号出版日期了，因此不能投稿，请原谅。这封信写得短不要紧，但是一定要写，不能置之不理。而且信封上的字（俄文）要写清楚。《文学报》有一位编辑懂中文。但是你如写得草，他就不见得全认得出。此信我还谈到萧荀和南南的事。现在我想起一件事，这是我在那封信里忘记提到的。我在这里每天需要一斤粮票。（别人对我一切都很照顾，我不好意思交涉减付。）据我的意思，倘使家里能凑合，就不必要求增加了。你还是在下月初给我寄三十斤来吧，自然十二月还要寄一次。我希望年底能离开，万一到时写不完就只好多住半个月。我打算按月结一次伙食账。罗荪信请转交。

祝

好！

金 十月二十四晚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蕴珍：

今晨寄发一信想已收到。我在下午拍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你我要搬家了。唯一的原因是：这个市人委招待所突然给省人委要去作一个新机构的宿舍，连所长和干部都要离开。李宗林已经给我安排了新的住处，过几天搬去。地方沙汀也

去看过。李宗林说过两天安排好要约我去看看。地点在学道街，是住家的地方，也是一套房间，他们还找到一个做饭的人。我觉得早些搬去也好。在这里我一个人住一座大楼，整个大院子好几座楼，就没有几个人。不过他们总想安排得好一点，还要我在这里多住几天。他们对我太照顾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在这里也是特别为我一个人弄伙食，有饭有面有饼有包子，每餐不同，我在上海哪里能吃到这样的伙食？今晚所长还对我说，要给我弄成都的名小吃来，已经交涉好了。烟、糖果、点心、水果都给我买了来，价钱并不贵。其实我的需要并不大，只好用来待客。你们在这里就好了。不过烟却抽得多(但也不会缺乏)。我只想早把中篇写好。说也奇怪，抽起烟来动笔也胆壮些。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巴　金 廿五日

还有几件事：一、小四她们要看小妹、小弟的照片，寄两张来吧；二、请告诉罗荪(1)我又要搬家，(2)曾克在成都，今天来看过我了。她为检查刊物事忙着。三、邮票给小弟。小妹的下次寄上。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蕴珍：

今天上午十一点半沙汀送三封电报来，七舅正在我这里，我把电报也给他看了。得到母亲病逝的消息，心里很难过。这是万想不到的事。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请她回成都看看。上个月还对她说过。现在这也成了空话了。殡葬等事你们既然办妥，我也不必回上海走一趟。我等一会就出去发电报。望把详情告我。丧葬费用就由我负担吧。望大家保重。

祝

好！

金 十月廿七午一点半

沙汀说，他刚给你写了一封信。他身体不好，明天要住医院检查。

电报上有采臣的名字，他回了上海吗？

加急电报（1960.10.27）

陈蕴珍：电悉极哀痛，殡葬事请与弟妹等商量妥为办理，详情望速函告。金。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蕴珍：

我仍在三槐树。新机构已有人搬来，旧机构天天在搬走桌椅和被褥，但是要住我这楼的人一时还不得来，而学道街的房屋似乎还在装备中，所以我还留在这里。安静极了，而照顾

仍然十分周到。对朋友们的盛情厚意，我只有感谢。今天收到济生一信，略知母亲患病情形。这两天我心里还不好过，不过你放心，我会当心身体的。这里的朋友们对我很好，上海的朋友们对我也很好。我还有什么放不下心来的，我着急还是自己能不能做出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我也希望你多多保重。你也得去认真检查一下身体。不要怕病。但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就应当了解清楚是什么原因。给济生的信请转交，有些话已在他的信里说了，请你先读一遍。我的粮票问题如何解决？家里如果没法凑合，就请作协想办法。仍望月初给我寄来。我前些天给你写了几封信，谈一些事情，是不是都收到了？萧荀的身体怎样？你父亲的身体怎样？以后对他们也要多照顾些。对南南也得常常鼓励她正视现实，同疾病作顽强斗争。靳以的周年祭又快到了。

祝

好。

金 廿九日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

蕴珍：

今天下午收到你一日平信和二日挂号信(附粮票)，和《抗美援朝报告选》、《参考消息》等一包印刷品，同时收到济生(三十一日)的来信。

上午收到罗荪一日的信。

我刚刚给罗荪写了一封回信，(并托他代我感谢陈同生)，有点累，而且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五点半)了。我明天再给你写信。

这里天气突然冷了几天，据说明天要来第二次寒潮。我感冒了一个多星期，今天有点不舒服，也不过口干，鼻子不通而已，但并不厉害，跟往常在上海感冒差不多。我一直每天伏案写几个钟头(平均每小时只写三百字光景)。倘使明天还不好，休息两天养养，也就无问题了。不要替我担心。我还在三槐树，看情形大约还要住一个星期，那么就会在这里收到夹大衣了。今天上午七舅夫妇来玩过一个钟头。

祝

好!

金 五日

今天是母亲安葬的日子，这时候你们一定从公墓回家了。我想到不能同你们一起度过这个悲痛的时刻，心里也不好过。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七日

珍：

前天寄出的信想已收到。昨天我没有拿笔写这封我允诺过的信，一则昨天客人来得多，李宗林觉得我在这里"寂寞"，星期天他约了些人来我这里玩了半天，他把元卉叫来了，他给

沙汀打电话没有打通，可是沙汀刚从医院请假出来，带了最小的女十五、儿十二两个孩子到我这里来，他们就在这里吃饭，坐到下午两点多，元卉到三点才走。宗林还叫川剧二团送了票来，晚上我又到春熙路去看了静环他们的戏；二则感冒未愈，昨天精神不好，下午客人走后写了六七百字的小说，就放下了笔。今天还是不太舒服，但已经比昨前两天好些了。今天打算只写千把字。本来连信也想不写了。可是又怕你着急，我明明说昨天给你写信的，又说过我感冒了，我担心你会想得太多。因此还是拿起笔来写信。

我已给罗荪写了信告诉他：本月的粮票已经解决了，下月可能有困难。现在我算了一下，十二月寄廿四斤来也可以对付过去。因为我是九日到成都的，在西安只用过一次粮票买早餐。十月份省下来的贴补十二月份，应当够了。我在三槐树已经住了三个星期，打算搬家时把账结算一下，起初估计十日前可以搬去。沙汀夫妇前天晚上已经到新居去找过我了。昨天宗林来说，他自己那天去看过，发见厕所的水管坏了，打不出水来，已经找人去修了，要等修好水管才能搬去（大约一星期内）。今天早晨这里的一位服务员同志也去看过，据说也还要等几天。这位服务员也要搬过去照料我。在这里，是为我一个人开伙食，在那里也是一个人开伙食，所以一天一斤粮也不算多。我现在也很安心，并没有把搬家的事放在心上，衣服在箱子里未取出来。只有几本书和一些小东西放在外面，到时候放进帆布袋就行了。所不安的是为了我的食住麻烦了好些人。但是我又无法使朋友们了解我的心情。其实了解也

没有用，他们是站在主人的立场啊。

老太的事情你们安排得很好，我完全放心了。你说棺木只能买到市面有的那种，为这事感到抱歉。我觉得并没有可以抱歉的理由，你说抱歉是思想上有问题(不要说我给你扣帽子)，能买到市面上有的已算是尽了自己的力量。组织上照顾我们，能推掉的就应当推掉。找人委，人委也得到处想办法，并非人委就存了一批好棺木在手边。人委如一时找不到又怎么办？现在大家都在全力搞生产，我们怎好向组织作过分要求？所以你们不找人委想法，也是很对的。而且说实话，就是葬在公墓隔若干年还是要火化、迁地方的，棺料好了，将来开棺火化反而不方便。我下个月要去办我父亲他们迁葬的事情。我问过宗林，据说可以托殡仪馆(只有一家)代办一切。我倒希望到时挖出来棺材腐烂，人也只剩下骨头才好，否则要是看到软尸多可怕。关于老太，我觉得要是这一两年你能听我的话，在有些小事情上面多忍一些，多让老太一些，使她过得更高兴些，那就更好了。她的缺点是另一个问题，人刚过去不便谈这些事。不过，这次为老太治疗殡葬，我不在，好些事还得靠你。你花了这许多精力，办了许多事情，也算对得住她老人家。你也用不着难过。

刚才服务员来取下帐子告诉我说：明天上午可以搬过去了，现在李宗林正在那边。那么我明天搬过去以后再写吧。我刚刚收到包裹单，夹大衣可以取到了。

今天是靳以的周年纪念日，你到万国公墓去过吗？老太太墓地离他有多远？

祝

好！

金 七日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九日

蕴珍：

前面两信想已收到。我的感冒病，今天已好些了。所以打算今天早些睡，免得明天又会加重。现在九点半钟。今天上午准备搬家，只能坐坐看看书。下午刚搬到，李宗林和张秀熟都来坐了好些时候。晚饭后国煜也来坐了一会(她说接到萧荀信，你和采臣去找过她)，因此我只写了几百字，就要洗脚睡觉了。我说这里(学道街七十六号)是我的新家，住在这里的确像在家里一样。这是一座小楼，房间不大，但很适用。楼上三间，一间书房兼寝室，一间饭厅，一间客厅。卫生间在楼下。楼下还有同样几间屋子，都空着。楼上的家具有的是交际处的，有的是原三槐树招待所的，有的是统战部的，饭厅里也有一张写字台，每间屋子都有沙发。宗林说写累了可以坐坐，还可以换个房间写，他想的真周到。炊事员是从人民公园调来的，服务员是从三槐树来的，他们住在楼下，他们俩另在机关搭伙食。你如果来，这里也有个家了。我前天要算三槐树伙食账，所长说，将来走的时候一起算。除了在永兴巷付出的以外，其余的粮票都存在我身上。下个月仍然请你按时给我寄来。但不必找作协想办法了，来信请直接寄在学道街七

十六号，挂号信仍由文联转，因为我没有带图章来。人不在家，就无法收信。小四说想看小妹和小弟的照片，我这里没有，你寄两张来吧。老太去世后，瑞珏一定很哀痛，你如有机会，可多多劝她节哀。别话下次谈。祝
好。

金 十一月九日

沙汀尚在医院进行电疗。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日

蕴珍：

今晨寄上一挂号信，想已收到。搬到学道街后，《参考消息》我每天能读到。(张秀熟有一份，他的小楼在我的小楼斜对面，我们站在彼此的廊上就可以谈话)。因此你以后用不着再寄来了。十一月份的几张我都读过了。这里很安静，很舒适。很像一个家。徐一行的长稿今天傍晚送来了。这两天正需要看点别的东西。我的感冒仍未好。对这个病你有经验。鼻子不通，鼻涕多，而且一天有些时间里鼻子忽然通了，使你忘记有什么不舒服。但是过几个钟头浓鼻涕又接连来了，在这种时候就需要放下笔随便看点看起来不大吃力的书。

别话下次谈。

祝
好！

金 十日夜十点半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蕴珍：

九日来信是前天晚上陪白羽看戏时沙汀太太交给我的。还有陈同生一信，我今天已经寄了回信去了。刚才又收到你十一日来信和叶君健的信稿等。简单地回答你几行。

（1）老太太立碑事，目前既有困难，就将就作坊现成材料立个简单的碑也好，反正以后还可以想办法。

（2）李劼人要的蚊香，慢慢地替他凑吧，在明年开人代会时带给他就行了。《大波》三部好像只写了两章，单独发表不适宜。

（3）《参考消息》以后不用寄来了，我在这里可以看到。

（4）我们家里将来可少栽点花草，留点地种菜也好。我在这里公园看到花和菜种在一处，弄得很整齐，也好看。种菜可以改善生活。我搬过来，伙食不及在三槐树招待所，因为三槐树院内种了很多菜，我吃的都是刚从地里拔起来的新鲜菜。据那里一位会种菜的炊事员说，种菜施肥，只需要尿水。他告诉我葡萄施肥用鸡屎就行，最好在冬月埋下。你不妨叫人试一下。

（5）我的感冒还未好，昨天起把冬大衣穿上了。这两天相当冷，我的感冒久未好，大概因为我一直不肯穿得太多，我想现在就全穿上了，到十二月、一月怎么办？（其实白羽上前天就穿上冬大衣了。）我现在写信，也是穿着冬大衣写的。

（6）短篇写得慢，这篇写完可能给《人民文学》，因为白羽

也在替《人民文学》拉稿。我想十二月中以前可能还写出一篇来。

祝

好！

金 十五日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蕴珍：

十四日信收到三天了。这些天，天天都有杂事，所以除了写文章读报外，就没有时间写信。所说杂事，无非理发洗澡。搬到学道街以后，理发洗澡都得到外面去。不过李宗林给我送了“优先券”来，有“优先券”的用不着领牌子等号数，很方便。小四给我送来一张龙抄手的票子和二两粮票。日期是今天下午。我很想转送别人（因为我已吃过几次，兴趣不大），可是我不便辜负她的好意，也就按时去了，好在抄手铺就在浴室的对面。我吃了抄手就去洗澡。好几年未进澡堂了，觉得冬天在澡堂洗澡也是一种乐趣。我的感冒还没有完全好。但这两天已经减轻了。昨天不曾洗过手帕。感冒厉害的时候，每天要洗四五张手帕。本来这里有一位从三槐树招待所来的女同志替我洗衣服打扫房间。可是我的手帕太脏，总是自己洗。床也是自己铺，因为我自己总得做点事情，养成一种习惯。这位同志每天下午要到招待所去拿菜，还得给招待所办点事情。她也常常给我买点纸烟、水果、点心、糖果，这

都是原来三槐树的所长向商业局交待好的。我凭发票付钱。我每天三顿吃得很好，早晨一磅牛奶卧两个鸡蛋，什么营养也够了。所以也不需要什么。(我就只喜欢吃点花生糖，我准备给两个小鬼带点回来，可惜我只有两个圆茶叶筒，我想也够了。)不过买来也好，客人来也可以待客，有时也可以分一点给姑母、大舅母、七舅母她们身体不好的老人。我就是有这个毛病：有好的饮食，总想分给一些需要的人，一个人吃独食，没有味道。可惜你们隔了这么远，无法尝尝这些东西。饼干筒子开了也好，小柴没有东西吃，让他多吃点吧，不必太省了，应当注意身体，他就是不肯吃东西，尤其不肯喝牛奶，这个毛病改不了真不成！你来信问起张秀熟，他比我大得多，我现在称他"张老"。我很早就认识他，但是多年不见了。解放后开人代会常常遇着，他现在是四川省副省长兼教育厅长。他也喜欢川戏。我要出去寄信，别的话过两天再谈。

祝

好！

金　廿一日

又，我已刻了图章。挂号信寄在这里也方便了。国莹和国煜都要两个小鬼的照片，还有别的没有？我搬到学道街后，国煜常来，总是坐一刻钟，就去上班。小四也来过几次，她到教育厅(就在隔壁)开会就来我处坐。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蕴珍：

十八日来信收到。今天早晨又得到济生的信，讲起他下放的事情。我觉得他能到农村公社去锻炼，对他的改造会有好处。你说得对，老太太要是在的话，一定想不通。用旧眼光看新事物，只有处处碰壁。罗荪把粮票寄来了，我很觉歉然。我除了离开永兴巷时照每天一斤交了六斤粮票外(后来去吃过一顿，当场付粮票新秤四两)，就未用过粮票，三槐树招待所所长说走的时候一起算。我看将来不够欠几斤也不会有大问题。但现在有这十二斤，再加上十二月和一月的四十八斤，我二月初动身返沪时算伙食账，也不会欠粮票了。

我的感冒已好了百分之七八十，这两天舒服多了。成都冷过一阵，最近天气还好。气象预报又说明天寒潮要来了。但这也不是怎么可怕的事。冷起来，朋友们会给我设法。你不要担心。我在这里是客人，所以处处得到照顾。李宗林过几天总要来看看我过得怎样，替我安排一切。棉鞋能寄出吗？这倒是最重要的。沙汀仍在医院里，前天遇见他太太，说是他拿了材料要在医院里写文章，我看可能是给《上海文学》写的，但是他住医院里，我也不便催他，问他要题目。

像片交给小四了。国煜说，她也要这样的照片，索性多寄几张来吧。

下月初我会写信要你寄钱来。请你先准备一下。我今天已向李宗林讲起要他介绍殡仪馆办理我父母遗体火化迁葬的

事。因为一共有六副棺材，至少要装四个盒子，还要葬在公墓，总得花一笔钱。我手边只有两百多元了。今天午睡起来，手表忽然不走了，晚上要拿出去找人修理，还得买一只钟，否则早起晚睡都不知时刻了。

最后应当讲小弟的病了。他现在是不是完全好了？最好说服他喝点牛奶。不然杀只鸡给他补补吧。他今年生两次病，身体一定会受影响。

别的话下次谈。南南有信来，说是收到了吴运铎的信，这对她是很大的鼓舞。你父亲怎样？萧荀怎样？

祝

好！

金　廿三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蕴珍：

前寄各信想均已收到。沙汀仍未出来，他好像在医院里写文章。棉鞋寄递相当麻烦，请不要寄了。国莹今天把她的本子送来。我打算过两天拿去买棉鞋和手套。这两天寒流又到成都，我把衣服全穿上了。要是再冷，就只好烤火。我搬过来时，招待所就送了不少杠炭来。因此烤火不成问题。

两个小鬼的图章都刻好了。每人还有一个牛角盒子，带有印泥。

我今天把最近写好的一个短篇《军长的心》给《人民文学》寄去了。现在刚开始写另一个短篇《英雄李大海》，写好就寄给《上海文学》。倘使需要先登出要目预告，请把我的题目排在小说栏的最后。这个短篇我打算写得短些，但有时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笔，那就拖长了。

下个月请准备给我汇四百元来。什么时候汇，我会通知你。我估计迁葬事可能花两百元，这只是我的非科学的估计，但至少总得花百元吧。听他们说五婶死后连烧带葬花了四十八元。我们这次要火化的有六副棺材之多。不用说等我找殡仪馆谈过后心中就有数了。

祝

好！

尧　棠 廿六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蕴珍：

廿四夜写的信收到了。我还有几封信，你会陆续见到。我已告诉罗荪：沙汀的文章一月号等不上了。今晚上沙汀来找我要我为《四川文学》写稿。他又谈起他的稿子，他一直在开会，在医院里还参加过会议。最近还要开有关创作的会。所以要写小说，一月号赶不上了。我了解他的苦衷。

我的短篇今天已经写到十三页了。我希望能在下月五日

之前寄出。我还要为《四川文学》写个短篇。要不是早答应了你们，我倒想把现在写的这篇交给《四川文学》。说实话，我跟沙汀一样，怕人催稿，逼着要稿。沙汀上次给《人民文学》写了一个短篇，稿子寄出后一共寄了七封信去，都是为了修改一两个字的事情。

我已买了一双棉鞋，是国煜、国莹两个昨晚陪我去买的。她们俩姐妹合送我一副皮手套，今天国煜带来了。帽子这里容易买到，不过我不需要了。我的毛衣、毛背心全穿上了。今天特别冷。晚上坐在书桌前写字，有了棉鞋，可以解决问题。毛裤和羊毛裤也早已重起来穿上了。

济生也有信来，他走了没有？我这两天想赶文章，没有时间多写信，所以还不曾回信。如他未走，可说我希望他下去好好地干。南南有信来，我过两天再给她写信去。她进步很快，这些天情绪很好。你要多多鼓励她。舒元卉星期天来过。她很关心你们。她还准备设法等你们来成都时招待你们。你们有照片，也可以送她两张。

国煜要孩子们的照片。

外文书店的预订书目仍请用航邮寄下。请替我问作协资料室《新华月刊》是否继续出版。我记得我们家里订的那份没有送了。

祝

好！

尧　棠 廿九夜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日

蕴珍：

我二十六日寄上一信，告诉你我已在这里买了棉鞋和手套(手套是国煜姊妹送的)；三十日又给你和小妹寄了信。昨天又用挂号信寄出了小说稿。小说稿是寄到作协的，写了肖岱和你的名字。这篇小说虽仍不高明，但比以前的三篇稍好一点。这几天写中篇进行得慢，因为在赶短篇。一个星期前给《人民文学》寄了稿去，昨天又把你们要的稿子寄出了。一两天后还得为《四川文学》赶写一个短篇。他们也是一月号缺稿。我在这里麻烦他们不少，不给稿也说不过去。好在这也是在我的计划之内，要是散文等等我就没法写了。中篇还只有五万字光景。最后的一部分倒想好了，但中间还差好几章，还需要认真看看我那些笔记本来启发一下，把人物写得丰满一点。短篇得在月半交稿，中篇这一段需要三个星期，到本月底这些难关都过去了。下月内写最后一部分便无困难，同时再写两个短篇凑成七篇，编一个短篇集，到一月底任务便可完成。不过中篇还得修改。我已经答应二月或三月寄给《解放军文艺》看看，让他们帮我修改一下。小照片早收到，其中一部分已给国莹了。沙汀照相的底片也已给了他。皮靴寄来正合我的需要，因为我买的棉鞋不便在下雨天穿。周立波的照片并不在我这里，我并未寄给他。雷加的照片你寄出没有？你不来成都，也好。李宗林星期一还说请你来，今天吴先忧也问你来不来，但是我想你来了，住在这里吃得很好，住也

还不错。但是玩却有困难。这几个月，这里为保粮保钢，汽车都弄去运煤去了。城里公共汽车只剩了两路（？），到许多地方都搭不到车。而且因汽油紧张，许多有车的人也都不坐车，住在我这个院子里的两位副省长都是安步当车。李宗林虽然对我讲过几次，出去可以向交际处要车，我实在不好意思。这样一来，我连舒元卉她们演的戏也很少去看，因为路较远，走起来虽不要紧，但是回家太晚，要别人等门，于心不安。所以我看戏，总是到人民剧场，走一趟不到二十分钟。我在这里不需要玩。你来要是整天坐在家里，恐怕吃不消。我想明年或后年再来成都，顺便到青城和峨嵋去一次，要在春秋的时节。那时全家都来。我现在除理发洗澡交信外，白天都不上街。晚上有时去人民剧场看戏（阳友鹤在那里），他们常常送戏票来。我临时去也可以找到一两张票。小妹的病怎样？是什么病？我在这里有些东西，可是没法寄给你们，这里现在除了旧棉衣，什么包裹都不收寄。我给你们留了些花生糖。张秀熟还说要在我返沪时，送点豆豉、豆瓣给我带回上海去。别的话下次再写。请告诉南南，她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过些天给她写回信。祝

好！

金 十二月三日

问候大家。

请托顾铁伦代我找《毛选》平装本第三卷；普及本第四卷各一册寄来。如无新的，稍旧一点，也不要紧，但不要太旧的。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日

蕴珍：

五日来信收到。稿子是直接寄给《上海文学》的，信封面上写了你和萧岱的名字，两天后又寄去一封信，要求增加一小段。稿和信想均已收到。我生日那天国煜姊妹本来讲好晚上来玩，陪我出去照个相。后来碰巧张秀熟那天请我吃晚饭。我便改约她们六日到我这里吃面。我还留得有点挂面，再请炊事员做一点面。我在家请大嫂和国煜、炜、莹也就够了。那天晚上连菜也没有加。本来厨房里燉得有只鸡，晚上给我预备了鸡汤和一盆红油鸡片，还有一盘炒白菜。刚好中午服务员为我到外面去买名小吃（李宗林叫招待所去办交涉的），没有拿到，说是晚上才有，下半天她跑了三处，居然都拿回来了：是麻婆豆腐、粉蒸牛肉和肺片同锅盔。菜摆满了一个小圆桌，尽是红红的。这些菜你们一定吃不惯，连大嫂同国煜也有些吃不消。可是我和二女子同小四却吃得很过瘾。饭后国煜和国炜的爱人都来了（小五夫妇忙着开会未来），我们一起出去照了相（取来就寄给你），他们都要去开会，大嫂一个人搭上了公共汽车。七点半我也回到了学道街，写文章到十二点。小五是七日上午来的，他和丁秀涓昨晚又来过一次。小五是七日过生，二女子是昨天过生，都凑在一起了。二女子身体最差，肚子里有瘤子，前个月早产，小孩只活了三、四天。身体养好还要进医院开刀。七日在张秀熟家晚饭，他在下午三点就把李劼人接进城来了，四点半钟沙汀也来了，以后客人陆续来，

李宗林、程子健都来了。饭后一直谈到晚上十点。我刚巧坐在窗前，张秀熟说过因房小人多打开了窗。可是我喝过酒发热，坐在那里反而觉得舒服。十点后回到房里，也只觉得有点累。我要是马上睡下也就好了。可是我还勉强写了两个钟头的文章。十二点半才上床。不久就咳起来了。第二天虽然不咳了，人却很不舒服，我仍然在写文章，只有写一段，休息一会，傍晚还有热度，我八点半就睡了。可是鼻涕多，一直睡不好，十一点半忽然想起还有阿斯匹灵，起来吃了一颗，夜里出了点汗。昨天上午就好多了，晚上还和张秀熟出去，看了《以革命的名义》。这个电影很不错，你应当带两个小鬼去看看，他们认识于是之，一定更感兴趣。今天就只有疲倦和鼻涕了。鼻子还不大舒服。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一年里头总有半年鼻子不畅通，不舒服。所以你也用不着担心。他们要我去看医生。我觉得这种小病还是靠多喝水，多休息，比吃药有效。我今年九月廿二日在华东医院检查过身体后，信心更大了。我身体不坏，营养很好，心情舒畅，这比什么都可靠。你用不着为我担心。

现在谈几件事情。

（一）相片早收到了。两个小鬼的可以再寄点来给国炜、国煜和小五。

（二）上次说的四百元，请即汇来。

（三）请给我寄一部平装本《文集》来（一至九），我打算返沪前送给张秀熟。书有一套放在三楼廊上黑书橱（下橱）里面，那是自存的，没有关系。（我还有，放在别处的，你找不到。）

寄来时请包得牢固些，多用两张纸。

（四）上次已讲过，请电外文书店门市部蒋斐之（292263），有纪念托尔斯泰文章的外文书刊，给我留一份送到我家来收款。

（五）棉袄裤带来很好。我离开成都久，有点不大能适应这里的冬天了。我冬天衣服全穿上了，在房里也穿了冬大衣，可是出去还用不着手套（我只好备而不用了）。昨晚同张秀熟出去，他比我大十岁，他却未穿大衣（他有时上午出去也穿过）。沙汀身体比我们差，他前天来，也没穿大衣。但刘白羽一个月前来成都就把什么都穿上了。《人民文学》的编辑胡海珠来，就感冒，打针吃药。

写了两张也有点累了。我给《四川文学》写的稿子，今天可以写完，所以下午还得写文章。再见！

金 十日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蕴珍：

今天星期日，上午沙汀正在我这里谈话，顾祖洪同志来了，送来棉袄棉裤。我睡过午觉后起来，穿在身上试试，非常暖和，谢谢你。沙汀大约二十日左右到西昌去休养，准备在那里给《上海文学》写小说。他在这里也没法写（小说）。他说一定写。

信纸快完了。如方便请用航空挂号寄一本收获社信纸

来。这里买好信纸得找人。信封我倒有了，小四、小五他们支援了些。

我又一次犯了粗心的毛病。今天下午收到退回来的廿一日寄出的信，仍然寄给你看看。你还是可以了解我的生活情况。只有一点补充，我最近通知炊事员：早晨少煮一个鸡蛋，这样中午可以多吃点。我现在打算写好若干信封，放在手边，用时看一下，就不会因匆忙弄错。

吴先忧夫妇说要请我吃饭（为我的生日），今天晚上自带菜饭来，在我这里吃。他们有一只鸡、一斤肉（政协照顾），还有点别的菜。我这里再加上我个人平日的一顿饭菜。他还要带女儿、女婿来，五个人也够吃了。

我昨晚写完了给《四川文学》的小说。今明两天修改一下便可交出去。以后不必赶写短篇了。别话后谈。

祝

好！

金 十二月十一日

外文书店如寄书单来，请你把上面所开书款交给作协通讯员，托他们过四马路凭单取书。

外文书刊订书款付了没有？

《参考消息》订单可交给作协代办。 金 又及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蕴珍：

《李大海》中那个“注”得删掉或搬到后面去，反正我看校样时会解决。

今天下午收到你十一日来信和小妹的信。汇款四百元的通知单也来了。今天上午刚到走马街邮局去取了皮靴来。走马街邮局离我这里不过一条街，远近跟从淮海路电车站到我们家一样。我这次感冒是从七日起的，至今还没有好，我一天喝水喝得多，只是休息不够。只要接连早睡三晚，就没有问题了。我今晚、明晚都要去看戏（六点半到九点半，走回家不到十点）。打算回来不再做事马上洗脚睡觉。这样可能使感冒早好。我这两天出去已经戴上口罩了，这也是措施之一吧。中篇还只有五万字。昨天上午把给《四川文学》写的短篇改好，下午自己送去了。明天如精神好起来，就集中精力续写中篇，争取下个月月半写完。再花半个多月时间写两个短篇，二月初就可以完成任务了。短篇如写出来，可能留一篇给《上海文学》。我回上海，还要把中篇改一遍。我已和《解放军文艺》社讲好，三月份从上海把稿子寄去。还要请他们认真替我改一遍。

关于你正式上班的问题你自己考虑吧。反正用不着这样急。小林信内说希望你最近不离开上海，我也同意她的意见。这个时候来成都，除非你准备来写文章看川戏。否则动一下都很困难。最缺的是交通工具。李宗林常说我要去较远的地

方，可以打电话要车，他也对服务员讲过。我不好意思为了看戏为了玩要要车出去。因此元弄她们在八宝街演戏，我很少去看。走路来去相当远，又搭不到车。(因运煤关系，好几路公共汽车都停了。明年铁路修通，汽油就可以省出来了。)大舅母要的头巾据说她女儿已在北京给她买了。我最近半个月白天很少出去。亲戚处也不再去了。在家里读书作文比什么都要紧。少出去，少找些麻烦。有几件事还要拜托你：

一、请电外文蒋斐之，如有刊载纪念托尔斯泰文章的书刊请给我留一份，或者就送到我家里来。每次订书单寄到，请即托通迅员带款去外文门市部取书。

二、苏联友人如打电报来贺年，请代我回电，可找作协托友协代办。如寄来贺年信，就请你买贺年片寄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彼得罗夫处我会直接寄信去。

三、杜承恩的信请寄给我看看，我要写封信给他。他从前寄过四五十元(港币百元)托买书，当时我不在上海，还是你收的，能查到数目否？我无法寄书去，现在应当把钱寄还给他，但也不急。

我那只上海手表忽然不走了，修了几次都未修好。拿回来走一阵就不走了，今天又拿到表店去。据说用不到多久，不知是什么缘故。别的话后写。祝

好！

棠 十四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蕴珍：

寄上照片一张，请查收。外一信和一张小照片，请转给小林。我今天在给南南写信，明天大概可以寄出。我伤风还未好，今天下半天好了些。明天准备休息一天，也可能更好些。今天晚上和张秀熟看川戏《恩仇记》，见到程子健和沙汀夫妇。沙汀又在开会，廿日恐怕走不了。戈壁舟本月初开完会后就去重庆南温泉写关于"刘文学"的长诗去了。听说《四川文学》复刊期可能延期二月。那么沙汀给《上海文学》的稿子更无问题了。

祝

好！

金 十六日

济生下去，是否半月回来一次？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蕴珍：

十七日来信收到，看见孩子的顽皮相，好像回到了上海，很高兴。这两天我的感冒已好了百分之八十，前些时候有两天很不舒服，有一天（十四日）一字未写。你不能怪我不当心，好多人一到成都就感冒。这几天睡得稍微早一点，少走动，出

去也戴口罩(其实我星期一还是走了大段路去看小五的病。他开始吐血，一连几天未止，星期一下半天入医院后已经止住了)，病也就不药而愈。我在这里好像很闲，但是每天总弄到十一点半或十二点半睡觉。主要原因是我现在不但写文章写得慢，写信也写得慢。我拿起笔写个不停，一点钟也写不了多少字，一封信也要写一个多钟头。我的生活相当舒适，这两天生了火了，是用火盆烧杠炭，就像我们在桂林那样。现在是晚上十点，我写这封信。火盆就在左手边，火盆上还坐了个茶壶(国煜借给我的，这里招待所用的是茶缸——我在家里用的那种有红花的)。左手边再过去靠壁放了一个玻璃橱，里面还有四个大柚子和一个小柚子(小柚子是舒元卉前天送来的)，有点心、有糖果、有饼干，还有挂面。星期一这里有人买挂面，也给我买来四斤，有客来，我临时还可以下点挂面招待。那天刚买回来我就留元卉在这里吃饭。这样我招待两三个客人连饭菜都不用添。我搬到这里以后，过了十多天，菜蔬改由服务员同志到附近一家招待所去拿，原料好些，炊事员也做得好些。有时炊事员自己包饺子。我每顿一碗(菜碗)饭，总要剩一点，所以过两三天还得吃一次蛋炒饭。伙食比杭州花港招待所还好些。我每顿饭都想到你们，我要是能分一半给你们就好了。我已经买过不少点心，大都是请客人吃的(我自己不去找人买，招待所给我买来了，我就收下付款)。只有烟和花生糖自己用得多些(我已经给你们留了些花生糖)。我很惭愧，因为在这里作客，享受特殊的待遇，我并不觉得这是应有的待遇，不过我也不便推辞，只好在工作上多努力罢了。近来看川戏较多，

他们常常送票来。我也常到附近那个剧场买票请客。剧团的同志们对我很客气。在剧场里坐三个钟头也是疲劳后的享受。只有元卉演戏的剧院离这里较远，我不大去，今天送了两张票来，我想想还是不去了，看完戏走那样远的路有点吃不消。星期天去过一趟，是搭张老的汽车来回的。为这些琐事写了许多话，只是让你知道我的生活的详情细节，并无别意。你决不要告诉别人。我不愿意我的一举一动都让人们讲来讲去。而且这些又不是可以宣传的事。关于你来不来的事，我有时也矛盾，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希望你来分享"盛馔"，在黄昏时分，希望有你对坐谈谈。但又一想，你来了，小鬼没人照料，你在这里没有人带你玩，住在房里烤火不如在上海，还可以做点工作。……谈几件别的事吧：

一、《李大海》的注我也觉得有问题，上次信上已经谈到了。

二、你汇的钱寄的皮靴，托带的棉衣都收到了。粮票也收到了。请你在一月初再寄一个半月(三十六斤)的粮票，一月上半月再汇四百元来。我二月十日以前仍坐宝成路车经郑州返沪。

三、老太墓碑的事瑞珏办了，也算解决了一个难题。当初老太太去世的时候，我心里难过，也想为她立一较大的碑。(就是那时想的也要比靳以的小一点。)但是后来仔细想想，觉得这样做并不好。而且我没有理由向公家要求帮忙。自己办又办不了。你不找陶肃琼设法是对的。别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不能要求公家为我们的死者服务啊，老一套的看法应

该丢掉了。这次回成都，也见到各种各样的人，觉得旧的一套必须彻底抛掉，才能有真正的进步。

祝

好！

尧　棠 廿一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萧岱、萧珊同志：

萧珊廿一日来信收到。校样已于昨晚交航挂寄出。萧珊提到小说最后一节和前一节中的三个“兴奋”，我想就照萧珊的意思，把第一个“兴奋”改为“激动”；第二个“又亲切又兴奋地”改为“亲切地”；第三个“兴奋”就保留着。请代改正。我觉得稿子多请人看看，征求些意见，对作者的确有好处。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二月廿四日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蕴珍：

前信和校样想已收到。寄上香烟壳三张，请转交小棠。你廿日寄校样的信和廿一日转杜承恩文稿的信都少贴了邮票，

第一信欠资一角贰分，第二信欠资二分。不过邮递员并未向我收费。我那小说希望已照我在校样上所改的改正了。有一点我只想对你讲一下，关于李大海面色从容，未作最大努力的问题，我虽然加强了"努力"，但也只是为了避免一般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发生误会，以为他坐以待毙。真的事实应当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动得厉害，越死得快；越"努力"越容易死；要想活命，只有静静地躺着，等外面的人挖进来。固然，倘使没有石头堵死，只要挖十几二十分钟便可挖开，从里面挖也行。有两种人，一种人遇到这种灾祸，头脑糊涂，连常识也忘记了，就用最大努力拚命挖使自己早死；另一种人看见没办法，脑子清醒，让大家从容地死去，并且用死来教育同志，甚至在临死还想到革命事业。我如在那个场合，我一定是第一种人，我决不能从容；李大海却是第二种人。所以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倘使他再挖下去，恐怕这些人很快就死了。你说，"这到底是'死'啊。"我说：人们对死的看法也并非完全一样，例如李大海（真有这个人，他叫李江海）和百万的志愿军战士。沙汀要过了年才离开成都，去南温泉休养。他昨晚还来坐了好一会。他临走对我说，已在考虑写那个短篇了。这次只要他不病，一定可靠。别的话下次再谈。我回来带点油炸花生米给你，但不会多，因为没有东西装，而且我的行李已经增加了，不便多带。有时晚饭菜中有一小碟油炸花生米，我不大吃，常常留起来待客，你想吃花生米，我以后给你留起来。我买了点送人的礼物，还要带点吃的东西。

祝

好！

尧　棠 廿八夜

李劼人的蚊香不要忘记啊！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

蕴珍：

今天是一九六一年的元旦，我下午五点钟从李劼人家里回来，见到你的信，我的高兴你也可以想象到。我是今天一早和张老、沙汀夫妇一块儿坐张老的车子到李劼人那里去拜年，沙汀昨天下午就跟李劼人联系好了。张老带了点新鲜菜（蒜苔、韭黄、菜花等）去，李劼人家园子里有油菜苔、菠菜、红萝卜等，我们三点多钟在那里吃了一顿可口的午餐，我喝了两小杯白兰地，吃了半碗饭。回"家"来什么也不想吃了，本来招待所做了几样菜送来，我要炊事员同志给我留到明天吃，我只喝了一碗冲鸡蛋，吃了一个糖包子。刚巧舒元卉来看我，我叫她吃了一个包子和一个花卷。她是给我送广柑来的（她把她在剧团分到的广柑送来），我请她带回去，因为今天不在家时李宗林叫人给我送来了不少广柑，还有两瓶酒、一盒糖和两听罐头。元卉在我这里坐了两个钟头，这中间西舲和通甫也来坐了一个多钟点。不到八点钟，元卉走了，她请我代她问候你。我安静地在屋子里烤火，看《参考消息》。炊事员的爱人来了，服务员的爱人、小孩也来了，我请他们今夜看川戏。所以整个

小楼里只有闹钟的嘀嗒声。今天早晨国莹带了两个小孩来坐了几分钟，她的八岁儿子在学校里分到两个广柑，一定要给我送一个来，第二个六岁的儿子，看见哥哥送东西，也把他送妈妈的一块点心收回来送给我。我前天买了些川戏票，今天下午一点半少年队演《刘三姐》，我请国煜和国莹全家（再加上国炜）去看。我自已这两天倒想在家休息。最近这里机关、工厂都认真推行了劳逸结合的办法，所以娱乐场所特别拥挤。我只给自已留了明天日场的票，想听一个小孩唱《牛皋扯旨》。可是明天李宗林要来吃中饭，我可又不去了。

现在十一点钟，我洗好脚，一边吃孩子送的那个广柑，一边写信。我用不着给你拜年。你一定想得到，我的思念在你们身上。我觉得好像我们还在一起似的，你们都睡了，我坐在书桌前写字。

再谈谈别的事情。中篇仍然每天写一点，将近七万字了，难关并未过去。但无论如何我要在一月底写完它。我说难关并未过去，意思是：没有写出什么精彩的东西。写完还得好好改一遍。我在这个月还得加一把劲。

沙汀在开会听报告，身体不好。我今天还在催他。他仍然说没有问题。我下次见到他再提一下。他如去重庆，文章更可靠了。挂面也许不带回上海了，唯一的原因是不好带，放在箱里或帆布袋里或别处，拿回家一定变成了火柴一样的东西。我只想把花生糖和罐头带回上海。

《李大海》的校样已早寄回，廿九日得《上海文学》电报说未收到。想不到航空信走得那样慢。

上次谈的粮票（一个半月）和钱，请在本月半以前寄来。

写到十一点半钟，两腿冷起来了，火盆里还有点余火，可是没有多大的热气。不写了。

祝

好！

尧　棠 一月一日

问候大家！

今天去李劼人处，才知道舒新城已去世，可见治病也得听点医生的话，单靠乐观还是不行。

一九六一年一月八日

蕴珍：

三日来信收到。昨晚沙汀来（照片已经给他了），他说，短篇已开了个头，准备在家写一天，可能搞千把字，这样就有把握了。万一不行，他手边还有中篇的残稿，可以拿它修改补充，改成一个短篇。总之，你放心，他的稿子这回不会成问题了。但二十日不一定能寄到上海，不过他会先打电报给你们。

这几天成都忽然冷起来了，不过我的屋子里生了火盆，很暖和。我这些天很少出去，连散步也在院子里。自从戴上口罩后，感冒也好了。二日那天下午我到人民剧场看了一折少年队演的戏，就回来了。李宗林说要来吃便饭，原来是他叫招待所办了一桌菜来请我，偏偏我这里的电话那天上午又坏了，下午他那位张秘书来，才知道还要请我的侄儿侄女。小五

在医院不能出来；小四她们在看杂技，由服务员同志临时到体育场把她们找了来，再加上沙汀、张老、程子健、舒元卉和宗林全家十一个人坐满一张圆桌子，倒很热闹。我喝了两杯半白酒，也没有醉。吃完饭李宗林还请我们去看少年队演出的《槐荫记》。回家已近十点了。李宗林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特地约了我的侄女和干女来吃饭。他真想得周到，我很感激他的好意。我在饭桌也想过：你们要是能来多好啊。但是我又写过两封信劝你不要来。可见我的心情是矛盾的。初到的一个月内，我常常感到寂寞。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只望任何人都不来找我，让我多写。我要在这个月内写完初稿，这一定办得到。我的计划是一月底写好中篇，二月初玩几天，二月六日离开成都，到上海日期不是十日就是十一日。在郑州换车，至多也只耽搁两天。

今天星期日，有客人来，也有信和电话来。（本来李宗林要请我到"人民"看夜戏，但是吴先忧前天就送来了"锦江"的票子。）所以我写不下去了。这封信只告诉你，我很好，粮票和照片都收到了。

祝

好！大家好！

尧　棠 八日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

蕴珍：

十日来信收到。前几天还收到了《文集》(已经送给张老了)。沙汀的文章一定靠得住，他昨天早晨还来信(陕西街招待所送来的)，说："文章赶起来还顺利，因而星期六晚七点半定去看你。"(我留了两样菜：麻辣鸡，麻辣牛肉，再请服务员同志去买一份夫妻肺片，请他今晚来喝酒。〔张老自己泡得有好酒〕)因此你可以放心了。《解放军文艺》稿费(一百元)早寄来，已经花掉了。《上海文学》给我稿费请按最低标准计算，自己的刊物用不着客气了。中篇已写到八万字，大约还有两万字，月底可以写完，但最近两天已开始睡迟了(一点多钟)。(不用说，倘使不去看川戏，又无人找我，还可提早在十二点以前上床。)中篇写完也只能说是搭好了架子，还得再花一个月功夫添些血肉。你主张不必很急寄给解放军文艺社，沙汀更主张搁几个月再拿出来修改，都有道理。现在写文章，还说不上有劲，只是笔顺了些，也放得开了些。《文集》十三卷已改好寄出去了(王树基也来信催问)。这一卷中《寒夜》改得多些，也花了些功夫。这部小说虽然有不少缺点，但是我颇喜欢它。这次修改，倒想把曾树生的矛盾的感情和心境写得明白些。想不到陶肃琼会吐血，我也替她们一家难过。萧荀的身体又是那样差。这也只好麻烦你多跑几趟了。一个人能够帮助别人，对别人有用，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别的话下次谈。祝好！

尧　棠 十四日

孩子想吃清燉鸡，就杀一只给他们吃吧，不必等我

了。前两天陕西街招待所的炊事员同志特别给我做了陈皮麻辣鸡来，味道很好。可是昨天晚饭时不小心，把那个中心空了的门牙咬断了。今天讲起话来，有点“佛呀佛”的味道。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

蕴珍：

前天收到汇单，昨天取到了款。你汇来的两笔款子我都还留着，我手边还有几十元。但是我仔细算算，可能不够：我估计迁葬父母遗体要一百几，买车票一百几，在郑州吃住等要一百，在这里买点东西要几十，还剩三百多恐怕不够付账。招待所可能只向我收很少的钱。但是我算算我在这里实花的每月总在一百以上（指伙食、茶叶、电灯、烤火等等），照三个半月计算，数目应当超过三百。这些钱全是为了我一个人花掉，我得争取办到自己付清。这样我就得多准备点钱。因此请你马上再汇两百元来。

中篇已写到八万字，现在考虑再写两万字结束。写两万字不困难，要结束就感到困难了。我写内在的东西多些，情节写得少些，修改时得花一点功夫，不然就成了拖沓冗长的散文，不像小说了。

昨天川剧院青年剧团举行两周年纪念，请沙汀和我去吃饭。上午李宗林来接我，下午三点半坐他的车子回家。在席上很高兴，喝了几杯白酒。回来吐了两次，晚上吃了两小碗烫饭，

坐在家里还有酒意，临时打电话到锦江剧场买一张票，看蓝光临和刘克莉（刘成基第三个女儿）演的《谭记儿》看了三分之二出来走回家酒意已消了，烤着火写了一千字，过了十二点就睡了。别话后谈。

祝

好！

巴　金 十六日

问候大家。

在云南工作的徐一行同志最近去上海华东医院检查身体，他说要送两斤红茶到我家里，我去信劝他留着自用。他如送来，就收下吧。我回上海再去找他谈谈。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蕴珍：

十八日来信收到。沙汀小说寄出后，我怕会给邮局耽误，引起你们着急。所以二十日又发了一个电报。沙汀身体不好，最近又忙开会，这篇稿子来得并不容易。今年再要他为《上海文学》写文章，我看不可能。《四川文学》还在等他的小说，《解放军文艺》已经来逼稿。他的工作岗位在四川，写作时间又不多，我们多要稿，反会自讨没趣。还是在别人身上想办法吧。沙汀要点收获社的这种稿纸，请即寄上五、六本给他。倘使还有多的，我也要几本。不用说，首先应当给沙汀。中篇已有九万字，现在争取在月底结束它。不过还得大改一次，修改之前

我不想拿给任何人看。因为前后矛盾的地方不少。而且写到后面，我把人物姓名性格都改变了。现在看很松散。得好好地改一次，需要补的补充，需要删的删去。改好后必须先给部队的文艺编辑看，免得犯错误，闹笑话。我不想先给沙汀看，因为我离成都前不可能把原稿整理好，他看这一堆初稿，怎么好提意见呢？上一信请你再寄二百元来，想已汇出。我大约在二月七日离开成都。二月一日或二日可能到自流井去看看。过了本月三十一日，就不要给我寄信了。别话后谈。

祝

好！

棠 廿二日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蕴珍：

刚才收到汇款通知单，准备明天早晨散步的时候去取款。谢谢你。

国煜送来萧荀的信，讲到你们特别是小棠要把那一点好饮食留给我吃。我主张你们在我回来之前吃吧。我一直吃得好，吃得少，实在不需要什么，而且我还有可能带点吃的东西回来。我回家有好饮食，也一定让给你们吃。我高兴看见的是你们的好身体，不是你们留给我的好饮食。上星期六我请川剧二团演了一次《生死牌》。不单是我看得流泪，沙汀也揩了几次眼睛，张老的太太一直在用手帕。川剧有一些改动，

但仍然激动人心。沙汀昨晚来，我凑巧没有出去看戏。我请他们夫妇喝酒，有三样菜：油炸花生米、香肠、麻辣牛肉。他明天去公社，月底回来。他说是打了个电报给《上海文学》提出一个改动的地方，想已收到。

祝

好！

尧　棠 一月廿四日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蕴珍：

一月廿三日来信今天收到。我这两天很紧张，赶写中篇，今晚写完第二十三章，已超过十万字了。大约还要写一章或两章再加个尾声就可以结束。本来可以在离开成都前从容地结束初稿，现在却没有把握了。这里的朋友给我安排了几天的日程。卅日和张老去九十里外的新民公社，沙汀已去那里，他同我们一路回来。二月一日坐火车到自流井和内江两地参观，沙汀、张老同去，李宗林派那位张秘书陪我们去，大约四日回成都。二十九日和大嫂同去磨盘山办迁墓的事情。这一来就没有多少时间了。但是只要明天和卅一日白天没有人来找我，四日以后晚上可以做事的话，我还是可以把那一两章写完。我不说四日以后的白天，因为李宗林说要找我玩两三天。我的行期已经决定了，八日晚上离开成都，十日早晨到郑州，十二日早晨离郑州，十三日早晨到上海。在郑州上车之前会

打电报给你。中篇初稿并不精彩，情节简单，结构松散，人物也不丰满。不过我还可以在修改时多多加工。要人物丰满也不会太难，慢慢地加血添肉吧，反正架子已经有了。鸡和好吃的东西，等绍弥到后就拿出来，让孩子们分吃。千万不要留给我。俗话说“恭敬不如从命”。回来带什么东西，很难说。张老说要送我豆豉、豆瓣。那时是否会找到这些东西，也难说。我就只给你带了点花生米和花生糖，但数量很少，花生米只够你一人吃，花生糖还可以分点给孩子。这都是有了的。还有两听过年时别人送我的罐头，和小四送我的两斤挂面。此外就没有什么了。我临走也不会找人代买什么，我在这里吃了几个月，还要买东西带回去也不像话。至于送朋友的土产，我倒买了些。徐一行的确“为人朴素而热情”。你问起他的“文学水平”，大概想向他拉稿，我想不必急，回来再谈吧。别话下次谈。祝

好！

尧　棠 一月廿七日

得信后请再给我汇两百元来（电汇），也许不一定用得着。不过我怕算账不够，准备充足点好些。

写信到四点半，元卉送明晚戏票来，以后来了几批人，晚上九点半续写，到一点半，还未能结束二十三章，只好推迟到明天了。屋子里渐渐冷起来，我要睡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蕴珍：

好几天没有写信给你了。今天发出一个电报，想已收到。我从廿五日起赶写了四天文章，又跑了两天（前天去天回镇照料迁墓，昨天去新民人民公社）。今天从早晨起客人未断，下午五点元卉在这里请我吃饭。到现在十二点前一刻，我已写到十万六千字，但是最后一章才只开了头。明天上午我和沙汀坐火车到内江和自流井，四日晚上回来。我八日离蓉，五、六、七三个晚上可能写完这最后一章，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尾声"了。要是不去内、自两地，连"尾声"都可以写好了。这两天我的确感到疲倦了。廿七、廿八两天写得多、廿九、卅日是汽车又坐累了。廿九日那天到坟地等市人委同志等了两个钟头，跑来跑去找他们（他们乘卡车在路上抛了锚），我和大嫂、国莹同去，到两点半就先走了。后来开棺看到三张死人的脸。我母亲死了四十七年脸色如生，我父亲脸色黑红，睁眼露牙。我写这信时还看见他那个样子，但是我并不怕。也不曾做怪梦。死者遗体当天搬到公墓火化，葬在四个大磁坛内，今天在公墓安葬。市人委一位同志今天早晨来算账，共拿去三百五十几元（有一笔是估计的，可能还差一点）。我算算我在蓉的用费，担心准备的钱不够，所以今天晚上发了一个电报要钱。这次迁葬得到李宗林和市人委帮忙很大，我们去坟地坐的是宗林的车子。市人委还派了民政局一位副科长去照料，一共动员了十个人。我们毫不费力就办好这件事，至今还感到不

安。政府对我的照顾太多。我真是受之有愧。现在已十二点半，不写了。

下次再谈。

祝

好！

金 卅一日

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

蕴珍：

我今晚九点十分从内江回来接到你的信。在自流井整整跑了一天，内江看了两个半天，来回坐了几乎两个白天的火车，人相当累。简单地给你写几句话。我行期早定，记得上次信上已经讲过了，明天去川剧院，后天李宗林约我出城去玩一天；七日中午我找国煜姊妹来吃中饭，晚上打算到文联去辞行；八日晚上九点四十分离蓉；十日大清早到郑州，在郑州住两晚，十三日上午到上海。我在郑州动身时会打电报回家，通知你。我的中篇还差一章。本来打算今晚上熬夜多写一点，谁知回来后连信也写不下去。只得早睡（其实现在已过十一点一刻，上床也得在十二点）。看五、六、七三晚能否写完。这次跑一趟，长了不少见识。去年花了五天看了锡都，今年只花了一天看盐都，紧张和匆忙可想而知。但是看得越多、跑得越远，越觉得我们国家了不起，越觉得总路线、大跃进了不起。别话下次谈。不写了，最后还要说一句：你们留的肉，还是等绍

弥来了先吃吧。不用等我。

祝

好！

尧　棠 二月四日十一点二十五分

一九六一年三月八日

蕴珍：

我于今早三点钟到达北京机场，李季也刚从兰州回来。杨朔今天上午飞广州了。我现在住在王府大街华侨大厦五一〇号房间，沙汀住五一七号，就在我房间的对面。听说我们大约在十七八号离开北京。今天可以得到休息。明天起就要忙起来了。别的话以后谈。祝

好！

金 三月八日四点半

问候大家。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

蕴珍：

十一日来信刚刚收到。我来北京已近一星期，每天不是开会，就是在旅馆写发言，工作相当忙，昨天晚上熬了半夜，今天下午得到半天安闲。睡了午觉起来，马上给你写这封短信。我们离京日期改在十八日上午，本来想坐火车，但因买不到那

么多的票子，改搭飞机，也有可能十九日到广州。在广州，我们还要等越南代表团见面，和他们同行，好在越南代表团团长我在上海见过。此外同行的还有蒙古代表团。这次出国任务不轻，工作、生活都会相当紧张，好在只有一月时间。回来后可能在广州总结。去日本不便穿制服，就带三套西装去。家宝常见，昨天下午还参加了家宝剧作的座谈会(译生也在座)。家宝还在改《卧薪尝胆》，《王昭君》已想好大半。冰心已搬到这里来了，就住在我的斜对面。晚上到顾家去过，见到均正夫妇。我在京生活不错，虽然忙也看过两次川戏：《荷珠配》和《绣襦记》，女主角是许倩云和刘卯钊，都不错，可惜未见到刘世玉。我的伤风基本好了，到广州后更好些。寄上一份作协总支的通知，请你考虑一下，是不是把我四月份的粮票、肉票、油、点心票全领出来等我回国后，看情况上交。我想既然有规定，总以遵照执行为是。表上日期的掌握现在已经了解。前两天都是中午变换，今天可以提前到午夜变换了。韩北屏也有一牌子类似的手表。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巴　金 三月十四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

蕴珍：

今天我们已经把在北京要办的事情办完了。箱子也已经送到了航空公司。明天早晨六点半钟便动身去飞机场。在广州还有一些工作。不过在香港一定可以得到休息。在这里前两天临时搞大会发言稿，弄得精疲力竭。这两天却比较轻松了。今天家宝请我们在四川饭店吃中饭，就是去年九月他请我们吃饭的地方。我看见小方方，就想到小林和小棠。你说星期六去杭州，希望你们玩得痛快。我的两个箱子都带到广州去，打算留一个在那边，新做的制服也不带去。粮票事我前信和电话上已经谈过，四月份请全部领出来(粮票、点心票等)，暂存你处，我回国(大约四月廿四日)后，还要用几斤，其余的得全部上交，就交给上海作协，不寄北京了。我身边带的粮票，可以解决我这个月在京、粤两地的伙食，不会再剩多少了。《文集》精装本想已寄出，但据我看不一定能在广州收到。作协外委会要是能早通知要我设法，早就解决了。别的话到广州后再谈。祝

好!

金 三月十七日

问候大家。邮票四张给小林、小棠。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蕴珍：

我们十八日上午到机场等了三个钟头，终于因天气不好

飞机停飞，听说第二天又有五级风，我们临时决定改乘京粤直通车，十八日夜十时半上车，二十夜十点三刻到达，还是住在爱群。广州风物的确不错。可惜我们只能住两晚，明天上午就要动身去港了。我身体好，请勿念。你寄来的两包书已经收到。谢谢。离京时在机场见到茅公，他说下月初先给《文艺报》写稿，以后就给《上海文学》写文章。欧阳山也谈起你有信给他要稿，他说不久就动笔。别的话只好下次再写了。这里说“下次”当在一个月以后，在港、在日都不便写信。在日工作一定很紧张，生活也会忙乱。不过我们团里带得有提神药和别的药品，也有人照顾生活。但既是战斗，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四月底回国，大家都需要好好休息几天，现在暂定在杭州写总结，因为广州天气较热，有些人受不了，回北京大家都得马上回到原来工作岗位，写总结有困难。本来想今晚打个电话给你，但不知你是否已经回家。只好写这封信，向你告别。

祝大家都好。

金 三月廿一日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蕴珍：

今天下午寄出一信想已收到。晚上广州作协欢宴越南、老挝代表团，我们作陪，吃完饭（我们第一次吃了蛇）回来得到你十七日寄出的信，你现在应当由杭州回来了。希望你们玩得痛快。我现在在整理行李，要把全部笔记和参考材料留在

广州。我们已经决定：回国后在杭州作总结，因为广州天气太热（白羽尤其不习惯广州的气候），住处也相当紧张。我们留在这里会给对外文协增加麻烦。我住爱群，受到优待，一人一屋，还有会客室。比以前任何一次住爱群都舒服。在杭州总结后，沙汀还要到上海住几天，我们得准备好好招待他。别话后谈。祝

好！

金 廿一夜十点半

问候大家。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珍：

我已于今天下午三点二十分从香港回到广州。本来打算今晚动身去杭州，一则因杭州方面希望我们延迟一天动身（没有房间）；二则这里的同志留我们在从化做总结，临时改变计划，决定退车票，不去杭州，明天早晨坐小车去从化，五月二日回广州，三日各乘火车返家：我回上海，沙汀回四川，白羽他们回北京。这两天我很累，不过我这个月身体很好，请放心。我本来想给你打个电话，可是这次住的招待所里很清静，房间内没电话机，打长途电话不方便，我就只给你写这封短信，向你报告平安的消息。别的话以后再谈。在从化还可以给你写信。我返沪前会给你打电报。我现在定的是五月三日的车票，日期大概不会改动。

祝

好！

金 四月廿五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蕴珍：

我昨天下午三点一刻到杭州，九姑、任幹还有交际处一位女同志到车站来接，任幹告诉我，花港招待所已为我腾出一个房间，我们即坐交际处来车去花港，九姑坐她的车去医院看病。我的房间在三楼，是普通的单人房间，明窗净几，还不错，比北京"和平"的房间好得多。任幹住在楼下，他的房间连卫生设备也没有，小李住在二楼，房间里也只有一个洗脸盆。这里的确住满了人。可是草明昨天一进房，就对交际处那位同志说："怎么给他一个小房间？他的爱人小孩还要来……"我当时在厕所，不然会弄得我很窘。你昨天在电话上还问起房间如何，其实我已经很满意了。我坐在书桌前写字，抬起头满眼绿色。尤其是今天早晨，天气好，大太阳，到处都是鸟声，静得很。据说前些天一直在下雨。我先前还去过花港公园，有些地方湖水漫上来，还不曾退尽。李宗林喜欢的竹亭已经拆得干干净净，新来的人不会想到那里会有什么竹亭。我忽然想起《悬崖》里那位老太太。不用说拆掉竹亭是另有原因的，可能仍是白蚁作怪。这里安静，也不太热。我可能还住一个

多月。你来时为我带点衫衬和两用衫。将来你们来玩还是住杭州饭店，人多，花点钱，可以舒服一点。不过得先通知我。别话下次谈，来信寄杭州环湖西路花港招待所三二一号。

祝

好！

金 廿四日

问候大家。

任斡上午和杨西光同志去绍兴，傍晚回来，我要写文章没有去。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蕴珍：

电话放好，又想起几件事。现在写这封短信给你，打算明天带到车站投邮。肃琼母女的房间已交涉好，在花港招待所。这还是我和任斡商量后，他打电话请宣传部办公室找交际处设法解决的房间，虽然不及杭州饭店（两处各有优点），但可以不花房钱，而且大家在一起有照顾。你星期三来，要是只带两个小孩，住在这里也好。要是约萧荀来，我就为你们在杭州饭店预订房间。星期一晚上九点左右可以给我来一个电话。你们来时请给我带点饼干，我还要一把汤匙。我那个装满东西的帆布袋也请带来，另外还请你给我带几本《人民文学》（去年十月号到今年五月号）和几张包书纸和一些麻绳（我打算将来先把一些书寄回上海）。《参考消息》从廿二日起请带给我。文

化俱乐部的烟也请买好带来，我只要一条。其余的(连里弄分配的七包)除留两包待客外，可分送你父亲和九妹。以后有重要信件，请转给我，我在这里也可以处理一点事情。别的话面谈。祝

好！

金 廿七夜

替我问候罗荪他们。

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

珍：

今天傍晚收到你寄来的信和《参考消息》，好像又看见你了，很高兴。你们走后，这里天气突然热起来。昨天下午落了一阵大雨，我在三楼也感到一点凉意。现在又下起雨来，今晚上可以好好地睡觉了。你们走后第二天早晨，我去岳坟给小林寄书，王匡同志也要去邮局，我们两个便约了任幹坐船去岳庙喝茶，后来三个人又从苏堤散步回招待所。下午五点王匡请我和任幹到花港喝茶，六日上午他又约我们坐船到湖滨旧书店去，晚上他就乘沪广直达车离开了杭州。我和任幹送他到车站(吴伟同志也去了的)，在车上他还说要我们全家去广州过冬。我和他相见虽晚，可是对他很有好感。这两天上楼下楼经过他住过的房间，常常想念他。他是一位容易跟人接近的同志。今天任幹的爱人孙家琮同志带了最小的孩子来了，说是星期天回去，我打算把小林的书包托她带回上海。(小林

要不要再吃打虫药?)短篇还没有开头。这几天都是在改旧作(指短篇)。我近年写文章总是开头难。但是明天总得开头了。今晚方令孺来过，她又谈起去黄山的事。我这次答应去了。至于在那边住多久，那是以后的事。我们可能在月底前动身。到准备动身的时候，会给你通电话。这里晚上蚊子多，白天又热。我计划在月底前写好两个短篇，还得加油干。请查一下吴学文信封上的地址。我要写信感谢他。别话后谈。

祝

好！

金 八日晚十一点半

问候大家。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

蕴珍：

两封信都收到。小说已写了两千字，每天多少写一点。今天打算开头写篇访日的散文。要是到十九日小说还写不成，就寄散文给你们。

白羽来信，这个月有两个日本代表团来。头一个老人多。第二个的团长可能是石川中岛或龟井，我答应陪第二个代表团走几个地方，据说这个代表团六月廿九到中国来。要是这样，我月底月初就得回上海了。

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巴　金 六月十五日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蕴珍：

我决定提早返沪，本来打算二十二日晚上动身，后来和任幹谈起，他也要回上海（这里实在太热），他拟二十三日离开杭州，我们便商定二十三日一路返沪。要是福沪直快（就是你们坐的那班车）恢复，我们就搭那班车，（六时十八分）离此地，否则就搭晚上八点三十九分的杭沪快车。可能临时有些变动。但是不会差得很远。动身前一日会打电话给你。请你找郭信和顺便向“和大”打听一下，日本亚非团结理事会理事长冈仓古志郎夫妇什么时候到上海？如赶得上我想请他们两位吃顿饭，送点礼。我在日本常见到冈仓（他太太似乎没有见过）。别话面谈。祝

好！

金 六月十九日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蕴珍：

我们廿五日下午五点半离沪，八点半前到杭，在花港招待所住了一夜。廿六日早饭后八点正坐旅行车赴黄山，下午三

点到达歙县，在那里吃过午饭休息了半点钟，四点半左右离开歙县，据说一点半到两个钟点就可以到达黄山。谁知司机同志在歙县加油出了点毛病，沿途修车，最后只好把油箱取出，把油全部倒出来，设法弄掉油里的水。因此到黄山宾馆已在十一点钟。幸好昨天沿途下雨，入夜又是皓月当空，我们虽然有点疲劳，但吃过晚饭，洗了温泉澡后，却一觉睡到大天亮。今天早晨见到九姑和峻青，他们都好。我们一起到这附近逛了一阵。打算后天上山。现在我们四个人住在一座小楼，金公一人住楼下，我和任幹、杜宣住楼上，我一人一屋，他们两人共居一室，还有一间小屋由金公秘书暂住。金公住室很小，有一间客厅，现在算是我们的饭厅。黄山客人的确不少。听说还有好些人住在山脚入口处。我们上山一转需三天或四天，（九姑打算坐轿子去。）我们上山看看，如果上面北海宾馆方便（那里没有电灯，洗澡困难），我倒想搬到那里去。你们要来，只有两个办法：或参加旅行团，或以后由芜湖来。在杭州找车有困难。在这里如不写文章，多住也没多大意思，因为有点脱离人世的感觉。我那个收音机也不灵了。（可以看到五天前的《人民日报》。）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金 廿七日

问候大家。

来信请寄皖南黄山宾馆紫云楼二楼。

外文书店代订期刊批准单，如通过请代我寄到北京

灯市口外文书店去，信封上有地址。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蕴珍：

前天寄上一信想已收到。据说这里收发信件都慢，寄信到上海，快则五天，慢则一星期。我们本来打算今天上山，谁知昨天下了大半天雨，一直下到深夜，今天也有下雨的可能，只得临时改期。上山坡陡路窄，还得带点衣服，半途遇雨，那就狼狈了。据说上山一趟要花三五天工夫，可以在山上几处小住。我们上去大约在文殊院住一夜或两夜，在北海宾馆住两夜。山上早晚要穿棉衣，没有电灯，可以早起早睡。但住在那里大有与人世隔绝之感。我们上去看看再说。我不想在上面多住。住在紫云楼虽然常常听见人声，但晚上可以洗温泉，听收音机，看两天前的《安徽日报》和四五天前的《人民日报》。这两天我们都得到了休息，睡得好，饮食也还不错。早晨有花生米有豆浆。每天两稀一干，每餐都有馒头，有青辣椒，我们四人一桌，照这里新办法，采用分食制，一个人一盆菜(四样)。以上简单地讲了一点这里的生活。你们来不来，请你自己决定。如来，可以参加旅行团，跟集体一块活动，最后留下来和我一路回去。最近这里很拥挤，现在杜宣和任幹还住在一个房间，打算上山回来后交涉多要一个房间。但据我估计到了八月半可以松动些，至少金公走了。给作协外委会的回信已经写好寄出了。合同也附了去。今天早晨九姑和峻青坐车去

水库(我们昨天去过了)，要经过山下邮电局，我托他们带去寄挂号信。校样昨寄来。但我这信到沪时刊物已经出版了。寄一册来看看。别话后谈，祝好！

巴　金 七月廿九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

蕴珍：

三日晚上来信昨夜收到。粮票和校样都看到了，谢谢你。前天寄出一信，就是对你上信的回答。紫云楼二号楼就是我们这座小楼，右面还有一座楼是一号楼。黄山宾馆在我们的下面。信封上单写紫云楼就成了。我上次信说这里今年不收旅行团，那是任幹听交际处一位科长说的，任幹认为很可靠。可是前天晚上九点钟旅行团的人忽然到了。昨天傍晚见到佐临的女儿，才知道旅行团四十人全是自费报名参加，有学生，也有社会青年，还有家庭妇女，老的六十，小的十岁。佐临的女儿便是自己报名参加的。旅行团住在我们左面的坡上，今天一早上山去了。可见道听途说并不可靠。你们要来其实也很方便，可以坐船到芜湖，芜湖到这里有直达车，每天对开，只要动身前找人介绍(找宣传部或陈其五同志)，打电报给交际处，要那边接一下，说是我的家属，请交际处送上到这里的车子，到了这里就无问题了。金公打算十二日离此，十三日在杭

州玩一天，十四日返沪。你还可以打电话问他详情。我身体很好。昨天上午去看过均正夫妇，今天上午他们到我们这里坐了一阵，我送他们回去。他们本来今天上山，后来改期十二日上去，因为他们团里上了年纪的人多，分两批上山比较从容些。顾师母前天感冒了，也得休息一两天。这里天气变化大，人容易感冒。你们来时最好带点药片来。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巴　金 八月八日

问候大家。

坐轮船比坐火车好，可能凉快些。顾师母是坐火车来的，她说南京到芜湖的火车特别热。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一日

蕴珍：

前信想已收到。金公改期十三日上午动身，至迟十五日可以到沪。他仍经过杭州返沪。我将来回上海打算从这里乘直达班车去芜湖（比到杭州少几十公里），在芜湖购票搭长江轮船。你们来时也可以走这条路。坐船时间较长，但也可以省些麻烦，也省汽油。请不要忘记：给我买几本《赞歌集》寄来或带来都行。短篇尚未写完，仍然每天千字左右。可能过了十五才脱稿。王树基来信说，九月发稿，我也不能再拖了。匆

此，祝

好！

巴　金 十一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四日①

蕴珍：

我已于今晨八点半到达广州。欧阳山和萧殷两位都到车站来了。九姑是前晚八点在杭州上车的。这次旅行非常顺利。车上伙食也还不错，（早餐西式每客一元，有面包四片，果酱一碟，煎蛋两个，咖啡一杯。）我能吃能睡，因此精神很好。我在火车上忽然想起，未带了夏天衣服，去海南岛，有些不便，但也来不及了。我暂住羊城宾馆。今天上午在宾馆休息，下午出去看看，晚上看戏。可能明天动身去海南岛，据说走一转要十四天，回来大约在廿八日左右。我刚到宾馆王匡同志来谈了一阵，他还要请我十二点钟饮茶。也谈起邀请你和孩子们来这里过春节。我现在转达他的盛意。请你考虑一下。只要把家里事情安排好，走一趟也有意思。你们在这里玩十多天（不过不能去海南岛），我同你们一起回上海，没有别的麻烦，只是多花一点钱罢了。你如决定将来动身时请通知王匡，因为我

① 此信原无落款。

估计你决定来的时候当在廿八日前后。那时我也许还在路上。别的话后谈。祝

好！

问候大家。来信请寄作协萧殷转。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

蕴珍：

昨天寄出一信想已收到。我明天飞海南岛，九姑同行，这一批还有几个别处来的代表。我估计本月底可以回到广州。那么要在半个月后才能见到你的信了。昨天信内谈到你和孩子们来粤的事，不知你如何决定。我现在是这样打算：你们能来，我便留在这里过了春节和你们同回上海，你们不能来，我便在二月一日或二日离开广州，至迟四日中午到沪。你们如来，请给我：（1）带点粮票来，我身边的粮票只够用到下月二、三日；（2）带一套制服来，我穿的那一套领子已经破了，住到春节前还可以应付过去，住久了就得脱下找人补好才行。我这次去海南岛未带浅色衣服，身上的制服恐怕穿不住了，可能在那边露出狼狈相；（3）带点钱来，参观结束后食住行都得自己花钱，准备充足点，免得临时发生问题。这里一切都好，接待也很不错。昨天下午一共四个人看了农民讲习所，红花岗烈士陵园，因九姑感到疲劳，就没有逛越秀公园，晚上看了舞剧。今天去花县看人民公社，一行十余人，上午八时半动身，下午五点回到旅馆。在公社大吃木瓜、香蕉、荔枝干和龙眼干，广

东农村一片欣欣向荣的好景象，令人高兴。想念你们。你们生活怎样？都好么？“香烟壳”请转交小棠。下次再谈。祝
好！

金 一月十五夜十一时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

蕴珍：

今天上午在广州寄出的信应当收到了。我们一行十多人乘专机飞海口，八点三刻起飞，十点到湛江，在湛江停了半小时，还有几位代表要在那里上飞机。从湛江到海口不过三十几分钟。十一点左右我们便到了海口机场。从北方来的寒潮已经到了海南，我穿着冬大衣迎着凉风走出机场，并不觉得热。据说今天的温度比昨天的相差十度光景。从机场到招待所沿途都是椰子树、木瓜、香蕉、菠萝等等。招待所有小楼十座，我和九姑都住在九号楼，四周都是树木。我吃过饭，睡过午觉，还到椰树林荫道散步一会。四点左右到市区走了一转，回来不过六点。明天要在这附近看看，后天我便离开海口，从东路或西路走，明天便可决定。到了榆林港可能还要给你写信。我这几天身体精神都好，饮食睡眠都无问题，请你不要担心。我在广州托作协订了一份香港《文汇报》。我本来还托萧殷代订一份《羊城晚报》。王匡说要报馆送一份。昨天已经送到旅馆来了。我倒希望订一份报直接寄到上海去。你们都好么？请保重。少弥已经回去了吧？这次没跟他多谈，颇觉歉

然。祝

好！

金 一月十六夜

问候大家。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

蕴珍：

我于本日八点一刻到京，即乘车去前门饭店。现住前门六五八号，仍和沙汀同住，他已于昨日到此。我尚未见到他。北京不算太冷。室内有水汀，户外风声大得可怕。我一切都好。请勿念。听说佐临已来，那么家宝也回来了。你们都好么？先写这封报平安的信，别的以后再谈。请告小林：每天不要忘记弹琴的功课；告小棠：好好用功，专心学习，不可粗心大意。我想念你们。

祝

好！

金 三月二十夜

问候九妹、十二妹和萧荀，问候大家。有重要信请给我转来。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蕴珍：

前信想早收到。来京将近一周，人大预备会后，我们在旅馆阅读文件，分小组漫谈，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休息时间内常有人来闲谈或约稿，因此无法安静下来做事写信。我在这里身体精神都好。睡眠时间较在上海时多，总在十二点以前上床。除今天外每天至少午睡一小时。伙食标准今年虽较低，但菜饭都好，比广州羊城宾馆的伙食还要好些。我这次难得上街，一则天冷风大；二则会多代表组的机动车少，出外无车颇不方便。昨天晚上夏公请阿尔及利亚作家吃饭，我是陪客，饭后坐作协车到从文家和均正家去坐了一阵。三姐的眼镜交到了。在顾家坐得较久，也曾谈到吴克坚的事情，据说他的党籍仍然保留。你的消息恐系误传。金公也知道他的事。(金公二十二日傍晚回国。)《文集》稿酬已寄出了。王树基在电话中问我要不要留一点，我说留一点也好。他是否为我留下若干，要等他来旅馆时才知道。我上次说家宝可能回京，后来知道他已请假，不返京开会了。今天上午又听九姑说方瑞要去广州。晚上打电话给她，她果然今晚动身。佐临说上海文化局和电影局已正式邀请田汉、老舍、家宝、阳翰笙四位去上海，那么家宝可能在上海住些时候，方瑞说他们四月半回北京。要是如期赶回，我们也有可能在京见面。两小听龙井一送沙汀，一送白羽。听白羽说，他的文章已寄给你们了。夏公说，他的文章已开了头，是写亚非作家会议的，写好即寄上海，

但是他最近很忙，还说不定什么时候脱稿。我下次见到他，当催他早日寄去。尚未去梅尘家。今天中午汝及人请吃饭，我在崑水处见到周明镇，告诉他你有两包糖果带给孩子，下个星期天如有空当去看他们。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现在应当搁笔了。祝

好！

金 三月廿五日夜十一点五十分

问候大家。

有重要信请给我转来。《羊城》、《文汇》两报替我按日放在抽屉内。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蕴珍：

廿六日来信收到。我廿六日寄出的信想你也见到了。我很好，一天忙着开会。虽然到今天报上才有开会消息，但我们一直在小会阅读文件进行漫谈，只有星期天休息。小吟信我未带走，大概留在家里，内容不过问小林怎样演《群猴》。小林一定要回信，长短都无关系，不回信太不礼貌，而且辜负别人的好心。小棠功课，仍要他多多注意。现在下面催着出发，不写了。

祝

好！

金 三月廿八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日

蕴珍：

今天上午收到你三十日的信。我们一直在开小组会，上午下午各三小时，加上来去时间，将近七小时半，晚上常有客人来，星期日客人更多，因此一天匆匆忙忙，连写信看报的时间也很少。稿费前已算出，经理部（？）问王树基《文集》四册所收各书是否均未在解放后印过，他答说未印，我告诉他，第十三卷中的两个中篇五七年、五八年还再版数次，照"人文"的办法是不付基本稿酬的，请他们重算，现在应当算好寄出了。树基还给我送了五百元来，刚巧我身边带的钱花光了（我买了些旧书），这笔钱对我有用处。大蜀昨天来过，绍弥还未见到，我上星期六才写信给他。罗荪、以群昨天也来了，我们一路去参观了酒厂，是由朱梅陪着去的。梅尘家还未去过。糖果两包我已面交周敏带去。李宗林约我们全家暑假去四川小住并去峨嵋。我还未定。倘使孩子们听话，功课好，那么走一趟也行。你跟他们讲讲，要是孩子们不听话，就不动了，我们还是留在上海家中念书。罗荪并未讲过他先走的话，政协可能比人代开得久些。别话下次再写。祝

好！

金 四月二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

蕴珍：

前信想已收到。大会一再延期，现在决定十二日结束，闭幕期不会再推迟了。我已定票，搭十五日早晨七点一刻开的十三次车返沪，十六日上午十一点后到达。届时我会打电报给你或者由招待组通知。我身心都好，不过相当疲劳。均正夫妇前几天到我这里坐了两个钟头。他们要请我吃烤鸭，可是我抽不出时间来。绍弥尚未见到，我去过两封信，因我明天（星期天）上午要出城，怕他来时找不到我，去信告诉他，我要中午才赶得回来。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金 四月七日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

蕴珍：

前信想已收到。我本来订了十五日的车票。可是现在会

期又要延长，我最早也得在十六日上午动身，到时我会打电报通知你。

别话后谈。祝

好！

金 四月十一日

家宝应当到上海了，你见到他们吗？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

蕴珍：

今早晨刚发出一信，想已收到。有一件事请你办一下：沙汀和另一个朋友托我代购《十万个为什么》各一部，请你找魏绍昌和顾轶伦代办。新的买不到，旧的也行。沙汀要的一部望直接寄交"成都市布后街四川省文联"。另一部留在我们家中，书款由我们付。

刚才又听说会议还要延长，消息是否确实，还不知道。总之，我在会议闭幕后休息一天便坐十二次车返沪。至多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祝

好！

金 四月十一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五日

蕴珍：

大会闭幕期可能在明天，也有可能在后天或大后天，我决定同上海代表乘专车返沪，日期可能在十八日也可能在十九日，明天下午便可知道。届时会打电报给你。健吾太太托带人民币四百元（400）给健吾，款今天交到，请你先付给他。健吾通讯地址：华山路六三〇号上海戏剧学院金荣祥转，他如未来找你，请先去一信。余面谈，我打算明天拍一电报谈健吾款事。

祝

好！

巴　金 四月十五日夜

问候大家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蕴珍：

今天据说济南和北京都有雷阵雨，飞机停停飞飞，到下午六点零五分才到达北京。文井到机场来了，不过他不清楚“和大”的事。暂住北京饭店四三九号，和李数（储）文同志同屋。到迟了，没有见到熟人，因此只知道两件事：一、我们二十五号离开北京；二、日本的会开到下月十号。家宝那里我去过电话，他不在家，方瑞讲话，他们不久要去北戴河。北京天气没

有上海那样热。今天坐飞机，感到疲劳，不多写了。想念你们。别的话下次写。在北京只有三天的时间，一定很忙，希望到广州后有机会休息。我很可惜这次没有能践沙汀峨嵋之约，倘使返沪较早，还可以到附近走走。

祝

好！

金 七月廿一日

问候大家，九妹、十二妹、济生、小林、小棠。

请替我谢谢罗荪。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蕴珍：

我明天早晨飞广州。廿七日去香港，廿九日飞东京。离你们越来越远了。我多么想念你们。前天与家宝一家逛中山公园，我想起了六〇年九月初的情景。要是我们一块儿去四川多好。你们去不去黄山？究竟怎么打算？同行的李君也是一位“高老头”。他女儿考大学，他去信安慰她，说考不取也不要紧，万不要紧张。有一天我们闲谈，他在日内瓦住过三年，说是公寓里只有他和另一家有小孩，现代欧洲人大都不要小孩，因为有了小孩减低了自己生活水平。这是另一极端，还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想法。家宝今天去北戴河，他带两个大小孩先走，方瑞过些天带两个小的后去。我们觉得带着孩子

们全家过个暑假也是一种幸福。我已向杨朔拉稿，他说，写了五百字又搁下了。回国的时候，我还要催他早些交稿。我刚才在东安市场买了几本书，要他们直接寄去。家宝送我们一本“选集”，我已把它和其他两三本书包在一起寄回家了。北京天气不热，晚上睡得好。这次在京不大紧张，因为同行的人都去过日本，而且有不少专家与和平战士。(有三位刚刚开过了莫斯科的会。)斗争相当尖锐，情况也很复杂。但是大家都有经验。我的事情不会太多。别话后谈。祝

好！小林、小棠好！

金 廿四日

问候九妹、十二妹及济生。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

珍：

十六日来信收到。这两天我并不太忙，但也不闲。今天起又开始紧张了。上下午都开会，准备报告和总结。据说大会改在廿五或廿六日举行。金公也回来了，我们暂时约定二十七日同机返沪。我打算到上海后马上去杭州休息三四天。不然便得不到休息。许多话见面时再详谈。罗荪来信收到，请替我谢谢他。白羽害疟疾进医院，不要紧。昨天他还写来一封信，转来沙汀一信，这是七月廿几日的信，沙汀说张秀熟约他去峨嵋，他可能去一趟。昨天朱梅来，听他谈话，我才知道朱洗已去世。打火机买回来了，还以为他一定能见到，想不到

他死得这么快。昨晚翻旧报，读到公祭的消息，心里很不好过。我很累，但身体很好，请勿念。我在电话上，请你找外文书店买《赤旗报》，该报从七月廿九日起到八月十九日止有不少我们在东京活动的消息。别话下次谈。

祝

好！

巴　金 八月二十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珍：

大会现在决定在廿七晚召开，我二十八早晨搭飞机返沪。临时有无变动，廿七日会通知你。照我的打算，我们廿九日上午(十一点?)就动身到杭州去。我需要休息几天。留在上海会有人找我，什么拉稿、讲话，都是我现在办不到的事。

祝

好！

金 廿四日

问候大家

金公可能和我同路回上海。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四日

蕴珍：

我在今天下午六点十分到达北京。家宝、沙汀、罗荪都到车站来了。家宝请我和沙汀吃饭，饭后到他家里去坐了一两个钟头，后来罗荪也来了。十一点后我才到民族饭店去。我现住五五三号。一个人住。罗荪、沙汀等宣传部会议结束后也要搬过来。带来的东西都已面交。我很好。你们都好吗？昨天在车上奇热，我只穿一件衬衫。今天往北走，天气又冷了些，到北京下车时，穿上大衣也不觉得热了。会议大约在十七日开始，十六日先开主席团会议，据说只开八天，详情如何，以后再说。祝

好！

金 十四日夜十二点

问候大家。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八日

蕴珍：

到京已四日，明天才听报告。但已开过几次小会，熟人见到不少。生活还不算紧张。明天以后可能要忙起来了。九姑、罗荪明天要搬到这里，沙汀已经搬来了。会期不会延长，我可能在月底回家。北京天气较冷，但我带来的衣服也勉强够了。文艺工作会议已结束，听说一部分人二十日动身回上

海。我很好。想念你们，分别五天，好像别了很久似的。沙汀刚才谈起他女儿考学校的事，他去年为这些事操了不少心，也亏他。现在身体差了些，能休息一个时候也好。从文身体不好，在家休息，没有上班。今天上午同健吾来，家宝和沙汀也来了。我们一起到北海去吃了一顿饭，还是家宝请客，都是老朋友，谈得相当畅快。这是我的一些生活琐事，告诉你，仿佛我已回到上海一样。你们都好么？孩子们淘气否？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巴　金 四月十八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萧珊：

昨天上午收到济生一信，晚上接到你的信，你写错了地址，所以信到得较迟。今天开大会。早晨只有半个钟点的写信时间，八点半要出发开会。先在这里简单地写几句吧。会期推迟两天，廿八结束。我希望仍在三十赶回上海。这次会议日程不算太紧，但是中间还来了些别的事情，还有些别的会。熟人大都见到了，他们都问起你。家宝可能不去上海了，他认为在家写作较方便。沙汀一定去，白羽已经为他找好地方了。请告济生：听健吾说，川剧剧目，《夫妻桥》最好，《秀才

外传》差一点。头两天的戏最好征求大家的意见，演《夫妻桥》是没有问题，《白蛇传》也不妨演几场。北京天气较冷，我有时还得在屋内披大衣。祝好。

金 四月廿二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蕴珍：

今天上午刚刚发出一封信，下午就收到了你的第二封信。今天开了一天会，相当疲劳，回到旅馆徐成时和汝及人已在等候，成时请我出去吃饭，这是昨天约好的。回来刚上楼又遇到好些熟人，十一点才静下来。看看文件，听广播，抽点时间再给你写几行。从今天起到星期日这七天里上下午全天开会，明天开小组会，晚上还有节目，生活相当紧张，熟人多（九姑住在我隔壁），旅馆里很热闹，休息时间不会多。不过下午的会三点开始，小组会又在旅馆开，还有较长时间睡午觉，对身体有好处。吴强回上海想已见着，这里的情况他会告诉你一点。照现在通过的大会日程，会议在二十八日下午闭幕，倘使会议不延期，我们廿九日可以离开北京，否则就得在这里过"五一"了。郎伟要的钱（三十元）你给他寄去吧。他的通信处是浙江新登三溪口大老坞转俭坞。我记得前些时候寄过钱去，也许是我记错了。我没有给小林、小棠写信，希望你对他们说，我

要他们好好温习功课，时间不多了，要有充分准备，考学堂才有把握。有一天遇见杨朔，他答应给我一篇文章，但说是有不妥处还得修改。盼他这次不要失信。不写了。别的话下次再谈。现在是零点三十分了。

祝

好！

金 四月廿二夜

问候大家

靳以的手迹和照片二张，人文的方殷拿去了。有一张印出来不会清楚，方殷没有要(我带回)。他说第一卷下月内可以发排。

这封信写错了地址，退回来了。现在照原样寄给你。廿四日来信刚收到，说是超重欠资二分，拿了钱去取回来的。今天上午刚寄出一信。寄罗荪的信已转交，别的当陆续面交。

金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蕴珍：

前信想均收到。星期一起整天开会，晚上常有人来找，因此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写信。我已决定在本月三十日上午七点半离京，大约“五一”正午到上海。沙汀准备同行。罗荪和九

姑则延到五月二日动身。沙汀行期可能有变动，但我的行期是不会变更的。别的话面谈。祝

好!

金 四月廿五夜

问候大家

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

蕴珍：

昨晚在电话耳机上又听到了你的声音。离家才两天，非常想念。我们的出发期已改为本月十日。今天上午去作协谈了一次，还要去对外文委谈一次。此外还得看不少的文件。这次出去并不会清闲，因为不是普通的参观访问。不过跑一趟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锻炼。在京耽搁五天，准备关在旅馆里，好好地看文件，不打算出去拜访朋友了。北京天气还不算太热，但毛线衣却穿不住了。沙汀住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峻青、草明都住在那里。今天都见到了。峻青脸色还是不好看，他说要到阜外医院去检查。送家宝的东西已送到，方瑞说家宝的睡衣已穿破，正需要一套。沙汀大约还要在京住几天。他已配了两副眼镜。据说他那副旧眼镜可能掉在他买网线袋的地方。以群他们如记得，不妨替他问问，眼镜盒里面有我们几家的地址。

上海天气怎样？你们生活怎样？请告诉小林要认真准备功课，但要注意劳逸结合。觉要睡够。看几篇文艺理论文章，

一遍不懂，不妨多看两遍。要理解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要懂得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只要明白主要内容，其余的地方也不必去强记了。请转告小棠：不要贪玩，不要多看小说，应当认真温习功课，准备考试。现在紧张些，将来考期过了，还可以出外走走看看。金公回来，听说和平理事会也延期了。见着他是否再提一提托买广玉兰的事，趁早换一棵新的也好。反正上次说看到了一棵，还是花点钱买来种上罢。艾明之说他这次在福建泉州买到一只飞利浦半导体收音机，同吴强买的一样。据说很好，听短波方便。将来任幹回来谈起这事，请把我的话转告。反正不急，过几个月到今年底，明年初都行。写了这些，还有不少的话以后再谈罢。祝
好。

巴　　金 六月五日于王府大街华侨大厦四一八号

问候大家。

请把我的情况告诉罗荪他们，我不另写信了。

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

萧珊：

昨天下午寄出一信想已收到。今天早晨买到一套儿童节的纪念邮票，现在附在信内寄上，请转给小棠。我仍在看材料。家宝天天来。今天昨天都见到沙汀，先前还同他一起去看过李宗林，坐了一个半钟头，谈了些川剧团的事情。李宗林在京

开会，他还邀你我什么时候去成都住一阵。我十日早晨搭飞机去河内，大约在那边住四个星期，将来坐火车返国，还打算在广西耽搁两天，详情以后再告。我想起一件事：听艾明之说上海百货公司有日本SONY牌半导体收音机出售，倘使不太贵的话，金公倒可以买一个。别的话下次谈。我动身前可能还要发一封信。祝
好！

金 六月六日夜十一点三刻

问候大家。

一九六三年六月九日

蕴珍：

昨天得到你的电话，好像回到了上海一样。昨天上午越南大使请喝茶，下午去对外文委谈话，回来，沙汀和白羽来看我，便约他们到隔壁大同酒家喝啤酒，谈得很融洽，就和在沪杭差不多。晚上家宝来坐了一会。家宝每天都来，他怕我感到寂寞，可是看见我的桌上放了大堆的材料，知道我比较紧张，坐了一会便走了。前几天只是每天来约我出去吃顿中饭，花两个钟头光景。他的身体不大好，我们都劝他去大连，白羽准备去给他安排。

沙汀、白羽大概都是在下星期三、四动身。他失掉眼镜的地方，据说是在淮海路过了老大昌，朝思南路走，离新华书店不远，在一块比别的房屋更退进去的地方，有一座黄房子，我

不知道是在黄房子里面，还是旁边，他记不清，又不肯多说，他说不用找了，他已买了两副。幸好白羽在旁边补充，方向才弄清楚了，是一个卖杂货的铺子，不过有空去找找地方，认不清就算了。

我明天走了。买的是来回票，回来还得坐飞机。坐飞机虽然看得少，却是快得多。明天六点半起飞，这里离机场远，五点钟便要出发。天气好，当天到河内，否则会在南宁过一晚。行李整理好了，留一个小箱子在北京。

别的话下次谈。下次什么时候呢？是不是在一个月以后呢？总之回到北京我当天晚上打电话给你。请保重。孩子们怎样？祝

好！

金 九日下午四时

问候全家。昨天寄了两包书回家。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

萧珊：

我于十日下午四点零五分（北京时间五点零五分）到达河内，已在这里活动了一个星期。身体很好。请勿念。这里天气热，晚上也不凉快，活动又不少。（只有今天下午可以得到休息。）越南同志招待我们热情而又殷勤，饮食起居都不错，吃的

是广东饭菜，做得很好，每天又供应很多水果。我和束为同志都不喜欢吃水果，但到此以后也吃了不少：香蕉、荔枝、木瓜、菠萝……。倘使来的是小林、小棠，那他们一定高兴死了。真想念你们。孩子们考学校的事正在紧张地进行吧。我在这里也很关心这个。但拿起笔来写信，却不知道说什么了。希望他们好好准备。不要想我，我会照料自己。下星期二我们要离河内到外省去；还要到同南方分界的十七度线上去看看。在越南耽搁多少时间，还不能决定。我们说是在越访问一个月，但也有可能延长一两周，这是以后的事了。听说下个月还要热，倘使我们能适应当然可以延长期限，要是不能，就在七月半前回国。别的话以后谈，如有重要事，可寄信驻越南大使馆转交。但是过了六月就不必寄信来了。寄越南信，地址可以写中文，只消注明 Hanoi—Vietnam，就行了。昨夜在这里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杂技团的演出。杂技团全体同志都住在这个旅馆。我们去年二月初在广东从化看过他们演出。小林、小棠还连看了两晚。现在还是那些人，但节目更丰富，艺术更进步了。昨夜挥汗看他们表演，我便想到我们全家在从化过的那两天，多愉快的两天！祝

你们好！

金 六月十六日

问候大家！

请把我的简单情况转告罗荪他们。

越南同志作风艰苦朴素，天气又热，因此西装上衣在

这里几乎用不着，但西装裤却应当多带。我要是把两条东方呢的裤子带来就好了。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蕴珍：

到河内已十二天，前星期寄过一封信，想已收到。我在此很好。上前天到兴安省去了一趟，住了两天，昨天回来参加大使馆为战士杂技团回国举行的酒会，今天中午送走了杂技团，明天早晨动身去分界线上的永宁省，了解南方人民的斗争。七百公里坐小汽车一天到达。听说那一带比较热，要是遇到"老挝风"（一种热风），就更热了。我现在赤膊写信，这里天气跟上海大热天差不多，天天如此。西装上身至今还未穿过，与当初的想象差远。明天出去，预定七月一日晚上回河内。这十天可能是最紧张的。但以后就会轻松些了。我回国大约在七月半，要是提早，十二、三日便可以到北京。七月初可能再寄发一信告诉你我的行期和近况。请你汇一百五十元到京交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转给我。我到京后需要用点钱。孩子们怎样？小林是否考戏剧学院？考期近了，我很关心。小棠究竟考什么学校？预备得怎样了？路隔得这么远，我不能尽一点力，只有干着急。不写了。祝你好，保重身体。

金 二十一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萧珊：

今天早晨我已把你的话转告九姑了。沙汀住在北京饭店，今天早晨通了话，他说十五日又把后面一部分写出寄给你们了。他还说要打电报告诉你三件事：一、他的文章作小说发表；二、请抄一份，他要给港《文汇报》；三、请认真审查。我说不必发电报，写封信就行了。家宝来过，已把你托交译生的东西交给他了。我住前门饭店三七六号，九姑住六二四号，沙汀住北京饭店六二六号。我很好，刚睡过午觉，四点要去人大会堂开小组会。七点半看《东方红》。听说大会开到一月三日，究竟怎样，还不清楚。总之，不会太长。现在有人来找，不写了。祝好。

巴　金 十二月十九日三点一刻

问候大家！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萧珊：

收到你的信，给九姑和佐临的信也转交了。沙汀来电说他也已见到你的信。金公早已回来，他的精神还是十分好。这次人大开得很紧凑。只有一个星期天休息（二十七日）。元旦开军民联欢会。大会暂定三日闭幕。晚上只有几个晚会，前

晚看了《红灯记》，昨今两晚都有空，但客人不断，因此难有写信的时间。许多话回家后再详谈。松冈来信见到，请你把信封寄来，我也许在这里给她写封短短的回信。刚才曹葆华来，他患心脏病，在休养，用俄文对照读了你译的《初恋》，大大称赞你的译文。我说你还译过一本《别尔金小说集》。要是你手边还有这本书，可以寄一本给他(不必题字)。他的地址是北京建国门外永安南里七号楼二〇一号。别的话下次再写。祝好！

金 十二月廿四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萧珊：

放下电话才想起沙汀讲过他已把稿子送给文井去看了，那么他已经收到了稿子。今天八点半前就离开旅馆到过顾家，他们夫妇还是那样殷勤。在北京饭店，还去看过李宗林，他的身体不大好，一脸病容。家宝请我和沙汀在外面吃中饭，饭后还到他家里坐了一会，方瑞和两个小孩都见到了，她们都好。我买了些书回旅馆后把书放在衣帽间，又出去买毛笔，所以耽搁了这么久。我在京身心都好，就是睡觉不够。晚上有空不是来客人，就是到赵超构、金公、陈同生、佐临房里，或者看看文件，睡得迟，起得早。我在会场见到夏公一面，握一次

手没有讲什么话。何其芳正在写批判他的文章。在酒会上见到茅公，他兴致很好，能谈能吃。周而复到陕西搞四清去了。别的话以后写吧。祝好！

金 十二月廿七日

过两天要寄两包书回来。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

萧珊：

元旦晚上收到你寄来的书。大会明天下午闭幕，我决定和多数代表乘专车返沪。六日开车。到沪时刻，你向政协或统战部打听便知道。九姑说是要和我们同车。别的话见面时详谈。我这两天又感冒了，不大舒服，不写了。祝好！

金 一月三日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七日

萧珊：

今天是我们到萧塘的第三天，天气暖和，寒潮已经过去，看来我们带的衣服完全可以应付了。我在这里一切都好。请勿念。

我们三个人住在一处，但不是在上次住过的地方。我们住在养路工用的新房子里，这里原是医疗队人员的住处，他们

让出一间屋子给我们。我们住在医疗队旁边，健康有了保障。你更可以放心。

我们的计划没有什么改动。有重要事仍可来信，信寄奉贤萧塘公社社教工作队转，但过了廿四日就不必来信了。

金 三月十七日

问候大家。

坐在床上写信，不太方便，不写了。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

萧珊：

信收到。这次伤风比较厉害，因为我不愿意休息，每天都有重要节目。但吃了药以后，昨晚没有事，在房里翻材料，睡得早，得到充分休息，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三月一日分裂会议，外面下雪子，金公、超构都要我休息，我就睡在床上看《参考资料》，自己觉得好得多了，也不大咳嗽了。请放心。

冰心处，请你马上回她一信，说我在乡下，大约月底回上海，她问的事情你不了解，我回上海以后，会给她写信。

昨天晚上的确有点冷，政协一位高同志给我送了一床铺盖来，今天上午出去感到冷，我就把雨衣穿起来了。

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金 三月二十日

问候大家。

这些天晚上你可以多和小棠谈谈。我谢谢他的心意，但是我希望他在学习和劳动方面更进一步。

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日

萧珊：

我本来说下月一、二日返沪，现在要延期了。我等着去金光八队看看，日程还不曾安排好。看情形，我大约要延期到三日或四日回上海。感冒已经痊愈。只是左臂还常常发痛。别的都好。请勿念。余面谈。祝

好！

金 卅日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萧珊：

别后在飞机舱内过了两点四十分钟，睡了好一会，就到了北京。北京天气的确很热。我们第一批走的住在新侨饭店二六六号房，老杜他们住在二十二号。但每天在一处学习。我们要在京学习一个星期。我赴越飞机票已订了，下月八日动身。菡子已来了，尚未见着。今晚可以休息，但从明天起就得忙起来了。别的话下次再写。如方便今晚或者会给你打一个电

话。请代我问候大家。祝
好！

金 六月廿九日

九妹、十二妹、小棠好！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萧珊：

信收到。我会注意身体，请不用替我担心。北京天气真热，但昨天半夜下了雨，今天早晨凉快多了。在这里仍然忙，和老杜、茹志鹃、菡子天天在一起听报告讨论。晚上没有事，家宝常来。他请我吃过一顿中饭，今晚要我到他家吃晚饭。我吃过晚饭也上街走走，前晚到顾家去了一趟，昨晚又散步到从文家去了，三姐牙齿痛躺在地上，从文和我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姜彬、哈华前晚到新侨来，说是三日回上海。看样子老杜他们七日便可以离京。照相机本来要给老杜看，那天我带出去，经过照相馆，拿进去，打算找那里的同志看看，可是忽然发现它并没有毛病，也就不曾让那里的同志研究，不过据说面上那个"跌伤"有时也会出问题。808钥匙倘使放图章的抽屉里没有，那就是锁在铁书桌里面了。临走那天早晨匆匆取下来，随意一放，自己也未注意。但靠墙放是有问题，书橱较高，贴着墙放，可能要锯掉一段。据我看，要是第二个挤不进去，跟小书橱换一下也行。我在这里时间不多，还要看些文件，听些

报告，没法给朋友们写信了。见到金公、陈同生、以群、罗荪、柯灵、萧荀、蔡公、辛笛、家璧他们请代我问好。

祝

好！

金 七月三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

萧珊：

没有想到你给译生打了电话。前天下午家宝夫妇来接我出去买鞋，其实我自己上半天已经买了一双布底的，显然不怎么合脚，但店里也没有更合适的了。结果译生把两双鞋拿去垫了底订上带子，昨晚送回来，我看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完满地解决了。我在家宝处借了五十元，请你汇还。临行匆忙，钱带少了，本来以为来这里不用花钱，后来买了点书和别的东西（小礼物），所以钱不够了。杜宣可能八、九日返沪，我托他带回一双夏季皮鞋和一个袋子，东西多带去反嫌累赘，不过在北京去越南使馆、请有吉吃饭都穿过这双皮鞋，可以说皮鞋也发挥了作用。西装可能不带去，正在考虑中，也许留在北京，因为在北京做的制服尚未取到。今天早晨去检疫所种牛痘时，我已把这意思在车上对魏巍讲了，他也赞成不带西装。我已向白羽提过订阅《参考资料》的事，他说找韩北屏办，不知最近

办得好，还是等我回来办，如得到通知，就请把款寄去。小林来了信。我刚写了一封短短的回信。今天上午本来有会，现改在晚上，上午只去种了痘就回来了。所以能安静地写信、看文件。明晚可能还会给你写封信。祝

好！

尧　棠 七月六日

一九六五年七月八日

萧珊：

今天早晨收到你的信。照相机现在没问题，但也有可能到河内用一两次就出毛病。这一点我毫无把握。衣服取到了，据说要"缩水"，做得稍微大一点，一套是防雨府绸的，颜色还不错。这次做的两套衣服，我说自己出钱，外委会工作同志说报账，我后来也不坚持了，因魏巍也做了同样的两套。我把西装留下了。除了托杜宣带回上海一双皮鞋外，我还把那个日本提包留在作协，其中有些衣服回国后可能用得着，例如睡衣。我在这里另外买了一个塑料提包放零碎东西。菡子给我预备了一个针线包。李致今天下午送来一床蚊帐，我考虑一阵，还是叫他拿了回去。这次去越究竟和从前去朝鲜不同，还得让越南同志安排。痱子粉之类的东西，本想留下，但还是带去了。将来回国行李可能简单些，要是能带一两个敌人投的菠萝炸弹壳回来，那就很满意了。我带去的东西除衣服外，有许多用后

就留在那边，还有些小礼物准备送给几位熟人，而且不会在那里买什么东西。因此回来时行李应当少些，所说菠萝弹壳可能是最好的礼物。前两天在这里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说龟井先生病情恶化，最近又要进医院，我和北京朋友谈起都很难过，想不到去年机场送行竟是诀别！中岛坏了一只眼睛，另一只好像保住了。松冈、三宅秋天都要来中国，有吉说九月去上海，昨天林元陪她去北戴河避暑，据说她写文章很起劲。今天取到衣服就去老舍处，他请我和家宝吃中饭，回到旅馆知道张英来看我，等了好一会。他不久返沪，你见到他请代我向他致谢。写到这里我放下笔到六楼吃晚饭，刚吃过饭，张英又来了，同他谈了一会，他说八月内才返沪。他刚走，作协外委会来电话通知：河内来的飞机今天未到，明天飞不了，行期改在后天上午六点三刻。因此我还可以在京休息一天。我打算好好地休息，因为到了那边就得紧张地工作。

以上是昨晚写的，今天再写几行：天气又热起来了。打算下午安静地看一两本关于越南的书。《刚果风雷》看过了，虽不及《赤道战鼓》，但也不错，值得一看。现在寄一份说明书给你。到越南后，可能少有写信的时间，即使能寄信也只能写简短的几句。文章总得写两三篇，在作协小组会上决定：我们在那边写的文章，一律交大使馆转寄作协，在哪里发表，由作协安排。至于回来后写的文章，那就由自己找发表处。

杜宣、菡子这时已经到了上海，也可能和你通过电话了。那么我讲的这些话你已经知道了。请放心，我在那边会注意身体。即使你较长一个时期得不到我的信，你也不用着急，越

南同志会照顾我，我不会病倒的。现在情况不像从前，交通困难，白天休息，晚上行车，就是去永灵、洞海来回就要三个星期，两年前去那边来回不过四天。信件来往当然更慢。

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金 七月八日

请替我问候大家。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

萧珊：

我们已于九日下午五点四十分（北京时间）到达河内，仍住前年住过的统一宾馆。生活和两年前差不多，（房间反而更大。）今晚刚刚参加了宴会，邓台梅同志在席上还问起你。我们在河内要住七天至十天，听报告，看材料，以后就要往前面去了。总之，请放心。我的身体很好。昨夜下了雨，天气也不太热。离开河内前还可以寄发一信。

祝

好！

金 七月十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萧珊：

前信想已收到。在河内已经住了十天，听报告，出席座谈会，为重访永灵作准备，本来决定明天出发，现在可能要延期两三天。我一切都好，能吃能睡，这两天虽然较忙，天气也较热，但是我能适应环境。你不用替我担心。鞋子问题，我在这里做了一双抗战鞋，在北京临行前买了一双解放鞋，这样就顺利地解决了。在河内常穿的皮鞋和浅口布鞋都不用带到下面去，河内一切如常，我还看了两次潮剧。有一本新书，是根据阮文追的新婚妻子口述写成的，叫《像他那样活着》，字数不多，很能感动人。这次到永灵，还要在沿途一些城市访问，可能花一个月时间，在下面恐不便写信。只好等到回河内后同你畅谈。你写信给我，请寄："广西凭祥南字信箱200号转交"。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巴　金 七月十八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一日

萧珊：

我离开河内五十天，昨天早晨回来，坐了一夜的车相当疲

倦，朋友们热情接待，来来往往，下午请吃中秋月饼，晚上陪我们出去赏月。大使馆送来你的两封信，夜十一点，我才有时间读完。本来打算今天早晨给你写信，可是一直有人来找，下午又有活动，到现在才拿起笔，但又是夜十一点了。说实话，我很倦。请原谅，我这次不多写了。我只告诉你：我很好，身心都健康。我还告诉你：我们访越，时间已超过两个月，越南同志还安排我们去奠边府，因此时间可能延长一个月。今天请使馆给作协发个电报。倘使北京作协不反对，我们可能要住到十月初。一篇文章在三个星期前开了头，可是没有时间续写下去。整整五十天同美国飞机打交道，这些经验也是很有意义的。我出国前说希望带几颗菠萝弹回国，这个希望也落了空，我只拿到了一颗，却捡了些飞机碎片。有一次（两个星期前）黑夜行车，我正在打瞌睡，忽然给人叫醒，原来前后和头上挂了四颗照明弹，仿佛点了好些盏电灯，我们下车在一丛野菠萝下面躲了好几分钟，听见机声，有点紧张，但不久照明弹就灭了。又有一次，照明弹投在车子右边，敌机在不远处投了一支火箭，当时也有点紧张，但很快就过去了。行车到半夜，常常停下来，找老百姓家借宿，我们住过不少的农家，每次都是主人起来，把屋子让给我们休息，而且我们到处都受到热情的招待。有一次在招待所我们房间的门外，交通沟旁，带队的越南同志遇到了毒蛇缠身，后来司机同志用两只手活捉了蛇，吊起来准备第二天吃它的血。又有一次车子在路上遇到警报，停下来看到一架飞机当场给击落，燃烧以后沿途民兵出动，捉拿跳伞的美国飞贼，（第二天早晨六点给抓到了。）这些是我不

会写在文章里面的，所以在信里告诉你。至于越南人民的英雄气概和战斗事迹，我不在这里讲了。下次再写吧，我要睡觉了。祝好！

金 九月十一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

萧珊：

杨进、方行二十一日乘火车返国，他们说是直接回上海，托方行同志带去一小包，里面有越南同志送的书刊和我送给你的柠檬肥皂，还有打落的敌机上的零件等等。请取出肥皂后仍然把别的东西包在一起。杜宣、菡子十六日到河内，你和罗荪来信都收到。请替我问候罗荪。杜宣说你托同生把我的衣物带到北京。越南同志保定江、陈允潮在上海见到你，陈说你本来说有东西要托他带来，后来转托了别人，是不是指托同生带来的衣服？我们明天去奠边府，杜宣他们同去，来回大概要花十七八天。我们回国期最早也得在下月十二日。原说访问两个月，现在却延长到三个月了。两个月太短，花在路上的时间太多。我们这次也只是走马看花，看得多，却看得不深。《人民文学》前后来过四封信索稿。今天写好一篇文章，明天托大使馆文化处看后给李季寄去。这是答江南的第一信，本来想写一万多字，但是来找的人不断，还有一些临时节目，只好把后面一部分放到第二封信里面。我在越南期间没法再写文章

了。写好一篇，算是交了账。给魏巍的信已转交，他要我代他向你问好。这两天他的脚气病犯了，在搽药。他准备回国后才写文章。我看在越南写的确有些困难，第一，在这里时间太宝贵，关在房里写文章太可惜；第二，主人总怕你闲着不满意，要为你安排些节目；第三，在外地没有写作的条件，在河内旅馆里当客人，就和在北京、上海一样，到越南来不同敌机打交道，就不会了解越南人民的斗争。我从永灵回来，第二天称体重，反而多了一公斤，在旅馆里住下过两三天再称，却轻了两公斤。

小林要的尖斗笠大概有希望。老杜说他要给桂未明买一顶。这种斗笠是在广平、义安一带制造的，早知道，在那些地方买倒方便。听说在河内最近是定量供应，因为运输困难。要是有办法，我还想给南南买一顶。在这里遇见松冈洋子，她已经回国，听杜宣说她在北京得到电报，她母亲病故了。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巴　金 九月十八日

请替我问候大家。

请你在十月初给我汇一百元到北京作协外委会留交我。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萧珊：

我们四个人和一位华侨翻译，六位越南同志，三位司机，

今天下午五点半出发去奠边府。大使馆文化参赞来送行，交来你的信，当时保定江、陈允潮和许多越南朋友同我们在一起，我无法读信。只好放在衣袋里。车子走了四十公里，天已黑尽，第二部车是越南同志坐的，一直不见。我们两部车都停下来等了许久，后来听人说有部吉普车撞到了自行车伤了人。我们的司机便开着空车回去看是真是假，这部车一去也无消息。因天亮前过不了渡口，怕有危险，最后带队的决定派我们车上的那位公安人员送我们五个人，坐杜宣他们那部车回河内，他和一位越南翻译留下等另一部车回来接他们。我们回河内途中，才知道我们的司机开车送那位下巴轻伤的女同志到河东省医院，并请公安人员到出事地点查明情况，走了不多远，车坏了，一直停在路上修理。我们的车经过河东，找到公安人员讲明情况，在路上也看到女同志跌伤甚轻。我们回到河内已过十点半。我和魏的随身行李都在那部抛锚的车上。我们还是要去奠边府，改在明天下午四点半动身。现在才有时间读你的信。月底回国的消息是误传。我们去奠边府来回至少要半个月。我估计回国期最早也得在十日以后。别的话等我从奠边府回来再写。祝

好！

巴　金　九月廿一夜十一点半

问候大家。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

萧珊：

我前天从奠边府回来，明天早晨去广宁，（杜宣、菡子同行）。我的行期已定，十月十九日早晨搭班机回国（不会延期）。我们在广宁住六天，日程可能紧张。但也有可能在下龙湾休息一天。这次回来没有见到你的信，你大概相信作协的电报，以为我九月底返国，这是误传。我身体很好，请勿念。

祝

好！

巴　金 十月十日

问候大家。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

萧珊：

前信想已收到。我在这里很好，明天就搬到京西宾馆去。代表团昨天成立，家宝、雷加都参加代表团，（这次没有冰心，有杨沫。）他们也要搬到宾馆去。昨天听了报告，明天起开始学习。这两天我在招待所里看文件，很少出去。生活不紧张，睡眠时间也充足。准备好好学习，好好参加这次国际斗争。这里住的都是大会的工作同志，韩北屏就住我隔壁。家宝在昨天会后来我这里吃了一顿饭，坐了一会。他忙，也紧张，一天

三班，既参加文化革命，又在讨论剧本，明天以后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大会上了。中岛夫妇不久要来访问，中岛要参加大会，将来也会去上海，那是七月中旬的事情。会后恐怕还要参加总结。听文井谈起作协文化革命也已开始，大字报很多。他们也是一天三班，但从明天起也要搬到京西宾馆，专为会议工作了。

以上的话是昨天晚上写的。今天早晨九点我们就搬到复兴路京西宾馆来了。我住在八一七号，房间相当大。这个旅馆是部队的，一九六四年建成，上次开人代会，中南区的代表就住在这里。这次大会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都住在这个宾馆，外宾也全住在这里，大会小会都在这里开。以后你们来信也请寄在这里。请告诉济生：倘使我那小书的校样打出来了，请直接寄北京西郊京西宾馆八一七号。预计我得在这个宾馆住上一个月。会议闭幕后，或陪外宾参观，或先回上海准备接待，现在还不知道。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真是热火朝天。上海不知道怎样？想念你们。有空请来信。请代我问候金公。

祝

好！

巴　金 六月五日

问候大家，不另写信。致罗荪信请加封转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

萧珊：

前信已收到。我们都在作参加大会的准备，看文件、学习，还有一些外事活动。这两天还不算太紧张，过两天就要更忙了。我现在住的房间是八一七，家宝住八一三，老杜住八一一，我们经常见面。过三四天我们都要搬到六楼去，号码不变，我住六一七，以后一直到会议结束，不会再搬了。我身心都好，能吃能睡，住的房间很安静。小林要我给她写信，我忙，要说的话多，无时间写，所以不写了。我只寄一本书给她。家里的人都好吗？我不能多写信，请代我向大家问好。祝

好！

巴　金 六月十日

我来京后除听报告，参加宴会、晚会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什么人也没有找。（李致打听到了，来过一次电话。）准备好好看文件、看材料、读《毛选》。

小林、小棠的学校一定在大搞文化革命，可能他们比你我还忙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请到文艺会堂代我买一叠这种稿纸（一百张）寄来，或者请于康、怀锦她们代寄也行。

巴　金 北京西郊复兴路京西宾馆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

萧珊：

十三日来信收到。我在这里很好。每天学习、开会、接待外宾，虽然忙，生活并不乱，也不算太紧张。你看见报上发表的消息，也知道一点情况。这次会议是国际范围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杜宣临时又给派到非洲去了。他问我过上海时要不要给你带个口信，我说，如果方便，请他打个电话告诉你，我很好，我仍住八楼，（不搬到六楼去了。）不知他过上海时是否来得及给你打电话。我寄了一包世界语书，想已收到了，请代我放好，不必拆开邮包。棠棠给我提出警告，要我站稳立场。谢谢他。孩子们都走在我们前头了。这是很可喜的事。我们也要迎头赶上去。我们这里几个熟人都说，孩子们来信鼓励他们过好文化革命这个关。我看，只要能把"我"字去掉，这个关是能够过的。别的话下次再写吧。今天听说，江南要参加南越代表团来开会，又听说恐怕赶不上会期。倘使江南能来，听他谈谈南方斗争的情况，把我那本书送给他，那多好。中岛夫妇过两天就要到了，我倒想见见他们。

祝

好！

金 六月十六日

请代我问候大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

萧珊：

前信想已收到。外宾逐渐到达，我们的工作更多起来了。你们好吗？我前次写信要你到文艺会堂代买一叠朵云轩中国旧式稿纸，不知买了没有？倘使你来不及去文艺会堂，就请你在我书房里右面一排靠壁的书架（第二个，第一格，从太阳间进去算起，就在这一格，别处没有）上找一找，如找到捡出六十张来，寄给我就行了。

我就要同杨朔、家宝到机场去接外宾，不写了。祝
大家好！

金 六月十九日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萧珊：

稿纸收到，谢谢你。你没有写信，我知道你忙。我也不闲，不过我身体好，精神愉快。家宝就住在我隔壁，他也很忙。有时我们还在一起工作。

许多话以后面谈吧。大会明天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祝
你们大家好！

金 六月二十六夜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

蕴珍：

我在杭州住了四天，明天早晨就要回上海了。我一切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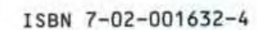
韩北屏问我要几张上海工业券，你那里如有，请准备几张。

别的话以后面谈，我还不知道我到沪后住锦江，还是回家。所以先写这封信。

祝

好！

金 三十日下午



ISBN 7-02-001632-4/Z・137
定价 34.00 元